

神州大地,论水则非黄河、长江莫属,论山则首推中华氏族的祖山昆仑。莽莽昆仑,形如三条巨龙,从西向东、南、

脉所出之人,是否足以定夺天下大势,以至其威力可否旋乾转坤?且看《李淳风》之天机风云。



时值南北朝天下大乱,杨坚篡周改隋。天高云淡,赤空万里,犹如天下 百姓的鲜血悬凝于天际,肃杀凄厉,可惊可泣。

在昆仑山口玉虚峰山脚东面的一条高原山径,有一对青年侠侣,正风驰 电掣地向昆仑山玉虚峰疾奔。男的叫李南生,女的叫燕红玉,是一对"忧国 忧民、济世为怀"的侠客夫妻。

玉虚峰就在二人前面的十数里处巍然耸立,但见峰顶巍峨高耸,没入九 霄天际,山体冰雪封裹,晶莹洁白,山腰白云缭绕,仿如迷幻仙景。

青年男子李南生向玉虚峰瞥一眼,忽然微笑道:"玉妹,你知我为什么引你上此峰么?"

青年女子燕红玉甜甜一笑道:"我怎么知道?"虽然不知,但她笑意甜极了,就如从心中笑出来一般。

李南生见妻子甜笑迷人,忍不住一手把她抱到怀中,一面带她掠行,一面悄笑道:"告诉你,此峰名为昆仑玉虚峰,自然是为玉妹你天造地设的啊!"

燕红玉任由夫郎带她掠行,她知道他的功力超卓,便多带一人行走,亦 决无妨碍。她一面甜笑一面道:"南生哥哥,那你知道玉虚峰的来历么?"

李南生微一摇首,道:"我只知道这是昆仑山的圣地,恰巧与玉妹的名字相配,早萌带你前来一游的夙愿,至于她的来历,便不太清楚,玉妹你知道么?"

燕红玉道:"南生哥哥,你知道么,相传玉虚峰是天帝玉皇的妹妹玉虚神女的行宫呢!当年玉皇大帝见昆仑山雄伟高巍,仪态万千,且距天宫较近,便在昆仑山巅修了一座行宫,与夫人西王母不时于此宫居住。他的妹妹玉虚得知后,很不服气,说玉皇大帝把天上的好地方都占尽了,还来图谋地上的胜景。玉皇大帝理亏,便只好把其中的一座山峰让给玉虚。于是,玉虚便在此山峰修了一座行宫,水清玉洁、瑰丽无比,玉虚此后常与众姐妹结伴

到此游居,后世人因此称此峰为玉虚峰。"

李南生听了,大乐道:"好啊!玉妹与玉皇大帝的妹妹,竟有如此一段渊源,虽然千里奔波,十分艰辛,但能抵此圣地,也便不虚此行也!"

燕红玉格格娇笑道:"红玉怎敢与玉皇大帝的妹妹相比,南生哥哥胡说 八道。"

"呵、呵,他并非胡说八道,你的确与昆仑山有极深渊源……"话音未落,两人的前面,忽地闪出一位青年男子,目中精光闪烁,一望便知是一位内功极深的高手,而且他似乎早就在前面的巨石后隐伏,彼此相隔不到一丈,在如此短距之下,他的呼吸竟能瞒过李南生夫妇的耳目,他的功力显然还在他二人之上。

李南生见此人来得突兀,武功又极高,惟恐他对燕红玉不利,身子一滑,便挡在燕红玉前面,厉声道:"阁下是谁?怎的如此无礼,偷听吾等说话,哼!"

燕红玉却不以为意,格格娇笑道:"南生哥哥,莫怪这位兄台无礼,只是我等自顾谈论玉虚峰,稍为疏忽,才未发现人家隐于石后罢了。"燕红玉故意显示自己的大方与目力,同时又缓和李南生与此人的僵持。

果然此人闻言呵呵而笑,道:"很好,夫人的目力果然惊人,一言道破吾之行藏,好,果然不愧为昆仑之母。"

李南生一听,不由更感惊奇,忙道:"喂,你这人好不奇怪,怎的又胡说八道,怎说是'昆仑之母'?"

这人目注李南生一眼,忽然微微一笑,但随又微叹口气,似有满腹判断,却又欲言又止。

燕红玉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听他说"昆仑之母"四字,她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此人似乎连我已怀一月身孕也瞧破了,他的目力当真非同小可,假若如此,那我腹中的胎儿,岂非与昆仑山有缘,可笑南生哥哥尚未知自己快为人父呢!

燕红玉心中转念,便向那人道:"兄台好眼光啊!但你如何判断的呢?"那人微笑道:"嫂夫人子嗣宫已现赤气,此乃梦熊有兆之象也。但赤气尚浅,由此亦可判断,此兆孕生尚不足一月。"

燕红玉一听,俏脸不由微红,暗道:确然如此,因为她自感身怀胎孕,

也只是二十多天的事,她甚至尚未来得及告知夫郎南生呢。燕红玉不由又问道:"那兄台为甚有'昆仑之母'之判断呢?"

那人笑道:"实不相瞒,吾上此昆仑玉虚峰已有三数月了,吾上昆仑的目的,事涉天机之道,十分艰深奥秘,说出来世人绝不会明白,不说也罢,只是日前吾忽见昆仑中干主脉,于头颈处忽然腾升七彩烟云,其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变幻不定,其中必隐伏什么天机奥秘,因此吾便久潜于此,仔细审察,可惜仍迷惑难明,直到嫂夫人突然在此出现,才忽然明白那七彩烟云的含意。"

此时李南生见那人说得玄秘,不由亦心中大奇,忍不住发声问道:"到底是甚含意?"

那人伸手向李南生夫妇的来路一指,意味深长地道:"两位刚才是否从东向西而来,而昆仑中干主脉所升烟云,起自西面,向东面延展,恰好抵临此地,其势有如久潜之子婴,欢欣踊跃,迎接其母莅临似的,而嫂夫人又恰恰已怀身孕,这岂非应验了'昆仑龙气迎母'之兆么?嫂夫人岂非就是'昆仑之母'么?"

李南生惊喜道:"红玉你……你……真的已有身孕?"

燕红玉含羞带笑道:"南生哥哥,你呀!你快为人父啦,尚如此糊涂透顶,还不及这位兄台目光锐利。"

李南生见燕红玉已亲口承认,心中不由一阵狂喜,他对那人的反感,立刻跑到爪哇国了。他连忙向那人拱手道:"多谢兄台提醒,倒是李某人误会了兄台一番好意啦,请勿见怪!"

那人听李南生自称"李某人"神色一凝 随又意味深长地笑笑道"兄台原来是李姓,那彼此便是同宗兄弟了。实不相瞒,在下姓李名淳风,在北周国任司天监之职,三月前特地从长安赶来此地,恰好遇上李兄弟和嫂夫人,看来吾与李兄弟一脉,有甚深渊源呢!"

李南生一听,不由大感亲切,因为他亦是北周国都城长安人,与李淳风 不但是同宗兄弟,而且是同乡,因此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李南生把自己的祖籍、姓名、来历,均坦然对李淳风说知。李淳风仔细 聆听,却没说话,只微笑点头。李南生心中微感奇怪,忍不住又问道:"李 兄 照刚才所言 吾妻红玉乃'昆仑之母'。那吾之孩子岂非'昆仑之子'么? 想昆仑山浩瀚无极,十分雄伟,吾儿岂非也是一伟岸之人吗?却未知于吾李 家有甚好处?吾夫妇又是否可以因此而叨光呢?"

李淳风一听,目注李南生一眼,但见他的命宫"司空"位上,浮出一股"青中带紫"之气,凝聚一团;然后再向上延伸,其气越发呈青,到"山根"位时,甚至青中带黑,其"紫"气已荡然无存。李淳风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司空"位主人之二十有二,恰好是李南生目下的年岁命宫,"青"者煞也,当主目下的"煞气大炽",避无可避。幸而"青中带紫",紫乃贵气,尚可保生命无碍,且可逃出目下的煞劫。但到其四十一岁"山根"位时,亦即十九年后,只怕其运命便必遭夭折了,其运命如此,夫复何言?

李淳风这般思忖,便不再多言,只简略地回了一句道:"南生兄,你夫妇二人既千里迢迢,抵此昆仑圣地,足证你李氏血脉,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日后自会明白。"

李淳风说罢,也不理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二人是否明白,拱一拱手,即向山外掠走了。好一会,忽地传来一声啸鸣道:"天机乍现昆仑峰,龙虎潜游四海中,九州靖平丹日耀,上下求索问苍穹。"啸鸣音忽地戛然而止,显然发声之人已远去了。

李南生迷惑地道:"这李淳风神神秘秘的,未知所发啸鸣是甚含意?" 燕红玉笑道:"南生哥哥,不必想那许多,你不是早欲上玉虚峰么?既 已千里迢迢抵此峰下,只管上去一游,回去再仔细思忖那李兄的神秘含意 吧!"

李南生点点头道:"燕妹所言甚是,吾等江湖儿女,既以游历天下,济世救民为旨,管他什么天机运命呢?且上昆仑玉虚峰一游,以遂吾等多年心愿。"

李南生说罢,果然与燕红玉携手并肩,并不畏玉虚峰的巍峨高峻,奋勇向上攀登。李南生也不敢令燕红玉太过费力,他此时已知她怀了他的骨肉,不敢有任何闪失,在她身边寸步不离,小 呵护。

二人的轻功造诣甚高,玉虚峰虽然险峻,但也绝对难不倒这对青年侠侣,二人花了一个半时辰,玉虚峰巅便已在不远的视野中了。

突见群山连绵起伏,雪峰突兀林立,冰丘、冰锥星罗棋布,当真是峰外 多峰峰不尽,岭外有岭岭难数;目极雪山连天际,驱遣江河东入海,制控五 岳断山横!李南生不由仰天长叹道:"昆仑浩大,当今之世谁敢轻觑?吾夫妇二人,今日抵临此中峰圣地,亦总算不枉此生。"李南生的感叹声忽地戛然而止。

此时雪峰之上,突然急剧摇晃起来,一团团的白雪,涌动起来,犹如雪海中的波浪,一浪推前一浪,直向下面滚涌起来。李南生一见,不由大骇道:"红玉妹妹不好,似乎是雪崩了!"

在雪山之中,遇上雪崩,那是九死一生的奇凶极险。原来昆仑山上的雪峰,久无人迹,积雪已达千年,刚才李南生感慨之下,仰天长叹,他的声音贯注了内力,山回谷应,不知怎地便把雪峰上的雪震松了,竟如海浪似地翻涌起来,一浪千层,后浪推前浪,只要稍受推压,整座雪峰的浮面白雪,便会如倾倒般地倒泻而下。昆仑山雪峰的积雪已达千年,厚达千丈,一旦倾泻而下,犹如山洪暴发,此际与之遭遇的物体、树木、巨石、人畜,一切一切,必绝难幸免被雪覆盖淹没的厄运。

李南生深知雪崩的可怕,他也来不及向燕红玉示警,右手疾伸,把她拦腰抱起,便向玉虚峰上面疾窜而上,李南生深知人的轻功就算再快速,也绝对快不过雪山崩塌倾泻而下的速度,就如遇上洪水暴发,只有迅速抢占高地,才是惟一的逃生方法。

脚下的雪层已在翻动,人踏上去,犹如踏足于海浪之上,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把内力催激到极致,施展"踏雪无痕"的绝顶轻功,形如两头受惊的雌雄兔子,快如闪电地向玉虚峰巅飞掠。

李南生抱扶妻子燕红玉,逆滚滚的雪流而上,脚下的雪流翻滚,如惊涛 骇浪,这虽然凶险万分,但却是逃生的惟一法子。

眼看玉虚峰巅已在望不远,李南生知道只要翻上山巅,便可逃过这场奇 凶祸险了,他心中不由一阵兴奋,生机已在望,他又怎会放弃?李南生奋力 向上跃去,这一跃足达十丈,只需翻越前面一段如惊涛裂岸的滚雪,他便可 以踏足山巅的硬地,亦即安全脱离险境了。

不料就在此时,李南生双足踏上山巅的硬地,却突感脚下浮动起来,软绵绵的,根本无法运力再度跃起,李南生不由大骇。但更令他惊骇的是,脚下软绵绵之物,原来正急速下沉,山巅的硬地,与后面的滚雪,竟亦迅速相分,越来越远,就如大地被仙神疾劈一剑,从中断裂!

李南生不由万分惊骇 因为他深知此乃"地裂"之兆 正是由于"地裂", 才引发可怕的雪崩。当时尚未有"地震"这一名堂,因此所谓"地裂",便即现代的地震灾难了。

李南生已知生死处于一线,他拼命凝聚功力,欲一跃而上,但当他以为已可一跃脱离险境时,脚下的地土下沉的速度突然加快,两面的山土中裂,现出一道恐怖的大缝,李南生和燕红玉不幸正处于大裂缝的中间,只听"喀喇"一声,两人但感天旋地转,向裂缝下面急速坠下……李南生不由哀叹一声,他知道身处此绝境,就算神仙降世,亦难把他夫妇二人救出生天了。

李南生心中已然绝望,深知无论如何努力反抗,亦难逃避这必死的厄运。他于此时反而处之泰然,不作任何花力气的腾挪纵跃,只是紧抱怀中的妻子燕红玉,暗道:天若亡我夫妇,便死也死到一起,就算天崩地裂,也决计不能把我与燕妹分开!而且燕妹不是已怀了我李南生的骨肉么?只要死在一块,到了阴曹地府,也就可以一家团聚了,总胜于骨肉分离之苦啊!

李南生心性十分豁达,虽已面对死亡,却仍能于绝望中寻出一点安慰的 乐趣,因此他的心境竟十分平静,虽然如飞地向下急坠,心魂皆欲脱体而去, 但神智却仍保持清醒,不致如常人般早已魂飞魄散,未死已然昏绝。

他怀中的燕红玉,亦一声不吭,既不呻吟也不悲叹,只用力地抱紧李南生,夫妇二人心意互通,确信只要死能同穴,此生也就无憾了。

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二人,紧紧相拥,燕红玉又已怀了身孕,犹如三人合体,其体积便比普通的坠谷人大了三倍,所坠的裂隙是刚刚分裂,下面积聚的地气雄浑无比,腾腾上升,因此李南生夫妇的身下,便犹如有一团庞大云气承托,下坠的速度因而大大减缓。

但李南生却感眼前越来越黑暗,渐而变得黑寂一片,耳际只剩气流的呼啸声,其余便有如地狱一般的感觉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因此也不知到底下坠了多深。在李南生的感觉中,这短短的一霎,几乎长如一生一世。因为他已预料,到下坠终止之时,也便是他夫妇二人命丧的一刻了。

忽然,李南生突感身子遇上一股强大之极的吸引力,把他和怀中的燕红 玉拦腰吸吮,他根本无法抗拒,身子连同怀中的燕红玉一道,向右面的山壁 飞去!李南生心中大骇,因为他下坠的速度一直缓缓的,并不感身子有被割 裂的痛苦,他预料如此坠下,就算丧命,也必可保全尸;如今却向山壁猛然撞去,岂非立刻便会血肉横飞、粉身碎骨么?李南生最害怕的是这种结局,因为他认定,假如死时尸骨无存,死后一家三口也就不能团聚了。

李南生不由悲怆地叫道:"昆仑山啊昆仑山,不料你如此雄伟巍峨,却如此无情,便死也不肯让吾与妻儿团聚!咦?怎的忽然有光亮闪出?"李南生正悲叹之际,忽地惊疑地叫了一声。

原来李南生发觉,他和燕红玉并没有撞上山壁,而是被一种力量吸入另一个虚空,而且很快便见虚空黑暗中透出亮光来了。李南生忽然明白,这是山壁的一个洞口,因洞内里空旷,山壁乍裂,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刚好他和燕红玉的身躯擦过洞口,便被强大的吸力扯吸进洞口中去了。

掠过洞口一段,再向外面飞出,原来那儿别有洞天,但见参天古树耸于下面,更有溪流环绕,花草遍地,犹如一座隐于昆仑山腹的世外桃源,也因此才有光线从里面折射出来。

李南生乍然发现如此绝地中的仙景,求生的意志不由勃发,暗道:如此世外桃源,若丧身于此,岂非大煞风景?好歹也得先领略欣赏一番,才不枉此生啊!强烈的求生意志,把他的内力也激发出来了,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但感清新无比,与俗世的混浊简直相去十万八千里。因此吸一口便感精神一振,血气沸腾,内力似陡增几分,李南生凝神屏气,目注下面,准备施展他的腾挪功夫,化解急坠而下的可怕撞力。

李南生紧抱着怀中的燕红玉,向下飞坠。下面的参天树也越来越大,树顶如绿色巨伞,在李南生眼底猛地张了开来。

李南生深知生死已届一线,他猛地收腹,把全身的功力凝聚于双腿,待脚底触着树顶,便猛地一踏,借势飞弹而起,再沉下时又再一踏借势弹起,如此反复数次,可怕的下坠力便被化解大半了

最后一次李南生双足再踏树顶时,不再向上弹升,而是左脚增强力度, 身子便向右面斜弹而出,成一弧形向下面降落。霎时间李南生的背部已触着 一层软绵绵的物体,竟如软垫一般,身子毫无被撞击的痛楚感觉。

李南生定睛一看,原来身下是一层厚厚的树叶,日积月累,已达三四尺厚,人落其上,因此毫无损伤。他怀中的燕红玉此时亦嘤咛一声,轻声说:"南哥,吾等已降入地府了么?"

李南生见燕红玉安然无恙,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暗道:燕妹无恙,她腹中的血脉自然可以保住了,一家三口果然于此团聚,但不知这是人间还是地府呢?李南生骤逢巨变,心境陷入迷幻不定,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燕红玉的疑问。

他放眼一看,但见洞天原来是一座千年绝谷,三面环壁,高达千丈,一面通向不知名的远方。谷中奇树奇花异草怪石遍布,在花、草、树间,有溪流环绕,也不知溪流源于何处,流向何方。

李南生正迷惘间,燕红玉忽地轻声道:"南哥,我口渴得很呢,不知地府是否有水可以饮喝?"

李南生仍迷惑,但却确知此地绝非地府。因为地府是一片黑寂的绝境,此地却有光亮、花草、树木,甚至有潺潺流水,如此一片世外桃源,又怎能是可怕的地府?但若说不是,此谷却明明深陷地下千丈以上,仰望上去,犹如坐井观天 只得巴掌大小 可知绝谷有多深 有多可怕了 若要重出生天啊,只怕想也休想了!如此说来,此地岂非既是世外桃源,又是可怕地府么?

李南生无奈微叹口气,道:"燕妹,莫管它是人间还是地府,既感口渴,便证明吾等一家三口仍活着啦,这总比无声无息的死人胜于十倍也!你既然口渴,不见前面有溪流么?且先到那儿喝个痛快便是了!"

蒸红玉迷惑地道:"南哥啊,此地只得你我二人,何来一家三口呢?"李南生道:"燕妹,在昆仑山口,那姓李的兄弟,不是判断你已怀了孩子么?他虽未出世,但必已有知觉,听得到爹娘的话语,或许正在又笑又叫呢!这不是一家三口么?"

燕红玉俏脸微红,道:"南哥啊,孩子尚未出生,怎知其是男是女?再 说吾等身陷绝地,只怕连孩子也拖累了。"

李南生微叹气,道:"燕妹,不必想那么多,你我既然尚活着,总不能 让孩子死去啊!"

燕红玉心中不由一动,想起腹中的胎儿,她的母爱力量忽然勃发,一跃而起道:"是,南哥!无论如何,不管此地是人间还是地府,孩子无辜,尚未出世,决不能因此天死腹中!况且你我此劫,似乎避无可避,一切均在那姓李的兄弟意料中呢!"

李南生道:"姓李的兄弟说得神神秘秘的,根本令人难懂,他料到什

么?"

燕红玉道:"姓李的兄弟临别之际,不是向吾等说:你夫妇二人千里迢迢,抵此昆仑圣地,足证你李氏血脉,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日后自会明白。然后李兄弟不是又传音过来道:'天机乍现昆仑峰,龙虎潜游四海中,九州靖平丹日耀,上下求索问苍穹'么?这其中似隐含吾等今日之劫难呢!"

李南生笑道:"燕妹不是口渴吗?怎的说来如此兴奋,连喝水也忘记了?走吧,前面便有浅溪流,莫管它什么天机、运劫、龙脉的,先保住吾等的血脉再说吧!"

母爱的力量,令燕红玉求生的意志陡生,她也不再犹豫,决然地道: "是!南哥,天无绝人之路,总有法子生存下去啊!"

夫妇二人,向前面的那道溪流走去。走近一看,只见溪流水清见底,鱼游其上,十分活跃。溪两岸,长满奇花异草,李南生虽然见识多,但也连一种也叫不出名堂。

燕红玉口渴难当,走到溪边,也不管许多,伸手掬起一捧溪水,便喝了起来。入口但感甘甜香冽,犹如醇酒,不但解渴,而且暖暖,喝了几捧,便连肚饿的感觉也消失了。燕红玉不由大喜叫道:"南哥!快来试试,这溪水很神妙呢,不但止渴,而且可令人饱肚子啊!"

李南生正感腹中空空,思量到何处找一顿吃的东西,听燕红玉这般一说,连忙亦俯身捧溪水就喝,喝了几大捧。稍一会儿,李南生便惊喜地笑道:"燕妹这果然是一溪神水不但解渴而且顶肚妙得很啊如此一来生存的两大难题吃和喝,岂不可以解决了么?"

燕红玉忽地低叫一声道:"南哥,快看,那是什么?"

李南生顺燕红玉的手指一看,只见溪水石隙之中,有一奇物穿游而出, 其状似鱼非鱼,似蛇非蛇,四爪有如蝎虎,背上有鳞,犹如世间所养的金鱼, 有八彩,十分艳丽,身长尺许,十分奇特。

李南生对这等怪物简直闻所未闻,更别说见识了,他只能摇头苦笑道: "此地充满古怪神奇,一切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如何识得这等怪物?"

燕红玉道:"它既于水中游动,想必是鱼一类的食物吧?为甚不把它捉住,再设法生起火来,吃一顿野烤鲜鱼呢?"

李南生一听,连忙阻止道:"燕妹千万别胡闹!这等怪物,也不知是否身潜剧毒?就算真的要吃,也让我先吃好了!

燕红玉奇道:"为什么?若然有毒,南哥你便不怕死么?"

李南生叹道:"若然有毒,吾吃了只吾一人丧生;但若燕妹不幸中毒,便 是一人二命,累及腹中的孩儿啊!

燕红玉一听,不由悲从中来,幽幽地道:"但南哥又是否知道,若你不在,则红玉如何会独生?孩儿又岂能存在?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哥一人连三命啊!"燕红玉想到身陷如此绝境,想起腹中不幸的小生命,不禁悲从中来,几乎忍不住放声痛哭。

李南生道:"不吃,不吃!不吃这怪鱼罢了,燕妹切莫悲伤,恐伤了腹中胎儿的小心灵呢!山溪神水既然可以止渴顶饿,吃喝之事也就可以解决,吾等必定可以生活下去!

燕红玉道:"既然可以活下去,但身陷绝境,眼看决难重出生天了,孩子无辜,生下来难道永要他与此绝地为伍么?"

李南生咬一咬牙,道:"此地虽然三面峭壁,决难攀越,但尚有一面似有去路,不如趁眼下体力尚存,先寻出路再作打算吧?"

李南生说罢,牵着燕红玉的手儿,施展轻功,双双向留下缺口的绝谷西面掠去。夫妇二人内力均甚高,轻功造诣也足以跻身江湖高手之列,再加上刚喝了那山溪的"神水",内力陡增,这一全力施展起来,便快如箭矢,直向绝谷的西面射去。

这一段距离,普通人只怕须花上一日一夜的工夫,但李南生夫妇,却仅 需半个时辰,很快便掠到绝谷西面的尽头了。

夫妇二人不由猛地顿住,李南生为保护妻子的安全,抢在前面,却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绝谷的西面尽头处,竟是一座深渊的边缘,站于崖边向下探视,下面烟云飘荡,也不知有多深、有多险?而所站的崖边,反成了下面深渊的所谓"生天"了!

李南生不由喃喃地叹道:"这当真是绝地中的绝地,深渊中的深渊!若不慎掉下去啊,只怕须历二世,才能再出二重生天了!

燕红玉见李南生失落的模样,她自己虽然亦感悲伤,却咬咬牙根,轻声 对李南生道:"南哥,算了,莫再寻什么出路了,吾等命运既已注定和昆仑 山关联,只好认了!不如先行设法寻一处地方落脚安顿下来,再作下一步的 打算吧!"

李南生无奈地微叹口气,他不得不承认,凡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根本无法抗拒如此残酷的天灾劫难了。他想了想,便点点头,对燕红玉道:"燕妹,既然如此,那便先返回绝谷东面去吧!此处一片死寂荒芜,怎及得那面有花草、树木、溪流啊!"

燕红玉道:"不错,南哥,比起此地,那儿便是绝谷中的世外桃源啦!" 夫妇二人返回坠落时的绝谷东面,至此,李南生才不得不把逃生的念头 抛开,转为如何求生的意念,"逃生"即是认为目前立足之地是绝境,非逃 离此地不能生存;而"求生"则是处境虽然险恶,但未至于"绝",立足于 现实去艰苦挣扎,尚有生存的希望。

李南生既然抛开"逃生"的念头,抱着"求生"的意念,他自然便须立足于现实,好好把握现实中一切可以令自己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机会了。

如此一来,李南生忽然发觉,这个神秘古怪的"昆仑绝谷",虽然远隔 尘世,但却神奇地向入谷之人提供了一切生存下去的必备条件。

首先是生存中最关重要的吃和喝,仅仅一道神妙的溪水,便具备了这两大条件。原来这道溪流的发源地,是绝谷山壁下面的一个小洞口,小洞口蒸气腾腾,温热的水流源源不绝地流出,便形成了一道山溪。溪水在上游处十分温热,可蒸鸡蛋,这便是现代人所称的"温泉",内里隐含氮、磷、钾、钙等等人体所必需的元素,因此不但可以解渴,再且可以饱肚子。只不过李南生夫妇当时碍于阅历,不知这溪水的神妙之处罢了。

更奇妙的是,这道溪流的中途,流经一棵形状古怪、叶厚如掌的大树,树身的下部,竟有一股白色的液体汩汩流出,注入溪流,与溪水混成一体。李南生凑近沾了一点白色的液体试试,发觉其味道竟如世间的牛奶,甚至比牛奶更觉甘甜。李南生发现这棵大树的妙处,不由十分欢喜,终于确信此绝谷,吃、喝无缺了,李南生把这树的奇妙告诉燕红玉,燕红玉亦十分高兴,笑道:"妙啊!那将来孩子出世,便有奶汁给他吃了!不如便替此树起个名号,叫它做'奶树'吧!"

吃、喝可以无忧,甚至穿衣也可无缺。原来绝谷三面石壁中,长着一层 石苔,十分坚韧。燕红玉心灵手巧,把石苔成幅裁削下来,以树枝为针引韧 草相缝,一件奇特的"苔衣"便造成了。穿在身上,柔软温暖,竟胜于世间尊贵的貂毛、虎皮。而绝谷的三面石壁十分广阔,石壁上的石苔可以取之不尽,因此就算留在谷中三五百年,只怕也不愁穿着。

生存的三大要素 ——衣、食、住,衣和食均无忧了,此时便只剩下住了。 很快,这最后一个难关亦越过了,而且令李南生夫妇喜出望外。

原来绝谷的地域乍看不大,但仔细寻索,却内藏无穷奥秘,有多半简直是李南生夫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就在绝谷的南面,李南生偶然发现石壁下有一个石洞,洞口高达八尺,人可直身而入。洞口的横眉上,竟刻了三个似图非图、似字非字的图案。燕红玉自幼博览群书,学识甚高,少女时便有"女学士"之称,但她竟然难明这三个图案的奥秘。

李南生夫妇走进洞中,只见洞甚宽敞,方圆足达百丈,四周怪石遍布,有形如床,似凳、似桌、似碗碟、似浴盆等等,天造地设,世间的一切家居用具,几乎悉数俱全。靠近洞口处,更有一座石钟、石鼓,石钟敲而鸣响,石鼓轻叩音如闷雷。

洞内深不可测,也不知有多深有多远。步入五十丈,便见有一深潭,潭 水蒸雾腾腾,烟云弥漫,目睹之下,令人顿生幻觉。

李南生夫妇也并不急于探索,只要有吃有住有衣穿,可以生存下去,也 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夫妇二人,日间饿了渴了,便饮山溪"神水",有时亦喝一顿"奶树"甘甜的汁液;夜晚则同宿于石洞中的石床,那石苔不但可以作衣服,更可以作被子,因其厚而韧且软,盖在身上,犹如羽绒,又十分奇妙,冬暖夏凉。

有时烦闷了,便出洞外游逛,欣赏奇花异草怪树,绝谷中地域奥秘无穷,游之不尽,倒也不觉沉闷。夫妇俩人本是武林中人,武功甚高,闲来也不忍荒废,每日仍坚持练功不息,因此功力不但没有退却,半年之后反而大为精进了。

不过,到了第五个月,燕红玉已大腹便便,李南生便坚决不让她再腾跃练功了。到燕红玉怀胎七月,竟一朝分娩,诞下一位男婴,虽然仅怀胎七月,但婴儿完好无缺;更奇的是,婴儿刚诞生下来,便能言能笑,其笑声十分响亮,犹如洞口处的石钟;其言却非"爹、娘"二字,而是"昆仑!昆仑"地

叫个不停。

李南生不由又惊又奇又喜,失声道:"儿啊!你是怪物还是神童呢?" 燕红玉嗔道:"无论如何,他总是你李家血脉,什么怪物,神童的!" 李南生怕燕红玉嗔怒伤了身子,连忙赔笑道:"是,是,燕妹,他果然 是李家血脉,我倒是乐疯了!"

略一顿,李南生又忙道:"燕妹自少便有女学士之称,学问比我强多了, 快点替吾儿起个名字吧!"

燕红玉道:"孩儿似与昆仑山有甚深渊源,又生于昆仑山腹中,不如便叫'昆仑'吧!"

李南生大喜道:"李昆仑!李昆仑!好雄伟的名字!好!好极了!便叫李昆仑吧!"

燕红玉却又微叹口气,幽幽地道:"南哥,当日遇上李兄弟李淳风,他不是判断,这孩子与什么'昆仑龙气'有关,又呼我作什么'昆仑之母',由此可见,孩子与昆仑山确有难分之渊源啊!可惜如此一来,孩子便须长困昆仑山腹,根本无法去领略人世间的风光祸福了!这与作此山之奴又有什么分别呢?"

李南生此时却傲然地道:"燕妹,昆仑山浩瀚无极,浩然正气,与天地 长存,便作其奴仆,也决计不错!孩儿既与昆仑山有此渊源,干脆把他呼为 '昆仑奴'好了。"

燕红玉见李南生的豪气,并未因绝地的磨折而消退,不禁欣然地笑了。 自此之后,李南生、燕红玉夫妇,在昆仑山腹中所诞的男婴,便叫李昆仑,又呼为昆仑奴。

李昆仑—— 昆仑奴这男婴,除了出生时便会口呼"昆仑、昆仑",会格格大笑外,加上他在娘胎只得七月,却比怀胎十月的婴儿更健壮,除此之外,也与普通的婴儿毫无异样。

昆仑奴每日的吃喝,与他的娘亲燕红玉一模一样,渴了饮那山溪的"神水",饿了便吃那"奶树"的汁液。他也从不会哭吵,有娘亲在他身边,他固然笑得很甜;娘亲练功时,把他独自留在山洞,他的眼珠便骨碌地仰望洞顶,似在审察什么,却决计不会撒娇哭叫,就是单独留在洞中半日,也绝不会听到他惊慌的哭声。他的娘亲燕红玉不由叹道:"儿啊」你似乎天生是昆

仑山之奴仆呢!"绝谷中的奇花异草终年不凋谢,只是树木的叶子黄绿交替着,叶落叶长已历经七次。李南生夫妇发现了这点,因而确信,一家三口在此已渡过七年的漫长岁月了。

昆仑奴七年来无灾无劫,甚至连些微小的小伤小病也不见,平安顺遂, 眨眼他已是七岁大的娃儿了。自他稍懂事的三岁始,他的娘亲燕红玉便开始 每日教他认字,又向他讲授她所知道的人世间一切学识。昆仑奴也十分聪 慧,他的悟性更惊人之极。燕红玉所教授的学识,昆仑奴起初尚需花一点时 间去记诵,但后来他只过目入耳一次,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了。

李南生却十分注重儿子的武功根基。李南生练的是道家正宗内功心法,因此在昆仑奴刚会走路时,便向他传授道家至尊内功心法——老子无为神功。昆仑奴的悟性十分惊人,李南生仅向他讲解"无为神功心法"一次,昆仑奴便点了点头,表示已领悟了。

李南生不由又奇又有点儿生气,责怪儿子道:"吾当日跟随你师祖学道, 单此内功心法,便苦研了半年,才初步领悟二三成,后来再苦练十年,亦仅 悟其中的精要五成而已。昆儿仅听一次,便以为悟透了吗?"

昆仑奴稚气地大笑,头一昂,朗声道:"无为者,无藏而有余,无为而 大巧;坚则毁也,锐则挫,宽容万物,可得无极。爹啊,这岂非无为神功的 要旨么?"

李南生吃了一惊,但昆仑奴所念,正是"无为神功"的要旨,他决不相信,昆仑奴于短短瞬间便能领悟,便故意虎着脸孔,沉声道:"昆儿!你虽然可以背出其要旨,但距悟透尚远,怎可未解先骄?"

昆仑奴格格笑道:"天地犹如大风箱,只要空而容气,则动而气生,无穷无尽,无休无止,因此'无藏而有余'啊!先以虚空之心,吸取天地万物精华 先静而后动 可现天地之精华 是故'无为而大巧' 达此境界啊……"昆仑忽然一本正经地故意一顿。

李南生却不由大急,因为"无藏而有余,无为而大巧",是他苦练"无为神功",毕生所追求的境界,不料却被昆仑奴这五岁娃儿一口道破了!李南生急不可待地追问道:"达此境界如何了?"

昆仑奴不假思索,便朗声道:"达此境界,则敌越强己越强,敌越坚己越锐,以至无坚不毁,无锐不挫。轻此'坚则毁、锐则挫'啊!爹爹,是否

这样?"

李南生心中震撼,他万料不到,自己苦练研究十年,亦难悟透的"无为神功"至高奥秘,竟从一个五岁娃儿的口中道出!李南生也没回答儿子的询问,事实上他也无法回答,因为儿子的悟性,比他作父亲的,高出何止十倍、百倍!

李南生忍不住一把搂紧昆仑奴,仰天长叹道:"天降一代武学奇材于吾家也!可惜被困于此,难以出世,只可终生为昆仑之奴也!"

昆仑奴似懂非懂地转着眼珠道:"爹是说昆仑儿么?"

李南生不知如何解释,万分感慨地道:"昆儿,莫追问什么,从现在起,你须刻苦感觉此'无为内功心法',达至那至高境界,以便自寻重生之道吧!"

昆仑奴认真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但也不知他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和爹娘身处的不幸与困苦。

在昆仑奴七岁的这一年,昆仑奴在每日的学文研武中,很快过了六个月,因为山洞外面的奇花黄红交替,已变换了两次。他的娘亲教导昆仑奴说,世上有花常年不凋谢,只是每隔三个月,颜色便变换一次,那是六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早上,李南生、燕红玉夫妇尚在睡梦中,在另一张小石床上独睡的昆仑奴,耳际忽地传入一种十分古怪的啸叫声,道:"昆仑……奴……昆……仑奴!"

昆仑奴不禁十分好奇,因为他自出生以来,所见的人便只有他的爹爹和娘亲,呼唤他的亦只有爹娘而已。如今爹娘尚在熟睡,那到底是谁呼叫"昆仑奴"呢?

昆仑奴虽然极为聪慧,但毕竟尚是年仅七岁的娃儿,孩童天真之气尚十足,因此他一听便悄悄地一跃而起,随手披上那件娘亲用石苔替他做的衣袍,便如小幽灵般一闪而出。

昆仑奴自研学李南生传授的"无为内功心法"后,进境突飞猛进,他凝神运功时,身子竟轻如鸿毛,若有若无;但当他凝聚真气于丹田,身子却又重如千钧,凭娘亲燕红玉甚高的功力,竟亦扳他不动。昆仑奴此时的功力,已达"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境界了。李南生达此境界整整花了十年。昆

仑奴仅以半年的光阴,便已练抵此"无为内功心法"的第四层。他此时施展起来,比灵燕更奇幻轻巧,简直无声无息,因此连他的爹爹李南生也没能发觉。

昆仑奴闪出山洞,但见天色尚有一片黑蒙,只有上面巴掌大的夜空透出 几点星光,但昆仑奴却浑然不惧,因为他自出生始便在此绝谷生活,白天与 黑夜对他来说,除了一黑一白的颜色不同外,根本就毫无分别。

他凝神细听",无为内功心法"的神妙在于"气从心生"当他凝注某种物事时,其"气"已先行电射而出,功力高深者可达千里,"这便是所谓千里眼、千里耳的由来",昆仑奴此时虽然未达此境界,但他全力施为之下,其听力、视力亦足达十里内外、落叶飞花无可隐踪。

忽然,昆仑奴十分清晰地听得真切,那"昆仑……奴……昆仑……奴……"的啸唤声,竟是从他常在此饮喝的溪流中发出来。

昆仑奴一家三口居住的山洞,距那饮喝的溪流仅一里路不到,昆仑奴施展"无为内功心法"中的轻身功夫,飘逸如鸿毛,三几个飞旋,便飘到溪流之畔,昆仑奴心中奇道:流水怎会有呼唤声?

他凝运"无为真气",注视溪流,便可透水而入,直入溪流的底部。忽地,昆仑奴格格笑道:"是你呼唤我么?但你是什么啊?"

原来昆仑奴发现于溪底彩色沙上,正伏着一尾古怪的东西,长约一尺,似鱼非鱼、似蛇非蛇,身上四足,状如石壁上的蝎虎,身上又披着七彩的鳞甲,十分怪异。更奇怪的是,"怪物"的嘴在不断蠕动,随着"怪物"嘴的蠕动,昆仑奴又听到那呼唤声——"昆仑奴……昆仑奴"了。

昆仑奴不由又格格笑道:"你这古怪东西,伏于溪底呼唤我做什么?" 不料昆仑奴的话音未落,溪底伏着的"怪东西",忽地向前一窜,游行 了一丈,再回过头来,向昆仑奴连点了三点。

昆仑奴笑道:"怪东西,你这是招呼我跟随你么?"那"怪东西"又点了点头,以示确然。

昆仑奴尚是孩童心性,见状便乐了,格格笑道:"好啊!那你在水中游,我在岸上追,大家赛一赛,看谁快谁慢啊!"他话未说完,小足一顿,便轻如鸿毛的向那"怪东西"飘然而去。昆仑奴在绝谷中,所见的惟有爹娘而已,他的孩童心性,根本尚未能满足,此时虽然遇上的是一尾"怪东西",但"怪

东西"愿意跟他玩戏,这就足令昆仑奴大乐了。

"怪东西"也十分奇怪,见昆仑奴掠上前来,它在溪底水中又向前一窜,游前一丈,不多亦不少。昆仑奴追上来,它又再向前游窜,真的有如与昆仑奴比赛,昆仑奴更乐了,格格地笑着,追得更欢。

"怪东西"竟是向溪流的源头游窜,昆仑奴在后面追赶,不知不觉,已 掠行了近一里路,溪流的源头逐渐接近了。

昆仑奴抬头一看,但见一道千丈绝壁挡在前面,不由笑道:"'怪东西'啊'怪东西'你游来此处做什么"前面石壁阻路看你还逃不肯认输么?"溪流中的"怪东西"却对千丈石壁似乎浑然无惧,飞快地窜前,游到石壁脚下,向前一闪,竟失了它的影踪。

昆仑奴追到石壁脚下的溪流尽头,发觉那"怪东西"竟已不见,似乎是窜入石壁里面去了。昆仑奴的心性十分强韧,他要追求的目标不达便誓不罢休,他指着石壁脚下的溪流尽头,狠狠地道:"哼!你这'怪东西'逃窜入石壁里面,我便怕了你么?我非要把你捉获不可,哼,捉你回去给娘亲看看,叫她开心快活,不是很好玩么!哼哼……"

昆仑奴"哼哼"声尚留在鼻端,身子已呼地跃入溪流中去了。昆仑奴的"无为真气"已凝注双目,可透视溪底,自然可以透水而视物。他只见溪底的源头,原来是一个开于石壁脚下的洞口,温热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但洞口甚小,约莫只有尺许宽阔。昆仑心道:那"怪东西"必定是钻进洞中去了……哼,你钻进洞中,我便怕了你么?你钻得进去,我便不行么?

昆仑奴尚是孩童心性,根本不理那洞口是否钻得进去,心中猛一发狠, 真力便由心意而生,呼地一下,便向小洞口穿去,洞口太小,眼见昆仑奴是 决计钻不进去的了,不料他身上穿的"石苔衣",石苔本就滑溜,浸水更滑, 昆仑奴的身子就如突然化作一尾泥鳅,"嗤"地一声便穿越洞口而去了。

昆仑奴立刻便发觉自己置身在一条长长的黑暗水道上,他出生时奇幻,能言会笑,自然一切均深刻印在他的脑海中。他忽然觉得,此时他就如出生时的感受一般,惟一不同的是,他出生时穿越的是一条温柔的"母亲之道",此时他经历的却是一条热而硬的"人生之途"。

昆仑奴此时逆流而上,置身于一道长长的热而硬的水道,全身被水包围着,贴着石壁,连一丝空隙也没有,他若非已练就"无为内功心法",可于

水中潜伏两个时辰,只怕便被活活闷死了。

虽然这"人生之途"的出路未知是什么,但就算是金光灿烂的天缘奇道,若非包括其本身命运的多种因素配合,也是决计难于抵达那光华的彼岸,昆仑奴此刻便正是置身于如此奇妙的命运途中。

终于,昆仑奴只感眼前一亮,呼地跌入一座深潭。原来此时他已穿越厚厚的石壁,抵达那溪流的发源地了。昆仑奴只感潭水热不可挡,无奈只好浮了出来,他的头儿刚浮出水面,立刻便被眼前的奇景迷住了。

但见四周石峰、石柱、石芽、石笋林立,四面大山壁形如屏障高耸于天际,千障叠翠上奇峰危石,千姿百态。正中一支巨大的黑色石峰拔地而起, 直刺上面四方的青天,气势磅礴,犹如万丈天梯。原来这是绝谷外的又一座 绝谷,天下造物,简直不可思议。

昆仑奴孩童心性,睹此绝世奇景,不由心花怒放,十分好奇,竟连追捉那"怪东西"也忘记了,而那"怪东西"此时也奇怪的失去踪迹,就如有心把昆仑奴引诱进此千年绝世奇地,便功成身退,归隐不出了。

昆仑奴也没再追寻"怪东西"的下落,因为他已被这奇谷绝景深深迷住了。他身穿的"石苔衣"也着实奇妙,入水变滑,出水却很快便涤干水分,昆仑奴穿着的,依然是一件温软的绿色奇衣。

他于奇谷石林中四处奔跑,又用手到处抚摸,就如馋嘴的娃娃,见了甜 糖似的。

他遍走谷地,抚摸过无数石林,踩过谷地上多片古怪的石板,他的心儿亦更惊奇。因为他发觉,谷中竖立的石林壁,地上所踩的石片、石板,均呈现一幅幅古怪的刻纹,刻纹纵横交错,又构成一幅幅古怪的图形,这到底是什么?昆仑奴手抚古壁,晶亮的眼睛忽闪闪地凝视,好一会儿,还是难明其中隐含的奥秘。

昆仑奴在参天石柱的基部,但见有一红一白的两个圆圈相扣图纹,十分清晰;侧面又有排列于上的" == "符号,以及排列于下的" == "符号。

距参天石柱基部的古怪图形相距仅三尺,有一块石板,古板上刻的是另一幅古怪的图案,但见在一个白色的圆盘上,盛载了一盘形如李子的果品,细数之下,恰恰是二十一个,而旁边又有排在上面的" == "符号,以及排在下面的" == "符号。

昆仑奴越瞧越奇,越奇便越加仔细寻索,他于奇谷中所发现的石林、石壁、石板上的图案竟共计达六十幅之多,但昆仑奴没一幅可弄明白其中的意思,他不禁一阵目瞪口呆,孩子气似地嚷着:"哼哼,欺负我小娃儿不懂事么?既让我见到这古怪图像,为甚又没有文字解说?这不把昆仑奴急死了么,哼哼,怕了你么?我就决计不信弄不懂!"

"很好,有志气,这才无愧昆仑奴的称号。"就在此时,昆仑奴耳际,忽地又钻入那呼唤"昆仑……奴"的"怪东西"的怪音。

昆仑奴的心儿一动,他的"无为内功心法"亦已甚具火候,心动则力发,他原来凝视着石板上的第六十幅图像出神,此时却快如闪电,呼地便掠到怪音发出之处,仔细一瞧,他不由又喜又奇。

原来他竟又返回他潜入的深潭之畔,那发出怪音的"怪东西",竟然便在他眼底下停游曳,那似蛇非蛇、似鱼非鱼的七彩身躯,一扭一摆的游着,嘴儿一合一闭的吐着水珠,那怪音竟便钻入昆仑奴的耳际中了。

只听"怪东西"道:"昆仑……奴,你来了么?"

昆仑奴又好笑又好气,依然缓缓的吐着水珠,那怪音又钻入昆仑奴的耳中:"你为什么来?你又为什么能来,你知道么?"

"怪东西"问得奇特,昆仑奴不由微微一怔,但他毕竟极具灵性,随即便格格笑道:"我好奇,欲知天下怪事奥秘,所以我来了,我有决心、我有毅力,我有志气,所以我便能进来了。"

"怪东西"的怪音道:"很好,那你知道你是谁?我又是什么吗?"

昆仑奴格格笑道:"我叫李昆仑,娘亲又叫我为昆仑奴哩,你啊,你是会发人声的怪东西,但并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你快告诉我,不然我便把你捉获,带回去请娘亲辨认,娘亲知道的事可多呢!"

"怪东西"一听,吐出的水珠忽然急促而骤多起来,一串怪音,也就飘进昆仑奴的耳中来了:"呵呵!昆仑奴,果然是名副其实的昆仑奴,但你可知你与吾有不解之缘?"

昆仑奴自幼便得娘亲燕红玉教授文才 他自然立刻明白所谓的'缘"也就是缘分之意即两相汇合、难解难分之意。他不由大奇地笑道:"你是四不像的'怪东西',我是七岁娃儿昆仑奴,我与你各不相干,有甚难解难分之缘啊?"

"怪东西"的怪音道"不然"你乃昆仑龙脉孕育之人"亦即昆仑龙脉之子,吾乃昆仑地脉之龙,吾与你因此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呢!"

昆仑奴又好奇的大笑道":我听娘亲说 世上果然有'龙'这种东 西 但 龙乃庞然大物,据说长有十丈,头上长角,身有四丈,晓得腾云驾雾、兴云 布雨;又活泼矫健,变化莫测,忽隐忽现,忽大忽小,忽尔潜藏深渊,忽尔 飞腾云霄,神伟之极,说什么也不似你这般小小的怪物身子呢!"

"怪东西"嘴中的水珠连吐,怪音道:"这又不然,不可一概而论。你所说之'龙',乃人间所难见之天龙;吾所言之'龙',乃地脉之龙,潜结于大地山川,亦即地脉之精魄所化,得水,方能变化,得风云际会,才可升腾也。若风、水相辅,则立可从高山之巅飞下平川 ,又可从深渊升腾九霄。吾即此昆仑地脉之龙也!"怪东西自称为"昆仑龙脉",却忽地一顿,似乎惟恐说得太多,昆仑奴一时弄不明白,因此先行静一静,好让昆仑奴仔细领悟其中的无穷奥秘。



原来那"怪东西"便是昆仑龙脉的化身,昆仑雄豪浩瀚,宏伟之极,更是中华神州大地的"龙脉之祖",亦即中华九州万里河川的龙脉发源地,身为"昆仑龙脉"的化身,其威力可想而知。

而"昆仑龙脉"此刻所阐述的,便是"天机奥秘"的三大宗——天机宗、人间宗、地脉宗的"地脉风水奇学",十分深奥,等闲之辈亦难明其理。幸而昆仑奴的悟性非同凡响,因为他的出身奇特,是昆仑龙脉孕育的"昆仑之子",这"地脉宗"的奥秘,自然难不倒他。

只见昆仑奴默默思索片刻,即忽然笑道:"原来你叫'昆仑龙脉',那为何你认为我是'昆仑之子'呢?我的生父不是叫李南生,生母不是叫燕红玉吗?"

"昆仑龙脉"道:"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自出世始,便一直呆在绝谷?又为什么你娘亲偏偏在你结胎其腹时,坠入昆仑山腹?你既然出生于昆仑山之腹,自然便是昆仑之子也!"

昆仑奴又想了想,终于格格笑道:"是啊!的确如此,我既然是昆仑之子,你是'昆仑龙脉',我与你果然有难分难解之缘啊!这龙脉之道,当真十分奇妙!"

"昆仑龙脉"道:"当然奇妙。天下龙脉,皆源出昆仑,亦即天下大势,包括人世祸福、贫贱富贵,国家气运,均与龙脉之道有极深渊源,你愿意研学吗?"

昆仑奴笑道:"龙脉之道既然如此神妙,似乎比我爹娘所教授的文材武学更有趣呢!学便学了,但如此艰奥,何时可以学成?"

"昆仑龙脉"发出激励的笑音道:"呵呵!水流再长,总可寻源;高山再高,亦可踏于脚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再说你天赋极高,天生乃吾道中人,因为你是昆仑之子,何愁学无所成啊!"

昆仑奴决然地点了点头,这便表示他已下定决心,研学那十分艰奥的

"风水龙脉"之道了。

稍一顿,昆仑奴心念一转,又追问道:"龙脉大哥!你又能否告知我,此 地的石上共计六十幅图案,到底是甚意思呢?不得了!这快把我闷死了!

"昆仑龙脉"一听,嘴中水珠连吐,发出怪音道:"好啊!短短一霎间,原来你已把此天机谷的'天机国运图'六十幅寻获了!你果然不愧为昆仑之子,天赋悟性堪与昆仑试比高也!好!很好,人间国运大势,既与吾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你是昆仑之子,由你将此'天机国运'六十幅传入人间,乃势所必然啊!

昆仑奴一听,随即悟道:"原来那六十幅古怪图案,叫'天机国运图'! 但到底是什么意思?昆仑大哥!你快快告知我!

"昆仑龙脉"道:"既然如此,吾便从第一幅起解释,但是否明白,便须你自己的努力了!那第一幅刻于参天石柱基部的图案,不是一红一白的两圈相扣么?"

昆仑奴过目不忘,立刻点头道:"不错!正是如此!

"昆仑龙脉"道:"红圈代表太阳,白圈代表月亮,日月相环,代表浩瀚乾坤也。' 一'符号代表'乾'即天,' 三 '符号代表'坤'即地,上乾下坤,代表揭示乾坤大奥秘也。这便是第一幅图案所示的要旨。而其中又有四句精诀道:浩浩乾坤,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悟透其中的要旨和精诀,'天机国运图'第一幅的奥秘,也就不难明白了。"

昆仑奴默默思索一会儿,便决然地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这第一幅图的意思,便即下面五十九幅'天机国运图'的提纲契要,亦即其中的大旨!那第二幅呢?是甚意思?"

"昆仑龙脉"见昆仑奴的悟性奇高,一点即明,不由大感欣然,那似蛇非蛇、似鱼非鱼的怪头连点三点。然后又吐出一串水珠,道:"很好!你能举一反三,悟性天赋果然奇高!由'天机国运图'的第二幅始,便是揭示上、中、下三元会连中的下元上会之天机国运也!

昆仑奴奇道:"何谓三元会运?何谓下元上会?昆仑龙脉大哥哥,你先 说清楚嘛!

"昆仑龙脉"至此已确证昆仑奴果然是昆仑荫生之人,日后的成就,可与昆仑齐名,万世不朽,便不厌其烦,详细的解释道:"乾坤运数,一万五

千年为一元,上元、中元已过,目下恰好正届下元之始也,因此目下所揭示的,便是三元会运中的下元运数,亦即自现下始之一万五千年天机国运大势。而一元有五会,每会三千年,分上上、上、中中、中、下共五分。下元上上会亦即自目下始的一万五千元年的大运数。你所见之第二幅'天机国运图'亦即下元上上会中三千年之第一变量。每元一万五千年含五会,合每会之变量,因此一元变量合计六十,亦即'天机国运图'六十幅之数也。"

昆仑奴越发惊奇了,他格格笑道:"原来三千年叫一会,一万五千年叫 一元!那下元上上会中三千年的第一变量又如何呢?"

"昆仑龙脉"道"那你于参天石柱基部下面石板上 所见的第二幅图案 有甚形像?"

昆仑奴不假思索,立刻道:"一只圆盘,上盛李子一盘噢!

"昆仑龙脉"道"那圆盘上所盛李子有多少个?" 昆仑奴道"合计二十一个。"

"昆仑龙脉"道"圆盘即代表大地上的国运。而盘上之果乃指主宰国运的帝王身份。果子乃李子,亦即揭示日后主宰大地国运的,乃一姓李之人也。下元上上会三千年之第一变量,也于图上揭示明白,而图案之外,尚需牢记四句偈诗 曰 万物土中生 二九先成实 广统定中原 阴盛阳必竭。"

昆仑奴点点头道:"我记住了!只是尚未明白四句偈诗的含意,你快告诉我好吗?"

"昆仑龙脉"一听 猛地向下一沉 好一会儿才浮了上来 连吐水珠 怪音道:"呵呵!上下一万五千年的天机大奥秘,你竟欲于一时片刻便全部弄明白么?你是否知道,有此等天道之人,穷一生一世之力,就连此'天机国运图'的影子也难见到?"

昆仑奴见如此艰难,不由笑道:"但我于片刻便已全部目睹了,想必弄明白也绝非难事啊!"

"昆仑龙脉"道"莫急 莫急 早哩 早哩 你须领悟的天机大奥秘,均隐于此天机之谷。你只需每日进来研学,自然不难领悟。"

昆仑奴笑道:"每日进来亦非难事,但那石壁洞口太小,仅容我的小身躯,若我如爹爹的身躯一般粗壮,那便绝也进不来了!这又如何是好?"

"昆仑龙脉"道"你既然进此天机之谷便即与此天机谷有极深渊源。

你能进即能学,能学即能悟;到你不能进时,便即不能学之日,因你已悟此 天机谷所容天机大奥秘矣!

"昆仑龙脉"说罢,它那似蛇非蛇、似鱼非鱼的七彩身子一扭,猛地潜入深潭,失了影踪。

昆仑奴见状,知它今日是决计不肯再露面的了。他也并不失望,也绝不 气馁,心道:今日不成便明日再学,我就不信不能把你的奥秘全部挖掘出来!

昆仑奴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肚子忽感有点饿了。他便跳入潭中,潜到 那进来的石壁小洞,依进来的方法,一口气便钻了出去。

昆仑奴刚一钻出,耳际便又传入爹爹和娘亲不同音调的呼唤:"昆仑奴!你藏身何处?快快出来!""仑儿!你在哪儿?快响应一声,你可把娘急死了!

呼唤声前者雄壮有力,声传绝谷各处,昆仑奴一听便知是爹爹李南生的 叫声,后者阴柔焦切,牵肠挂心之情溢于音外,昆仑奴亦知是娘亲燕红玉的 呼唤声。昆仑奴由此体会了父母爱子深情,他连忙响应一声道:"爹爹!娘 亲!昆仑奴安好无恙,这不就回来了么。"

他话音未落,施展"无为内功"的轻功心法,快如闪电,一晃便循声落在爹娘二人的面前了。

李南生见他披着件绿色的"石苔衣"湿淋淋的,不住地淌出水滴,不由 大惊道:"仑儿!你不慎跌落水中么?可有损伤?"

燕红玉也不管他浑身水滴,一把搂住,便四处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损伤。好一会儿,燕红玉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既而又悲切地责怪道:"仑儿啊!你把爹娘急煞了!你可知道?爹娘是为了你,才有勇气于此绝谷艰苦生存?偏你四处乱跑,万一有甚不测,叫爹娘如何是好啊!

昆仑奴目睹爹娘的情状,他的心灵被深深触动了,他猛地领悟了,人世间除了文才、武功、学识,尚有亲情是最重要的。他在此时领悟的这点,对他日后以仁、义、信三大要旨行走江湖,无疑极为重要。

他用力地反手抱紧娘亲,故作轻松地格格笑道:"娘亲,叹气什么?仑 儿不是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么?爹爹已教授仑儿上乘武功心法,你看,凭仑儿 的本事,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我呢! 燕红玉见昆仑奴已十分懂事,又深知李南生的"无为内功心法"乃天下一等的绝世武功,只要稍具根基,的确可自保有余,燕红玉这才欣然笑了。 她心道:有子如此,这数年的苦难岁月,也就并不冤了。

一家二口,到"奶树"根前,饱饮了一顿"奶汁",又再喝了几掬溪流的"神水",三人这一天,便再不会感饿渴,余下的时间,便是由燕红玉教授昆仑奴的文才,由李南生教授昆仑奴的武学。然后到傍晚时分,一家三口便在绝谷中四处游赏奇花异草。绝谷的岁月就是如此度过,虽苦困孤寂,与世隔绝,但只要生存的意志坚强,便可于苦中寻到一点乐趣。

第二天一早,昆仑奴又悄悄离去,沿溪流钻入那极为神秘的"天机谷"中,他站在深潭之畔,大呼一声"昆仑龙脉大哥!"那似蛇非蛇、似鱼非鱼的"昆仑龙脉",果然又依约浮了出来,向昆仑奴传授"天机谷"的大奥秘。

到肚子饿时,昆仑奴就又钻返他和爹娘居住生活的绝谷,恰好是爹娘寻他进饮"奶汁"的时分。爹娘问他为什么全身水淋淋的?昆仑奴便笑说是自己贪玩,到溪中捉鱼去了。李南生、燕红玉见儿子安然无恙,又怜他自幼孤独,无同龄孩童伴玩,他既有游水的兴趣,也就由得他每日早上去"游水捉鱼"一番。

眨眼又过去三个月了,绝谷中的岁月依然是这般神秘、孤寂、平静。

这天晚上,李南生、燕红玉、昆仑奴这一家三口,正欲躺上用石苔铺垫的石床睡觉。忽然,洞外红光一闪,就听"轰隆"一声,但并非雷响,而是一股猛烈的暴风雨,从谷顶卷了下来,在绝谷中横冲直撞,犹如千百匹脱笼的猛虎,在咆哮、在扑噬,把仙景般的绝谷撞得一团糟!巨树被吹得东晃西摇,磨盘大的巨石亦被卷上半空,再飞撞下来,犹如石雨,把绝谷撞得轰隆不绝,山欲崩,地欲裂,一个可怕的暴风石雨的凛烈恐怖场景!

暴风雨也卷进山洞来了,犹如一头猛虎扑了进来,于山洞中东奔西突、 南冲北撞。洞中的杂物,幸而均是天然石造,与山地连成一体,因此摇撼不 动,但那酷烈的声势,依然十分吓人。

李南生见状,心头大骇,他连把燕红玉和昆仑奴抱护住,默念"无为内功心法"的"凝"字诀,犹如千斤盘石,钉在地上,暴风雨再猛再烈,也难撼动他分毫。昆仑奴突然发觉,爹爹抱着他的手臂,犹如钢铁般强硬,他的身体亦重如千钧,他知道爹爹必在施展"无为内功心法"中"凝"字诀。于

是昆仑奴也学着施展,运气凝聚之下,他小小的身躯,竟亦沉重如磐石,暴风吹到他的身上,竟然毫不摇晃。李南生压力不由减了三分,他惊喜地低呼道:"仑儿!无为内功心法'凝'字诀,便是这般施为,你的悟性果然甚高啊!但切记暴雨还未停息,不可运全力相抗,仅记'敌强由它强,我自巍然无为',即可达凝气坠千斤之奇效矣!

昆仑奴从容笑道:"爹爹放心,这暴风雨虽猛,却难摇动仑儿分毫呢! 咦?这岂非那'暴风雨图'之景象么?怎地如此神似?"

昆仑奴忽然惊奇地嚷了一声。原来他目睹山洞内外的暴风雨情形,脑际灵光一闪,忽地想起,他在"天机谷"中,除了那六十幅"天机国运图"外,分明有一幅"乾坤幻变图"中的景象,与眼前的暴风雨情景一模一样!而且经"昆仑龙脉"大哥指点,他已豁然领悟,"乾坤幻变图中"中,何时是始,何处是终。那图中的一切,与眼前的景物太神似了。

就在此时 洞外一道电光从谷顶射了下来 昆仑奴忽地大叫一声道":好了,暴风雨过去了!

他的话音未落", 喀喇——轰!"一声惊雷便炸响了。随着这一声惊人的雷响,可怕的暴风雨亦果然戛然而止。就如昆仑奴晓得呼风唤雨的神通,他一声低呼喝令,暴风雨便乖乖停息了!

暴风雨过后,又恢复了神秘、孤寂、平静。

但李南生的心中,却犹如暴风雨乍起,绝不平静,他凝视着昆仑奴,仔细地审察,直到确证他与世上的娃儿一般无二,起码表面上没有任何怪异之处 才冲口而出问道:"仑儿!你怎能推知暴风雨过去了?而且说停便停,准确之极!天,你难道具有呼风唤雨的邪术本领?到底如何?你快告诉爹爹!

昆仑奴闪着晶亮的眼珠,却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于"天机谷"中所见所学的一切学识,那"昆仑龙脉"大哥已十分郑重地告诫,除非他判定那人有"天机之缘",才可获悉"天机谷"展示的秘密。昆仑奴曾问他爹娘是否可以?那"昆仑龙脉"大哥决然地回答说,绝不可以,因为他的爹娘与"天机谷"只有相遇之缘,而没有相见之分,因此他二人迫在咫尺而不能入。若向其泄漏,便有杀身之祸了。昆仑奴心中因而十分为难,暗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又怎能告知爹娘呢?

昆仑奴无奈,只好含糊地回了一句道,"并没什么,只是我听娘亲曾教导仑儿,说世间天气,有雷无风,有风无雷,我见电闪,心想必有雷鸣,于是随口而喊罢了!"

李南生半信半疑,问燕红玉道:"你真的如此教导仑儿么?"

燕红玉心思聪慧,她见昆仑奴欲言又止,十分为难的模样,便知他必定有甚秘密,非隐藏不可了,她于是含笑点头道:"我果然如此说过,但那是两年前说的了,不料仑儿记性甚佳,更能举一反三,误打误撞,偶尔说中吧!"

李南生见燕红玉如此回答,心中虽仍有疑惑,但也没再追问下去,只是 暗暗留意昆仑奴的动静。

第二天,李南生、燕红玉在熟睡,昆仑奴又悄悄地起来,悄无声息地一 闪而出。

李南生的目中精光一闪,亦一跃而起,正欲尾随而出,他耳际忽地钻入一声轻呼:"南哥!千万小心,切莫惊扰了仑儿的奇遇啊!"原来燕红玉亦已暗暗留意,她见李南生欲尾随查昆仑奴的动静,便连忙提醒他。

李南生奇道:"燕妹,为甚断定仑儿已有奇遇?"

燕红玉道":南哥 你难道忘了昆仑山口 那淳风兄弟判断 仑儿乃'昆仑之子'么?他既然于此昆仑山腹中诞生,不是'昆仑之子'又是什么?因此昆仑山犹如仑儿的'母亲',仑儿于'母亲'处,便必有所获啊!"

李南生不由笑道:"燕妹啊!你终日记着李兄弟的疯言疯语,只怕连你也半疯了!仑儿与世上的娃儿一般无异,怎又算得上什么'昆仑之子'?吾等且悄悄尾随,看仑儿上什么地方,便知其中的奥秘了走啊!"

夫妇二人,从后悄悄尾随。李南生、燕红玉二人武功本就甚高,坠谷之后,数年来以那溪水、奶汁为食,而且也从未荒废练功,因此内力越来越高,武功也越来越精进。再加上昆仑奴此时已远在五里之外,又急于赴山溪潜入"天机谷"因此也没发觉爹娘的跟踪。

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二人 在后面悄悄跟踪 只见昆仑奴那矫健的身影,径直地穿越那丛花异草,竟瞧也不瞧,他抵达那日常饮用的山溪,便沿岸向西面飘去。

李南生心中不由暗奇,心道:"绝谷西面是一道千丈石壁,当世无人可

以攀越, 仑儿奔向那面作甚呢?"

李南生思忖间,却见昆仑奴于千丈石壁前面忽地一顿,然后便毫不犹豫 地跃入溪流,深潜下去,就再没有他的影踪。

燕红玉在后面也清楚见到了,她不由大骇道:"南哥!仑儿说是游水捉鱼,为什么入溪中,久久不见浮上,莫非溪中有甚凶险么?我等快下去看看。"

燕红玉说着,便欲跃入溪中,李南生一把抓住她,沉声道:"燕妹!不对呢!若仑儿遇溺,必有水泡浮上,但溪水静悄悄的,仑儿必定另有所遇!你且留在岸上监视,待我潜进溪流看看,便知端详了!"

李南生说罢,爱子心切,也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又深潜下去,前行一段,他赫然发觉,石壁下面有热流不断涌出,知那儿必然是溪水的源头了。他潜近一看,只见一个开于千丈古壁根部的小洞口,正向这面涌出热流,他心中突突一跳,暗道:这小小洞口,稍大的鱼儿也难通过,仑儿的身躯似乎也比洞口大,他是否随水流钻进里面去呢?假若如此,那便凶险极了!

李南生虽心中大骇,却苦于在水中无法出声呼唤,他情急之下,也不管许多,猛地游近小洞口,把头探了进去,不料小洞口刚好容他的头部伸进,但两边的臂膀却被牢牢的堵住,休想再越前一丝一毫!李南生无奈只好把头缩回,心中又惊又奇又气,暗道:仑儿想必是疯了!这凶险万分的小洞,竟敢钻进,这可当真是不知死活、自寻死路了!

李南生内功再高,在水中潜游久了,也只好浮了上去,先换口气再说。 他猛地一跃,浮出水面,狼狈地猛吸了口气,岸上的燕红玉已急不可待的叫 道:"南哥!可有仑儿的影踪?"

李南生迷惑地喃喃道:"他若非钻入小洞,难道平白失踪?但那小洞如此凶险,他就算勉强可进,中途被石壁卡住,进退不得,岂非被活活闷死了,他怎敢如此犯险?"

燕红玉一听,更急得顿脚道:"南哥!你快说清楚!什么小洞凶险,活 活闷死,你要吓死人么?"

李南生此时已镇静下来,他想了想,便从溪流中跃了上来,一面对燕红玉道:"你在岸上既然没发现仑儿浮上,那仑儿必定是钻入溪流的源头洞中去了!他如此熟悉路径,只怕已非第一次钻入,或许无恙。我等且在此守候。

等他现身出来,再问清楚便了。"

燕红玉急道:"南哥!你既发现有小洞可进,为什么不跟随钻入?查探 清楚?"

李南生苦笑:道:"小洞口只容我的头部探进 身子欲进 那是想也休想!哎,这小洞口或许是天造地设,只让仑儿钻入的啊!"

夫妇二人,在溪畔长嗟短叹,心中焦急万分,但均心存侥幸,暗道仑儿 到中午吃喝时分,便如往日一般现出身子。夫妻俩只好在溪边耐心等待了。

就在此时,却听溪水"泼啦"一声响,一个浑身水淋淋的绿色身影,已呼地浮了出来,恰恰正是那"不知死活"的昆仑奴!"爹爹,娘亲!你等在寻我么?放心,我安然无恙,这不是回来了么?"

昆仑奴说着,已矫健如其父,一跃而上,看来,他的功夫已越发精进了。 李南生一见,不由骂道:"仑儿!你怎敢如此胡闹,知否把爹娘急煞 了!"

燕红玉见昆仑奴平安无恙出现她眼前,早就欢喜万分,哪还舍得责骂?她含嗔带笑地瞪了李南生一眼,道:"瞧你!不问清楚便骂,别把仑儿吓坏了!"她说时,已一把搂住昆仑奴,轻声道:"仑儿,你也别怪爹爹,他只是焦急你的安全而已!"

昆仑奴晶亮的眼珠一闪 道:娘亲 我知道 我怎会怪爹爹 7而且 若非爹爹授仑儿'无为内功心法', 仑儿亦决计无法潜水捉鱼呢。"

燕红玉一听,又顺势轻声道:"仑儿,原来如此。那你捉什么鱼呢?" 昆仑奴道:"那鱼十分古怪,似蛇非蛇、似鱼非鱼,身有七彩,又如蝎 虎有四足,仑儿欲捉它给娘亲你瞧瞧。"

燕红玉一听 与李南生相视一眼 均暗道 原来仑儿又遇上那'四不像"的水中怪物了。

李南生忍不住插口道:"仑儿!这怪物为父和你娘亲坠谷之日,亦曾相遇,见其十分古怪,也不敢惹它,你竟然动手捉它?"

昆仑奴笑道:"那东西虽然古怪,但十分神奇,十分有趣,仑儿跟它已成了好朋友,它带仑儿到处游历呢!"

蒸红玉一听,便有点明白了,她含笑问昆仑奴道:"那你刚才是否由它引领,钻入那小洞呢?"

昆仑奴点点头道:"娘亲,的确如此,是它引领仑儿钻入洞的!

燕红玉也不追问其中的究竟,立刻道:"那仑儿在里面见到什么呢?快 告诉娘亲!

昆仑奴冲口而出道:"娘亲!里面是极之神奇的'天机谷'!"他忽然一顿,心道:爹爹刚过门而不能进,果然如"昆仑龙脉"大哥所断,爹娘与那"天机谷"有缘无分,若知此秘密,有害无益,我怎能遗祸给爹娘?昆仑奴心中思忖,便立刻转口道:"不……那只是一座十分好玩的天外之谷啊!

燕红玉捕捉住昆仑奴口中的"天机"二字,蓦地见他又立刻转口称"天外之谷",她心思聪慧,便知其中必定隐藏什么惊人的秘密。燕红玉不动声色,含笑道:"原来那是一座天外之谷,果然十分神奇,既然十分好玩,你怎舍得早早出来?"

昆仑奴晶亮的眼珠一转道:"仑儿正在谷中游赏,但心中一动,便想到 是爹娘寻我来了,于是不敢再逗留,便钻出来了。"

燕红玉道:"为什么仑儿心中一动,便知爹娘来寻找你呢?"

昆仑奴道:"仑儿想来,大概是我与爹娘血脉相连的缘故吧。娘亲莫再问仑儿,好吗?仑儿答应娘亲,日后必会让爹和娘亲明白。"

燕红玉越听心中越感惊疑,因为仅仅入谷游玩数月,昆仑奴的见解学识,便连她这位"女学士"也自感弗如了!若再过多些时日,仑儿的学问,岂非绝世稀有么?老天!他于那"天机谷"中,到底有甚奇遇,燕红玉心中十分惊疑,但亦知昆仑奴的来历十分奇特,绝非她作娘亲的可以揣测理会的了,因此也就没再追问下去。

但李南生此时却比燕红玉更感惊奇,他忍不住接口道:"仑儿,你说与那水中怪物成了好友,你又是否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昆仑奴见爹爹如此好奇,便不忍令他太难受,略示端倪道:"爹爹,仑儿所知,据闻龙有九种,那水中怪物,便是龙九种之第三种地龙。善能变幻,又会变化升腾,更晓人世吉凶祸福,实乃通灵之物也。爹爹也不必惊疑,它既然与爹爹相遇而不肯相见,就如爹爹虽然已到那洞口,却决然难进一样,想必均是有缘无分之故吧!"

李南生被昆仑奴一番似释似慰的话,直弄得惊喜万分,惊的是昆仑奴短短数月间,其学识竟然如此惊人,不知他遇上什么怪奇遇?喜的是儿子悟性

之高,连他自己亦望尘莫及,若能重返世间,必定有一番惊天作为!想到此处,李南生不由长叹一声道:"苍天!为什么令人如此迷惑?既降此奇材于世,却又被困此绝地,就算他身负绝世奇学,又怎能造福于世也!"

李南生百思不解,心中十分纳闷,但从此也放开心怀,不再限制昆仑奴的活动,心道:既然一切皆苍天安排,也就任由他自由发展下去吧!

从这一天始,昆仑奴便不再隐瞒爹娘,每天一早便向爹娘告辞,上那"天外之谷"了。但他为什么去?见到什么?却决计不肯向爹娘泄露。

如此匆匆又过去八年岁月。昆仑奴已长成一位清秀而十分矫健的少年, 此时他刚好满十五岁。

在这过去的八年中,他共计进入那"天机谷"九千九百零九次,加上他 于七岁时进入的次数,恰好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到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早上,昆仑奴照例钻入"天机谷"时,他与之相伴了八年岁月的"昆仑龙脉"大哥,竟十分奇怪的久久未见现身,昆仑奴不由大奇 凝运真气 高声道":'昆仑龙脉'大哥 为甚今日不出来见我?"昆仑奴此时的内力已十分惊人,他的啸声在谷中四处回荡,尖锐之极,破空犹如利箭,嗤嗤厉啸。

不料那"昆仑龙脉"大哥仍没现身,只传来一声回音道:"昆仑奴,天机谷中,你尚有未领悟之学识么?"

昆仑奴道:"虽已多年领略,尚意犹未足!"

回音道:"昆仑奴,你既已尽窥天机、人间、地脉三大绝学奥秘,当世已绝无仅有,你尚求什么?"

昆仑奴笑道:"我已进入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尚差一次便是一万之数, 龙脉大哥是拒人于'万'之外么?"

回音亦呵呵笑道:"乾坤万象,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为六十四。三三不尽,六六无穷,九九归真,你已得'九九'归真之期,亦即返璞归真,回复自我,你便是你,何必去求那'万'哉!"

昆仑奴心中又好笑又好气,但那"昆仑龙脉"大哥眼看决计不肯现身了, 他无奈只好先行退了出来,心道:吾偏不信不能达此一万之一数。

不料当晚却发生了一次惊人的地震,犹如李南生夫妇坠谷时所遇一般猛

烈。第二天一早昆仑奴再欲潜入"天机谷",以达那一万之数时,却赫然发觉,那入谷的小洞被震塌的石壁堵住了。昆仑奴至此才不能不信,天机浩瀚, 决难达那至善至美的境界,而且从此之后,世上亦无人可以进入这神秘莫测 的"昆仑天机谷"了。

昆仑奴虽然有点可惜,但绝不失望,因为他此时已身负"天机、人间、 地脉"三大乾坤奥秘的绝学,所缺的,只是到人间历练施展罢了。

李南生、燕红玉夫妇都已步入中年岁月了,夫妇二人,眼见儿子李昆仑(昆仑奴的正名)已长大成人。虽然年仅十五岁。但无论武功、文才、学识,均精进得令人十分惊奇。特别是他脑中装着的那"天外之谷"的大奥秘,更令人目瞪口呆,就连燕红玉这位"女学士",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儿子越成才,夫妇二人心中却越苦闷,因为两人均不由想到儿子日后的前景,假如终生困于此谷,那就算他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亦无从施展啊。这岂非白白糟蹋了这一块稀世奇珍么?

因此燕红玉私下对李南生道:"南哥,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带仑儿离开 此绝地,你我二人就算甘心留于此,岂不等于埋没了仑儿的天赋资质么!"

李南生长叹口气道:"吾亦有此意,哎,但千丈绝壁,绝非凡人所能攀越,你我是人,非神非仙,却如何脱得此困呢?"

燕红玉沉默不语,苦苦思忖,她忽然很认真地问李南生道:" 凭你我各一人之力,决计无法攀越,但若你我联手,二合为一之力,又是否可以呢?"

李南生听了,眼神不由一亮,但随之又苦笑道:"燕妹所想,表面可以,但人在千丈虚空,如何能合而为一?哎,只怕未合之前,便已摔落下来丧生矣!"

燕红玉却微笑道:"南哥,我并非指此法也。我想,假如以你的内外武功,结合我的家传轻身提纵身法,均传授仑儿,由他自身努力,化二为一,此法是否可行呢?"

李南生良久不语,好一会儿才决然地道:"此法倒可一试,吾之'无为内功心法',仑儿已练到超越吾之境界了,所差的只是外家的武功而已。若他内外武功皆备,燕妹的轻身提纵术亦绝顶轻功,三者结合,凭仑儿的资质,当可达一崭新境界。虽然尚未足以飞越千丈绝壁,但眼下亦惟有此法可一试也!"

于是,第二天一早,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便分别向昆仑奴传授外家武 功和轻身提纵术了。

李南生先从世间武林中的各家外家武功渊源详细解释,向昆仑奴传授各门各派的武学典故。像于江湖中神秘莫测的'龙潭老人'的'大龙潭神气功"; 西域的"大挪移神功",江湖中某一神秘门派的"幻影梅花针",以及传说中的剑仙李胜的"御剑飞行术"等等。

昆仑奴过目不忘,很快便把江湖武林中的各门各派武功渊源透彻领悟 了。

而李南生所精的外家武功,原来是一套"七十二路华拳",共计七十二式,起首式为"二郎担山赶日月",接下为"皓月当空双拆拳"、"丹凤朝阳展翅飞""钟离挥扇风贯耳""飞天卧佛落尘埃"等等。

昆仑奴仔细揣摩父亲的演练,他的"无为内功心法"已甚具火候,研学领悟这套"七十二路华拳"便十分敏捷。李南生在他面前演练一遍,昆仑奴已能悟透其中的精旨,重演出来,竟虎虎有威,与李南生所演练的毫不逊色,甚至走动的步法,比之李南生更为娴熟神妙。

李南生不由叹道:"仑儿啊仑儿,你天生是一块武学的奇珍,假若遇上明师指点,当今之世,只怕无人可与你相比也,哎!可惜你身陷此绝境,天才无用武之地,可惜啊可惜!"

昆仑奴却毫不以为意,他默默思忖,忽然很认真地对李南生道:"爹爹,若依你所教,结合仑儿所悟,合三为一,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因此其变化亦无止境,这等武功又是否可以施展于世上呢?"

昆仑奴忽出此言,李南生不由一阵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喃喃地道: "天!你如何便悟出这等古怪之极的武功?你又是否可以详细释之?可莫要 胡思乱想啊!"

昆仑奴却从容地笑道:"爹爹,仑儿并非胡思乱想,'三三不尽,六六无穷'的道理,是仑儿于那'天外之谷'游玩时领悟出的要旨,仑儿因此以为,这精妙的道理,亦可以与世上的各门各派武功融汇贯通也。就像爹爹所说的'大龙潭神气功',不是以'气'为武器,凝聚而由十指八脉射出么?而'幻影梅花针'则以'针'为兵器,夹于指缝射出,无影无形,变幻无穷,而若将两者合而为一,其'指气'尖锐如'针',其式变幻无穷,进而精进,则

岂非可达随心所欲之境界么?而其中的化聚要旨,便是'合而为一、化之为 二、三三不尽、六六无穷、九九归真'的妙法引申啊!而且,亦是乾坤大奥 秘应用于武学上也!"

昆仑奴朗朗而论,李南生却听得越发惊呆,他不禁喃喃地追问道:"何 为'乾坤大奥秘'?仑儿,你可是越说越玄幻了。"

昆仑奴心道:"乾坤大奥秘"乃天地演化的大旨,爹娘既同为天地中人,便说出来也并非泄漏"天机谷"的秘密。便坦然道:"所谓乾坤大奥秘,其实不过是天地演化的轨迹罢了,乾坤原处无极太虚幻景,逐渐演化至有形,便即太极,然后再经演化,太极生阴阳两仪,亦即天地间男女之分也,两仪又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易为六十四卦,如此化生,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此是为乾坤演化大奥秘也。"

李南生心中惊奇万分,不由笑道:"仑儿,你那脑袋儿到底装满了什么玄奇学识?你所说的我简直闻所未闻,更休道见了,你既然有此依据,且把这什么'乾坤演化大奥秘'与世上的各门各派武功化合汇聚,说来轻松容易,但是否可以实际施展应用呢?"

昆仑奴一听,默然不语,晶亮的眼睛却灼灼闪着光芒,似在思忖其中的脉络招式。终于,昆仑奴微笑道:"爹爹,仑儿以为,这亦不太难也!

昆仑奴话音未落,即猛地吸一口真气,他的"无为内功心法"便即发动起来了,他凝聚"无为真气",运用"乾坤演化大奥秘"的道理,把"无为真气"贯通体内的奇经八脉,然后又"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分别贯于指端的左右拇指"少商穴"、左右食指"商阳穴"、左右中指的"中冲穴"以及无名指的"关冲穴"、尾指的"少泽穴",合计十道脉气。

昆仑奴悟性奇高,他贯聚十道脉气于十指端,心中却思索如何可达那"幻影梅花针"的变幻境界,如是又转而运用"无为内功心法"中的"无藏而有余、无为而大巧"的法门、化十道指气为无声无息、无影无形的"气劲",疾射而出,以至"无坚不摧、无锐不毁"

昆仑奴的十道指气,穿树透石而过,但却无声无息、无影无形,也不知 其中程度如何厉害。

李南生不知道,燕红玉也十分迷惑,夫妇二人疾掠上前,向五块巨石、 五棵树干仔细一看,巨石、树干外表均完好无恙。李南生忍不住伸手向巨石 一拍,但听"哗啦"的一声,五块巨石竟化为粉末,显然昆仑奴刚才的施展, 已令巨石从里面粉碎了。

燕红玉也伸手向树干轻轻一推,只听隆隆的巨响,五棵尺许粗壮的树干,竟拦腰折断,断口如被火灼,已成焦炭,因此一推便全倒塌下来。

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二人,均不禁惊呼道:"仑儿,你这是什么功夫?" 昆仑奴毫不做作,坦然地道:"仑儿不过是以'乾坤演化大奥秘'与'无 为内功心法'汇聚,再结合爹爹所论'大龙潭神功'、'幻影梅花针'等当世 奇功的要诀,化合而成另一种新武功而已,并无什么惊奇之处。"

昆仑奴淡然而说,李南生、燕红玉二人却蓦然动容道:"仑儿,你既然 创出一套空前绝后的武功,怎不加以命名呢?"

昆仑奴淡淡一笑道:"这套武功心法,既然是汇聚天地乾坤演化大奥秘及各门各派武功精旨而成,取自四面八方,不如便称之为'八方归元心法'吧!此乃仑儿随口编造,也不知是否妥当。"

李南生不由仰天长叹道:"好一套'八方归元神功',不鸣则已,一鸣足令天下震动,果然不愧为'昆仑之子'也!

燕红玉却欣然道:"好极啦!仑儿既有此悟性,娘亲这便再传你一套轻身提纵功夫,看看你是否可以将之演化创新吧!

当下燕红玉毫不犹豫,即在昆仑奴面前,演练她那套家传的"轻身提纵术"。这一套轻功,是燕红玉的祖父,从江湖中"走绳上天梯摘蟠桃"的秘技中演化而成,是一套绝顶的轻身提纵身法,在武林中极为罕见。

只见燕红玉足尖一顿,身形如燕,飕地便提升十丈,轻巧之极地跃上树 梢去了。

昆仑奴此时的内力修为,比之燕红玉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微一思索,即依照燕红玉所传的"提纵身法",双足轻轻一顿,双手向上一伸,即凌空而起,陡地升高十丈有余,轻巧地踏于树梢之上,笑道:"娘亲,仑儿练的可合格么?"

昆仑奴一跃而下,灵巧的落在燕红玉面前时,燕红玉却不由幽幽地微叹口气。昆仑奴对娘亲十分关切,见状便连忙道:"娘亲叹什么气?是仑儿练得不好么?"

燕红玉却叹一声道:"仑儿啊,你练的不但合格之极,而且比娘亲的功

力犹胜一筹呢!可惜你如此天赋,却被困此绝地,无法于世上历练见识,娘亲老了,也没什么要紧,但怎忍心瞧着你陪爹娘受苦呢?原以为传你轻功身法,便有机脱此困境,但人之轻功再好,亦只能提升十数丈而已,怎可飞越此千丈绝壁啊!唉,苦了仑儿矣!"

昆仑奴见娘亲黯然神伤,心中不禁一阵难受,转而又发狠暗道:嘿嘿, 我就不信这区区千丈绝壁不能飞越。昆仑奴心萌此念,便决计不会放弃的 了。

昆仑奴心道:娘亲所传的"提纵术"虽然精妙,但只以大地为根基,纵跃十丈为目标,未免太平庸了,如何可将之升华到以乾坤浩瀚为根基目标呢?他苦苦思索,一时间也忘了安慰娘亲。

好一会儿, 昆仑奴眼前灵光一闪, 猛地忆起'昆仑龙脉'大哥阐述的'地脉潜龙"的雄姿:"地脉潜龙,乃山之精魄凝聚,活泼矫健,变化莫测,忽隐忽现,忽大忽小,忽尔潜藏深渊,忽尔飞腾云霄,忽尔现首不现尾,忽尔兴云而布雨,一派风云隐敛之象,一旦结脉,即成真龙,其动如风雪卷舒,其静如神针定海,其飞如九霄下尘埃,升则参天插汉,有形变无形,无形化有形,潜龙结脉,玄幻莫测,变化无穷。"

昆仑奴暗道 若把娘亲的"提纵身法"化作"乾坤潜龙"以天为关 以地为轴,上可破"关",下可穿"轴",岂非无远弗届么?妙!妙之极了。

昆仑奴心念萌动,他的悟性奇高,登时便有一连串身法汇聚于神思,接而"气"由心生,身形忽地冲天而起,口中轻喝一声道:"潜龙天关地轴身法,第一式'龙虎开帐'!"他的身形于虚空一顿,又沉喝一声:"第二式'两臂突伸'!"只见他双臂向上一张,身形竟于虚空又窜上十丈!"

昆仑奴喝声不断:"第三式各生异石;第四式如龟如蛇;第五式九天飞 龙;第六式天关地轴……"

他的身形急剧变幻,身躯已不断升华,到第六式"天关地轴"施展时, 他竟已向上陡升近百丈了!犹如仙神的腾云驾雾,神妙之极。

接着昆仑奴飕地直插下来,真有如"下穿地轴"之势,稳稳地降于燕红玉身前,笑道:"娘亲!仑儿不信这千丈绝壁可以把我困住!娘亲叹气什么?"

李南生、燕红玉二人,此时已惊喜得好一阵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李南生才惊喜万分地叫道:"仑儿!你这轻功身法,比之娘亲的提纵之术,其威力竟高出五倍!若达十倍之数,则飞越此千丈绝壁,将指日可待!不得了,你果然是天下一等的武学奇才!"作父亲的如此盛赞自己的儿子,想那李南生日后回想起来亦会不禁脸红,哪有如此夸赞自家的儿郎?但此时他却是真心而发,心潮激荡之极。

燕红玉惊喜之余,却连忙问昆仑奴:"仑儿!你所施展轻功,已绝非娘亲之提纵术所能相比,简直超乎吾之想象也!这一套创新的功法,可有名堂?"

昆仑奴含笑道:"娘亲,此法乃以提纵术为根基,结合地脉潜龙之学,偶悟而创,便称为'天关地轴'吧,取其上可破'天关',下可穿'地轴'之意也。"

燕红玉大喜道:"好一个'天关地轴'绝顶神通!仑儿呵,你便视此绝谷为地轴,你已穿透而入,尚剩眼前千丈绝壁为天关,你务须勤奋练习,以求破之也!

昆仑奴道:"是,仑儿必力求破此天关!

于是,昆仑奴果然每日苦练不息,到半月后,他便可腾升七十丈,再过半个月,他全力施展"天关地轴"轻功,到第六式"天关地轴",他竟可虚空陡升百丈,已及千丈绝壁的十分一了。

昆仑奴在百丈高的绝壁处虚空停留,竟可达半个时辰之久。他仔细勘察 石壁一番,心中便已想到一个飞越绝谷的绝妙主意。

他返回绝谷下面,吩咐爹娘与他一道,以石斧砍伐山藤,三人合力,日 砍百丈。十日后,砍下的山藤便长达千丈了。

昆仑奴把千丈山藤联合起来,成了一根千丈长藤,重达千斤。他毅然决定,凭此千丈山藤,务必令爹娘脱困。但千丈山藤达千斤,昆仑奴再高的内力、再强的轻功,亦决难背负而上。李南生、燕红玉见状,便对昆仑奴道: "仑儿,你若能飞越此绝谷,便独自脱身去吧!千万莫因吾等连累了你也!

昆仑奴却决然地道:"不!若脱困便连同爹娘一起,否则仑儿宁肯长留 此地亦决不独去!可惜山藤太沉,仑儿负之决难升上百丈山壁,待我再想办 法便是了!

燕红玉一听,俏目一转,忽然问昆仑奴道:"仑儿。百丈高处石壁,是

否有落脚点停留?"

昆仑奴道:"是啊!百丈高处,石壁横伸一棵松树,可作停留!而且往上每隔三数十丈,亦有伸出的松树等物,只要上得百丈便可设法攀越千丈石壁也!

燕红玉欣然道:"如此可矣!仑儿,且把千丈山藤分作三份,每份约三百斤,仑儿负三百斤先上百丈高处,把山藤垂下接应吾等。吾等各负三百斤, 轮流上去。先合聚于百丈高处,再依此法逐渐上攀。"

昆仑奴想了想,即大喜道:"好啊!娘亲真不愧为女中学士,聪明得很! 此法果然可行!待明天一早,吾等便依法施行吧!

当晚,李南生、燕红玉夫妇,默默地向这昆仑山腹绝地拜辞,均感此绝谷虽然艰困,但一家三口赖以延活,更孕育了昆仑奴这一位天赋奇才,心中既惊又喜,复杂之极,也无法表达。

昆仑奴悄悄地走出洞外,向西面的"天机谷"方向拜道:"天机谷中的龙脉大哥!你虽然没有朋友,但我知道,我和爹娘但能脱困,皆龙脉大哥所授大法相助也!如今仑儿已决定离去了,日后必再返回,与你重聚!好吗?你虽然没有答话,但我知你必已听到,你不反对,便是同意,这便一言为定啦!"昆仑奴虽已学识惊人、神功盖世,但他毕竟尚是十五岁的大娃儿,依着他大娃儿的心性,滔滔地拜祝了一番。

第二天早上,李南生、燕红玉一家三口,便来到千丈绝壁之下。

昆仑奴把山藤分成三扎,他把一扎背负,李南生背一扎殿后,燕红玉背 一扎居中,一家三口毅然行动,决意征服此千丈绝壁。

昆仑奴负着数百斤重山藤,凝运全力,施展他独创的"天关地轴神功",身形陡地提升,矫如雄鹰。到他施展第六式"天关地轴"时,他的身子已凌空数十丈,虽比空身稍低,但也刚好抵达石壁有松树伸出之处,只要有一点可供借力的落脚点,对昆仑奴来说,便已稳如泰山。他毫不犹豫,把山藤垂下,刚好抵达谷底。

燕红玉背着山藤,半扯垂藤,昆仑奴上面运力扯上,燕红玉亦安然抵达伸出的松树干上。然后燕红玉把自己背负的一扎山藤,垂下谷底,由她运力把李南生扯了上来。而昆仑奴在同一时间,已再度负藤上升了。如此一段接一段,终于已抵达八百丈高的山壁。李南生殿后,他每抵一处落脚点,便把

山藤牢牢的系于松树干上,眨眼山藤便结上七八百丈长。有了一条坚韧的山藤借力,对李南生、燕红玉此等轻功造诣不弱的高手来说,攀越千丈绝壁,便绝非空想了。

而且山藤的重量,大半已被松树负担,昆仑奴抵八百丈石壁处时,背负已大为减轻,前路便决计拦他不住。只见他的"天关地轴神功"即挥得淋漓尽致,飕飕地向上飞升。终于,昆仑奴在距谷顶尚差十数丈的一株石松树梢,微一停顿,换一口真气,施展"天关地轴"的第五式"九天飞龙",身形陡化飞天神龙呼啸而上,直越谷顶十丈,才以穿透"地轴"之势,如闪电般地射了下来,稳稳地落于谷顶的一块巨石之上!

昆仑奴把山藤牢系于巨石上,就这样一条长达千丈的"山藤天梯",便最后架起来了。李南生、燕红玉此时已不必再背负沉重的山藤,空身而上,更有坚牢的"山藤天梯"攀援,凭两人的轻功造诣,攀上绝顶已非难事了。但昆仑奴天性至孝,他担心娘亲妇人家心怯,中途手足发软,这便十分凶险。于是不顾自身的体力消耗甚巨,再度沿"山藤天梯"攀下,抵达燕红玉的脚下,在后面以左手顶托她的足踝,右手攀藤,一面鼓励娘亲勇敢而上。终于,昆仑奴把娘亲燕红玉、父亲李南生安全接应上绝谷之巅。

一家三口坐于谷顶的巨石上,向下面的谷底望去,但见云遮雾掩,根本难辨其中的物事了。李南生、燕红玉二人,均有如隔人世,如获重生的感觉。 夫妇二人也不理昆仑奴已长成大人般精壮,一把抱住,便失声地又哭又笑道:"昆仑山啊昆仑山!你虽然困吾夫妇十五载,但换回一位天赋奇才——昆仑之子,你待吾夫妇也总算不薄啦!高兴呵亦伤心,兴奋呵亦惊叹!"

昆仑奴虽没有经历爹娘这等"如获重生"的感受,但爹娘此际的痴迷的神态,却令昆仑奴感慨万分,他心中不由暗道:早知爹娘如此难受,便该及早救他们出谷啦!不过昆仑奴此时身负"天机谷"之天机、人间、地脉三大奇学,天地万物的因由已不能令他迷惑,他转而又暗忖道:此亦绝不可能,因救吾等出谷的,其实是"天机谷"的学问,若我未悟其中奥秘,又如何悟创"天关地轴"的功夫?如何又凭此飞渡千丈绝壁呢?由此看来,一切皆由天机预伏也!

昆仑奴豁然而悟,心中的闷气不由一扫而空。他呵呵笑道:"爹爹、娘亲,不管如何,吾等一家三口,已平安出谷,重返人间,好过另一种新

生活也!往者已矣,今是而昨非,还嗟叹什么?且开怀大笑三声,踏上人生 新路,勇敢朝前吧!

昆仑奴的豪气,令李南生、燕红玉亦大受感染,两人心中均暗道:仑儿果然已长大成人了,李家有了这一位天赋之才,那过去的一切苦难亦足补偿啦!两人心中不约而同如此转念,不由转悲为喜,霍地站了起来,决然的道:"不错!来时二人,去时三人,十五年苦难有此收获,亦算可喜可贺!既然如此,还去忆想什么?仑儿,走吧,且带你返家寻祖认宗去吧!

昆仑奴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隋朝都城长安西郊李家村人,亦即自己的祖籍之地,他不由呵呵地笑道:"原来仑儿尚有祖父祖母,但不知他们是何模样?我虽然出生于昆仑山腹,但既然姓李,便也应该去拜见祖父、祖母也!呵呵!原来这便叫做认祖归宗!

李南生、燕红玉见昆仑奴甫入尘世,便如此通达伦理之道,料想此子必 定是一位至孝之人,均不禁欣然而笑。

于是,李南生、燕红玉、昆仑奴一家三口,也忘了三人此时身披绿色的 "石苔衣",三分似人,七分如兽,犹如三头大小怪物,却满怀重生的喜悦, 展开轻功,掠下昆仑山,又一路向东掠行,带昆仑奴回家认祖归宗去了。

一路上需历经千里,一家三口身上空空如也,也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根本无法到市镇人家投宿吃喝。幸而三人均已惯于风餐野宿,饮一顿溪水,吃几个野果,在山洞中静息一晚,第二天也就可以继续赶路了。

昆仑奴觉得十分有趣,更十分新鲜,他十分留意一路上所经历的山川景胜,向爹娘详细打听山川的来历,然后暗中以"地脉学"去印证,但感天地乾坤原来如此浩瀚,那绝谷中的世界,不过是河海中的一滴水而已。

燕红玉学识十分丰富,昆仑奴所问的,多半可以详细地解释,因此由西 昆仑到东长安这一段千里路程,令昆仑奴增长了不少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 阅历。但渐渐地,燕红玉见昆仑奴问得十分详细,有些精妙之处,连她也回 答不出来了。

燕红玉不由吃惊地笑道:"仑儿!你问得如此详尽,想学世间的哪等地理师,走遍大江南北,替人寻龙点穴之伎俩么?"

昆仑奴笑道:"娘亲,你以为那等地理师是平庸之辈么?若能把地理、地脉、天机、人间四大学问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学而致用,其效果威力,十

分惊人呢!

燕红玉奇道:"仑儿,如何惊人?"

昆仑奴笑道:"娘亲,据仑儿所知,地有象,地有形,天地乾坤上下一体;在天有紫微,天市、太微、少微、四垣等兆星,在地莫不有物与之对应。例如紫微主王侯卿相,天市主府库财帛,太微主富贵福寿,少微主威权武谋,是故世上地脉之形,主宰地上万物,地脉所钟所荫,乞丐可以成巨富,无赖可以变帝王呢!

燕红玉与李南生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心中均暗道:不得了!仑儿不但是天赋武学奇才,且似乎洞天彻底,入仙家之道了!但不知他于此茫茫世间天地,是否又尽展其长呢?

五日后,李南生、燕红玉、昆仑奴一家三口,已抵达隋都长安北面的定边郡(今陕西省定边城)。在郡郊的一座山峰上,昆仑奴但见一条宛如苍色巨龙的青石城墙,蟠亘于由西至东的崇山峻岭上,极目难尽,十分雄伟。燕红玉告知昆仑奴,这便是闻名遐迩的万里长城。

昆仑奴极目远眺,但见万里长城把神州大地拦腰斩成南、北两截,北面 大漠茫茫,南面山青水绿。他注目一会儿,忽然冲口而出道:"地脉中断,南 龙北移,他日贵甲天下、主宰万民之人,必出自北方大地也!

李南生此时亦忍不住了,插口道:"昆仑!为什么?可莫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不然,爹爹,你看此万里长城,把原本浑然一体的茫茫大地,拦腰斩成两截,城墙北面的大漠茫茫,一片金黄;城墙南面山清水秀,一片青绿;而黄者主贵,青绿者主富。因此神州大地,日后必北者贵甲天下,南者多出巨富也!此乃地脉龙气所布伏之大格形势使然也!但爹爹别问啦,据昆仑所知,爹和娘亲均非此道中人,多知无益,不如顺其自然吧!

李南生苦笑道:"昆仑奴啊!为父乃凡夫俗子,自然不知这等玄奇学问。 但昆仑奴务必慎言,否则必惹起江湖争夺,甚至引发天下大乱也。"

昆仑奴神秘地一笑,也不置可否。三人续向西南掠行,又三天后,才抵 达长安城西郊一座山脚,原来这儿便是昆仑奴的祖籍李家村了。

李南生步入村中,村中人多半已甚感陌生,碰面的连一个认识的也没

有,均惊奇地注目李南生一家三人走进村来,犹如瞧见了三头从深山野林钻 出来的绿色怪物。



李南生的故居于李家村西,是一座甚为宽敞的乡间大屋,李南生的孩童时代,便是在此度过的。他十五岁便巧遇一位异士,带他出去历练,自此之后便再没返回,甚至他的爹娘也不知他已娶了燕红玉这一位武林俏媳妇。

李南生凭儿时的记忆,依稀认出家门,远远望去,故居大屋一片死寂,大门亦紧紧地闭上了。李南生不由大惊,他连忙掠上前去,拍门却没有响应,他心中大骇,连忙运力一推,大门被猛地推开,一股霉气登时从屋内扑了出来。他也顾不得招呼身后的妻儿,一冲而进,却又猛地一顿,在大厅的神案上,并排地立了两个灵位,上面书刻的竟然是李南生爹娘的名字。

李南生不由悲从心涌,他一步抢到灵位前,即放声大哭道:"天啊!怎的便与爹娘阴阳相隔了啊!"

燕红玉心性聪慧,她见状便知必是自己素未谋面的翁姑已去世了,便牵着昆仑奴的手,走上前去,在灵位前跪下拜祭,道:"不孝媳燕红玉拜见仙 逝翁姑!"又转而安慰道:"南哥且节哀顺变。"

昆仑奴亦知灵位的主人,便是他的祖父和祖母,他心中亦十分感触*,*拜道:"祖父、祖母仙灵有知,不孝孙李昆仑来拜见两位老人家了。"

昆仑奴拜毕起来,见父亲黯然神伤,仍在苦苦追忆,心中十分同情,他 是至孝之人,自然明白父亲思念爹娘的心情。昆仑奴忽然轻声问李南生道: "爹爹且莫悲伤,可记得祖父、祖母二人的生辰八字么?"原来昆仑奴在设 法减轻父亲的痛苦折磨了。

李南生一听,果然从哀伤中回过神来,奇道:"仑儿,你问这作甚?" 昆仑奴微笑道:"爹爹若记得,仑儿便可推算祖父、祖母的仙逝因由。' 李南生半信半疑,目注昆仑奴道:"仑儿真有这般本事?你祖父乃于丁 丑年十一月初九卯时出生,但你祖母我已记不清了。"

昆仑奴微一沉吟,即朗声道:"祖父乃阴随阳之命,因此可据其时运而推知祖母运数。祖父生于丁丑年,五行属水,生肖属牛,乃'五湖之牛'运

命也,牛乃勤劳之物,一生无欲无求,造福子孙后人,又身处水中,水延万里,吾李家子孙血脉,必得祖父之福荫。又祖父生于十一月初九卯时,月、日、时辰三者均为福荫子孙之运命。综而推论,祖父、祖母之逝,必与吾家子孙血脉有甚大关连,其福缘亦因此延荫子孙也!爹爹不必悲伤,此乃祖父、祖母之心愿!

李南生不由大奇道:"仑儿……当真如此吗?"

他话音未落,屋外匆匆走进一位老者,年已六十多了,满脸沧桑,但步履仍很稳健,一看便知是生性勤劳、筋骨强健之人,只见老者走到李南生面前,毫无顾忌的仔细审视,好一会儿,才失声道:"你!你不是少年离家学艺,一去二十多年的南儿吗?好了,堂兄泉下有知,亦可告慰矣!"

李南生亦恍然而悟,忙趋前扶住老者,惊喜地道:"你是堂叔李健!吾 终遇儿时亲人也。"

老者以手加额,喃喃地道:"不料南儿已长大成人,还带了妻儿回来拜祖认亲,堂兄啊!你泉下有知,总算没辜负你对爱儿的一片苦心!南儿,我正是你堂叔李健啊!"

老者——李健这般一说,李南生心中不由一动,忙问道:"堂叔我爹娘 到底如何逝去呢?"

李健一听,神思一阵哀伤,稍顿才长叹一声道:"哎南儿,你爹娘爱子情切,不料你竟一去不返,连生命也赔上啦!堂兄他见南儿你一去不回,日夜思念,在十五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梦见南儿你登上了一座浩瀚高耸的巨山,但忽然却坠下深渊去了,于是堂兄夫妇,不顾一切,离家出去寻你。堂兄夫妇尽往崇山峻岭处找寻,均无所获,后来听说他夫妇二人,竟不顾千辛万苦,攀上昆仑山,到处找寻!堂兄夫妇年已过五十,想必十分艰辛。不料自从去昆仑山却一去不回,后来听闻当地人说,昆仑山发生地裂雪崩,堂兄夫妇想必已葬身昆仑山了!自此之后再无任何音讯 我无奈便只好替他夫妇二人立上灵位,以便你日后返回,亦可拜祭啊!"说到此处,李健哀伤之极,再也说不下去了。

李南生怔怔地说不出话来。燕红玉一听,却猛然忆起,他和李南生在上 昆仑山的山口时,遇上的那位姓李名淳风的同宗兄弟,曾断言她已怀了一位 "昆仑之子"当日距今恰好是十五年,亦即翁姑出门寻儿的日子,同时亦是 仑儿诞生的年份,如此昆仑的诞生,与他的祖父母岂非甚有渊源吗?而且仑 儿得进入那神秘莫测的"天外之谷",因此才学成一身惊世奇学,他的奇缘, 与翁姑的葬身昆仑,似乎有莫大关系啊!

燕红玉心念电转,不由失声叫道:"果然奇妙!翁姑之逝,竟然造就了李家一位天赋奇才!一切均与昆仑山有关,老天!莫非仑儿真的是'昆仑之子'吗?"

李南生吃惊道:"燕妹你嚷叫什么?"

燕红玉半掩饰半安慰地道:"我说啊,南哥也莫太悲伤了!你失去爹娘,却带回一位儿子,这叫失中有得啊!或许仑儿所断真有其事,翁姑之逝,是为福荫子孙后人呢!

李南生哀叹一声,想起自己少小离家,老大方回,目 下有妻儿跟随,丞须重建家园,也容不得他再痛苦哀伤。他无奈地道:"燕妹、仑儿,苦了你两人矣!从现在起,吾必重建家园,让你俩重过人间美好生活。"

李南生为追求武学,十五岁离家,直到中年岁月,才重返家园,他的爹娘却已逝去,从此阴阳两隔,爹娘的依稀梦影,从此只能于茫茫烟云中追寻了,李南生受此精神打击,忽然痛感亲情伦理的宝贵,他暗道:就算自己学成了绝世神功,这又如何,可以令爹娘重生么?他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重建家园,一家三口团聚,好好生活下去,再不能令亲人生离死别了。

李家祖传虽没甚大遗产,幸而祖屋仍在,稍加修葺,便可安居。爹娘尚遗下一座果园和几块田地,可凭此耕作度日。但李南生根本不懂农作事务,他便把几块农地卖了,换回几百两银子。他用几十两去买办衣物食粮等安居杂物,又花了一百两银开设了一间武馆,叫"南生武馆",专门教授四乡的农家子弟练武强身自卫之术,但杀人的功夫却决计不加传授。

燕红玉闲来无事,也在馆中教授徒弟,但她教的并非武功,而是文章学问,她本来便是有名的"女学士",由她教授文材,倒也十分得心应手。

昆仑奴在家中闲着没事可做,闷了几天,便决计不肯安静了,他对爹娘说,要四处游玩,以便熟悉一下家乡的环境地物。李南生、燕红玉因要坐馆,根本无暇理会昆仑奴,只叮嘱他千万别走得太远,早去早回,不得迟归。李南生、燕红玉倒并非担心昆仑奴的安危,因为二人深知,昆仑奴此时的功力,无论武功学识,均已惊人之极,当世中能令他损伤的物事只怕已不能了,所

差的只是阅历而已,因此也不便强硬要他呆在家中。

昆仑奴见爹娘没空儿陪他,他也绝不失望,因为他已想到一位陪他游历的极佳人选,他便是那堂叔祖李健。昆仑奴悄悄跑到李健家,求叔祖带他出去游玩。李健膝下无儿,十分喜欢这位堂侄孙,果然不推却欣然答允。

于是李健每日陪昆仑奴四处游玩,昆仑奴怕李健脚力不足,便悄悄传了他一套练气强筋的心法,又运真气替李健打通"足阳经"的血脉;不久,李健脚力陡增,精神奕奕,浑不似六十岁的老人。李健十分高兴,更把昆仑奴视作如亲孙血脉。祖孙二人,初则到距家十里外游玩,渐而去到三十里外,后来五十里外亦可当日往返了。李健一生原以采摘山草乐为生,几乎已走遍了方圆五千里的山川地脉,因此阅历比燕红玉更胜十分,令昆仑获益甚深。

昆仑奴很快便发现,他的家乡地域,原来正位于潜龙拱护的绝佳风水地脉之中,其中尤以隋都长安的气势最为磅礴。长安城东是骊山、华山;城南有五台山、终南山拱卫;北傍泾河、渭河;西有昆仑主脉太白山、岐山作屏幛,恰好是三面屏幛拱卫,一面傍水的潜龙结脉之地。

昆仑奴此时挺立于终南山巅,极目远眺,他的堂叔祖李健,因上山辛苦, 毕竟已上了年纪,正坐在山地上歇息,一面以昆仑奴传授的"心法"练气。

昆仑奴向终南山北面的隋都长安城望去,但见莽莽昆仑,自西而来,一分为三,正中一脉气势如虹,向东面昂首直进,已知方圆千里山川形势,暗道:昆仑乃神州大地祖脉,一分为三,横贯万里,其中又以"中干"为尊,亦即由西向东绵延之中龙。中龙一路东蟠,至乌鼠山突沉而耸,再起而为麦积山、太白、岐山、武功山,武功山东面便即隋都城长安也。昆仑中龙直入长安沉结,再于东面突为华山,南面耸为终南山,而长安北面所傍之渭水,乃起自乌鼠山,犹如中龙之血脉,与精气山脉并行,皆于长安凝聚潜沉,由此可见,长安城地力之雄厚啊!

昆仑奴审察长安四周的山川形势,心中转念,不由又仔细凝视山下北面的长安城廓,但见城中青紫之气交杂,十分奇特。昆仑奴暗道:紫者龙脉结取之贵气也,青者却是邪煞之气,为甚长安既是龙脉凝聚之地,本该紫气郁盛,一派祥和吉瑞,为何却又夹杂如此炽烈的邪煞青气?

昆仑奴心中大感迷惑,他一旦生疑,便非查探明白不可。他忽然很认真 地问李健道:"叔祖,未知当今主宰天下的皇帝是谁呢?" 李健此时已运气一周天 顿觉疲困尽消 精神抖擞。他一听便霍地站起,惊奇地反问道:"仑儿!你问这作甚?莫非有意为当今朝廷效力么?"

昆仑奴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李健长叹一声道:"仑儿,你若萌此念,趁早打消为妙,若非此意,则说说无妨。"

昆仑奴微笑道"为什么"叔祖!"

李健叹了口气道:"哎!仑儿文武奇才,若真有求取功名为朝廷效力之意,料必不难;但如此却是明珠暗投,助纣为虐也!决计要不得!"

昆仑奴只作不懂,笑道:"是么?叔祖为甚如此憎恶当今朝廷呢?"

李健深有感触的道:"仑儿有所不知,当今朝廷,乃杨坚篡周灭陈,一统天下,改号为隋。文帝杨坚本亦不失为励精图治之君,可惜他的帝位,却落在次子杨广手中,亦即当今的隋炀帝。杨广此人聪明绝伦,十岁即好观古今书传,至于方药、天文地理、百家技艺术语,亦无不通晓。但他却把此聪明心性,用于残民虐民、荒淫无道上面,把天下烧得犹如火炕,百姓黎民日夜惨受煎熬,水深火热,惨绝人寰,试问如此朝廷,如此昏君,值得仑儿这等天下英才投效吗?"

昆仑奴深知李健走遍天下大江南北,见多识广,他既如此痛恨当今朝廷,便必有他的根据道理,这是昆仑奴第一次触及此"人间道",不料便如此惊心动魄,他微一沉吟,猛地忆起他于"天机谷"中所见的第二幅"天机国运图",图中圆盘所盛,分明是"李子"而非"杨桃"了!昆仑奴心道:按此图揭示,又依五行位推算,当今主宰天下的皇帝,应为一李姓之人,为甚却是杨姓人的天下呢?这其中又隐伏什么惊人的天机奥秘?看来,这"人间道"的奥秘与"天机道"密不可分,势必探究清楚明白不可了。

李健见昆仑奴默默不语,似乎不太相信他说的话,心中不由一阵气恼,暗道:吾是你的叔祖,视你如嫡孙,岂会阻你前途?但当今的皇帝、朝廷,却委实难于效劳,否则便是卖身求荣,为世人所不耻了!吾李家又怎可出此不肖子孙?

李健心中转念,他断然决定,无论如何要令昆仑奴打消为残虐朝廷效力的念头,办法是引领他到民间实地察看,虽然如此会耽搁返家的时日,令侄儿李南生夫妇生气,说他为老不尊,带坏了侄孙儿,但为了李家的日后千秋

声名,李健也决计顾不得了。

李健对昆仑奴道:"仑儿,你欲知民世态,百姓苦况么?"

昆仑奴目中精光一闪 道": 好啊 论儿正有此意 便请叔祖引路便了。"李健领先下山,昆仑奴很喜欢他这位堂叔祖,但感在他身上获益良多,又担心他体力不支,便向李健伸出手去,按在李健的腰眼穴脉上,李健顿感一股热流输入,全身血脉十分流畅,便再走三五十里也绝不畏惧。

李健引领昆仑奴从终南山东面走下山脚,再东行五里,便抵达一条由东 向西伸延的大道,立刻,昆仑奴便被眼前的一幅凄惨恐怖场面,刺得心中一 阵沸腾激荡。

此时正是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秋八月。大道上,涌来一群犹如蝗虫般的人潮,身穿百结破衣,手提荆篮瓦罐,背着老弱病残,如蚁聚蜂集,成了一队茫茫无尽的求乞大军,自东向西流荡、蠕动,无休无止,前路茫茫……

求乞大军冒着风沙,顶着烈日,步履维艰逃避着饿鬼死神的追逐。黑色的鸦群在人流上面盘旋,凄咧呼啸聒噪,呼朋引类,随时预备扑向倒下的老弱病幼;四面八方的饿狼云集,在人流的四周窥伺,一旦发现路上倒下的人体,也不管死活,便蜂拥扑上,撕扯狂噬,一面发出令人战栗的长嚎。

人流中个个骨瘦如柴,面如土色,犹如从坟墓中钻出来的活僵尸,毫无生气,沉沉死寂,妻儿爹娘倒毙,亦毫无反应,亦毫无眼泪哭声,因为他们的眼泪早已哭干了。人流一直向西面流荡,也毫无目的,只是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在苟延残喘,直到倒在地上,成了饿殍,成了狼群口中的食粮。

昆仑奴本来尚带孩童的天真稚气,此时却感心如针刺,气得满脸通红, 怒叫道:"是谁作恶,把世人弄得如此惨状?是那些恶鸦饿狼么?待我前去 将其击毙。"昆仑奴说着便欲飞身惊上前去,出手击杀那群恶鸦饿狼。

李健却伸手把他扯住,牢牢不放。昆仑奴怕伤了李健,不敢运力脱身, 不由气道:"叔祖!这群恶鸦饿狼如此可恶,为甚不让我出手惩戒?哼!

李健长叹一声道:"哎!仑儿,叔祖知你有此本领,足以击杀恶鸦饿狼,但人间恶鸦饿狼万万千千,你能击杀干净吗?恶鸦饿狼固然可恨,但你知道真真正正地吃人的恶鸦饿狼是谁吗?

昆仑奴摇头道"·仑儿不知道!"接而又恨恨地道"·真正的吃人狼鸦到底是谁!现在何处?"

李健道:"你又可知,不但狼鸦吃人,连人亦自食同类?"

昆仑奴大惊道:"叔祖,真有这等事么?"

李健道:"不但人食同类,且人肉之价,贱于猪狗;肥壮者不过值十五钱,猪狗一只,却值五十钱,老瘦男女被称为'添肥火',妇人少艾被称为'美羊',小儿可连骨吃掉,称为'连骨烂',所有被吃掉之人,通称为'两脚羊',明码实价,绝无虚假,因此你须探究的,并非谁是吃人凶手,而是造成这一切惨况的元凶魁首也,亦即真正的吃人的狼鸦!"李健说到此处,不由狠狠地咬了咬牙,因此连说话也顿住了。

但这已足令昆仑奴听得惊心动魄了,只见他目中精光闪烁,缓缓地道: "到底谁是元凶魁首,昆仑奴发誓,不除此恶物决不罢休!"

李健微叹口气,也没正面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道:"仑儿,你身负绝世本领,决不能随波逐流,而要自己去探究明白了!"他一顿,忽然又自言自语喃喃道:"皇城之郊,天子脚下,亦可见如此惨况,那天下百姓的苦难之深,岂非可以想象吗?哎,苍天茫渺,是否有眼,一切且待仑儿你去勘察也!"

昆仑奴一听,心中豁然醒悟,他已有主意,于是也不再向李健追问。

昆仑奴和李健返回李家村,已经是当日的傍晚了,李南生和燕红玉忙于 授徒,尚未回家,因此昆仑奴和李健的行踪,倒也神不知鬼不觉。李健见没 挨侄儿李南生一顿抱怨,心中不由暗自庆幸。

不料昆仑奴返家之后,当晚吃晚饭时,尚无异样,吃过晚饭,却立刻回房,他独个躺在床上,三日三夜睁着眼睛,不睡不吃也不动,有如中邪一样。

李南生和燕红玉吓坏了,赶紧请了郎中家来。但郎中无论如何也诊断不出,昆仑奴所患是甚病症。只见昆仑奴不睡不吃不动地躺在床上,却红光满面,犹如修仙悟道的仙体,哪有半分垂危的迹象。

李健闻讯,不由大惊,连忙赶来探望,只见侄儿李南生和侄媳燕红玉, 正急得绕室乱走,却已毫无主意。李健走进昆仑奴卧房,在床前百般呼唤, 但昆仑奴只是紧抿嘴唇,一言不发。

李健慌了,因昆仑奴是李家目下惟一的血脉,昆仑奴有事,李健自然急得手忙脚乱,喃喃地失声道:"仑儿啊,昆仑奴,你可莫吓唬你叔祖和爹娘,早知如此,吾便不带你去视察那等人间惨状了,这可是为了李家日后的声

名,不料反而害了你目下的生命么?"

李南生夫妇一听,忙问李健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健无法亦不敢隐瞒,把 三日前引领昆仑奴前去探视逃难百姓的惨状一事说了出来。未了道:"仑儿 见,苦苦追索其中的元凶魁首,当时便沉思不语,哎,只怕他是着心魔了!

李南生一听,不由猛然忆起,他当日离家学艺,正是目睹天下祸连连, 豺狼当道,才发誓学成本领,去拯救世人。不料儿子此时亦与他一般心性, 走上同一道路,而且恰恰同样是十五岁这个年份,不料他爹娘的痛苦,如今 轮到他自己身尝受了。

李南生心念急转时,已窥透他心思的燕红玉,忍不住嗔怨道:"都是你,南哥,老向儿子灌输什么'侠之大者、保国安民'的见鬼大道理,把仑儿弄得疯疯癫癫的模样,如今好了,昆仑只怕以你为榜样,欲去干一番惊天大事,想得走火入魔了,你呀,你爹娘当年所受的痛苦折磨,只怕要降临到你身上啦!

李南生感慨的长叹一声道:"那是我当年一时意气罢了,十五年的绝谷岁月,已把我的雄心壮志消磨掉了,但师命难违,吾之未了心愿,惟寄托于仓儿身上,谁料他竟有如此灾劫呢?"

燕红玉急得欲哭,正想再抱怨时,她的耳际,却忽然钻入一缕音响道: "天机浩渺人间情 恶鸦饿狼恨难平 欲察元凶魁首罪 且听长安屠龙声 是, 龙脉大哥,仑儿明白了,咦,爹爹、娘亲、叔祖,你等三人为甚皆在此呢?" 末了昆仑奴忽然嚷了一声,然后便一跃而起,精神奕奕,哪有半分的病症。

李南生、李健二人一听,不由一阵发呆,也不知昆仑奴到底弄甚玄虚。

燕红玉却听到昆仑奴的前半段自言自语,她不由大骇道:"仑儿,你说什么天机、人间、恶鸦饿狼?什么长安屠龙声,仑儿啊,你莫非疯了么?可别吓唬娘亲啊老天,求你快让仑儿清醒过来吧!

昆仑奴却接口笑道:"娘亲,求什么老天?求老天不如求察天机吧!放心,仑儿已把一切弄明白了,再无半分迷惑啦!"

燕红玉见昆仑奴果然已回复往昔的孩童气,料想他只是一时迷惑,神志 不清,既然已弄明白,一切也就无碍了,她因此才松了口气。

一连数日,昆仑奴果然安然无恙,一切如常,燕红玉暗地担心,至此才 终于放心了。 不料到第九日,昆仑奴却忽然失去踪迹,起初李南生、燕红玉夫妇还以 为昆仑奴必定是贪玩出外迟归,但直到当日的晚上,尚未见昆仑奴回来,夫 妇二人这才着慌起来,连忙走人昆仑奴的卧房查看动静。

二人走进卧房,猛地便见桌上现出一行刻字,一看便知是以指力运气隔空刻写的,道:"莽莽昆仑天机动,潜修十年岁月中,入世方知人间苦,怒发心雷誓屠龙。"

李南生和燕红玉一见桌上刻字,顿时做声不得,好一会儿,李南生才安慰燕红玉道:"仑儿自降生便奇幻之极,由此看来,他虽然身为李家儿郎,实为昆仑之子,不可思议,我等凡夫俗子,又岂能参透他的行踪奥秘?不必难受,由他去吧!"

燕红玉一听,猛地又忆起当日那同宗兄弟李淳风的判断,一切无不与这"昆仑"二字有莫大渊源,她不由长叹一声,再无话可说了。

就在此时,身穿粗衣土布,身上分文全无的昆仑奴,却已身在隋都长安 城中了。

长安城是隋朝的帝都,虽然帝都外面的天地,已是饿殍遍野、天怒人怨,但帝都城内,却依然一片穷奢极侈、夜夜笙歌的靡糜景象。隋朝开国皇帝杨坚,自篡周改隋,在长安龙首原的南麓另建新都,改称为大兴,因此长安又称为"大兴城"。

汉朝在长安建都长达二百余年,长安的宏伟冠绝天下。汉时皇城长乐、 未央两宫 分布于长安城的南北两面 恰如苍穹中的'南斗星'和'北斗星'。 城周百余里,城墙高达四丈,四周有十二大城门;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楼宇 鳞次栉比,十分宏伟壮丽。

隋都的大兴城,便是在汉都的前身兴建起来,既保持了长安的壮伟,又 加添了一座新城,因此更形壮观雄伟。

昆仑奴从大兴城(即长安)东门入城,他一身土布粗衣,十足一位农家大娃儿,因此也毫不引人注目,甚至守城门的兵士,也懒得盘查,把手一挥,喝声:"滚!"便让昆仑奴进城了。

昆仑奴也并不生气,他犹如顽童似的扮了个鬼脸,便依言"滚"进去了, 而且"滚"得十分快捷。

抵达城中,昆仑奴但见十分热闹,街上车水马龙,人潮涌涌,来往不绝。

街道两旁酒馆食肆林立,各式店铺遍布,令人眼花缭乱。

昆仑奴忽感肚子饿了 自李家村西人大兴城'长安"足达八十里路 昆仑奴一路掠行,沿途并无山溪可供他解渴,也并无野果让他充饥,到处是黄土枯叶,似乎天地万物,也被一群接一群的饿民吃光了。

昆仑奴是第一次独自出门,他虽身负绝世神通,但于"人间道"的俗世 尘务,却一窍不通,甚至连"出外无钱寸步难行"这道理也不懂。因为他只 记得,他和爹娘远行千里,从昆仑山返回故居,亦是两手空空,既然如此, 要那钱财来作什么?

昆仑奴返回故乡那段日子,却也知道人世间有许多好东西可以充饥解渴。像那白饭、大馒头可以填饱肚子,美酒、茶水可以解渴生津。此时他既然感到饥渴,自然便朝可以充饥解渴的地方走去。他的内力十分惊人,远远便闻到那地方溢出一股可以充饥解渴的味道,因此就毫不犹豫地朝那地方大步走去。

那地方原来是一间酒馆,而且是在大兴城"长安"中最有名的大酒馆,光顾的人客非富则贵,门口远站了两条大汉,身披甲胄,凡不顺眼的,一律拒诸门外。因此那些低下的贩夫走卒,甚至衣饰朴素的商贩,也避而远之,莫敢走近。酒馆的匾额,以金漆大字书写:"富贵楼"。昆仑奴但感这"富贵楼"溢出的充饥解渴味道最浓最香烈,也就大步向这"富贵楼"走去,他根本就没看那"富贵"二字,也根本不理会门口站着的甲胄侍卫凶神恶煞神气。他但感这酒馆的"充饥解渴"味道最浓郁,料想必定最能"充饥解渴",这便足够了。

昆仑奴傻里傻气地走到门口,不假思索便欲迈进。不料他的胸口猛地一疼,原来他此时已挨了甲胄侍卫狠狠的一记铁拳头,他毫无心机,也没运气护体,因此但感胸口隐隐生疼。他迷惑地道:"喂!无端端的为甚打人?"他胸口疼痛一闪即逝,因此他并不生气,只是十分奇怪这人为甚随便打人。

出手的甲胄侍卫却不禁一阵发呆,因为在他一记铁拳下,已不知有多少 挨打的人倒地乱滚,然后如狗一般地爬走!不料这土头土脑、土布粗衣的农 家娃娃,却如痕痒被搔般,身子连晃也不晃!就如身怀绝世武功的武林隐 宿,但这农家娃娃瞧来瞧去也决计不像!那侍卫不由一阵目瞪口呆。

卫士甲是出拳之人,他一听昆仑奴呆头呆脑地反问,为甚打人?不由又

轻蔑地冷笑道:"野娃儿!你不抬头看看上面贴的是甚告示?"

昆仑奴依言抬眼一望,但见大门口左面的墙上,果然贴了幅盖有印的告示:衣衫不整,概不接待;无钱白撞,先揍一顿,再不滚开,扭送官府!他不禁微叹口气,喃喃地道:"这告示口气虽大,却不合世道,不如替其稍加改动,岂非更好?"

昆仑奴尚带孩童心性,心想便力生,力生便随指力而发,只见他伸出中指,以其"八方归元心法"射出一道真气,尖锐如钢刀,无坚不摧,射向墙上的告示,只听嗤嗤的一阵墙裂声响,那告示的文字,竟被重新刻于墙上了!道:衣衫莫问,例必接待,有钱无钱,饱餐一顿;若再饥渴,惟问官府!二十四个刻字,龙飞凤舞,十分雄浑,便著名的书法家,也绝无此笔法,更休道隔空于墙上刻字了!

两名甲胄武士一看,不由心胆俱裂。因为这等"隔空指力墙上刻字"的功夫,两人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若非仙神降世,便是妖魔鬼怪作祟了!而且告示的意思也全变,变得截然相反,十分同情那等"饥渴贱民",对东主、富贵豪绅、官府却大大不敬!原来的告示是官府加印允准的,现下改成这般如此,若被官府知悉,他两人便必定洗净屁股坐牢了!

这决计不可以!两名甲胄门卫为求脱身,虽心中震骇,但也决计不肯放 昆仑奴这"小魔怪"走了。只见门卫甲猛地一咬一咬牙,大吼一声,以壮心 胆,然后向昆仑奴喝道:"你你这小子,怎敢篡改官府的告示?不怕你去见 官坐牢吗?"

昆仑奴也不知什么叫"死活"什么叫"坐牢"他只知空放着"充饥解渴"的东西,却让那些饥民饥渴而死,活生生的成了那些"恶鸦饿狼"的口中之食,这便大大的不该,决计不合"天地衍生万物、万物皆有繁衍生息权利"的"人间道理"!他这般思忖,便十分真诚地解释道:"这位大哥差矣!试问人饥渴了,为甚不可饱餐一顿?这里面既有解渴充饥之物,大门敞开,对衣衫不整的饥渴之人,为甚拒之门外?这大大的不合人间道理啊!而且,"昆仑奴忽地呵呵而笑。

门卫甲骇然道:"你这小子!而且什么?"

昆仑奴笑道:"而且我听说篡夺别人君权而自立者,亦可安然踞位;我 改一下官府告示,有甚了不起?难道却要见官坐牢吗?" 昆仑奴话音未落,两名门卫已一左一右,呼地扭住了昆仑奴的胳臂,骇 然道:"反了?你犯下的可是谋反作乱的弥天大罪,吾等委实担当不起,只 好将你扭去官府判罪也!"

昆仑奴呵呵大笑,也不加反抗。两名门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也决难 令他移动分毫。

三人正闹得不可开交,酒馆里面忽然走出一位衣饰奇特,似官非官,似 民非民,似富非富的人客。这人目中精光烁烁,注视昆仑奴一眼,忽地对两 名门卫道:"这位小兄弟一时胡闹,童心未泯罢了,不必与他计较,且容他 进内饱餐一顿吧!"他言语十分坚决,毫不犹豫,似在都城中甚有斤两地位。

那两名门卫一听,果然把扭着昆仑奴胳臂的手松了,口中连声道:"是,是,既然李司天出面保他,小的不敢不从!"话虽如此,却依然一左一右夹着昆仑奴不放。

客人——李司天微笑道:"既然如此,为甚汝等尚感犹豫,不肯放人?" 门卫甲惧恐地道:"是,是,李司天出面说话,小人不敢不从!但小人 乃都城守备派出兵役,负责监守富贵楼官府告示,这小兄弟却将告示篡改, 更刻于墙上,永久不灭,万一酒馆老板徐掌柜不肯见谅,告上官府,小人便 非要坐牢不可!朝廷的律法李司天最清楚,知反不报,与反者同罪啊!因此 好歹须有个担待,小人才敢放人,尚请李司天见谅。"

李司天抬眼一望,心中着实大吃一惊,微一沉吟,便不容反驳地决然道: "汝等欲脱干系不难,且用一幅红纸暂把墙上告示盖封,吾再告知都城守备, 说是狂风把告示吹烂便了!店中徐老板面前,吾自会向他替汝一脱,一切放 心吧!"

大概"李司天"果然甚有地位,那两名门卫一听,便转惊为喜,依言放 开昆仑奴,一面用红纸把墙上的刻字封盖住了。昆仑奴向"李司天"扮了个 顽皮的鬼脸,也没表示任何的谢意。

李司天却也不以为意,反而向昆仑奴含笑道:"这位小兄弟不是饥渴难当么?这便请随吾进去,饱餐一顿吧。"

昆仑奴眼珠一转,道:"在此闹得一闹,我的肚子忽已不饥不渴也!我 这便早早离去,以免惹祸上身!"昆仑奴说罢,转身就走。

李司天突然出手如电,一把扣住昆仑奴的手腕"阳溪穴","阳溪穴"乃

手阳经脉,一旦被扣,便浑身发软,动弹不得。李司天认脉穴奇准,出手如电,显然是武功奇高之人。

他本欲以此来留住昆仑奴,不料一扣之下,顿感骇然。因为他立刻发觉, 昆仑奴的手阳经"β日溪穴"脉路竟若有若无,飘忽不定,诡秘莫测。李司天 深知此乃被扣之人,经脉已练至随心而行,不加反击犹自可,若加反弹,则 自己的手腕必被对方击断经脉!李司天怎不大骇?他自忖武功盖世,但比起 眼前的"小兄弟",犹逊一筹。

原来昆仑奴练的是"无为内功心法",他的内力真气可"藏"可"余",可"柔"可"锐",柔而藏之"则若有若无"余而锐之"则"无坚不摧"、"无锐不毁",十分神妙,诡秘莫测。

李司天不由大骇,更不敢轻视这呆头呆脑、土布粗衣的"小兄弟"了,他趁昆仑奴尚留有"余地","柔而藏"之际,疾缩如电,犹如他出手时一般快捷,正容道:"小兄弟请留步!吾有请教之处也!若不嫌弃,请与吾同席一谈好吗?"

昆仑奴笑道:"这可是你硬要请客,与我毫不相干,我也并没欠你什么, 因此也不必向你多谢的啊!"

李司天微笑道:"当然!当然!一切均是我李淳风自作主张,并非小兄弟你求我,不必相谢。小兄弟,请啊!"

昆仑奴呵呵一笑,便与"李司天"——李淳风一道,大步走进这非富则 贵的"富贵楼"。

里面的客人甚众,座中全部是锦衣华服之人,李淳风带引昆仑奴走进, 自然十分引人注目。李淳风只作不见,他在城中大概甚有地位,因此他引进 的客人,虽令人诧异,但也没人敢出声阻挠。昆仑奴向四周扫一眼,已知这 等富贵客人的心态,他向四面扮了个鬼脸,然后呵呵一笑,随李淳风走到一 张桌前,不慌不忙地坐下,神态从容之极,就如他是城中百万阔少似的。

奇怪的是,平素十分讲究排场的富贵楼老板徐掌柜,目中的神色虽然惊疑不定,但也并无任何非议,似乎李淳风在徐掌柜心目中的分量非同小可,因此李淳风带引的客人,虽然是土头、土布粗衣的呆小子,却也不敢公然贱视。

店小二也很快走过来了,向李淳风恭敬道:"李大人要点什么菜式?只

管吩咐小的!

李淳风却向昆仑奴笑道:"小兄弟喜欢吃甚,只管告知小二哥便了!

昆仑奴一听,却不由好笑又好气,暗道:我最喜欢饮喝的是那"昆仑之水"和"昆仑之奶",试问这富贵楼能供应此无上极品吗?但他又知世人决计不会相信世上有这等异物,因此便扮了个鬼脸,笑道:"这样吧!小二哥,你便只管把饮而不渴、吃而不饥的好东西搬出来吧。"

店小二一听 不由一怔 心道"有饮自然不渴 有吃自然不饥"这"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他不禁为难地赔笑道:"这位小兄弟可否说得清楚一点呢?"

昆仑奴不耐烦地道:"这还不够清楚?目下千百万人衣不蔽体、饥食同类,惨不堪言,但能'饮而不渴、吃而不饥',便是能活命的好东西了!

店小二仍待再问,李淳风目中精光一闪,连忙向店小二道:"小哥只管依小兄弟之言去办,但有好酒、好菜、好吃的东西,各点三五样便是。"

店小二虽仍不得要领,但李淳风如此吩咐,不敢有违,无奈答应一声, 置办去了。

不一会儿,李淳风和昆仑奴的面前,便摆满了"熊蹯虎掌、鸡跖狸唇、 鸽卵凤巢、猴脑豹胎、百果千珍、佳肴美酒",果然是"好酒、好菜、好吃" 的"好东西"。

昆仑奴凝注桌上的"好东西",却如见怪物,神色诡异极了。

李淳风见状,忙悄声笑道:"小兄弟不是肚子饿了么?为甚不痛饮大嚼呢?"

昆仑奴忽然微叹口气,喃喃地道:"富贵楼上酒肉臭,京郊城外的饿殍骨!想起那恶鸦饿狼,撕吃饥民肠肚的惨状,你以为人尚会感饥渴么?果然是天下大乱的先兆啊!

昆仑奴的话音极轻微,但李淳风内力极高,一字不漏地听清楚,他不禁 目中精光又一闪,欲说什么,但终又微笑道:"虽然如此,但小兄弟若不随 便吃点什么,便教吾心中不安啦!

昆仑奴闻言亦笑了笑,目注桌上山珍海味、百果千珍一眼,忽然伸出一根指头,向盘上的馒头一勾,雪白的大馒头便呼地飞进他的口中去了。他一连勾指头三次,三个大馒头便已飞落腹中,然后拍拍肚皮,笑道:"此乃富

贵楼,亦即富贵地,与我有缘无分,多留作甚?不如去也!"说罢便欲离座 而去。

李淳风一听,目中精光不由大炽,他至此已实在按捺不住了,焦切地悄 声问道:"小兄弟,请问是否可以告知你的姓氏呢?"

昆仑奴笑道:"我叫昆仑奴!有甚不可以告知?"

李淳风心中一动,又忙道:"为甚如此称呼?"

昆仑奴道:"昆仑浩瀚,无限无极,无远弗届,其奥秘穷一生探索亦难 尽头,我甘愿与之为奴自然便叫昆仑奴啦!"

李淳风一听,他心中的怀疑不由又被证实了三分,他更焦切的道:"那 昆仑奴小兄弟,你的爹娘现在何处?可否相告爹娘的名号?"

昆仑奴道:"我爹爹叫李南生,娘亲叫燕红玉呗!"他忽地一顿,又道: "但爹娘历尽沧桑,已不欲再问世事,归隐人间,他们的去处也就不能相告 啦!"

李淳风一听,却也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他便是那位在朝廷任"司天监"之职,在昆仑山口与李南生、燕红玉夫妇有一面之缘,更判断二人此行必荫生一位绝世奇人——昆仑之子,当日飘忽而去的李兄弟——李淳风。

原来,李淳风正在里面饮酒,忽闻外面有人吟颂那悲天悯人、替万千饥 民抱不平的话语,便十分留心外面的动静。他后来忍不住出去一看,但见是 一位"土头土脑、土布粗衣"的呆小子的身周,竟透出一圈白中杂紫的云气, 李淳风亦精于天机相人之术,他自然知道此乃世人万中无一的"灵光",犹 如佛家修炼百载的高僧"佛光",极为珍贵,非修炼百载以上,难达如此境 界,不料却在一位年仅弱冠的少年人身上透现出来!也难怪他不费吹灰之力 便能以刚劲指力刻字。

当李淳风再听到"昆仑奴"三字,以及他自称爹娘的名号,他便无半分疑惑,这少年郎必是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于昆仑山诞生的儿子了。

惟一尚令李淳风有怀疑的,是昆仑奴是否真的配称"昆仑之子",因为他深知"天机、地脉皆以昆仑为母",他若是"昆仑之子",则自然精于"天机、地脉"之大奥秘,否则又怎配称为"昆仑之子"?

但如何证实?却令李淳风甚感为难,他从昆仑奴的神态,已知他并不认识自己,甚至对他有所戒心,他若正面相试,昆仑奴必定不肯泄露自己的底

细,这便很难判断了!而李淳风刻下便有一个惊人的讯息,令他十分震惊,他急于求证确判。若眼前这"呆小子"真的是"昆仑之子",失去印证的良机,岂不遗恨千古?因此令李淳风十分为难。

李淳风沉吟之际,目光偶尔落在木桌上的水果盘,但见上面盛放了香蕉、苹果、杨桃、李子等鲜艳水果。他目中一亮,他那"惊人讯息"竟与桌上的"水果"联成一体,登时便有了个绝妙的主意试探。

李淳风忽地向昆仑奴含笑道:"李兄弟,心有所触胃必有所感,吃不下山珍海味,那是自然不过的。但李兄弟依吾观之,必惯于素食,这满桌水果,难道没一样引起兴趣么?"

昆仑奴向桌上的水果盘瞥了一眼,他于绝谷脱困,时日不长,于世间的千珍百果,认得的并不太多。但他脑海中忽地浮出一幅图像,那是"天机国运图"的第二幅,上面盘子盛放的二十一个水果,与眼前桌上的其中一种,形状十分相似,他不由喃喃的冲口而出道:"我记得了 那图的上的水果 不正是这盘上的'李子'么?但其余三种却是什么?"

李淳风一听,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昆仑奴言下之意,与吾那"天机异兆——惊人讯息",竟不谋而合其中一半,看来他果然大有来历!李淳风心中忖念,便随即微笑道:"不错!上面的其中一种,果然是时值旺季的李子。而其余三种,分别乃香蕉、杨桃、苹果也,皆末季衰落之果,色、香、味与旺李子相较,均稍逊一截。李兄弟心中欲吃哪一种呢?"

昆仑奴的心神被李淳风勾引而浮,不由得仿佛返回那"天机谷"中去,他迷惑地喃喃道:"是啊!依图中所示,李子有二十一个,而且时值其大旺之期,那是决计不能吃也吃不掉的!香蕉其色黄,苹果色红,其色太艳,不合口味。倒是那杨桃绿中带白,其味酸涩稍带甜,又值衰落之期,吃与不吃均会消逝,既然如此,我还犹豫什么呢?"

昆仑奴话音未落,伸指向盘上的水果一勾,那"绿中带白"的杨桃,便 飞落到他手中。昆仑奴也不客气,张口便咬了一口,一面咀嚼,一面若有所 思。

李淳风见状,心中又猛地一跳,他终于断定,眼前这"土头土脑、粗布土衣"的"呆小子",其实大有来历,他的学识及所掌握的"乾坤奥秘",只怕连自己亦难望其项背呢!李淳风决计不肯放过眼前这千载良机,连忙追问

道:"李兄弟,你所说的'图上李子二十一个',到底是甚图案?又于何处见 到呢?务请告知!"

昆仑奴一听,却猛地清醒过来,他目注李淳风一眼,但见他脸色"青红紫白"闪忽不定,心中便微微冷笑,暗道:此人心性未定,正中有邪、邪中带正,又身为当今杨姓朝廷的官儿司天监,吾所知的天机奥秘,事涉当今朝廷未来天子,亦关乎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危,怎可向你轻泄?嘿嘿,区区一顿酒菜,便欲套取如此大奥秘么?他心念电转,一旦确定主意,便决难令他改变了。

只见昆仑奴忽地呵呵一笑,伸手向桌上的水果盘一指,道:"这位姓李的大哥!你且细数一下,盘上的杨桃尚剩多少?李子又有多少个呢?"

李淳风闻言,目光不由霍地转到桌上的水果盘,仔细地目数起来。他身旁的昆仑奴身形微微一晃,已如飞燕般从桌旁的窗口掠走了!他的身法之快,简直匪夷所思。到李淳风猛地发觉,亦只能微叹口气,因为他自知凭他的功力,根本难及昆仑奴的灵捷,要留住他,简直如抓不着形迹的轻烟!他失望之际,耳中却又钻入一缕顽童似的尖音道:"姓李的大哥!你若是此道中人,且依吾所说行事,一切自会明白了!若非此道中人,又或心术不正,知如不知,多知无益,多问什么?不如罢了!"那尖音戛然而止,昆仑奴的影迹亦如风消散了。

李淳风一听,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因为他忽然忆起,当日他在昆仑山口,与李南生、燕红玉夫妇相遇时,自己在临别之际,亦露了一手"百里传音"这绝技。此时李南生、燕红玉夫妇的儿子,却以"千里传音"来回敬了!比之自己的功力犹大胜一截,不料短短的十六年间,人世中又添了一位绝世奇才—— 昆仑之子了!

他的目光再度落在水果盘上,但见盘上的杨桃只剩下三个,其中一个更被昆仑奴的指气削去一边,而那李子却完好未动,依然是原来的数目,恰好是二十一个,既不多也不少。

李淳风默默思忖,好一会儿,当他把桌上的水果盘与他获悉不久的"天机异兆"连成一线时,眼神不由蓦地一亮,一个清晰的推断便浮上来了:"盘上的'杨桃',即'杨逃'之意,当今皇帝不是姓'杨'吗?那'杨桃'岂非暗示当今的皇帝即将出逃而亡之意么?而'杨桃'剩下三个,其中一个已削其半,岂非二个半却尚剩二年半的国运吗?不得了!果然与吾所窥天象异兆不谋而合。这昆仑奴果然神机妙算之极!"

李淳风转念又暗道:"从那昆仑奴的口中,似乎已隐隐揭示一幅什么'图'上,有盘盛李子二十一个,与桌上的'李子'数目不谋而合,这又暗示什么?莫非此乃暗示'杨'之将败,'李'之将兴,而'李'姓日后将有二十一代帝皇国运么?嘿嘿!这与吾所见'杨花败李花开'之天象异兆,何其相似啊!看来天意已定,势无可挽回矣,吾又将如何自处呢?"

"李司天!好雅兴啊,竟于此单人独酌!怎的不请我萧某人陪饮一杯?"李淳风心神激荡之际,身前忽闻一声低叫,声音不紧不缓,不冷不热,十分诡秘,他抬头一看,不由微微一怔,暗道:此人怎的早不来迟不来,偏在此时出现吾之身旁?他难道一直暗中监视着我么?

李淳风向这人微一欠身 无奈地道: 原来是萧国师大人 大驾光临 李某人岂敢独酌?请,请坐。"

原来此人姓萧名吉,精于八卦奇门、神算法术,极得当今朝廷隋炀帝杨广的宠信,官拜三品大臣国师之位,朝中人人惧畏的萧吉萧国师大人。李淳风对萧吉亦绝不敢轻视,因为无论武功、玄术,萧吉均不在他李淳风之下,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萧国师比较,李淳风对功名利禄并不热衷,他崇尚的是"天机神算"这真才实学,不屑于与朝中趋炎附势的宠臣交往,甚至在当今隋炀帝杨广面前,亦不卑不亢,时以理抗辩,不得隋炀帝的欢心。出任朝廷至今只是官居六品的"司天监",比起萧吉的炙手可热,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就凭官位的高下,李淳风亦不能不向萧吉礼让。

萧吉竟然一反往日倨傲神气,向李淳风拱手道:"呵呵,李司天不嫌弃, 萧某这便叨扰啦!"他坐下,与李淳风酌饮起来。

三杯落肚,萧吉便忽然不经意的随口一句道:"呵呵!李司天一人便点 了满桌酒菜,绝非独酌!你请的贵客,怎的不辞而别呢?"

李淳风一听,心中不由一凛,他已断定。萧吉早就抵临此地,暗中监视

他与昆仑奴的动静,他此时突然现身相见,必定另有所图……李淳风微笑道:"呵呵!萧国师好犀利的目力啊!实不相瞒,在下他乡遇同宗之子,彼此既有同宗之谊,也就便相请一聚而已。但小兄弟忽有要事,已先行离去了!

萧吉微微冷笑道:"李司天!只怕是因'天机国运奥秘'之事吧?李司 天身为朝廷司天监,若有甚奥秘获悉,为甚不向皇上奏知?反而在此独酌沉 吟,难道李司天欲秘而不泄,隐瞒不奏吗?哼哼!"

李淳风心中又一凛,暗道。这姓萧的好厉害的目力,吾与昆仑奴的动静,竟被他捕捉住了!但未知他到底窥探到哪一层呢?李淳风心念电转,便呵呵一笑,道:"萧国师何出此言?"

萧吉微哼一声,道:"目下天机大势已生异动,李司天执掌司天监之职,相信决不会无动于衷吧?刚才吾但见李司天与那小子大谈什么'杨桃、李子'之秘,其中隐含之秘,李司天必已参透,为什么却秘而不宣呢?"

李淳风心中微微冷笑,暗道:姓萧的果然奸滑,竟欲于吾面前印证他必已获悉的"天机异兆"来了,更欲逼吾出面奏知皇帝,若皇帝一怒翻脸,降罪下来,我李淳风便成了他姓萧的替死鬼了。李淳风心念电转,于是便干脆来个装傻扮懵,呵呵笑道:"原来如此,倒教萧大人见笑了!在下刚才不过是谈论天下水果的优劣高下罢了!那香蕉、杨桃,既属岭南大佳果,与荔枝齐名,必有其过人之处,那苹果、李子,亦属此地名果,亦必有其优点。故此两相比较,试论其中的口味,如此而已,岂有他意?萧大人似乎太敏感了!"

萧吉一听,便知李淳风已决意隐而不泄,他脸色不由一沉,厉声道:"李司天!皇上待你不薄,任你司天监之要职,你既食朝廷俸禄,难道不知为皇上尽忠效力吗?可知欺君之罪弥大如天!"

李淳风却不为所动,依然从容地呵呵笑道:"萧大人言重了!吾道中人,首重推敲实证,确然断判,方可宣示。设若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便任意揣测忖会,误国误民,绝非吾道之正旨也。而若因此而危及天下黎民百姓,方是千古不赦的弥天罪孽呢!尚请萧大人明鉴。"

萧吉心中一阵怒火,他按捺不住,便欲发作,但忽然又眼珠一转,暗道: 这姓李的神通本事不下于我,若公然反脸,被他抢占先机,奏知皇上,占吾 头功,反为不美!便脸色一舒,亮出笑意,放缓口气道:"不错!不错!吾差点瞧差了,李司天原来尚坚守切勿误国误民的吾道宗旨,可敬可佩啊!吾方才听你与同宗小兄弟谈论天下水果之秘,深感其真知灼见,正欲与他一聚,未知李司天是否可未知他的去处呢?"

李淳风心中不由又一凛,暗道:这姓萧的知悉昆仑奴乃吾李姓同宗,便死攫住不放,莫非他已察悉那"天机异兆",欲行什么可怕图谋吗?若然如此,则天下势必难逃一场残酷浩劫矣!李淳风想到此点,不禁后悔自己不慎泄露了昆仑奴与他是同宗之秘,心道:莫说我不知道昆仑奴的去向,此子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如何知悉?就算真的知悉,又怎能告知你这可怕的朝廷宠臣萧国师!他心意已决,便呵呵笑道:"萧大人见笑了,吾那同宗小侄,不过是弱冠娃儿,顽皮胡闹而已,又怎值得萧大人如此费神查访呢?再说野娃儿自有野娃儿的去处,吾等成年人怎能知悉!不提也罢。"

李淳风说罢,便借机告说自己欲返司天监府有事办理,向萧吉告辞。 萧吉此时亦不加阻挠,和颜悦色地与李淳风拱手谢别。

萧吉离开富贵楼后,亦没有返回他的"国师府",而是径直向皇城疾速而去。萧吉有他自己的算计,他深知他目下的荣华富贵,皆是隋炀帝所赐,隋炀帝杨广的兴衰,亦即他萧吉的兴衰,他的运命已与杨广联成一体了。此若有关乎隋炀帝杨广运命兴衰的"天机兆",他萧吉又怎会坐视不理?

萧吉虽已获悉那可怕的"惊人异兆",他数日来四处查探,目的便是进行印证。而司天监李淳风,便是他首要的侦察目标,因为萧吉亦深知李淳风的"天机绝学"绝不在他萧吉之下,既然他已获悉那可怕的"天机异兆",那便绝难逃过李淳风的眼目了。他一连数日,派人秘密监视李淳风的动静,到今日他派出的探子终于回报,说李淳风在"富贵楼"正与一位"呆小子"饮酒密议,而且大谈其什么"杨桃、李子"等水果的奥秘。萧吉接报,便亲自赶来。不料他人尚在外面,忽觉眼前一花,一条轻灵如云烟的影子,已一划而过,眨眼便在远处消失不见了。萧吉进内时,便只见李淳风在里面单饮独酌,那"呆小子"已不见影踪了。

萧吉不肯放弃,在李淳风面前旁敲侧击,因为萧吉虽难对"呆小子"惊鸿一瞥,但那犹胜闪电的身法,已令萧吉惊骇不已,但感此人的武功之高,简直已入仙灵一类的境界,若此人精于"天机玄学",与李淳风联手,那便

将是他萧吉的最可怕劲敌了!因此萧吉非设法查探此人的来龙去脉不可。幸 而亦被他套出一点口风,知此人原来是李淳风的同宗子侄辈,亦即此人姓 "李",而且此人深晓天机奥秘,将是一位十分可怕的潜在对手!

终于,萧吉的主意打定了。那是一条抢占先机,既护住隋炀帝杨广的帝运,亦即保住他萧吉自己的荣华富贵,又可趁机铲除对他威胁最大的潜在强敌,鬼神莫测、一箭双雕的奇谋妙策。至于是否因此而煽起民间、江湖中的腥风血雨,这便绝非萧吉所顾及的了!此时,萧吉便正急急地赶赴皇城宫中,向隋炀帝杨广面奏,以便实施他这条"一箭双雕"的惊天妙计。



隋炀帝杨广自阴谋害兄杀父夺得帝位,高踞龙座已达十二年又六个月, 他此时已抵四十七的晚年关口。

在位十二年又六个月中,隋炀帝杨广果然不愧践行了他最初的豪言壮语:"朕要享遍天下美女,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早已极尽奢华淫乐,把其父杨坚创下的江山和财富,挥霍摧残殆尽了。

此际,他犹在后宫淫乐。这是杨广,亦即皇后娘娘萧氏的正宫寝殿。由于昨晚一夜荒淫,杨广直到此时近午时分,仍在元龙高卧,至于皇帝的每日例行公事——早朝,杨广早就置诸脑后很久了。寝宫中非常奇特,并排放了两张可容十人并卧的巨型龙床。正宫娘娘萧后睡在一张龙床边,她此时虽然已早醒了,但仍不敢起来,一丝不挂的光裸玉体,缩在凤被下面,静静地一动不动,只有眼线不时向另一龙床瞟一下,神色十分复杂,哀、怨、醋、惶、惊、恐六味俱全。

另一张巨型龙床上,场面更为艳异诡秘。一幅庞大的龙凤锦被下面,并列排了七具人体,正中的是隋炀帝杨广,左右各三是六位高丽国掳来的美女,昨晚便是由这六位高丽国的美女"侍寝",接受隋炀帝杨广的"宠幸",正宫娘娘萧后则负责"临场指导",事毕之后,萧后便自动"退位",返回另一张龙床上去,以免有损皇帝的"雨露皇恩"。也许是昨晚的"皇恩雨露"太"浩荡"了,因此直到此时近午时分,隋炀帝与六位高丽国美女,尚在梦乡沉睡。

萧吉恰于此际赶抵正宫娘娘萧后的寝宫门外。近午时分,阳光正中照下,宏华的宫殿一派金碧辉煌。

萧吉远远凝望,心中便不由一动,暗道:隋宫恰值最金光灿烂之时,吾恰于此际赶至,莫非预兆吾尚可保住大隋皇帝之荣华富贵么?他心中兴奋,不由加快了脚步。萧吉抵正宫殿门前,却立刻被宫内侍御史即皇帝身边的太监总管,阻挡住去路,连声道:"萧国师且慢,此时不宜内进也,

萧吉不太高兴,微哼一声道:"吾有皇上御赐谒皇金牌,随时皆可谒见皇上,你敢阻吾去路吗?"

侍御史亦知萧吉极得隋炀帝杨广的宠信,平日只要是他求见,无不召入 宫中太监亦从不敢阻拦。但此时他却不敢疏忽大意 连忙向萧吉赔笑道:"萧国师请少安毋躁!事因皇上尚在酣睡,不敢打扰,务请萧国师稍待片刻!

不料就在此时,一名皇帝身边贴身侍寝小太监匆忙奔出,对侍御史低声 急道:"皇上有旨,速传国师萧吉进宫参见,快!皇上似十分惊慌呢!

萧吉功力甚高,小太监的话,竟被他一一听清,他不由自负地大笑道: "如何?看你尚敢阻拦吾进宫么!"话音未落,他已大步向宫内走去了。

原来隋炀帝杨广,昨晚临幸正宫萧后娘娘的寝宫。萧后为讨杨广的欢心,特意把六名高丽国掳来的美女,先私下教授"侍寝秘法",安排入宿正宫,以便取悦杨广的淫欲怪趣。

隋帝杨广进了萧后的寝宫,萧后摒退宫女、太监出外,玉手轻轻一拍,立刻便有六位身上一丝不挂的绝世美女,艳体摇曳,漫舞而近,把隋炀帝拱云托月地捧上巨型大龙床去 杨广大乐 不想冷落了萧后 便令她亦脱解'凤衣"同上大龙床作乐。

这一夜也许是太疯狂了,因此隋炀帝直到日上三竿,仍在酣睡。忽然,他惊慌地大叫一声,猛地坐起,掀掉了大龙凤锦被,那六位赤身裸体的高丽国美女,羞怯惊恐地缩作一团,杨广也无心去理会,一叠连声叫道:"快!快传朕旨意!召国师萧吉入宫见朕!

很快,萧吉便进入偏殿见驾来了。他但见隋炀帝杨广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样,也不敢询问,先向他跪拜请安。

隋炀帝杨广也不待萧吉拜毕,便猛地向他招手道:"此处并非廷上,国师不必行此大礼,快近前来,朕有事询问!"萧吉一听,连忙一跃而起,双脚一滑,便挨到隋炀帝的近旁,轻声道:"皇上向臣打听什么?"

隋炀帝杨广心犹有余悸,他长长地吐了口气,才勉强按捺住心中的惊慌,也不管帝皇应有的威仪,伸手一按胸口,失声道:"国师啊!那梦境可把朕吓煞了!

萧吉忙道:"皇上,是甚梦境?能告知臣么?"

隋炀帝杨广又吐了口气,犹带惊慌的道:"朕于酣睡中,忽觉独立站于城楼上,向四处眺望,见江山辉煌灿烂,皆于朕脚下生采,正大感欢悦。不料就在此时,朕但听城楼上空传下一声刺人心魄的啸鸣,抬眼一看,便见到一幅十分可怕的怪象……"杨广说至此处,不禁倒抽了口冷气,似乎他直到此刻仍心有余悸。

萧吉见状,忙道:"皇上,是甚怪象?且说出来,待臣替皇上参详。"

隋炀帝杨广抽了口冷气,道:"朕见城楼之上,忽地长出两棵大树,树上结果累累,不知其数。朕正惊疑间,树上之果,忽然射出无数股水箭,落到城楼上面,眨眼便汇成一股澎湃洪流,不可抵挡!朕根本无法走避,便被这股可怕的洪流冲卷而去!朕身漂如浮,悬于虚空,下面是大好锦绣河山,自忖这一跌下,必粉身碎骨,朕吓得大叫而起,便清醒过来了!虽然是梦境,但十分真切,如今犹历历如临其境,当真十分可怕!你快替朕参详透彻,此梦到底是甚警兆?不得有半点虚言!

萧吉一听,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皇上的梦境不料与吾所窥之"天象异兆"如此相似!由此足证,隋朝国运,的确面临一场可怕的"天机逆变"了!转念又暗道:吾之运命与杨氏朝廷已联成一体,彼衰则吾衰,彼荣则吾荣,我萧吉又怎可轻视不理?嘿嘿,为求达到目的也要不择手段,看来只得吾拼将遭受天谴,亦要将此天机大势逆转了!

萧吉心念电转,主意已决。他忽地微叹口气,道:"皇上,此梦果然非同小可,乃天机之一大警兆!"

隋炀帝杨广大惊道: "是甚警兆?萧国师快告朕知!

萧吉道:"水淹城楼,乃都城遭凶危之象;而凶危之源,便是城楼上的两棵大树之无数结果也!若不加消弭,则只恐国运将变矣!"

隋炀帝杨广十分宠信萧吉,自然十分信任他的天机神算本领,他一听便不由惊慌,手足无措,厉声道:"既是先兆,国师有何妙法加以消弭?又如何消弭!

萧吉微微一笑,从容地道:"皇上勿忧,臣已有计策应付。先兆既源于城楼二棵大树所结之果,凶器是'洪水',那便须从这两点上推算。树乃木也,树上之果,亦即'木之子'也,而'木'上'子'下,不正是一个'李,字么?由此推知,凶兆之源,乃李姓之人也。又其凶器乃'洪水',即其名

号必带'水旁'。皇上之梦,已足证无疑也。而且臣于数日前,亦会窥悉天 象异兆,与皇上所梦之意,竟不谋而合……"

杨广听得连连点头,十分入神,此时见萧吉一顿,欲言又止,不由急道: "是甚天象异兆,快奏朕知!"

萧吉沉吟道:"臣夜观天象,但见彗星起于都城之东,头部直犯帝都,腹部枕于华岳,脚则踏东面一参天巨树之巅。树乃'木'之象也,按五行之数,本朝属'土'而'木能克土'皆属不利于本朝之天象异兆臣经仔细考证,已有决断,正欲面奏皇上知悉。"

隋炀帝一听,不由勃然大怒道:"木之子果然乃'李'姓之人,国师所见彗星起于树巅,犯朕帝都,可知亦与'木'有关,亦即与'李'姓之人有莫大干系!难怪朕曾听闻,民间有'杨花败,李花开'之歌谣矣!哼哼,朕之江山岂容李姓之人轻易动摇!卿有何妙策应之?"

萧吉也不明说,只微笑道:"皇上圣明,当知天机大势虽已演变,但亦可以'彼消此长'之妙法消弭祸患啊!"

萧吉的暗示已明白不过了,隋炀帝杨广沉迷酒色之余偶尔清醒,却十分聪明,他此时被那可怕梦兆吓醒,萧吉的暗示,他便立刻心动了。只见他微哼一声道:"朕明白了!朕即下旨,把天下凡姓李之人,一律处死!哼哼,朕且看他'李花'如何'开花结果'萧国师 这大可称为'彼消此长'了吧?"

萧吉一听,却不由暗暗叫苦,心道:这皇帝果然心狠手辣,比吾之计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李"乃天下五大姓之一,杀尽天下李姓之人,涉及其数只怕不下百万之众,而其中的"祸根"却仅只数人,要百万之众给一人陪葬,这连吾亦决不敢为也!萧吉倒并非悲天悯人,而是他既精通天机玄学之道,自然知道"血煞逆天"的势格,百万人的"血煞之火",只怕他尚未以"人谋"去替大隋国运"逆转天机",而大隋朝廷便被"血煞之火"烧毁殆尽矣!

萧吉不由苦笑道:"皇上,陈、李、张、黄、何,乃天下五大姓也,其一姓人数足达百万之众,若杀戮以绝,则恐怕血煞之气太重,对皇上的根基国运反为不美也。"

隋炀帝杨广自认是惜玉怜花之人,他一听便笑道:"朕乃一国之君,天 下人皆朕之奴仆,杀数百万人以稳朕之根基,有甚要紧?但国师既有血煞之 气不利于朕之说,朕便格外施恩,料李姓中人,只有男性有作反之能,女子 乃花玉之体,朕素惜而怜之,不忍杀戮,不如赦免李姓之女子吧!但凡属李 姓男子,须一律处死,以除后患!朕如此处置,总算格外施仁了吧?"

萧吉见隋炀帝如此狠绝,决意要杀绝天下李姓之男了,虽然对李姓女子加以赦免,但男子不在,女子焉存?除了极少数充为官奴宫婢外,多半亦难逃一死。他不由微微一怔,心道:就算如此,其所激发的"血煞之气",亦足动摇大隋朝廷的根基矣!萧吉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便势必要力挽狂澜,逆反天机,以保住大隋朝廷,以及保住这沉迷酒色的皇帝运命!萧吉心念电转,终于决然地打定了主意。

只见他忽然向隋炀帝杨广跪拜道:"皇上,此事请由臣单独处置,臣自 会把握其中的分寸矣,一切决不会令皇上失望便是!

隋炀帝杨广一听,大喜道:"好,好极了!有国师替朕办事,朕便高枕 无忧了!朕这便赐你上方宝剑,调动朝廷兵马,人力物力,概由你方便行事 罢了!"

萧吉等的便是杨广的这话儿,他又知杨广多疑善变,便连忙叩谢道: "是!臣萧吉遵命!臣不欲此事外泄,请皇上就便赐剑,方便臣秘密行事。"

杨广心中正余悸未消,听萧吉如此奏请,果然毫不犹豫,立刻传侍御史取来"上方宝剑",即席赐于萧吉,并下旨道:"朕再秘密下旨各府州县,见上方宝剑如见朕,任国师先斩后奏,全权处置!望国师莫负朕之厚望,速速办妥事,朕便安心无忧矣!

萧吉拜辞隋炀帝,出宫而去。他身怀皇帝御赐的"上方宝剑",除了皇帝本人外,朝中大臣皆可"先斩后奏",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手操的生杀大权,甚至连当朝宰相大臣亦畏其三分了。萧吉心中十分得意,暗道:有皇帝的"密旨",更有这件御赐"宝贝",朝廷兵马,猛将高手,任吾调遣,天下各府州县亦俯首听令,如皇帝驾临,呵呵,还愁吾之一箭双雕大计不成么!萧吉十分得意,赶着去朝廷兵部拣选他所需的猛将高手去了。

隋炀帝眼见有萧吉为他的江山国运分忧,心中这才宽慰了一点。他返回皇后正宫,见萧后正对镜梳妆,铜镜中反射出萧后美艳绝伦的花容,令人目视而心旌摇荡。杨广面对如此绝色美人,猛地又忆起昨晚的可怕梦境,不由伸手摸着头,喃喃地叹道:"好头!好头!但不知他日谁将此好头割去呢?"

萧后原是后梁明帝萧岿的女儿 天生丽质 艳绝人寰 初嫁杨广为王妃,杨广篡位为帝,萧后便贵封为皇后。她此时虽已年近四十,但风姿犹胜二八佳人,她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不得不拼命讨杨广的欢心,为他的淫欲出谋献策。杨广也投桃报李,一直不肯冷落了萧后。此时,杨广叹息着,他的手也不规矩起来,从后面一抄,伸入了萧后丰盈的胸腹间。

萧后听杨广叹气,本已搜索枯肠,欲逗他开怀,此时见杨广淫兴大发, 便连忙含笑道:"皇上,妾自知齿朽貌残,不敢有劳皇上施恩。妾且引领皇 上到迷楼一游,必可令皇上舒怀解忧。"

杨广大喜道:"皇后真知朕心意啊!事不宜迟,便请皇后引路吧!

原来隋榻中的这座"迷楼",是萧后别出心裁出的主意,她先令巧匠项升画好图样,再由她审改,最后交由项升督建,建成之日,项升亦因此而被封为工部侍郎,即在朝中负责营建宫室的大臣。萧后又把十数美人,分配入住迷楼,再选民间童女三千,入迷楼充作宫女,至此,迷楼这才色艺兼备,迷楼落成是数日前的事,隋炀帝杨广亦尚未来得及游赏,因此萧后提议,立刻便令杨广心摇魂荡了。

当下萧后亲自导引,进入迷楼的范围。隋炀帝杨广远远望去,但见楼阁参差,轩窗掩映,有的斜露几曲朱栏,有的微窥见一带绣幕,珠光玉色,与日月争辉。

杨广不由神往道:"单看外表,便觉其光怪陆离,果然是匠心独运,十 分精彩!

萧后笑道:"早哩!皇上所见的仅是外表而已,呆会儿皇上便有'不识迷楼真面目,只因身在迷楼中'之慨啦。"

萧后引导杨广,进入门内,逐层游赏,当中一座正殿,画栋雕梁,十分华丽。上到楼上 只见幽房秘室 錯杂相间 令人目不暇接 真是万折千回,前遮后映,步步引人入胜景,令人匪夷所思,又见玉栏朱槛,互相连接,重门复户,巧合回环。明看是前轩,几下转弯,却在后院。身在外廊,稍微环绕,已在房内,这儿是金龙绕栋,那边是玉兽卫门,这里是锁寓衔月,那处是珠屏迎风。

隋炀帝东张四望,直弄得目眩神迷,已不知身在何处,不由叹道:"皇后心思,巧夺天工!想那仙人洞府,也不外如是罢了!

萧后笑道"皇上尚有幽秘房室 皇上尚未游赏。"隋炀帝大喜道"如此,请皇后快引朕前去!

萧后在前引路,左一穿,右一转,果见更为奇特的秘处,行到后来,似是山穷水尽,不知如何一曲,又露出一条狭路,从狭路走过去,便豁然开朗,间有几间琼室瑶阶,真个是柳暗花明,别有洞天。

隋炀帝大喜道:"此楼曲折迷奇,不但世人至此,沉迷不知路径,就算神仙至此,只怕亦被它所迷也!果然不愧为迷楼之名!

萧后神秘地笑道:"如此仙境,若缺仙女,皇上是否心有所憾呢?"

隋炀帝呵呵笑道:"皇后真乃朕知心人也!快引朕前去与仙女相见!

萧后道: "臣妾早已为皇上安排妥当啦!

原来萧后特地在迷楼上面,设了四大营帐,逐帐赐名,第一帐叫"散春愁"第二帐叫"醉忘归"第三帐叫"夜酣香"第四帐叫"延秋月"即其春夏秋冬、白天黑夜皆可欢乐之意。每一帐中设美女数十,皆美艳绝伦的人间仙女。

隋炀帝杨广先进入第一帐"散春愁",他立刻眼神一亮,心中的余悸遗愁,立刻便烟消云散了,原来帐内"仙女"数十,一律以薄纱为衣,薄纱透体,玉体玲珑浮凸,仙香玉体,尽收眼底。众裸仙玉女,或坐或卧,或歌或舞,妙乐仙音,缭于耳际,隋炀帝神摇魂荡,早已按捺不住,一手拽了萧后,便扑入"裸仙玉女"群中,疯狂地淫乐起来,简直不知人间何世。

隋炀帝杨广,狂欢之余,又感每日上迷楼,十分费力,便令人为他设计一个代步器具。项升命人苦思构造,终向杨广献上一车,下面架着双轮,左右暗藏机关,可上可下,登楼入阁,如行平地,更妙的是若把美女置于车上,机关发动,美女四肢即被锁住,仰身而卧,双腿分开,任杨广为所欲为,肆意"宠幸"。隋炀帝特别喜欢"宠幸"美女,有了此车,真如虎添翼,狂态毕呈,他大喜之下,竟下旨封此车为"任意王车",竟即可供他为所欲为。又由于此车的身份是"王",因此丞相大臣见了,必须跪拜行礼。

自此之后,隋炀帝便长时在迷楼中度日,朝中的所有政务,均交由他的 奸佞之臣,如丞相裴矩,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 光禄大夫郭衍等人肆意妄为,他自己则乐得每日醉迷。

一天,隋炀帝与萧后一道,进入迷楼中的一座秘室。到了门外,早有宫

女引导几位美人前来跪接。杨广与萧后走进去,却见有两位绝色美人正在下棋,一个神情恬淡,一位娇娇憨笑。见隋炀帝和皇后驾临,连忙离座叩拜。

杨广见二人甚为面生,又别有风韵,心中不由大喜,问了姓氏,原来神情恬淡的美人姓赵,娇娇憨笑的美人姓钱。杨广的棋艺不差,一见便心痒了,要赵美人陪他即席下棋。

杨广见赵美人布局平平无奇,并不以为意,随手下子,并未加深思,还 不时转身与憨笑连连的钱美人调笑,钱美人一面憨态可掬,一面抚弄怀中的 宠物波斯猫儿。

棋人中局,杨广这才猛地发现赵氏原来故布陷阱,自己的局势不妙,不 得不竭尽神思,趁对方偶尔疏忽,挽回劣势,打成和局。

杨广不服气,与赵氏续下第二盘,这一局杨广全神贯注,深思一番才下 一子,但不料赵氏的棋艺也非同小可,不久就把杨广置于绝境了。

杨广的眉头紧皱,他素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负,若此时败在一位美人手下,他便觉得深受伤害,说不定会翻脸无情,甚至寻机杀人了。

萧后深知杨广的脾性,她惟恐惹怒了这位阴狠无常的君皇,便连忙向抚 弄波斯猫的钱美人打了个眼色,一面又故意逗笑_{道:}"皇上频频目视赵美人, 赵美人的力气真大哩!"

杨广不由抬头道:"皇后,何以见得?"

萧后笑道:"若非赵美人有力气,怎能引得天龙频抬龙头呢?"说罢先 就大笑。

众宫女美人亦大笑,钱美人更笑得前仰后合,怀中的波斯猫突然跳出, 跳上棋盘,把棋局弄乱了。

萧后连忙笑道:"可惜一场龙凤之斗,却被假虎杀乱了!"

杨广正没处下台,一听便大喜道:"皇后之言美哉!美人亦不愧女中棋手也!"

他下旨重赏赵、钱两美人,又把二人召到自己的身前,一左一右抱住了, 便不规矩起来。

萧后见状,便对杨广道:"赵美人十七岁了,两年前进宫,皇上宠幸过一次,钱美人十五岁,刚进宫一月,尚是完璧处子,皇上可要温柔待之啊!" 说罢,萧后便欲离去。 杨广笑道:"皇后且慢,有你在旁,增添无限乐趣,何不留下来,与朕 一龙三凤快活呢?"

萧后笑道:"妾身已沐龙恩雨露多年,不敢再耗龙体元神了!待臣妾四 处巡察,好叫皇上安寝无忧吧!"

杨广一听,亦不再挽留,笑道:"贤哉吾后!真知吾心也!"

赵、钱两美人送萧后出去,返回时,杨广已宽去外衣,把赵美人拖入怀中,坐于膝上,肆意抚弄起来,把赵美人弄得娇吟连连,俏眼也睁不开了,接着又把钱美人拉过来,坐于右膝,左右伸手,把两位美人弄得娇喘连声。

赵美人事先已得萧后吩咐,说杨广喜欢完璧处子,她十分知趣,先从杨 广的怀中溜了下来,把钱美人的衣饰脱光,送入帐中。然后再替杨广宽衣, 扶上龙床。赵美人自己也脱光衣服,钻入帐中,替杨广和钱美人推波助兴。 杨广但感畅快无比,快活犹胜天上神仙。

此时,萧后留在外面,率宫女、侍卫四处巡查,惟恐惊扰了杨广的兴致。 萧后率宫女、侍卫一路巡查,迷楼四周一片宁静,只有地上的明珠光壁, 与上空的朗月相互辉映。

萧后心中稍宽,但另一种酸溜溜的味道却袭上心头,她明知夫君此刻与两位美人恣意淫乐,快活如仙,但她这位皇后,却要替夫君把门守夜,为的是怕惊扰了夫君与别的女子欢乐的兴致!哎,哀家这个皇后当得也算委屈婉转的了!萧后心中不由幽幽地微叹了一声。

就在此时,萧后忽感眼前灰光一闪,似有一物形如灵猫掠过,她十分惊 疑连忙揉了揉眼睛,细看时却什么也见不到了,迷楼四周的亭台楼阁,依然 一片迷幻宁静。

萧后心中十分惊慌,她深知那掠过的灰光,绝非灵猫,因为灵猫的身影决没有灰光一般的狭长,因此与其说是猫儿,不如说是人的身影更为贴切,但这样下来,却更令人惊骇,因为人毕竟是人,怎会有此如仙如鬼幻的身法?莫非是鬼物作祟吗?

想到此点,萧后不由一阵颤抖,因为近日朝野发生的怪事实在太多了,萧后的胞弟身居国舅身份,朝野内外发生的事,萧后亦获悉不少。

长安城脚 渭水河中 有童声尖锐 叫个不停:白绫……白绫……"官府派人下水搜索,但见水中现出一个三尺孩童,竟然无头而立,那叫声竟是

从他的肚脐中发出来的!欲把他捉住,却只见他一晃,化作一幅形如白绫布似的东西,如白浪翻滚而去。

京师城都,骊山林中,有万鸟齐集,鼓翼抚胸,鸣声震天,道:"降新帝······降新帝····.."

京都城郊,城墙数处忽然无端崩塌,城中有井喷出红雾弥天,泥地呈血红而黑毛生于上面,飓风骤起,独把城中的"朱雀门"拔掉而去,有人见一尾青色之龙,潜出城东门,夜遁而去。

深宫禁苑也绝不宁静,隋炀帝杨广一天夜里,突见漫山遍野的白衣人把他团团缠住,无法脱身。又一夜,杨广夜中出宫,突见一头巨鼠在他身前窜过,忽然一道白光从天而降,把巨鼠劈为两截,巨鼠身首异处,各自跳跃而逃。有一次隋炀帝杨广与萧后饮酒时,杯中美酒,忽然化作浓浓的鲜血!为此,杨广下旨把宫女杀了近百人,但怪事依然频频不息。

这一切,均牢牢缠绕于萧后的脑际,无论如何挥之不去。此时她忽地意识怪事又可能发生,惊扰了杨广的"好梦",又不知要杀多少人头了!萧后虽然极力讨好杨广的欢心,但她心性倒也平和,她既从未杀过宫中任何一人,也曾在杨广的盛怒中救回不少美人妃嫔的生命。

萧后心中念转,便连忙吩咐她身边的宫中侍卫道:"汝等速去皇上寝息之楼,四面把守,不许惊扰皇上,更不准把此怪兆泄漏出去!否则必惹皇上大动杀机矣,汝等快去吧!

她身边的宫中侍卫一听,均暗暗感激萧后的用心,她如此安排,正是为了保住尔等的人头呢。不然若被杨广知悉,首先杀的,必定是这一班宫中侍卫,因为杨广对女子偶尔尚有"惜玉怜香"之心,但对男子却决杀而毫不手软。护国公杨素,亲手把杨广扶上帝位,但因阻挠杨广的淫乱,亦被杨广痛恨。在杨素死后,杨广恨恨地咒骂若非杨素早死,他便要灭杨素九族呢!因此众侍卫一听,便连忙向萧后拜谢,然后奔向杨广正淫乐之楼,四面严守了。

萧后身边,只剩下四名弱质宫女。宫女慌道:"娘娘,把侍卫皆遗去保护皇上,万一有险,娘娘如何是好呢?"

萧后微微叹口气,道:"哀家遇点凶险亦不要紧,只要能保住千百颗侍卫人头,免增杀戮之事,哀家便心无所憾了!汝等既然畏怯,便随哀家返寝楼歇息去吧……"

萧后话音未落,耳际忽地钻入一缕十分悦耳的声音:"很好!身为一国之后,尚能体察下人,力减昏君杀戮之祸。可惜萤末之光怎能冲破天机网罗?天机大势,又岂能以人力挽回哉!"这声音含意十分深刻,又来得十分奇特。

萧后不由失声叫道:"你……你到底是人是鬼?是仙是神?为什么不肯现身,正面与哀家相见?只怕因此惊扰了皇上,徒增一场杀戮啊!"萧后失声叫时,耳际忽然又响起那声音道:"欲知究竟,何不屏退左右?你非夭折之命,不必惧怕什么。"

萧后一听,瞥一眼身边的四名宫女,只见她们神色未变,只是急欲返回寝楼,便知那"声音"只有她一人听得到了,心中不由已添了几分惊奇。她想了想,果然向四名宫女摆一摆手,轻声道:"哀家欲在此静思,汝等先返寝楼歇息去吧!"

四名宫女一听,虽不敢抛下萧后单独在此,但她令旨既下,且神态十分 坚决,便不敢违逆,向萧后拜辞道:"娘娘请小心保重,稍待即回,万一有 甚差池,奴婢担待不起啊!"

萧后含笑道:"汝等放心回楼去吧, 哀家自会安然无恙。"

四名宫女无奈,只好先行离开,但也不敢真的返寝楼歇息,只离了百丈远,便悄悄地停了下来,在一个亭阁上守候,以便万一萧后有甚凶险,及时传报侍卫救应。四名宫女心中虽然惊恐,但这是关乎脑袋生命的职责,又怎敢有丝毫的疏忽。

四名宫女刚离开不到二十丈远,萧后但感眼前一花,月夜之中,已落下一条灰色身影,与她相距不足三尺,这等如仙如幻的身法,连近在咫尺的萧后亦无法事先觉察,相距已达二三十丈的宫女,便更茫然不知身后事了。

萧后凝神定睛一看,这才瞧清眼前的灰影,原来竟是一位年仅弱冠的大男娃儿,他身穿一套灰旧的土布粗衣,形如乡间的穷家子弟,但眼睛却异常晶亮,竟可于黑暗中灼灼生光,再加上他那如仙如幻的身法,那直钻耳际,只供她一人听闻的"发音",萧后心中虽然惊骇,但却半点不敢轻视眼前这"穷家小子"!她连忙向这"穷家小子"欠一欠身,轻声道:"小哥儿到底是谁?是朝中大臣的公子少爷伪装么?又为甚深夜入此迷楼禁地?知否这会引致一场残酷的杀戮吗?"

这"土布粗衣,眼睛晶亮"的"小哥儿"忽地淡淡一笑,道:"天机杀戮已起,又岂在乎吾是否引致?吾已知你乃皇后身份,长伴当今帝王身边,必目睹种种天机异兆,难道尚不明白其中的隐意么?"

萧后一听,越发断定这"小哥儿"的来历不凡了,因为她所知所睹的恐怖怪兆,早已令她日夜苦思,寝食难安了,她也来不及打探他的姓名来历,迫不及待地连忙道:"小哥儿原来身负神算绝技,可否替哀家测释那等恐怖怪兆?为甚京郊渭河,有无头婴孩,肚呼'白绫',忽然又化'白绫波浪',翻滚而去呢?"

"小哥儿"微一沉吟 即断然的道"无头婴孩 肚呼'白绫'又化'白绫'而去,此即预示主宰当今国运之人,日后必被白绫之物夺其生命也!

萧后一听,不由大惊道:"那谁是主宰当今国运之人呢?尚请小哥儿见告,好令其有所防范。"

"小哥儿"不由呵呵笑道:"天机大势已在演行,又岂是人谋所能逆转?皇后娘娘也未免太天真了。"

萧后心性柔和 见"小哥儿"不肯相告 便不敢勉强 转而又问道"那京郊城外,骊山林中,有万鸟齐鸣:'降新帝!降新帝!'又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当今圣上,快传位于当今太子之兆么?"

太子杨昭,是萧后与杨广所生的长子,此时已立为太子多年,萧后因此 承望己子早日继位。

不料"小哥儿"一听,又呵呵笑道:"旧的不去,新的何降,此乃新旧交替之先兆,皇后又何必多问哉!"

萧后心中突然一跳,虽已感"天兆"不妙,但又不敢索问下去,无奈又道"那小哥儿啊 京城中城墙无故自塌 有井冒红雾 飓风拔掉'朱雀门',青色之龙潜出城外,夜遁而去,这些又是什么征兆呢?"

"小哥儿"一听,目中精光强烈闪烁,似在思忖什么,然后才断然地道: "朱雀乃主南方,朱雀门被飓风所拔,亦即当今国运因南方之事而招衰败,青 龙主东方,青龙遁出京城,则预兆当今国运气数已尽,且已移往东方而去也, 皇后日后细思自会明白。"

萧后自幼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天象有"南宫朱雀、东宫青龙"之说,她因此心中已若有所悟,只是不敢亦不愿过分索明罢了。她不由微叹口气,又

无奈地道:"小哥儿原来精于天机奇学,令人佩服。但宫中怪兆,如皇上曾目睹巨鼠被闪电击为身首异处,哀家与皇上所饮之酒,忽然化作鲜红血水,此乃哀家亲眼目睹,决无差错!这,这又预兆什么呢?"

"小哥儿"一听,视线蓦地一抬,目中精光灼灼,转向静谧穹苍,凝视片刻,忽然微叹口气,似向萧后示警,又似自言自语地道:"若有所见,必有所隐喻,亦必有因!今所见之物,乃他日所历之结果也,荼毒天下,令百姓竞相自食同类,鸟啄人肠,衔挂枯枝,此情此景,人神共怒,杯中美酒,化为血水,岂非暗喻,目下手握百姓黎民生死之人,所喝所饮,皆天下苍生鲜血吗?"

萧后心中如遭电殛,她不由身一抖。因为她自然明白"小哥儿"言中的可怕含意,萧后心中挣扎了好一会儿,才失声地喃喃道:"天啊!当今圣上或有失德之处,但他毕竟身属杨氏皇族血脉,难道其祖宗龙气,亦不能替他挡煞,护其根基么?他好歹也是真命天子啊!这一切难道不可以人谋逆转吗?""小哥儿"此时并没答话,萧后言中之意,似已引起他的心思。他默默沉思了一会,才忽地微笑道:"不错!不错!父子同属一脉,其祖宗地脉亦属同源,为甚其父如此精明强干,其子却如此腐败昏淫呢?其中必隐伏莫大玄机奥秘,我又岂能错失此印证良机啊!去!去!去!且去探索吧!

萧后一听,心中一动,希望油然而生,她不惜纡尊降贵,向这"土布粗衣、穷家子弟"的小哥儿欠身为礼,求道:"小哥儿,哀家有事相求,尚请答允,事成之日,哀家必然荣华富贵相赠。"

"小哥儿"一听,淡然一笑道:"皇后有何事求我?"

萧后忙道:"据小哥儿刚才所断,哀家怀疑,当今圣上的祖宗地脉,其风水必有甚不妥,因此才令圣上与高祖性格有所如此迥异,哀家请小哥儿代为勘察皇陵,以改其弊,匡扶皇上回复清明好么?"萧后一顿,也不待"小哥儿"答应,便随即道:"好教小哥儿知悉,当今圣上的祖陵坐落于岐山,与周朝圣陵同出一脉,其父高祖皇帝之陵,则位于武功郡武功山也。皇陵戒备森严,等闲不得擅闯,若小哥儿答应代为勘察匡正,哀家当替你向皇上求一圣旨,让你自由出入,日后事成,亦必令小哥儿你享尽荣华富贵。"

"小哥儿"一听却不由哈哈大笑道:吾视荣华富贵如流水眨眼逝去如斯,天下之大,吾何处不可往?何处不可去?深宫禁苑,神幻迷楼,吾亦

可来去自如,又岂会被区区皇陵所困阻也!探索皇陵地脉,其中所隐奥秘,乃吾之心愿,非因皇后所求。"话音未落,"小哥儿"的身影一晃,已不知所终。

萧后急道"那小哥儿——少侠欲求什么, 哀家无不答允!

一缕十分好听的声音 如锥一般钻入萧后的耳际":呵呵 吾之求啊 尚求什么?乃寻出真正的'恶鸦饿狼',深宫禁苑一游,吾已尽悟,尚求什么?吾或有所求,乃求世间不再出现'鸟吸人肠,衔挂枯枝'的惨象罢了。"

萧后一听,知以荣华富贵诱此人为朝廷效力已决计不能了,而且当今国 运似乎亦届剧变之期,自己既是朝廷的皇后,日后不知遭何命运,萧后心中 惴惴不安,急道:"然则哀家自问平生未沾一点血腥之气,他日的命运又将 如何结局呢?"

耳际的声音又钻入道:"皇后唇红齿白发乌,眼长眉秀指尖,且行缓正而不摇,神清而气和,当非夭折之相,因此遏止磨劫,尚可保长寿之命,但这祸中福所伏,福中祸所倚,一切且小心在意吧!"

萧后耳际的声音戛然而止,再无半点声息了。萧后知道"小哥儿"已远去无踪,对他这种来去如仙的身手,她不禁骇然,暗道:假若此人心性奸恶,欲于深宫禁苑取人生命简直易如反掌,天下之大,藏龙卧虎,不知隐伏多少高人异士呢,可惜皇上只宠信那等求荣献媚阿谀奉承之辈,这天下才落得如此动荡不靖,哎!看来这"小哥儿"所言不差,天运如此,吾亦惟有自求多福矣!

自这一晚与那"小哥儿"偶尔相遇后,萧后果然便开始暗暗为自己安排 退路,她极力怂恿隋炀帝杨广,把她的亲生女儿义成公主,嫁人突厥的疾毕 可汗为妻,为自己日后伏下一处归宿。这是后话,下文自有述及。



就在萧后怔怔地返回她的寝楼时,那"小哥儿"却已如风飘逸,身法十分灵幻地越出深宫禁地迷楼而去,他刚穿出一座回廊,正要掠进一片柳林,柳林后面,便是皇宫的御花园,御花园后面不远,便是脱离皇城范围的长安城民居地了。

就在此时,浓密的柳林阴影中,突地并排射出四人,快如闪电光划,于半空中四条身影又骤分四方,把"小哥儿"围困于核心中了。这几下动作,虽不及"小哥儿"的灵幻,但速度却绝对不相伯仲,因此"小哥儿"尚未来得及有所反应,便被四条身影牢牢地堵住去路。

"嘿嘿!姓李的小子,你以为深宫禁地,真的可以容你来去自如吗?你未免把朝廷皇宫的禁卫瞧轻了,哼!""小哥儿"正面的身影,阴恻恻地冷笑一声道。

"小哥儿"也没什么惊慌的表示,只是微感奇怪地笑道":噢 这位大哥,你怎知我是姓李的小子?"

那阴恻恻冷笑的"大哥"道:"哼!吾自然知道,不但如此,吾尚知你叫'李昆仑',另名'昆仑奴'呢!嘿嘿嘿,小子,你又知吾是谁?"

"小哥儿"原来果然是不知天高地厚,为追索真正的吃人"恶鸦饿狼",竟孤身独闯皇宫禁地的李昆仑——昆仑奴。只见昆仑奴也不否认,反而笑道:"这位大哥说话怎的老是'哼哼嘿嘿'?我知古时商纣王有二位助虐的大将,叫'哼哈二将',却从未听说当世有皇帝老子的'哼嘿帮凶'啊!你到底是谁?"

"阴恻恻冷笑的大哥"并不知昆仑奴毫无心机,他所说的,不过是他娘亲燕红玉传授的历史掌故,因与眼前之人之事十分相似,便坦然道出而已。因此不由心中一阵羞怒,杀机亦陡炽,冷笑一声道:"你这小子,简直不知死活,在吾面前以这等语气说话之人,早已不存在了,吾便是当朝国师萧吉是也,好教小子你死得瞑目。"原来他便是极受隋炀帝宠信的国师萧吉大人。

萧吉奉隋炀帝之命,手捧御赐上方宝剑,负责剿除威胁杨广江山的"李姓隐患"。他十分工于心计,深知江湖中藏龙卧虎,高人众多,就像他曾惊鸿一瞥的"姓李小子——昆仑奴",其功力便绝不在他萧吉之下,凭他一人之力,甚至统领官兵,亦决计难于应付。因此便于朝廷禁军中物色高手,终于被他寻出三人,表面上是禁军的小头目,实际上却是江湖人闻名胆丧的杀手之王,在昆仑奴后面的一位叫"乾天笔",与左面的一位"坤地杖"是孪生兄弟,均以杀人兵器为号,其真实姓名倒隐去了。二人不知为了什么,竟委身朝廷禁军,甘心作一名小头目,平日也绝不声张,因此两人的功力谁也没有发觉。而堵住昆仑奴右面去路的中年秀士,却是萧吉的同门师弟,叫余法善,功力不下于萧吉,被萧吉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打动,出山助他一臂之力。

萧吉有此三人为助,简直如虎添翼,当世任何一位高手,亦不在他的眼内了,就连萧吉素来畏忌三分的司天监李淳风,亦再无半点忌惮,反而急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李淳风对萧吉的"富贵地位"威胁太大了,但对于萧吉曾惊鸿一瞥的"姓李小子——昆仑奴",萧吉却另有一番打算。

萧吉杀机陡炽,随即又被他心中的计算抑制下去。只见他忽地呵呵一笑,道:"当然啦,若小子你知机,识得进退,不但生命可保,甚至荣华富贵亦唾手可得也!

昆仑奴此时默运"无为真气"聚于指尖"少商、商阳、中冲、关冲"四穴,再悄然射出四道指气,分前后左右,在萧吉、余法善、乾天笔、坤地杖四人身上旋绕一圈,对四人的功力深浅,便大致察悉。心中暗道:四人之中,当数眼前这自称"萧吉国师"的功力最高,他身上的劲气变幻不定,阴阳交替,阴则柔极,阳则刚极,十分可怕。而在他右面的中年秀士,其功力与萧吉不相伯仲,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左面和后面的壮汉,一阳刚则极,一阴柔之至。昆仑奴也不知厉害,反而暗暗好笑,心道:怎的把这四人"阴阳神功"分开来练?或合二为一,或一分为二。但他们却各有所长,各有所精,十分怪异,十分可笑!

萧吉见昆仑奴欲言不语,神色怪异,又似顽童的神气,不由怒道:"喂! 姓李的小子!老夫的劝诫,你可听到了?"

昆仑奴此时才淡然一笑道:"生命我会自保,富贵荣华非我所求,因此

你的话我听而不到,自然无话可说了。"

萧吉冷笑道:"哼!你以为凭你不错的轻身功夫,便可脱出吾之天罗地 网么?你亦未免太小觑老夫了!老夫好心劝你知机进退,只是欣赏你尚有可 用之处,否则早就取你性命矣,你莫不识抬举!

昆仑奴顽皮地扮了个鬼脸笑道:"噢?原来我昆仑奴尚有可用之处么?却未知有何用处?"

萧吉冷哼一声道:"听说你与当朝的司天监李淳风于城中富贵楼见面密 议,可有此事?"

昆仑奴一听,心中不由一动,暗道:那司天监李淳风,似不失正气之士,为甚却把他与吾见面之事向这萧国师泄露?这岂非卖友求荣之举么?他的品格到底如何,我为甚不趁机试探清楚?昆仑奴心念忽转,便向萧吉呵呵笑道:"原来萧国师大人亦知道此事,但我与那姓李的司天监大人只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可当不得真啊!

萧吉却毫不放松,立刻追问道:"那你是否与李淳风说及什么'杨桃'、 '李子'这两类水果?你以为瞒得过我的耳目么?"

昆仑奴只作不知 笑道"是啊 蹒盘水果 我喜欢吃'杨桃' 而因此不吃'李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萧吉却深沉地笑笑道:"这便是了你为甚不喜吃'李子'而偏要吃'杨桃'呢?"

昆仑奴大笑道:"李子乃当旺之季果,源源不绝,货源充足,也不必急于一时一刻;但杨桃却已处季果之末,稍迟即缺,必于世上失踪,我自然抓紧时机,先吃这末季杨桃啊!

萧吉见昆仑奴说得若明若暗,若隐若现,也不知他是装傻扮懵,还是深藏不露?萧吉眼珠一转,道:"哼!你难道不明白其中所隐的深意么?你可知李淳风已泄漏了其中的秘密?枉你还故意替他隐瞒!"萧吉心思忽转,故意挑拨地加了一句。

昆仑奴目中精光一闪,果然追问道:"他向你泄漏了什么秘密?"

萧吉哈哈一笑道:"这是秘密中的秘密!你也就不必追索了!

昆仑奴目注萧吉一眼,但见他的眼神闪忽不定,微一思忖,即呵呵大笑 道。"既然萧国师已获悉其中的隐秘,那还苦苦追索什么?岂非缘木求鱼,多

此一举么?"

萧吉见昆仑奴貌似顽童,但心思之灵幻,洞察力之尖锐,简直可透人肺腑,他才知这小子极不容易对付。他亦不想再纠缠下去,脸色一沉,便厉声喝道:"昆仑奴!你决计不肯与老夫合作了么?知否老夫立刻可治你擅闯禁宫的死罪!

昆仑奴却呵呵笑道:"天地衍生万物,万物皆有自由繁衍生息之权,海阔天空,任人来往,又岂有什么禁地擅闯之说!

萧吉已知昆仑奴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动之人了,他决定先挫一挫他的傲气,然后再寻机逼他合作。萧吉默运"阴阳真气",射出三道腹音,直抵余法善、乾天笔、坤地杖三人的耳际道:"先擒拿此子」但不可伤他生命,吾尚有用他之处!"

余法善、乾天笔、坤地杖三人一听,都暗运神功,准备作惊天一击,合 力把昆仑奴这小子擒获。

不料昆仑奴于指尖射出的血脉真气,仍在四人身周徘徊,他的"无为真气"可"无坚不摧",萧吉的"腹音",自然被其攻破而一字不漏捕捉住了。昆仑奴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暗道。这萧吉好大的口气!他怎知便必能把我擒住?又怎知我必会为他所用呢?昆仑奴忽发奇想,心道:我于昆仑绝谷,结合爹爹所传的"无为外家功夫",以我学自"天机谷"的"乾坤大道"相汇,创出的"八方归元心法",爹娘当日夸口赞称,说是旷世奇功,可惜出谷以来,尚未经实地印证,是否真的厉害,如今眼前身后左右四人,其功力均远胜爹娘,何不利用尔等,试一试这"八方归元心法"的功力?

昆仑奴虽然身怀绝世神通,但出谷不到半年,于人世间的阅历尚浅,未知人世间的险恶,只是凭他的意兴用事,他心念既萌,也就决不退缩。只见他呵呵笑道:"我的深宫禁苑游兴已失,你等有事快干,有话快说,我可要先行离开啦!"说罢作欲行之势。

萧吉一见,不敢再迟缓了,他目中精光乍闪,射向余法善及乾天笔、坤地杖等三人,以作合击的发动讯号。然后他猛吸一口真气,左右手齐出,各向外划了一个圆圈,掌心处已射出一阴一阳的两股劲力,向昆仑奴猛地疾拍而出。萧吉不敢轻觑昆仑奴的功力,始起便使出他的惊人绝学"阴阳神功",左掌属阴"阴柔如丝"被其困住,休想脱身,右掌属阳"阳刚如火"内

力似山呼海啸。萧吉的用意,乃是以右掌"阳刚之力",击破昆仑奴的护体 真气,再以"阴柔掌力",把他牢牢困住,以便生擒活捉,"阴阳"齐出,厉 害之极,当世能在他双掌齐出下脱身的,只怕已绝无仅有了。

余法善、乾天笔、坤地杖三人一见,均知萧吉的"阴阳神功"的厉害, 眼前这小子必定立刻被他生擒活捉,因萧吉要生擒,三人也没再合围聚击。

不料就在此时,只听昆仑奴呵呵一笑,身子随笑声突然旋转,速度之快,犹如雪地上的一只猛转陀螺。萧吉的两股"阴阳掌力",分明已合数袭到他的身上,但却被他这等怪异的身法,牵进漩涡,因而相生相克,相互抵消,毫无声息地便被化解得无影无踪了!在昆仑奴急旋的身影中,忽然又飘出一阵顽皮的笑声道:"呵呵!无为而无藏,却可至大巧而有余,无坚不摧呵,无锐不破!有趣,有趣!好玩极了!"

萧吉却骇然道:"喂!昆仑奴,你这是什么邪门功夫?竟可令吾掌力不 攻自破!"

昆仑奴此时亦知萧吉刚才有心生擒活捉他,并非刻意置他于死地,他狠狠反击的意念也就逸去,他的功力由心而发,收控自如。对萧吉的恨意既减,他的功力也就自然减轻了几分了。因此昆仑奴的身法不变,笑道:"此乃吾自创之功夫,今日初演,甚感有趣,也不知其是正是邪,是甚功夫呢!但若依其门路,则不妨称为'八方归元心法'的第一式'天旋地转'吧!"

昆仑奴口气顽童般轻松,但在场的四人却惊骇之极,因为不但昆仑奴的身法怪异,连身法的名堂也闻所未闻,简直是匪夷所思。萧吉尚未决定下一步如何,那乾天笔、坤地杖兄弟二人,已忍不住一先一后,对答起来:"好功夫!只要实用,管它是邪是正啊!"

"是啊 老大 这小子所起的名堂十分贴切 果然是能令强力消弭的'天 旋地转'啊!未知第二式又是什么呢?"

"呵呵!老二,你若想知悉,为甚不向这好小子讨教一二?"

乾天笔、坤地杖这两兄弟虽年已近半百,昔日潜身禁军,深藏不露,但 自从萧吉提拔,脱离了军旅生活,两人的疯疯癫癫性格又暴露无遗。萧吉正 恼二人胡言乱语,不料那坤地杖一听,却毫不犹豫地立刻道:"好啊!讨教 就讨教,怕了他么?"

坤地杖话音未落,便猛地发出一声如狐的尖啸,身形亦灵疾如狐,一躬

一缩之间,便已射至昆仑奴的近一丈范围,手如狐爪,向昆仑奴攫去,原来他练的便是阴狠之极的"地狐神功"。他出手便是他的成名绝技,毫不留情,似乎已把萧吉"生擒"的令旨忘记了。

萧吉欲加阻止,但忽然又微哼一声,不加理会。因为他眼见自己的"阴阳掌力"竟被昆仑奴轻轻一式"天旋地转",便已化解于无形,心中不由又惊又奇,摸不清眼前这小子的功力到底有多深浅,见坤地杖不知死活,使出他的成名绝学"地狐神功",便有心让他试一试昆仑奴的虚实。

坤地杖的成名绝招"地狐神功"果然十分了得,爪出如电,射透昆仑奴 旋转的身圈,攫抓而入,眼看他立刻便可得手,把昆仑奴擒住。

不料就在此时,昆仑奴身法突变,也不知他如何动作,旋转的身形已化作一团昏黑之雾,把坤地杖的身影呼地罩住了!在一阵无声无息的纠缠声中,忽地传出坤地杖的骇然叫声:"喂!你这小子怎的成了我的克星?你看得见我,我却看不到你!乖乖!你这一式又叫什么名堂呢?"

接而又传出昆仑奴顽皮的笑声道:"呵呵!犹如龙卷风至,先是天旋地转,接着自然是'天昏地暗'矣!这好玩吗?"

昆仑奴的话音未落,但听坤地杖一声骇叫,人如遇虎之狐,夹尾而溜,呼地一下,失魂落魄地飞掠而出,跌落地上,犹心有余悸地失声道:"老天,这小子简直不是人,简直如仙如神!不然怎有如此诡异莫测的功夫?"

此时,老大乾天笔也沉不住气了,他深知老二坤地杖的"地狐神功"不出犹可,一出即鬼哭神嚎,更强的对手也立刻受擒,否则也不称为"杀手之王"了!不料甫与昆仑奴接触,便倒飞而出,更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样子!乾天笔不想被萧吉把他兄弟二人瞧轻,他做老大的,非要替他"杀手兄弟"挽回颜面不可了。

只见乾天笔忽地一声啸叫,其音如饿狼嚎叫,摄人心魄。在场中人,老二坤地杖因刚才内力消耗甚巨,此时忙以手掩耳,但仍抵受不住啸音的侵袭,脸色忽红忽白,显然难受之极。就连萧吉的师弟余法善,亦暗暗皱眉,不得不凝神运气,与啸音抗衡。萧吉的心绪一阵翻涌,但他到底功力深厚,微一运气,便把啸音威力化解了。

乾天笔的身形骤起,犹如一头饿狼,向昆仑奴猛扑而至。他的成名兵器 "乾天笔"亦已拔出,左手如狼爪,右手乾天笔如狼牙,一齐向昆仑奴袭至! 他为了争回颜面,出手已绝不容情,存心立置昆仑奴于死地了!萧吉一见, 出手制止已有所不及,他忙厉喝一声道:"留活口!天狼神功稍留余力!

昆仑奴一听,才知乾天笔如此狠毒的功夫叫"天狼神功",又见他竟存 心置自己于死地,心中不由大怒,暗道:你为了一己颜面,便欲取人性命, 可见利欲熏心之时,便会干出伤天害理的残暴事了!

昆仑奴心念电转,便有心给乾天笔狠狠的教训。他的"八方归元神功" 此时已走毕"天昏地暗"第二式,恰好转到攻击力甚强的第三式,昆仑奴存 心教训乾天笔,出手也就不留余地。

只见他身形蓦地一凝,从"天昏地暗"中突然闪现,如擎天一柱,立于原地,静待乾天笔来袭的"狼爪、狼牙",神态从容潇洒之极。

乾天笔见状大喜,以为此时乃昆仑奴一式已老,另一式未及施展的最弱之时,自己以最强的"天狼神功"进袭,必定可以一击成功,挽回自己两兄弟的颜面,至于昆仑奴这小子是死是活,他根本就不去顾及了!

乾天笔形如"天狼"的身形电射而至。

昆仑奴如"擎天一柱"的身形突变,化作"迎风之柳",东摆西摇,姿势曼妙之极。就见乾天笔闪电般袭来的"狼爪狼牙",被他看似绝无可能,但却恰到好处地避开了。

乾天笔心中不由大骇 因为这是他出道以来 施展他的'天狼杀招'对手竟可原地不动,便把他凶狠如狼,快如闪电的攻势化解了!这简直是破天荒第一次,十分匪夷所思!

乾天笔惊骇间,昆仑奴的身形又突变,只见他伸掌向上下左右四方一拍,登时幻化出漫天掌影,犹如"天女散花",把乾天笔罩住了。乾天笔的"狼爪、狼牙"再快,亦快不过"天女"发出的"掌花"再狠,亦攻不破"掌花"所形成的"铜墙铁壁"。乾天笔在漫天的"掌花"中,犹如老鼠破壁,虽然拼命东窜西跳,但依然逃脱不了被困锁的厄运。

但听漫天掌影中,一连串清脆的"啪啪"响声,也不知是谁挨揍,却毫无反击之力。突见一条如狼似虎的身形,倒翻而出,砰地掉在地上,半晌挣扎不起,细看之下,竟是心高气傲的"天狼"乾天笔,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身上亦布满了掌印,衣袍亦片片脱落,犹如一头挨了雄狮扑噬的抢先饿狼,神情狼狈之极。

老二"地狐"坤地杖一见,即骇然大叫道:"老大!你也吃这小子的大亏了!幸而这小子手下留情,仅把老大你的外衣拍碎,不然老大你便十条性命也没有!"坤地杖一面骇叫,一面仍忍不住大声问道:"喂!好小子!你这一招又叫什么名堂了?"

老二"地狐"坤地杖虽然疯疯癫癫,但萧吉、余法善等在场高手均心知 肚明,他所说的千真万确,绝无半点虚言。而且在场的四大高手,已有三人 吃亏,剩下的余法善,自知功力与萧吉不过是伯仲之间,因此已可断定,四 大高手中,任何一人均非昆仑奴这小了之敌!

在四人惊骇之际,昆仑奴幻化的漫天掌影却已收敛,只见他依然神定气闲,犹如"擎天一柱",凝立不动。

萧吉恨得牙痒痒,深知昆仑奴果然是深藏不露,不鸣则已,一鸣惊天动地,凭四人之力,只怕也难把他困住,只会惹怒这小子,使出杀招而已。萧吉的"一箭双雕"大计正在进行,他自然极不愿先行就损兵折将了。而且降服昆仑奴这小子,不过是他附带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集中全力,消弭威胁朝廷的隐患,同时亦即保住他自己的荣华富贵。因此萧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此时昆仑奴见萧吉等毫无动静,不由呵呵大笑道:"我的八方归元神功 仅达到第三式'天女散花',你等怎的便停止不前?如此岂非没趣之极吗?" 昆仑奴自报招式,原来他刚才的漫天掌影,用的便是"天女散花"一式。他 的"八方归元心法"尚有五式,昆仑奴给其所起的名堂分别是五大招式"天 马行空""天愁地惨""天堂地狱""天翻地覆"到第八式"天上人间", 连昆仑奴亦未明其中的威力,他只是心中以为,当他的第七式"天翻地覆" 施展出来,残酷的争斗必已被消弭,人世间一派和平景象,那岂非"天上人 间"?因此就以此命名而已。

萧吉默然不语,忽然向昆仑奴一摆手,沉声道:"昆仑奴,你走吧,老 夫也不再为难于你!

昆仑奴却缓缓不动,反而笑道:"好啊!你肯放我走,但阻挠了我如此 多久,难道说走便走吗?"

萧吉一听,心中不由一阵恼恨,暗道:这小子真的不知进退!可知吾若 非不欲先行损兵折将,全力合击之下,拼着死伤,必把你毙于当场!但他的 大计毕竟重于眼前的口词之争,无奈冷哼一声道:"那你如何方肯罢休?知 否吾有上方宝剑在手,可调动朝廷千军万马?届时就算你是大罗神仙,只怕 也难逃厄运!

昆仑奴浑然无惧,呵呵笑道:"我也不理你什么千军万马,却只要你记住,当你为当今朝廷效命之际,须先想想天下万千黎民百姓目下的苦难!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萧吉一阵怒火攻心,正欲发作,猛地忆起隋炀帝此际正在迷楼帐中快活 销魂,若调动兵马,必然令他惊扰,他翻起脸来,却也十分可怕!于是无奈 压住怒火,也不置可否,沉声道:"本座无暇与你逞口舌之争,你走吧!"

昆仑奴呵呵一笑,又加了一句道:"而且也绝非我求你放我走,而是你求我!知道吗?"他见萧吉默然无语,这才大笑道:"天空海阔,任我往矣!你以为你那千军万马,便可把我昆仑奴困得住吗?"

昆仑奴话音未落,身形已如冲天之箭,凌空拔射,疾升十丈。更奇妙的 是,他的身形于虚空竟可再度拔射,又升高十丈。这般身形连翻数次,竟已 身处虚空五十丈之高了!然后双臂一伸,向右面旋走,竟如神仙腾云驾雾般 飘走了。

原来此时昆仑奴施展的,便是他据娘亲燕红玉所授的"提纵术"轻功身法,再以他于"天机谷"领悟的"天地阴阳、两仪八卦"玄学根基中悟创的一套绝世轻功身法——天关地轴"天关"可破",地轴"可插 更何况是区区的平地脱身呢?

萧吉虽然阅历甚深,功力奇高,但目睹之下,也不由一阵惊愕,暗道:这小子好俊的轻功身法,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空前绝后啊!但愿这小子从此脱身于朝廷大事之外,不然朝廷将势无宁日矣!转念更感惊骇:昆仑奴这小子不知有甚奇遇,竟有如斯神通!看来他与李淳风在富贵楼的议论,必定事涉当今的"天机奥秘"!而假如他两人联手,必惊天动地,只怕连吾亦难望其项背矣!萧吉心念电转,暗道:决计不能令李淳风与昆仑奴会聚,否则不但隋炀帝的江山不保,吾之荣华富贵亦必随风逝去。

但如何令昆仑奴与李淳风反目成仇,不但不能会聚,而且自相残杀呢? 一时之间,萧吉也想不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萧吉当晚自迷楼返回他的府上,苦苦思索,终于,他目中精光一闪,蓦 地浮出昆仑奴的面容!萧吉暗道:昆仑奴这小子眉清而秀,起而不压目,眉 尾贴伏,且唇红齿白,神清气爽,乃大孝之人,为其至亲父母,可赴汤蹈火,甚至生命也可不顾!嘿嘿,其此优点却亦是其弱处也!他与李淳风的言谈中,不是已泄露他的爹娘尚在人世么?而且他既是李淳风的同宗,他的生父自然同属李姓之人,这岂非恰好坠进吾奉旨灭绝"李姓隐患"的大计中么?嘿嘿,只要能攫住昆仑奴这小子的弱处,再狠狠地"加油添醋",他与李淳风之间的"仇恨之火"还怕不被吾煽起,炽烈的燃烧起来么?萧吉的神相玄学,绝不逊于当朝司天监李淳风,他欲窥探可供他利用的人性"弱点"自然不难,简直有如手到擒来,易如探囊取物。

而且,萧吉断然的决定,由于"天机异兆"果然有应验的迹象,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他的"保皇保富贵地位,铲除异己"的"一箭双雕"大计,亦非要加快实施不可了!

第二天一早,萧吉便入宫谒见隋炀帝杨广,隋炀帝近日心情一直惴惴不安,等待萧吉尽快行动,替他剿灭威胁他江山帝运的奇凶梦兆。他听说萧吉求见,立刻便道:"快传!朕于偏殿赐见!"偏殿是皇帝于宫中接见臣属的地方,闲杂人等绝不准擅闯,因此是最能保密的皇宫禁地。杨广绝不能让他那可怕梦兆外泄,以免引起朝臣的不安动摇。

隋炀帝待萧吉进殿,也不等他参拜完毕,便急道:"萧国师!朕派你速办的事,有眉目了吗?哼,怎的整整半月,尚不见你回报?"

萧吉微微一笑,他此时已有"祭刀"的牺牲品了,只见他神秘地回道: "启禀皇上,臣已查证清楚,这'李姓隐患'的其中一人矣!"

杨广一听,喜道:"此人是谁?你快奏朕知!"

萧吉微笑道:"皇上之梦兆,不是树上之果,滴水成洪,威胁皇上安危么?由此可见,此人不但姓李,而且其人之名必带'水'旁,当无异议!臣细加考证,朝中大臣惟大将军李浑,恰乃是名带'水'旁之人,但此人位高权重,臣不敢自作主张,请皇上裁决。"

隋炀帝杨广一听 想也不想 便立刻咬牙切齿地道:"哼 果然不错 这李浑手握兵权,对朕之威胁甚大,朕即下旨,把李浑三族男丁,全部处死!"

萧吉却微一摇头道:"无缘无故处斩大将,恐朝臣不服,皇上三思。"

杨广不耐烦地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朕只要赦其女子不死,出面 作证李浑父子谋反,朕便大可斩杀毋赦也!哼哼! 萧吉一听,即微笑道:"如此甚妙!臣又侦知,李浑子李敏之妻宇文婉儿,乃朝中禁军统领宇文化及之堂妹,且已怀了李家的骨肉,皇上赦免宇文婉儿不死,她为了保住李家的血脉,必不惜出面作证,如此李浑父子,必无话可说矣!而且此举又可给了宇文化及面子,令他对皇上感激,臣有宇文将军鼎力相助,行事便容易多了!

杨广一听,大喜道:"萧国师果然神机妙算,不愧朕之护国国师!不必 犹疑,便决依此策行事吧!

萧吉俯身一拜,道:"臣遵旨!"但却未有拜辞之意,微一顿,又道: "皇上,臣尚有小事启奏。"杨广心中一宽,他的心儿,早又飞到迷楼中的众 多美女身上去了,不耐烦地道:"朕已委你上方宝剑,任何事全权处理,尚 有什么不能决断?"

萧吉却肃然的道:"皇上,因此事关乎朝廷的根基国运,事关重大,臣 不敢妄下决断,亦非臣一人之力可能顾及,因此不得不奏明皇上。"

杨广奇道:"到底甚事,你不必吞吞吐吐,快如实奏上来。"

萧吉道"臣夜观景象 但见'天机异兆'起自东方 臣料东面之地 必 隐伏什么惊人天机奥秘,且东宫乃青龙之属,东宫青龙直犯西宫白虎,对朝 廷帝都极为不利,不能掉以轻心,非查探清楚不可!

杨广一听,果然不敢怠慢,立刻道:"如此,你便速去查清楚吧!

萧吉微一摇头,道:"皇上已委臣以重任,臣分身不暇,恰有一位适合 人选,但臣不便开口,须皇上下旨方能调动此人也!

杨广急道:"此人是谁?"

萧吉道:"此人便是当朝司天监李淳风,此人功力不下于臣,若得他出力必能成事。"

杨广一听 先是喜道": 不错 李淳风果然是一位合适人选!"他一顿 却立刻狐疑地道:"咦 这司天监李淳风不是姓李么 担其'淳'字亦带'水'旁,岂非与李浑同一类吗 他既属吾之隐患 怎可委此重任 他又怎会为朕出力?"

萧吉微笑道:"不然,李淳风固然有朝廷隐患之嫌,但亦是朝廷之司天监,派他审察东面天机异兆,正好考验他对朝廷的忠心,况且此乃其职责,当此多事之秋,宜物尽其用也,务请皇上三思。"

杨广微一思忖,亦点头道: "不错,李淳风此人处事兢兢业业,于司天

监亦算称职,他手无兵权,对朝廷威胁不大,倒可先考验其忠,再作处置! 依卿所奏,朕即下旨,让李淳风速赴东面考察便啦!"

当日午后,一道圣旨,便飞传到司天监府,让司天监李淳风速赴东行, 考察"天机异兆"去了。

又过了半月,隋朝大将军李浑及其子李敏,被其儿媳妇"李敏之妻"做证"谋反",全部男丁二十三人,被隋炀帝杨广下旨斩杀。而告密的李浑媳妇宇文婉儿,被籍没入宫,被隋炀帝杨广"宠幸"了一番,过了一段时间,当杨广证实宇文婉儿果然已怀了李家的血脉,便下旨用毒酒将她"赐"死,一尸两命,惨绝人寰。

不过,此案却替隋炀帝杨广留下了可怕的祸根,宇文婉儿是大将军宇文化及的堂妹,少女时与宇文化及青梅竹马,感情极好,只因兄妹关系,未能成恩爱夫妻,宇文婉儿被杀,一尸两命,十分悲惨。宇文化及暗中悲愤,发誓必替宇文婉儿复仇,只是时机未至,暂时隐忍而已。而萧吉也决计意料不到,他欲以"人谋"去"逆反天机",反而因此加速了"天机剧变"的演行。天机浩渺,鬼神莫测,当真玄幻之极。

而身为"昆仑之子"的昆仑奴,也决计意料不到,他根本无心理会朝廷大事,亦无意追求那什么荣华富贵;但他甫出道便碰上"天机血煞"之"饥民惨象",他承自父母的"保国安民、侠之大者"血统,不由便被猛烈激发,发誓要追寻残虐民众的真凶。因此一来,他便身不由己,卷入这一场惨酷的"天机屠龙"大势中了。

就在司天监李淳风奉旨出发,赴东面查察"天机异兆"的同一时间,昆 仑奴已身在距隋都大兴城,即日后的长安城西面二百里的岐山上了。

昆仑奴从萧后口中得知,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陵墓,位于原周国之地岐山。又得历经三朝的叔祖李健传授朝代更替史实,知杨忠原为北周国的隋国公,护北周得力,杨忠去世后,下葬岐山,他的陵墓,当日由当朝国师萧吉的师傅堪点。杨忠之子杨坚,承袭其父杨忠隋国公之位。他的女儿亦嫁给北周宣帝宇文赞为皇后,生子宇文衍。宣帝宇文赞去世,年仅八岁的宇文衍继位,即北周最后一位皇帝静帝。杨坚亦即静帝宇文衍的外祖父,出任摄政丞相,总揽朝政。一年后,杨坚即篡夺其外孙宇文衍的帝位,因其袭父之位为"隋国公",而定朝号为"隋",他便为隋朝的开国皇室隋文帝后来

朝廷内宫历经残酷斗争,杨坚的次子杨广,得丞相杨素之助,谋夺王位成功, 即位为隋炀帝。

昆仑奴暗道:隋文帝杨坚虽然是篡北周而开国为皇,但北周末期已腐败不堪,杨坚取而代之,似属顺应天命,亦即顺应天机大势。且其开国为皇以来,励精图治,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亦因此太平了一段时日。因此杨坚的命运,似有"真命天子"之格。那其父杨忠的歧山陵墓,便大有来头了。昆仑奴于"天机谷"中,虽已领悟"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但尚缺实地阅历,他既已发现此"地脉"之秘,岂会轻易放弃。

昆仑奴的轻功绝世,在他全力飞掠之下,二百里路,竟不消半日,便已 抵达。他突见一座形似"三叉"的山峰,耸于面前,心道此山其形分叉,想必便是"岐山"了。

昆仑奴毫不犹豫掠上山去。他屹立于岐山山巅,凝目远眺,但见巍巍昆仑,自西面奔腾滚滚,汹涌而来,跌宕起伏,直抵岐山。南面渭水如带,绕山回环,山水相应,极有气势。

昆仑奴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动,他于"天机谷"中获悉的"地脉"之秘,蓦地浮上他的脑际:"昆仑,乃大地诸龙脉之太祖也,向大地伸延,潜结龙穴无数,宜仔细勘察,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小心,小心……"昆仑奴心中暗道:依此而判,岐山属昆仑东延中干无疑,必有真龙结穴伏潜,且极其尊贵,难怪三千年前即"一会"之数,便成周朝文王一族发祥地矣,而"一会"有三千年,五百年一大劫,恰好乃"一会运六劫"之数。

昆仑奴于"天机谷"目睹的"天机国运图"第二幅"李子满盘"不由又蓦地浮上昆仑奴的脑中,他眼神不由一亮,暗道:吾于此时此刻,立于周国发祥之地,至今恰好三千年一会之数,而一会有六大劫,五百年历一大劫,周、商更替乃第一大劫,战国之乱乃第二大劫,秦、汉之争乃第三大劫,三国争雄乃第四大劫,南北争雄乃第五大劫。第五大劫至今已有五百年,那目下岂非恰逢"三元会运"中的第六大劫之期么?

"果然如此,天下必行将大乱矣!"昆仑奴不由失口嚷了一声,他心中十分惊骇,竟连勘察隋杨先祖地脉的此行目的也浑然忘了。他于此"三元会运"推算,目睹今时今日朝廷的昏败荒淫,天下黎民百姓如处水火,大小"恶鸦饿狼"张牙舞爪,择人而噬,放眼天下,尽皆一片"鸦啄人肠,衔挂枯枝"

的惨象,他身上的血脉不由一阵沸腾,暗道:这果然是"天下大乱"之象,"三元会运"的第六大劫只怕行将降临,此情此影,此时此刻,吾又岂能置身度外呢?

昆仑奴心潮翻涌,几乎不克自持,好一会儿,他猛舒口气,才勉强压抑住了。此行的目的,他也忽然记起来,暗道:"天下虽然行将大乱,但知己知彼,方能悟透天机。何不趁此时机,先行勘察隋杨氏的前祖地脉,以判断其子孙命运,其所踞的国运走势呢,只有洞悉透彻,吾才能置身其中,导引天机演行也。"

昆仑奴心念已决,便毫不犹豫,沿岐山周游掠审察。不到一刻,他已掠遍岐山巅,却毫无发现。昆仑奴暗道:萧后此人,不似说谎之辈,而且她亦有求于我,断不会胡说一通,隋杨氏的先祖陵墓所在,必位于岐山无疑,但为甚遍寻山巅而不获?而岐山地脉之贵,贵在山巅西迎昆仑中干之地,难道替隋杨氏先祖堪点陵墓之人,竟连此关键要诀亦不懂吗?若然如此,此人又于岐山何处堪点呢?

昆仑奴心念电转,疾速掠下山巅,又于岐山山腰四周游掠了一遍。突地他目中精光一闪,只见位于岐山山腰西面一座突出高台上面,露出一左一右的两座坟墓,已十分残破,连护墓的石块也崩剥脱落了。但墓前石碑上的文字,依依稀稀可辨。昆仑奴用手扫去墓碑上的浮土,现出了一行古文字,十分深奥,不过昆仑奴早已于"天机谷"中悟懂,这等类似的古文字自然难不倒他,原来墓碑上书:周先祖古公亶父之墓。

昆仑奴目睹碑上古文,心中暗道:古公亶父便是周文王的祖父,此地脉之灵气,终于荫生了一代英主周武王,伐灭残虐民众的商纣,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宏基伟业,此墓地力之宏大,当真不可思议,但为甚却位于山腰,而非地力最旺的山巅西迎昆仑中干之地呢?

他转到右面的陵墓,不由更感惊奇,但见此墓半新不旧,墓周的护石尚完好无缺,显然筑墓的年份不太长,不过是数十年时间。墓碑上却清楚的刻着:"北周隋国公杨忠之墓"九个大字。昆仑奴暗道:隋杨氏的先祖陵墓,果然隐于此地,难怪其子杨坚可得天下为帝了。

但这一发现,却令昆仑奴更感惊疑,暗道:此地之脉气地力,决计不及山巅,为甚周朝却由此而荫生八百年基业?而隋杨氏先祖杨忠,当年堪墓之

人,必亦因旁有周朝先祖之陵,断定此地乃荫生帝皇的大龙脉,才堪点此墓, 替隋杨氏先祖葬此地脉。如此一来,隋杨氏的祖宗地脉,当与周朝姬一脉不相伯仲,为甚周朝姬氏国运长达八百年,而隋杨氏自杨坚称帝起,迄今不过是三十五年,却已面临覆灭之厄呢?这当真令人迷惑难明。

昆仑奴心中十分迷惑,他凝目四望,但见此两大墓地的正面迎向西昆仑来龙去脉,背后则是一座直插山巅的石壁,虽然亦有气象,有前屏后障,但比之山岭的磅礴气势,却决计不及,昆仑奴越发惊奇,苦苦思索。忽然,他的视线被墓后的石壁吸引住了。

但见石壁直拔而起,一直插抵山巅,石壁上面,长满石苔,石苔的颜色, 下面的深绿如墨,往上则逐渐淡色,到山壁的一半,石苔便变得一片青绿。

昆仑奴一见,晶亮的眼珠闪出一缕光华,突地身形一跃,施展他悟创的"天关地轴"绝世轻功,平地拔起,沿石壁冉冉升上,一面仔细审辨石苔的颜色。果然越往上,石苔的颜色越浅淡,到山巅时,石苔便是一片鲜绿了。

昆仑奴心中忽然豁然而悟,暗道:这便足以解释吾之迷惑了,想那石苔,年份越久,其颜色便越深,年份越近,其颜色便越浅,山壁一路不断升高,年增一寸,三千年便达三十丈了,当年据闻一代八卦大师姜子牙,替周姬氏先祖堪点龙脉,必定便是此古墓,而当年此处便是岐山之巅,地力之宏,别处无与伦比,因此才荫生姬氏周武王,一举平定天下,开创了周家八百年的宏伟基业也!"

转念又暗道:可惜!可惜!当日替隋杨氏先祖杨忠,堪此墓之人,误以为定点于周朝先祖古墓,便必稳占龙脉,一如周朝国运,绵绵无尽。却万万估料不到,三千年前地力最旺之处,因山川形势的转变,已失去大半龙气,岐山最旺盛的龙脉结穴之地,已渐移上山巅,因此而失之交臂,令隋杨氏的国运仅得短短数十年岁月矣,这岂非"地脉之道,差之毫厘,失诸千里"吗?而因此亦可推断,隋杨氏的国运,果然已面临覆灭之期了。

昆仑奴终于疑惑尽消,他也无心再在岐山逗留,为表示对周朝圣人先祖的敬意,他向"古公·鲁父"的陵墓深深拜了一揖,便一跃而起,掠下岐山去了。他对隋杨氏的先祖杨忠的陵墓,竟已不屑一顾了。

昆仑奴已细察隋杨氏的发祥地,心中的疑惑亦已尽消,确断隋杨氏的国 运已覆灭在即,因此已无意再去勘察隋文帝位于武功山的陵墓,他的心思已 被另一种更强烈意念笼罩住了。

他一路循原路向东掠行,对位于中途的武功山隋文帝陵墓冷眼不看,任 其擦身而过。心中一面暗道:天机、地脉、人间三大道,均已显现隋亡在即 的征兆,岂容再加惑疑?亦决计无法逆变了。既然"杨花败李花开"的"天 机异兆",已应验了一半,那一半的"李花开",又将如何应示呢?他由此又 蓦地浮出于"天机谷"目睹的"天机国运图"第二幅,李子满盘二十一",不 由惊喜的叹道:"不错!不错!果然是'杨花'必败,'李花'必开放了,这 未来的保国安民真命天子,亦必定是'李'姓之人,天下将届改朝换代矣, 但愿历代五百年一遭大劫后,人间不再出现'鸦啄人肠,衔挂枯枝'的惨象 吧,但又怎能保证人世间必出如此一位保国安民的真命天子呢?"

昆仑奴惊喜之余,忽地心中一沉,未了的念头,开始把他的心思笼罩了。

就在此时,昆仑奴但感左耳、右耳齐齐一抖。他微一沉吟,心中不由一阵骇然,暗道:依"天机谷"的"人间道"绝学,左耳抖生父忧,右耳抖娘亲愁,如今吾之左右耳齐抖,那爹爹和娘亲岂非同遭"忧与愁"吗?不得了!

昆仑奴心如针刺,他虽然出生奇特,但生性至孝,为了爹娘,他可以献出一切。此时他预感爹娘有不祥之兆,心中自然急如火焚,就连那什么"保国安民"的大旨也记不得了。

他心中焦虑,急欲返回隋都西郊的李家村,探视父母的安危,他所练的"无为内功心法"十分奇妙,可以"无为、无藏"但亦可以"大巧、有余",甚至"无坚不摧、无锐不毁",全在他的一念之间,他既感焦虑万分,真气自然激发,腾地一下,他的"天关地轴"绝世轻功便提升至极点,身化幻光电闪,犹如"破天关,插地轴",直向四面射去。

二百里路,昆仑奴竟于一个时辰便已抛到身后,呼地掠进李家村,眨眼便在他的家门前出现了。立刻,他的心儿猛地一沉,因为他的家门洞开,一 声长叹从里面传了出来。

昆仑奴大骇,他呼地掠进屋内,只见里面空荡荡的,根本不见爹娘的踪影,只有他的叔祖李健,仰天望地的在长吁短叹。"叔祖,爹爹和娘亲他们如何?"昆仑奴低嚷了一声,他的声音竟然隐隐的战抖起来了。

他的叔祖李健猛地抬起头来,竟然老泪纵横,失声地叫道:"天啊!为甚如此折磨他夫妇二人?可知你的爹娘已遭人暗算了啊!"他情急之下,说

得颠三倒四,含糊不清。

昆仑奴的心儿猛地一抖,他一步掠到李健身前,急道:"爹娘他们如何了?叔祖你快说清楚。"

李健长吁口气,定了定神,才心有余悸的道:"哎!太可怕了!你知道吗,仑儿,就在你离家失踪的一个月后,亦即前天的傍晚,你爹娘正在武馆中授徒教艺,忽地闯进四名高手,说奉朝廷令旨,缉捕李姓之人。你爹娘不服反抗,对手十分厉害,不到片刻,你娘亲背后便挨了一掌,吐血倒地。你爹爹为救你娘亲,以身相护,背部亦挨了一掌,登时吐血负创。这四名高手,把你爹娘挟走,呼啸而去,眨眼便无影无踪了。哎,也不知南生夫妇惹怒了朝廷什么,竟遭此弥天祸!

昆仑奴一听,知爹娘虽负伤受创,但尚在人间,心中这才略微一宽。他 微一沉吟,便问李健道:"叔祖,爹娘出事之前,可有什么何疑迹兆?

李健只是摇头道"没有啊!"但一顿,又若有所思地道"不过,在南生夫妇出事前三日,我正在山上采药,忽然遇上一位老者,此人一身仙风道骨的模样,自称是你爹爹的同宗,向我打探你爹爹的下落,又问起仑儿你的来历出处,我与此人素不相识,自然不肯透露,三言两语便把他打发走了,不料三天后,你爹娘便出事了。"

昆仑奴心中一动,他目注李健一眼,忽然道:"叔祖,那老者是否五十 上下年岁?"

李健点点头道:"是啊!此人断不会超过五十之年啊!

昆仑奴目中精光一闪,又道:"他是否神色淡漠,一派神秘的模样?" 李健又点点头道:"的确如此,我当时就很讨厌此人的深藏不露的神气, 因此决计不肯透露南生他的行踪。"李健一顿,忽然惊奇地反问道:"仑儿, 你为甚如此清楚?你难道亦遇上此人么?不好了,此人必定与你爹娘的劫祸 有莫大干连。"

昆仑奴默然不语,心中隐隐作痛,因为他忽然忆起,他在都城富贵楼所遇的朝廷司天监李淳风,他既自称是爹爹的同宗,又向他打探爹娘现今的下落,这李淳风又更似已窥悉"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异兆"!同时又忽然在李家村附近出现,更向叔祖李健打探爹娘的行踪,莫非他已将此"天机异兆"向朝廷密报,奉旨缉捕天下李姓人么?



》恐不安。掌管天文的李淳风,十多年前便发现了『天机国运图』,将有二十一代的李氏王朝出现,寻找到了历史巨变的 隋炀帝统治末期,民间流传着『杨花败,李花开』的民谣。长安城里宫墙自塌,井冒红烟的恐怖怪异,令隋炀帝惶



仿佛一声天外来音,如泣如咽,从九霄飞降,令人黯然神伤。

绿柳如黄,百花低垂,青草枯谢。大好的春光,此时在昆仑奴的眼中, 犹如秋景一般的萧索凄然,因为爹娘的被劫,生死不明,令他的心灵深受震 荡。

昆仑奴虽然身负"天机谷"的"天机道、地脉道、人间道"三大绝学,在当世玄机学上已属绝顶高手之列,但他毕竟尚是弱冠少年,历世未深,根本未悉人世间的凶险。而且他是在昆仑山腹诞生、长大,至亲至爱的便是他的爹娘,如今爹娘遇难,他心灵自然深受震荡。

此时他便有如一匹癫疯之马,正风驰电掣般向西奔跑。山林中的春光美景,似乎已离他远去。曾经令他心神俱往的山川胜景,对他亦已失去任何的光彩。他此时心中只有一个意念:那曾经露面的朝廷司天监李淳风,是掳劫他爹娘的最大嫌疑!而李淳风若要窥探"天象异兆",以保住他效忠的朝廷,便必定要去一个最佳的地方!他也不管那地方是什么龙潭虎穴、刀山火海,也非要闯一闯不可!只要寻着那见鬼的李淳风,他便有办法逼他交出被劫的爹娘!

那窥探"天象异兆"的最佳地方,便是位于昆仑奴故乡李家村二百里外, 东面的华山之巅。

华山古称西岳,由西昆仑至秦岭延绵沉而突耸,奇拔峻秀,高达五千仞, 仿如天斧劈削而成。远而望之,山体莲花状,因"花"与"华"谐音,因此 称华山。

华山五峰并峙,东峰朝阳、南峰落雁、西峰莲花、中峰玉女、北峰云台,均为千古胜景,而其中又以南峰落雁至为高绝,是华山五峰之巅。其时但凡观天测象之士,欲窥"天机大势",在长安城(即今西安)一带,皆非上华山落雁峰不可。李淳风既是朝廷的司天监,他欲窥"天象异兆",昆仑奴判定他必定已抵此峰。

昆仑奴的"天关地轴"轻功,本就冠绝天下,加上他此时忧急如焚,他的"无为内功心法"妙于"力从心发",在他全力施展之下,不到片刻,他便已掠抵华山脚下。他也绝不犹豫,猛吸口气,犹如电闪箭划,直向南面的落雁峰射去。

片刻之间, 昆仑奴便如破空之箭, 嗤嗤有声, 射抵落雁峰之巅。

这在昆仑奴来说,是极轻松的片刻之事,因为他的"天关地轴"轻功本就当世冠绝,再加上他此时心急救爹娘,全力施展,这冠绝千古的"华山天险"自然难不倒他。但实际上,对世人甚至普通的武林人士来说,昆仑奴这片刻的工夫,只怕便要苦挨数日数夜甚至终生难于企及了。

华山落雁峰极为陡峭。上下高达千丈,自古便有"华山独路"之说,上山小径宽不过三尺。小径两旁皆为莫测的悬崖,四周云雾缭绕,劲风阵阵,松树若隐若现,如魔似幻,令人胆战心惊。上山之人,必得伏地慢慢向前爬行,绝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否则便是拿自家性命去与死神开玩笑了。

走爬完这段可怕的盘山小径,尚须经一段更可怕的"擦身崖",但是崖边一线通路,宽仅尺许,简直无法双足前行,连爬伏也不能,只可背向悬崖,犹如螃蟹般横步而移。此际尚需定力十足,稍一惊慌,便必定翻落千丈深渊,摔成肉饼之厄,当真可怕之极。

有人曾经在山下刮了胡子,才开始上爬,说是就算做鬼也漂亮英俊一点。到了终于爬移上峰巅,他的胡子却已长出尺许长了,显见其中历经了多少时间。

昆仑奴跃上华山落雁峰,他放眼一望,但见峰的四周,均葱翠松柏,绵延数里,向下望去,山峦云雾尽收眼底,真的是:峰峦一一插霄汉,涧瀑处处奔虹雷。峰峰之巅透天顶,万六千丈青崔魏。乘云御气或可上,幸达之人成仙神。千峰簇簇莲花开,中峰端严一莲台。

昆仑奴也无心细看华山绝巅落雁峰的胜景风光,他心牵爹娘的安危,只知寻着那见鬼的李淳风,便可探知爹娘的下落。他足下不停,四处奔掠,眨眼已把落雁峰北面搜索一遍,却没有李淳风的任何踪迹。

他绝不灰心,又再转到西面,仔细搜寻,他的目力超人,十里之内,任何风吹草动,只怕也难瞒他的双眼。但西面除了深渊瀑布的响声,竟毫无人迹,一片空寂。

就在此时,昆仑奴的耳际,忽地传入一阵隐约的少女娇声喝叫声,这声音比他的娘亲燕红玉更娇脆。昆仑奴虽不懂世务,但也知道必定是比娘亲更年少的女子声。他心中不由一动,便展开身形,向传来娇呼声的地方掠去。

原来那是落雁峰的东面,但见在一座深涧峭壁前面,一位浑身紫色的女娃儿,正挥舞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剑器,口中不住的娇声吆喝,远望之下,峭壁上空空无物,浑身紫色的女娃儿却面向峭壁,手挥剑舞,口中吆喝,倒似疯了。

昆仑奴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心道:这女娃儿比我昆仑奴更疯癫十分呢! 他虽年仅十七岁,但自小仅与娘亲相处,便只知但凡比娘亲年少的是女娃 儿。他不由掠上前去,笑道:"喂!女娃儿,你疯了么?对空壁吆喝什么?"

紫衣女娃儿只顾向峭壁挥剑吆喝,昆仑奴的身法也太轻灵,因此直到他掠到近前,她尚未察觉,闻声即呼地打了个旋,如蛇螺般转过身来。昆仑奴但感她一身紫衣飘拂之下,犹如一朵紫罗兰,美极了,还似乎可隐约闻到这"紫罗兰"溢出的香气,比他的娘亲燕红玉更好看十分,昆仑奴不由呆了一呆。他自小在山腹中长大,历人世又半年不到,因此尚未知少男少女间的妙事,但爱美是人的天性,昆仑奴自然也不会例外。

紫衣女娃儿年约十五六岁,正处女儿家最微妙的年龄,她见昆仑奴晶亮的眼珠盯着她不放,如花的俏脸便不由一阵绯红,随即半羞半怒地嗔道:"喂!傻小子,你咋呼什么?谁是女娃儿啦?你自己有多大了?敢呼人家作女娃儿!你到底是谁?盯着人家不放干什么?"

昆仑奴这是平生第一次与他年纪相仿的女儿家单独相对,又如此接近,连她的气息也隐约可闻,他的心儿不由一跳,又被她连珠炮似的一串嗔问,便不由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咧了咧嘴,答非所问地喃喃道:"你,你比娘亲年少,不就是女娃儿么?爹爹比我年纪大,他也呼我作男娃儿啊!"他定了定神,才忽然醒悟,这紫衣女娃儿竟然独自在这华山绝巅出现,身手也十分轻盈,必定并非等闲的村野女娃,为甚不向她打探那李淳风的下落呢?

昆仑奴心念电转,便正正经经地向紫衣女娃儿拱一拱手,这也是他刚从李淳风等人那儿学来的,道:"我叫昆仑奴,请问你叫什么?"

紫衣女娃见昆仑奴忽然怪模怪样地学那等成年人拱手相问,不由格格而 笑,她这一笑,昆仑奴但感犹如花儿盛放,更娇更美了。只见她带嗔含笑道: "嘻!昆仑奴也算是名字么?我叫什么,你难道不会猜么?猜得着算你有本事,猜不到我为甚要理睬?

昆仑奴聪明绝顶,他一听紫衣女娃的言语,便知她话中隐含玄机,似乎是玄机一道中人,他目注她一眼,心中微一思忖,便断然地道:"不必猜了,你瞒不倒我,你叫袁紫衣啰!"昆仑奴话音未落,紫衣女娃已不由俏眼瞪得滚圆,盯着昆仑奴,十分惊奇地反问了一声道:"你!你怎的知道?"

昆仑奴道:"这很简单,世人以五行定形格,而你眼带紫气,唇含紫光,当以'口、眼'为贵,因此你之姓氏必隐'口、土、木'三大要素,又'袁'与'辕'通,'木'即'车'也,合起来岂非一个姓氏之'袁'吗?再者你口眼皆含比光紫气,又一身紫色服饰,显见与'紫'有不解之缘,而且必形于外,如此岂非你所穿的服饰一般,名乃'紫衣'二字么?合二断之,便即你的姓名'袁紫衣'了!未知是否如此?"

紫衣女娃此时惊奇得怔了怔,过了一会儿,才喃喃地道:"乖乖不得了!我爹爹向我解释姓名的来历,怎的这小子的口吻,便与爹爹一模一样呢?莫非他外表傻呆呆,但却身负我爹爹一般的神通本事?若然如此,这事倒可请他相帮一二了!

紫衣女娃略一顿,忽地敛起笑意,肃然地道:"不错,我的确姓袁名紫衣,奉了爹爹之命,在此守候一乾坤异物!是啦,昆仑奴你既有此本事,何不助我一臂,以为天下苍生效力呢?"

昆仑奴一听,不由又好笑又好气,道:"袁紫衣,我连你守候什么也不 知道,怎可助你?又怎的扯上天下苍生的关系了,真好笑。"

紫衣女娃── 袁紫衣微哼一声,不以为然地道: "不好笑!因为你只要知道我欲寻的是什么,你便决计笑不出口了!

昆仑奴见袁紫衣说得十分认真,不由奇道:"那你欲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心中不禁暗道:你又知我欲寻什么?我本欲向你打探那李淳风的下落,以寻救爹娘生命,不料却被你抢先了一步!

袁紫衣仔细的审视昆仑奴好一会,才终于确认他可以告之真相,伸手往上一指,神秘的道:"哼,那你看看上面是什么?"

昆仑奴抬眼向面前的峭壁一看,发现高达五丈的石壁上面,凹陷下去, 露出一个三尺许阔的洞口,洞口里面黑沉沉的,昆仑奴虽然目可视十里之 物,但因洞口的光线不足,因此竟难瞧到什么。但洞口正中,却盘着一簇十分奇特的花团,花呈圆盘状,花瓣向上张开,其径围足达尺许,就如一棵朝天而盛放的花朵。

昆仑奴目睹之下,心中忽然一动,他猛地忆起,此花的形态似曾相识,不就是他于昆仑绝地"天机谷"内曾见过的一类奇幻之花么?他猛然发现此点,便越发判定眼前这紫衣少女大有来历了,他的"玄机幻趣"也蓦地被勾了出来。

昆仑奴目注上面洞口正中的"奇花",若有所思地道:"是啊!果然有点神秘,因为我亦曾在神秘的地方,见过这类神秘的花朵,但不知它叫什么?袁紫衣,你知道么?"

袁紫衣俏眼闪出一丝慧黠的光芒,瞧了昆仑奴一眼,判断他是由衷而发,并非虚伪之言,这才微一咬唇,似下了决心的披露道:"唔,昆仑奴,你看来并非奸恶之人,我便告诉你吧,这花朵名叫'龙星花',是一种孕育于大地龙脉上的奇花!此花五百年开一次,等闲之人决难见到!"

昆仑奴心中不由又一动,他故作糊涂,问道:"那你小小年纪,如何知道?"

袁紫衣傲然的笑道:"我爹爹告诉我呗!爹爹还说,大地龙脉孕育龙星花,五百年开一遭,但开花之日,天地乾坤必定猛烈震动!不得了,十分厉害!"袁紫衣忽然吸了口气,对这"龙星花"的出现,似亦感十分惊骇。

昆仑奴也不置可否,笑笑道:"噢!这般惊人么?但此花已开了,山野 大地不仍好端端的,并没甚震动啊!"

袁紫衣见昆仑奴一派从容淡静,她自己倒先耸然动容,不由嗔<u>道:"哼!</u>你知道么?三日前的傍晚,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儿?"

昆仑奴心道:"三日前的傍晚,我尚在隋杨氏的祖陵岐山上面,那儿距此地是达五百里,但我若说五百里路片刻可达,你又如何相信?既然如此,不如不说,继续糊涂下去好了!"于是昆仑奴又笑道:"三日前的事,我怎会知道?你若知道,便告诉我好么?"

袁紫衣见昆仑奴意态恳切,倒不好拒绝,便坦然地道:"你知道么?三日前的傍晚,爹爹带我上此落雁峰,向我传授那等艰奥之极的'天象神通',我正用心听时,忽见东面天际,突地闪出一道强烈的紫光,随即便有一道赤

紫之光,划过天际,向落雁峰这面射了下来!你知道么?当时之象真的惊心动魄啊!"袁紫衣忽然惊呼了一句。

昆仑奴心中亦不由一动,暗道:按"天机谷"中的"天机道"绝学所示,东面乃"青龙"所属,而"青龙"又属"帝星"之宫,"青龙"若生异动,则必主世间面临改朝换代的大变量。而华山又属西岳,乃隋都地域的龙脉汇聚之处,天有兆,则地必有应,看来这袁紫衣父女所见,果然非同小可了!

昆仑奴心念电转 便收起似漫不经意的笑脸 很认真的道:"袁紫衣 后来如何?此山峰是否亦有所兆应发生呢?"

袁紫衣一听,俏眼又闪过一缕慧黠的光芒,她目注昆仑奴一眼,似惊犹喜的道:"是啊,爹爹当时亦十分紧张,吩咐我凝视细察,说天有象,地必有应,不料你与爹爹所言一模一样。"她呼了口气,才又耸然动容的续道:"当时我不敢疏神,屏息静视,就在东面紫色光华射落之际,此峰的东面,亦腾地升起一团紫色烟云,状如盛开莲花,冉冉升起,于半空迎接那道强烈的紫色光华。但见紫色光华呼地射落那朵紫色莲花烟云上面,紫色莲花烟云即犹如人之手臂舒张,迎入紫光,又呼地团团包裹住再而猛地一沉,沉落东面峰巅,眨眼便无影无踪!十分速捷,犹如电光石火……"

昆仑奴凝神细听,此时插了一句道:"接着呢?袁紫衣,你爹爹大概不 会就此放弃吧?"

袁紫衣瞧了昆仑奴一眼,心中不由暗暗惊喜,这个小子外表看似不识世务,但他的心思之灵,却有如他的眼睛一般的晶亮,把人世间的奥秘皆窥透了啊!袁紫衣点点头道:"当然啦!爹爹他即知此乃惊天异兆,又怎会轻易放弃?爹爹目睹之下,即疾速向东面掠去,抵达落雁峰山巅的东面,几经艰苦搜索,终于在这道石壁上面,发现了这棵奇异的'龙星花'。爹爹断定,这龙星花乃华山大地脉的精华所聚,刚才所见的'紫色莲花烟云',其实便是此花的真形幻影,它腾升而上,正是受了天兆'青龙'的感应,花心盛开以迎;而且必定有天降异物落于龙星花的心中了」

昆仑奴一听,心中不由又一动,暗道:此花果然是华山大地龙脉脉气所凝聚孕育,奇贵无比,似已通灵。如今再上迎"青龙"天兆,天地阴阳汇聚,所含之物果然非同凡响,惊天动地……他连忙问道:"那你爹爹可有寻获那'天降异物'?"

袁紫衣微叹口气,道:"当时爹爹正欲设法爬上那龙星花洞口。不料天降异物,必遭鬼神相互争夺。洞中忽然现出了一物,爹爹一见,便知不敌, 主动而退无奈之下,只好着我持剑在此守护,他自己则去请救兵相助去了……哎,这也十分无奈,因为那东西太可怕了!"

昆仑奴见袁紫衣心有余悸的模样,奇道:"那到底是什么怪物?如此恐怖?"

袁紫衣一听,情不自禁地向石壁上抬眼一瞧,她的俏脸霍地一变,尖声叫道:"嘿,什么怪物如此恐怖?你、你为甚不自己去瞧一瞧!"

昆仑奴自出娘胎,便已身历千难万险,千奇百怪的事儿,他连昆仑龙脉的化身"龙脉怪鱼"也日夕相处,这世上有甚令他惊骇的事?他淡然一笑,依言抬眼向那洞口瞧去,却不由也吃了一惊,因为洞口果然现出一种怪物,这怪物也委实叫人心惊。

但见在三尺许的洞口中,忽地探出一个乌光漆黑、盆子大小的怪头,伸出尺许之后,便停了下来,四面扫视,两点绿惨惨的寒光透人心魄,触着下面的袁紫衣和昆仑奴这两位大男女娃儿,怪头上五寸长的独角猛烈摇动,口吐赤红信舌,呱呱厉啸,凶恶之极!

袁紫衣的俏脸倏地变得青白,手挥的剑也无力地垂下,连尖叫声也没法 发出来了。

昆仑奴心中也不由一阵悸动,但他毕竟已历千难万险,见识过千奇百怪的事儿,他所练的"无为内功心法"又十分神妙,敌强则彼强,敌弱则彼柔。 所遇的对手越强、越凶恶,他体内的"无为真气"便益发充盈,内力真气激涌之下,昆仑奴但感浑身发热,脸色涨红,什么惊慌惶恐,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他却毫无动作,只是目注那"独角怪物",似乎是要看清它的来意企图,然后再决然行动。

"独角怪物"扫视了一阵,怪头猛地一晃,身子也缓缓地游动而出,头尾竟达三丈,最粗之处,有如一截大水桶,浑身披满鳞甲,闪闪发光,毫不犹豫地向洞口正中的那株奇幻之花"龙星花"卷去,盘成一堆,恰好把"龙星花"完全包没。那独角怪头却仍不停歇,猛地向旁边的石壁撞去,石块竟纷纷崩坠下来,堆在它的前面,眨眼那石堆便高达尺许了!

袁紫衣不由惊叫道:"不好了!这怪物欲封洞,把龙星花据为己有啦!"

爹爹啊,只怕你白费一番心血了!昆仑奴,你可有本事把那'龙星花'抢到 手吗?爹爹说,此花关乎天下万千苍生的福祉呢!

袁紫衣对着"独角怪物"哇哇大叫,昆仑奴却凝然不动,按他的本领神通,施展那"天关地轴"的功夫,千丈绝壁也难不倒他,何况是眼前区区五六丈高的峭壁?但他却毫无动作,似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好一会儿,昆仑奴才忽地喃喃自语道:"奇哉怪也,这独角怪物为什么 欲把那花儿据为己有呢?难道它亦懂得爱惜花草吗?

袁紫衣又惊又急,见昆仑奴一副淡然安闲的样子,不由气得嗔道:"呆子,这独角怪物并非爱惜花草,而是独爱那'龙星花'!假如你知道'龙星花'里面隐含着什么,你便会明白它为甚要急于据为己有了!"昆仑奴笑道:"那龙星花内到底隐含什么?得到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袁紫衣俏眼儿一转,心道:为了求得这呆小子助力,看来也只好把自己所知的袒露出来了。袁紫衣道:"昆仑奴,你知道么?这龙星花既然是华山龙脉所孕育,便即通灵之物,那腾升以迎'东宫青龙'射下的紫光的紫色莲花烟云,便是这龙星草的真形幻化啊,它既已迎住'东宫青龙',便必已与'东宫青龙'汇聚,合二为一,生出一种异物,集'天精、地灵'于一身,奇贵无比,虽世间的万金亦难求矣!"

昆仑奴心道:这必然是她的爹爹告知她的秘密,不料竟与我判断的一样无异,可知玄学之道,虽殊途而同归,虽艰奥亦非不可推求。只看是否有此毅力和奇缘罢了他心中念转,口中却道:"噢?真的如此吗?那到底有甚好处?如此奇贵无伦?"

袁紫衣耸然动容道:"你可知道?龙星花与'东宫青龙'汇聚之异物是什么?嘿嘿我爹爹说,那叫'乾坤珠',集天宇之精华,地脉之灵气,汇聚而成,因此名为'乾坤珠',其贵啊,当世无与伦比!世人得之,立可平步青云,甚至乞丐可以变巨富,草野可以成帝皇呢!你知道这'乾坤珠'的威力了吗?嘿嘿!"

昆仑奴淡然一笑,心中暗道:若袁紫衣父女所见不差,如此异象,果然是"天机大势"演行之兆。而此地位于华山顶峰之巅,集华山地脉之精华,孕育奇花,现出真形,以迎"天机",那便果然非同小可了。但口中却笑道:"呵呵!这又当真十分神奇!但这独角怪物,似属蛇蟒一类,到底并非人类

之属,它夺此异物,据为己有,又有甚用处呢?"

袁紫衣抬头望一眼洞口,见那"独角怪蟒"已把撞落石块堆成二尺许,已快把洞口堵塞住,心中不由大急,跺足尖叫道:"坏了!这怪物果然力大无穷!它若把洞口封堵,龙星花花内之珠,便即被它占夺,受此乾坤灵珠的荫庇,再与华山龙脉的灵气潜移默化,这怪物便可集天地精华一跃而成'乾坤之蟒',其威力足可摧天毁地,万分可怕!昆仑奴!你还冥顽不化,东问西扯!你、你将成人世之千古罪人了!

袁紫衣话音未落,忽地尖啸一声,手中的长剑猛地一点地面,身子已贴壁而上,飕飕向上,眨眼已升达五丈,身法亦十分轻盈,显见武功根基已大有火候了。

昆仑奴正沉思忖念之际,不料袁紫衣有此一着,她情急之下,竟不知死活,游壁提剑,欲与那"独角怪蟒"争夺"天地奇珍",他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昆仑奴此时已深知"独角怪蟒"的厉害,就连他自己亦并无把握将其制服,何况袁紫衣这女娃儿,武功根基虽有火候,但内力尚浅,如何与力愈万钧的"独角怪蟒"抗衡呢?

就在此时,袁紫衣呼地窜上洞口,距那"独角怪蟒"仅三尺之距,她尖叫一声,即不知死活,挥剑便向怪蟒击劈!她出手如电,剑势亦十分狠辣,若对手是等闲之辈,只怕头儿便立刻飞脱了。但袁紫衣这一剑,击于怪蟒的头上,竟进出几点火星,一阵猛烈的反震力撞上来,袁紫衣握剑的手腕剧震,根本无法把握,长剑呼地脱手飞离了,而那"独角怪蟒"的乌黑头上,竟丝毫无损,可知其硬如钢铁了!

不但如此,"独角怪蟒"反被激怒,它本来正全神贯注撞石填洞,被袁紫衣的利剑所击,头上虽安然无损,但也隐隐生痛,它霍地转过头来,向袁紫衣一阵怪啸,随即信舌一吐,一股赤红的烟气,便向袁紫衣射过来,快如电闪。

袁紫衣背后不到二尺,便是石壁,她根本避无可避。一股猛烈的赤红烟气罩上脸面,她但感一阵昏眩,手足发软,随即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见"独角怪蟒"的黑头一昂,露出森森的利牙,张口便向袁紫衣噬咬过来,若被它这般一咬,袁紫衣便十条性命也没了。

昆仑奴见状不由大骇,他此时也不及细想,"天关地轴"的轻功猛地,施

展,犹如电闪光划,嗤地射到"独角怪蟒"的右面,他的"八方归元神功"第五式"天愁地惨"蓦地展开,向"独角怪蟒"的庞大身躯击去,昆仑奴情急之下,他的"八方归元神功"功力已提到八重,这等"天愁地惨"功力已足令"独角怪蟒"虽身坚如钢,但亦禁受不起,一股强大之极的劲力,把它的庞大身躯压向左面,它向袁紫衣猛追的头部亦因此被牵动,仅咬着袁紫衣的衣服,余势未止,把袁紫衣的外衣撕破,森森的利牙连着紫色的外衣,撞向石壁,把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击落了!"独角怪蟒"的威力简直惊人之极。

袁紫衣的衣服被当中撕破,露出了少女雪白绯红的玉胸,但她此时已失去知觉,她的身子被"独角怪蟒"击撞石壁带出的劲风一吹,竟向下面五六丈高的山地跌去!

少女迷人的玉胸已露于昆仑奴的眼底,他只觉心中一荡,也不及细思细看,便知袁紫衣已生死一线,因为洞口下面的山地,遍布坚硬的石块,袁紫衣受"独角怪蟒"的毒气所侵,人已昏迷不醒,这一摔跌下去,撞上石块,还有命么?

昆仑奴不知怎的,乍睹袁紫衣少女的雪白绯红玉胸,心中便不由一荡,虽然他不知那是什么原因,但他忽然觉得,袁紫衣是有如他娘亲一样的人儿,心中只感十分亲切,有一股不忍分离的强烈感情,这令他想也不想,也不知其中的厉害生死,身形猛地一闪,已冲到袁紫衣的身前,在她向下面坠下的一霎,向袁紫衣的背后空间连拍三掌,送出三股浑厚的掌力。

三股浑厚的掌力,各自激起三道气浪,反撞而上,恰好把袁紫衣下坠的身子抵住,化解了大半下坠之力,缓缓落下,终于安然无损,降到山地的石板上。

但昆仑奴此时却背后空门大开,那"独角怪蟒"连番被击,不由狂怒,它的庞大身躯亦受昆仑奴的掌力震撼,尾巴顺势向前一卷,从背后把昆仑奴卷住了!然后又猛烈扯动,却把昆仑奴向蟒腹中收缩,以便狠狠地勒毙敢向它挑战的敌人。

昆仑奴也不知是吓呆了,还是根本无力反抗,竟任由蟒身把他卷住,一直向蟒腹中央收缩,眨眼间,昆仑奴已被收缩到蟒腹中间,他的身下,恰好是那株"奇幻之花"——龙星花,眼见昆仑奴便成了这株千古奇花的陪葬品了……

就在此时,昆仑奴本被勒紧的手臂,突然生出一股猛烈的反撞力,怪蟒庞大的身躯也被震得一松。就这般一松,昆仑奴的手闪电般探向身下,穿越"龙星花"的花瓣而入,触手处,竟然是颗奇滑无比、大如拳头的圆珠东西。昆仑奴心中不由猛地一跳,暗道:这"龙星花"果然是华山龙脉孕育的通灵物,它现出真形,上迎"东宫青龙",终于天地汇聚,凝结出一颗震惊万世的异珍——乾坤珠!但不知这"乾坤珠"是否真的如此威力惊人?

昆仑奴原来身子被"独角怪蟒"从背后卷住,向蟒腹中央收勒,他虽知十分凶险,极有可能被怪蟒生生勒毙,但他心性偏偏玄幻之极,暗道:何不趁此机会,探清那蟒腹中央的龙星花,是否真的藏有异物?于是他竟把体内凝聚预备作猛烈反击的'无为真气'散去身子变得柔如绵软如丝 任凭'独角怪蟒"疯狂狠勒,向中央猛缩,却难令他有丝毫的损伤。这就有如以"水"近"刀",任凭刀锋如何犀利,却难令水有丝毫破损。这也是"无为内功心法"的神妙之处。

此时,昆仑奴探手触到这颗奇滑无比的珠状之物,他恐怕被它滑脱,不由五指一收,把珠状物抓进手心,用力握紧。他也未知这珠状物如何奇贵,只是既然是袁紫衣有求于他,又如此看重这"花中之物",他为了不令她失望,便把它握紧了。

不料昆仑奴猛握之下,这"花中之珠"突生异状,昆仑奴但感一股奇大无比的热力,从它身上散发出来,透过他的掌心,再沿手臂,射人心胸体内奇经八脉,其力度之强猛,犹如雷劈电轰,根本难于抗衡!昆仑奴此时为让手臂活动,已凝运内力,欲震开怪蟒的身躯,他体内的"无为真气"已凝聚了五分,突然又被这股猛如惊涛骇浪的热力透体而入,登时有如海涛击石,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他体内的"无为真气"立地被激得汹涌澎湃,身不由己的猛然爆发了!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缠卷住昆仑奴的"独角怪蟒",它那坚如钢硬如铁的庞大身躯,竟被昆仑奴体内突爆而发的无坚不摧,无锐不毁的"无为真气"硬生生震开,余势未止,更被飞向洞中三丈,砰隆一声,也不知摔跌到何处去了!

"独角怪蟒"被震飞的庞大身躯,撞上洞口的石壁,石块纷纷崩裂,掉了下来,连同怪蟒自撞欲封洞的石堆,恰好把三尺宽的洞口严密地堵住了。

洞口外面,只剩下盘坐于石上的昆仑奴,以及他面前仍完好如初的"奇幻之花"—— 龙星花。原来昆仑奴体内的"无为真气",被他手握的"乾坤珠"激发,竟如惊涛骇浪,威力如此宏大。爆发之后,昆仑奴但感心胸一宽,但仍浑身躁动 竟欲再次蓄势待发 他不由大骇 连忙凝运"无为内功心法",依"无藏而有余,无为而大巧"的练气运功法门,把汹涌澎湃的真气运行奇经八脉,再聚于丹田。

好一会儿,昆仑奴才感心胸一振,灼燃的血脉渐感平复。经此一激一收之间,昆仑奴的内力竟又增进了一重,几乎已达武林中人苦练百年的通玄境界了。他但感手心中紧握的"乾坤珠"已无异样,只剩一种温热的感觉,昆仑奴自己也不知道,他此时的内力已达通玄境界,也只有如此的内力,才能与"乾坤珠"的威力抗衡。亦只有昆仑奴身负绝顶"无为内功心法",才不致被"乾坤珠"的威力所伤,换了当世任何人,只怕早被"乾坤珠"的无比威力,震断心脉。"乾坤珠"的无比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昆仑奴把"乾坤珠"随手塞入身上的衣袋,他也不再理会眼前的奇幻龙星花,心念甫动,他的身形即呼地凌空而下,其轻灵奇幻,犹如腾云驾雾的仙神大法。

他立刻便发现洞口下面山石上的袁紫衣依然昏迷不醒,动也不动,似乎已然死去了。她身上的紫衣已被撕得七零八碎,上身裸露,少女娇人的玉胸,雪白绯红地呈现于昆仑奴的眼底,令任何世上之人,目睹后也心神摇荡。

但昆仑奴却毫无异样,只微叹口气,心道:这不知死活的女娃儿,竟因为一株奇花,一颗"花中之珠",斗胆去挑战"独角怪蟒",还有命么?他俯下身去,把她抱起放到另一块平石上,他小心翼翼,惟恐弄破她的俏脸,便以手轻轻托着紫衣的头,以自己的手背作垫,才轻轻放下,此时他心中忽然猛起一跳,原来他的手心,竟触到一丝微微的热气!

昆仑奴知道那是人的呼吸气息,他又知道,人既有呼吸气息,那便依然活着!昆仑奴这一抱当真非同小可,若非他尚抱着她,他准会一跃而起。因为他最怕见人间的"生离死别",更何况少女是为"天下苍生"而亡!

昆仑奴心念电转,寻思如何才能救活紫衣的生命。可惜他虽负一身神通,独对医道一窍不懂,如何方能解去紫衣的蛇毒?他百思无策。

他不由叹了口气,暗道:我虽懂"天机谷"绝学,按"人间道"推算,

这少女亦绝非夭折之形格,因为她的根骨清奇,且潜伏"灵光",非同凡响,但如何方能救活,却是束手无策。哼,看来这"人间道",竟不及"医道"更能解救人间的苦难也!

昆仑奴情急之际,不由游目四周环视,他触目的尽是山溪峭壁林木,根本不见人踪,因此就连向人求救的可能也没有。心道:未知这紫衣女娃 儿能支持多久?能否背负她出去求医呢?

他心中转念,不由又俯下身去,用手探探紫衣的气息,昆仑奴虽然不懂 医道,但从人的气息强弱却能判断其生命力的旺衰,这是他的独特本领。

不料,他俯身时,衣袋中藏的"乾坤珠"却噗地掉了出来,恰好掉落在袁紫衣的胸口,又恰好溜入她光滑的玉胸里面去了。昆仑奴不禁十分为难,他虽然不懂世务,但他知道袁紫衣是娘亲燕红玉一类的女子,他长到十岁后,娘亲便不许他在她胸前依偎,既然如此,他又怎能探手入袁紫衣这女子的胸口内取回"乾坤珠"呢?

昆仑奴心性本就玄幻之极,此时乍然与一位妙龄少女相处,便更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就在他怔怔之际,却忽见袁紫衣的俏脸蓦地涨红,浑身抖颤,双目紧闭,连呼出的鼻息也灼势如火,就如一团烈火忽地塞进她的体内,十分可怕。

昆仑奴心中不由大骇,他蓦地忆起,他刚才以手心捏紧"乾坤珠"时,那热如火灼,浑身胀热欲爆的可怕感觉,暗道:若非我练的是"无为内功心法"以"无藏而有余,无为而大巧"的法门收纳,体内被激发出的庞大热气,只怕已把我心脉烧爆了!不料"乾坤珠"又误打误撞,掉落袁紫衣身上,又恰好位于心脉大穴,必已激发她的体内的真气热力,她又昏迷不醒,如何可自行摄纳?这岂非促她步入死亡谷么?而且"乾坤珠"已激发她体内的热力真气,此时就算取走也已太迟了!

昆仑奴心念电转,苦思解救之法。情急之下,他也不及细思,竟疾伸手掌,按在袁紫衣的胸口"灵虚"穴上,向她的心脉送出一股浑厚的"无为真气",用意是助她抵御那炽灼的热气。

他此时的内力已达通玄境界,又经他的叔祖李健传授人身经脉之学,因此认穴奇准,按理大可护住袁紫衣的心脉,不致被"乾坤珠"激发的炽烈热气灼伤。

不料昆仑奴输送真气之下,袁紫衣的身子猛地一抖,俏脸涨得更红,她 的血脉似欲爆裂而出。昆仑奴不由大骇,连忙缩手,不再输入真气,他心中 更感迷惑,暗道:为甚自己的真气不但不能护住她的心脉,反而激发她体内 更猛的热力呢?

昆仑奴此时尚未醒悟 他体内的'无为真气"刚才在蟒洞口前 受'乾坤珠"的威力所激,旺然勃发,再经他一番收摄吐纳,已非单纯的"无为真气",而是更进一重的"乾坤无为真气"了。他向袁紫衣输入了蕴含"乾坤珠"威力的真气,与正激发袁紫衣体内热力的同一气流相撞击,自然更倍增其炽热,若非昆仑奴及时缩回,稍多一时片刻,便必令袁紫衣心脉爆裂而亡。这仅是一线之差,当真可怕之极。

但他确已可断定,袁紫衣此时体内的热力威猛之极,亦即充满了"乾坤珠"至刚至阳的劲气,决计不能以阳刚真气去化解了。他身负"无为内功心法",自然明白"坚则毁,锐则挫"万物相克的道理。

"乾坤珠"落在袁紫衣的怀中,昆仑奴也不想取回了,他心中更伤感的暗道:这女娃儿的死,全因这颗"乾坤珠"而起,她为了得到这颗奇珠,竟冒死犯惹那可怕的"独角怪蟒",令身中剧毒,救无可救,那就让"乾坤珠"永远留在她身上吧!转念间,抬头又忽见洞口上的那株"龙星花"仍完好无缺。不由又暗道:这"奇幻之花"与"乾坤珠"有莫大渊源,为甚不一并让它留在袁紫衣身边?也好教她心中安慰吧!他呼地跃上洞口石壁,把那株"龙星花"连根拔起,轻轻放到袁紫衣的身畔。

昆仑奴凝望袁紫衣,怔怔地不忍离开,见她依然一动不动,不由又转念道:你想必是仍担心它会失去,既然这样,那就把这它送进你的肚子里,吃进肚里的东西,便永远不会失去了!

昆仑奴这般思忖,便决然地拿起那株奇幻的龙星花,先把花柄折断,见 流出如奶状的汁液,便伸手拨开紫衣的牙根,让汁液滴进她的嘴里,然后又 伸手按在紫衣的胸腹上面,以其气助她化汁液为气脉,源源输进紫衣的体 内,最后亦如昆仑奴练功心法,于丹田中贮存起来了。

昆仑奴左手运真气压送这龙星花的汁液,右手助紫衣化汁液为真气,如 此连压连滴连输连送,说也奇怪,那株奇幻的龙星花竟逐渐萎缩起来,最后 越来越缩,竟如一掌状形小花朵了。昆仑奴心中大奇,不由加紧运气,向余 下的掌形花朵一压,最后也化作汁液,滴进紫衣的口中,再化作真气,那株 奇幻龙星花犹如吃进紫衣肚中一样,倏忽不见了。

昆仑奴此刻心中才舒坦了一点,心道:紫衣的心愿总算代她完成了。

昆仑奴又怔怔的守候一会儿,心中在思忖:紫衣到底还有什么心愿?他 无论如何非要替她完成不可。

就在此时,昆仑奴只见紫衣浑身突然抖颤起来,犹如风寒突发,昆仑奴 大吃一惊,伸手一按紫衣的手足,只觉冷如冰块,心中不由又惊又急,暗道: 莫非紫衣突然怕冷么?

他这般思忖,便不及细思,疾伸双手,轻轻扶起紫衣,双手按于少女的 背部,向紫衣输送他的纯阳无为真气。

纯阳无为真气乃至刚至阳之气,恰恰是抵御寒气的独特灵方妙药。

但紫衣此时体内的阴寒极之强烈,昆仑奴的纯阳无为真气再强烈,亦仅 可与其阴寒气不相伯仲而已。

因此昆仑奴与紫衣逐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偏偏昆仑奴性极玄幻, 他眼见自己的真气输入紫衣体内,紫衣的寒颤便大为减轻,他便决计不肯停 止输送了。

按昆仑奴的脾性,就算如此坚持一年半载,他也决不会放弃。但紫衣体内的阴寒,来自那株奇幻的龙星花,至阴至寒,绝非人力所可能抗拒。而昆仑奴所仗的是他的至刚至阳的无为真气,且助力极深,因此比常人可多坚持一大段时分,但若长久坚持,也必定真气耗尽,虚脱之际,被紫衣的至阴至寒侵入,那时不但是紫衣,连昆仑奴亦一样难于幸免一死。

昆仑奴却偏生玄幻之极,他就算明知自己坚持下去凶多吉少,但为了紫 衣不至抖颤,令他瞧得心儿抽搐,他也会拼死支撑下去,直到他自己亦陷入 紫衣一般的"阴寒"之境地。

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昆仑奴虽仍感真气源源不绝,但紫衣却开始恢复颤抖,虽然很轻微,但已足令昆仑奴心惊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功力,竟 难压制紫衣的阴寒气了。

就在此时,山地对面的峭壁,忽地飘落一位白发老者和一位娃娃脸的矮子,矮子年已过甲子,但却如老顽童似的嘻嘻哈哈,欢笑不止,相形之下,那白发老者便严肃多了。

峭壁之巅,宽不及一尺,山风呼啸,两老者地于此凝立,谈笑自若,单 凭这一手定力神通,便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了。

昆仑奴此时正全力向袁紫衣催送"无为真气",根本不知道对面山崖已落下两位老者。

两位老者向对面山崖下面的昆仑奴和袁紫衣瞥了一眼,虽然相距达五六十丈,但却一眼便发觉了异象。

只听其中一位白发老者忽地叹了口气,道:"难怪吾曾见此地有龙气上冲,原来却是一株'龙脉之花',如今竟全数落入那女娃儿腹中了......可惜,可惜!

又听那矮老者笑道:"老药仙,你这等世外高人,尚稀罕这什么'龙脉 之花'么?"

老药仙——白发老者苦笑道:"太乙老兄,这东西若落入吾之手上,辅以阳刚之药,便可救万人生命,如今却只可成就一人而已。且若如这傻小子如此胡乱施为,那便得物无所益,反白白误送了这女娃儿的生命,早知如此,吾便早来一步,抢先夺此龙脉之花,干脆给吾孙靖儿服用,令他刚柔交汇一跃九重,岂不妙哉?"

矮老头——太乙老兄怪笑道:"老药仙啊,虽然如此,但你李药仙济世 为怀,仁心仁术,难道便见死不救了?"

白发老者——李药仙一听,先是略一沉吟,忽地发出一声尖音道:"那傻小子为救那少女生命,胡乱把那株千年宝贝,以真气逼压,化作液汁,输送到少女体内丹田处,他不知道如此一来,那龙脉之花的威力,便在女娃儿的丹田中凝结胶固,此时任他以强大真气,欲化解少女的阴寒之气,亦无济于事了。"

这一下尖音竟径直钻入昆仑奴的耳中,他心中不由一动,心知已遇上精于医道之人了,不由大喜,忙道:"老前辈如此说,那如何才可有济于事?"

昆仑奴的声音,亦以真气逼出,直接钻进那白发老者李药仙的耳中。这令他不由微微一怔,暗道:这傻小子此刻正以全力替女娃儿抗寒,却能分出真气,逼音成线,看他年仅十七八岁,不料内力竟达如此惊人境地。

白发老者李药仙目力超卓,他已知傻小子绝非等闲之辈,因此便不再存轻慢之意,沉声道:"你这傻小子,当真胆大包天,可知你这般胡乱施为,先

把女娃儿的毒性连同那龙脉之花的灵气一齐逼人丹田,其所产生的破坏力, 又岂是等闲之辈所能抗拒,幸亏女娃儿先天灵气深厚,再与龙脉之花的灵气 相汇,令体内的抗衡力超乎世人数倍,否则她必早已身躯爆裂而亡矣。"

昆仑奴一听,不由吓得冷汗直冒,忙道:"是,老前辈教训的是,小子 果然并不精于救人医道,却不知如何方能补救小子鲁莽之失?"

白发老者李药仙道:"你傻小子却也不必太过内疚,因为你虽然胡乱施为一气,几乎送了女娃儿性命,但幸而女娃儿的体质超乎常人,因此便可因祸得福了,你须先由奇人正,导正克邪,引导女娃儿的丹田毒性与灵气,运行奇经八脉,把毒性逼出体外,再保住女娃儿的灵气则女娃儿的功力从此便可陡增数倍了,但务须小心而行,你懂得奇经八脉的运行路径么?"

昆仑奴道:"小子倒并不陌生,是不是从阴维脉起,到阳维脉、阴跷脉、阳跷脉,再一转而到带脉、冲脉,最后冲破任、督二脉?"

白发老者李药仙一听 不由大为惊讶道": 你这傻小子 对经脉之学 倒也精通非常, 为甚于医道一窍不通?"

昆仑奴听白发老者这么说,便知他已认同自己所说的奇经八脉运行路径,当下更不犹豫,依路径向紫衣体内引导真气运行,一面回答白发老者道: "是,老前辈,因为小子练的内功心法,首重经脉演行,所以并不陌生,但 老前辈隔十数丈便可一目了然,惊人得很,老前辈的医道为甚如此精湛?"

白发老者李药仙默然不答,似在思忖。

此时那矮老头—— 太乙老人忽然嘻哈一笑,道:"小子,你知道他是谁么?"

昆仑奴坦白道:"我不知道,亦不想知道,除非他精于医道。"

矮老头太乙老人大笑道:"你这小子,你居然敢问他是否精于医道,若他不精此道啊,那普天下之人,只怕皆有眼无珠啦,他啊,便是普天下人人均欲结识,却神龙现首不见尾可遇不可求的李药仙老儿。"

昆仑奴一听,却并不怎么惊讶,道:"原来是李老前辈,怪不得有如此 精湛医道,但另一老前辈你又是谁啊?"

白发老者李药仙忽然接口道": 嘿嘿 他啊 他便是普天下人见人怕、鬼见鬼愁的笑仙太乙老儿,他特别精于颠三倒四,乱七八糟,胡说八道,你小子碰见他啊,最好退避三舍,再绕三道。"

昆仑奴一听 却淡然一笑 道":我也不必再绕三道 更不怕胡说八道。" 李药仙奇道:"为什么?"

昆仑奴道: 因为目下这世道 本就乱七八糟 人伦颠倒 既然如此 便添一位胡说八道,也仅是九牛一毛罢了!

李药仙、太乙老人一听,两人不由面面相觑,李药仙叹了口气道:"不得了,这世上又多了一位玄之幻极的笑仙之徒了。"太乙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李药仙怒道:"太乙老儿你大笑什么?"

太乙老儿道:"这很好玩啊!不然,我笑仙老太乙岂非太寂寞了么?" 昆仑奴此时却不再理会两老在胡说八道什么,他依药仙李老儿的指引, 循奇经八脉路径,全力输送真气,逼出紫衣丹田中封固的毒性和灵气,导入 阴维脉,再走阳维脉,阴跷脉、阳跷脉、带脉、冲脉,最后运经督脉到任脉, 走遍奇经八脉,再把毒气逼出体外,而灵气则冲破玄关,布满奇经八脉,畅 通无阻。

如此一来,紫衣因此而因祸得福,不但打通任督二脉,且冲破玄关,灵气大增,加以时日,便是金刚不坏之身了。这一点,不但紫衣自己不知道,就连昆仑奴也未觉察。

正当昆仑奴全力替紫衣驱毒疗伤之际,山洞口外,忽然呼地降下一位手 摇蒲扇、挺着大肚子的老人,老人头上却扎了一个娃娃髻。

这老人向四周一瞧,目力所及,只见那株奇幻龙星花竟已不见了,四周 散满碎石、碎衣物,遍地狼藉,再一看眼前,一位满脸涨红的少年,正伸手 按着躺地半裸少女身上,似乎有甚不轨企图。

老人不禁大怒,厉声道:"小子!你把老夫的女儿如何了?"

昆仑奴此时正全力催运真气,把紫衣丹田中的毒性逼出来,已从阴维脉逼到督脉,只要再逼人任脉,一冲而出奇经八脉,少女体内残余的毒性便可全数逼出来。毒性既除,灵气旺发,紫衣从此便脱胎换骨了,但此时若稍一松懈,那便会令毒性永潜于体内,再也冲不出来,紫衣的灵气也因而大受损害。

昆仑奴全神贯注之际,便没理会老人的喝问,心道:这少女既然是_你的 女儿,你必定会明白一切的,那又何必急着解释于一时。

不料那娃娃髻老人,脾气极暴,心中生疑,便猛地出手,右手所执的蒲

葵扇一挥,便向昆仑奴的背后拍去。

昆仑奴已感劲力刺激护体真气,亦知危机骤至,且对方的功力十分雄浑,若加反击,虽然大可抗衡对方击毙的劲力。但如此一来,袁紫衣体内的毒性,便因化导的气劲减弱,不但冲不出任脉而溢出体外,反而立刻回流督脉,再回冲脉、带脉,最后必定于丹田中永远固存下来,就算侥幸不死,亦必武功尽失,而成废人。昆仑奴心中对袁紫衣已萌生一种如对娘亲般的感情,他又怎会让她变作废人呢?

昆仑奴心性本就玄幻之极,他既然不愿功亏一篑,那便决计不会中途改变的了,只见他猛地咬一咬牙,拼着挨一记重击,也要坚持把袁紫衣体内残存的毒性逼出体外,至于他自己的后果如何,他竟连想一想的念头也没有。

就在此时,娃娃髻老者的一记蒲葵扇,已重重的击落昆仑奴的背部了。 他似乎欲留活口,因此出手没运全力,仅以五成功力拍去。

这五成功力的一记重击,拍在昆仑奴的背部,也十分厉害。昆仑奴的护体真气立被冲破,一股劲力,击中他背部的"灵台"大穴,他但感一股无比威猛的劲力,透体而入,不由浑身一抖。他的"灵台"大穴被冲开,深潜于他体内的"乾坤珠"所激发的强大势力,亦即比普通内功心法更玄幼的"灵气",竟突然汹涌而出,沿昆仑奴向袁紫衣输送真气的经脉路线疾行,如洪涛骇浪,冲入紫衣的体内。

奇幻乾坤珠所发灵气岂同凡响?直接承受其荫庇之人,乞丐可成巨富、草野可成帝皇,甚至起死回生,更可成仙得道,这股灵气骤入紫衣体内,与她体内原潜的灵气相遇,犹如天地间的两座火山突然爆发,两股庞大的热流相撞,紫衣一时间如何承受得了?只见她渐呈苍白的脸上,突然潮红,随即闪幻异彩,青、橙、黄、蓝、紫闪烁不定,眼睛却紧紧地闭着,连呼吸的气息也骤然停顿了,犹如突然进入佛家坐化的境地。

那娃娃髻老者一见,心如刀割,断定他的乖女儿必已遭不测了,当下盛怒不已,更不打话,手中的蒲葵扇猛力一转,便向昆仑奴的天灵盖上拍落,这一下出手,他已绝不留情,竟运足九成功力,欲一击便把昆仑奴毙于扇下。

不料昆仑奴的"灵台穴"被激荡之下,原潜的"奇幻乾坤珠"龙气,便立生荫庇之效,这一股承自天机地脉、浩瀚乾坤大龙脉之气,非同小可,简直可与十个绝顶高手的功力相比,再加上昆仑奴的"无为玄功",所产生的

"护体灵光气圈",娃娃髻老者功力再高,也决计攻不破。

但娃娃髻老者的功力也非同小可,昆仑奴的功力未消耗时,也未必可以 抵御,因此这九成功力的一记蒲葵扇,与昆仑奴的"护体灵光气圈"相激, 所产生的碰撞反弹力便非常巨大了。

只听一声闷响,娃娃髻老者和昆仑奴,身不由己,各自被激撞而退一丈有多。

一丈的距离,已超越了山地平石的范围,因此两人均站不住脚,双双飞落山石下面的平地,娃娃髻老者手中仍执着他那柄蒲葵扇,昆仑奴在被弹飞之际,下意识的伸手欲抓什么,竟被他随手把袁紫衣飞脱的剑器执住了。

昆仑奴心中已有点气恼了,暗道:你这做爹爹的,就算因女儿的受伤生气,也不该随随便便欲置人于死地啊!你想必是自恃功力盖世,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道理了,他这般转念,便顿萌给娃娃髻老者一点厉害瞧瞧的意念了。

昆仑奴的"无为玄功"奇妙之处,便在于对手越强,反击力越大,以至于"坚则毁,锐则挫",只有令任何强敌折服,而决不被任何强敌压倒。

因此他的意念甫动,"无为真气"便即激发,他手握的剑器便突地发出 一阵龙吟虎啸声,十丈内外,清晰可闻。

那娃娃髻老者一见,不由更加暴怒,认定昆仑奴必是夺宝夺剑伤他女儿的小魔头,当下突发一声清啸,其声刺人心肺,竟与剑器所发之啸音不遑多让。

随即娃娃髻老者疾如电闪,手执的蒲葵扇突然缩窄变尖,竟形如一把利 剑,迎胸便向昆仑奴刺来,势如电奔光闪,出手一招便厉害无比。

昆仑奴虽然手执宝剑,但于剑招一道,却不知如何施为,眼见娃娃髻老者这一形如利剑,凌厉无比蒲葵扇,又不敢大意,无奈之际,脑中突地闪出"天机谷"所见星空图,心中一动,不由便依星空图中的星斗分布走向,按五纬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方向,自右而左一施,手中的剑器于金星之位,施到木星位时,突地便射出一道如星斗横移的剑光,射向娃娃髻老者刺来的蒲葵扇剑势。

剑光呼地一下,碰着蒲葵扇,只听嗤的一声,剑光竟透扇而入,直射娃 娃髻老者的胸腹大穴! 娃娃髻老者不由吓了一跳,其势不能不全力闪避,也幸亏他的身手高绝,凌空飞升,这才避过此致命的一招。

娃娃髻老者吃惊暗道:吾之宝剑,到了这小子手中,怎地便有如此威力?他不信昆仑奴有此能耐,冷哼一声,展开蒲葵扇剑法,煽动之下,风即剑,剑如风,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成一个近丈的剑圈,向昆仑奴罩来。

这等怪异之招的招数,等闲人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更休说接招了。

就连那对面山崖,一直冷冷旁观的"笑仙太乙老人"亦不由怪叫一声道: "天纲北斗蒲葵扇剑!剑如扇,扇生风,风如剑!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娃 儿小子,你可要小心应付了!"

昆仑奴此时的身法,又从木星位移到水星位,剑光一转而成"水"状,漫山遍野,满地流淌,恰恰用以化解娃娃髻老者的"剑如扇,扇生风,风如剑"的"风"剑势。因为风遇水即止,虽可激起波浪,终究冲不破水的浩瀚柔韧。不但不起作用,反被"如水剑光"吸纳,激起千层波浪,向娃娃髻老者轮番冲击。

娃娃髻老者心头不由大骇,暗道:这小子无师自通,竟然片刻之际,即悟创"如水剑光",来化解吾之"风剑"势?他心念电转,手中的蒲葵扇一翻一煽"风剑"势突变 化作"铜墙铁壁"向昆仑奴的"如水剑光"压去。这一招立生奇效,因为"水"到底冲不断铜铁的坚刚。

但仅一霎,昆仑奴的"星空剑法"从水星位移到火星位,剑势从"似水柔情"突化"熊熊烈焰""火"恰好克"金",昆仑奴的"火"剑势,又克制了娃娃髻老者的"铜铁"剑势。娃娃髻老者不得不疾退,因为他知道,他的"铜墙铁壁"剑势,未必可以抵受如此威猛炽烈的"火剑"!

娃娃髻老者惊骇之际,昆仑奴却绝无趁势进击之意,"火剑"却突变,一转而化作雄浑绵长,如茫茫大地的"土剑",原来他此时已从火星位,一跃而入土星位了。

昆仑奴走完"五纬金木水火土",又疾转二十八星宿布向,四方幻变,走东方如苍龙,走西方如白虎,走北方如龟蛇玄武,走南方如朱雀啄目。其势如星空幻变,其状如浩瀚无极星海,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其威力简直已达不战而屈敌的无上境界了。

此时,娃娃髻老者已失去任何取胜的信心了,不但不能取胜。反而陷人

昆仑奴的剑势已达"无所不容,无所不包"的浩瀚无极的星空境界了。他震骇之下,眼见剑光又突化南方朱雀啄目,其势如闪电,已避无可避……

就在此时,突听山崖洞口处,传来一声清脆的少女呼声:"爹,爹你、你 为甚与那傻小子打起架来了?他可是舍命救女儿的小救星——傻小子啊!

娃娃髻老者一听,浑身不由一颤,却做声不得,暗道:老夫原来竟错怪这小子了!但一时冒失,陷入如此地步,这求饶告罪的话却如何说得出口?他一咬牙,拼着左目被"朱雀剑光"啄去,也决不肯向昆仑奴认错服输。

不料昆仑奴原来的意念便无伤人之意,只是显示一下厉害,教训一下对方而已,因此他的"无为神功"心法,一旦到达敌手不加反击,束手待毙的地步时,其威力便立刻软化,一转而回"无藏有余无为大巧"的虚幻境界了。昆仑奴的无为真气骤收之下,他的"星空剑"威力便顿时消解得无影无形。

娃娃髻老者本已闭目待创,但忽觉眼前压力一轻,睁眼一瞧,只见昆仑 奴已退到一丈之外,持剑呆立,怔怔的没有任何取胜的喜悦。

娃娃髻老者吃惊地连连眨眼,好一会儿,才失声道:"娃儿,你这是...... 什么剑法?"

昆仑奴回过神来,刚才他仍在仔细回味那霎间悟创的"星空剑法",直到娃娃髻老者发问,这才喃喃地道:"我忽然想起'星空幻象',心道若按此演为剑势,未知是否可以抵御老前辈的'蒲葵扇剑法'?于是便依星斗挪移演行,勉强走完这一套剑法,倒教老前辈见笑了。这是什么剑法?我委实尚未及加以思索判断啊!

娃娃髻老者一听,登时连刚受挫败的失落感亦忘掉了,他目光烁烁地凝注昆仑奴,凝重地问道:"你知道'星空幻象'么?那星斗如何挪移?如何演行?请坦白相告!

昆仑奴此时已知这娃娃髻老者,便是袁紫衣的爹爹了,他虽然对其之暴躁冒失有点生气,但亦知他爱女心切,也并没放在心上,又见他问起这等"天机"玄学,且如此凝重,连他女儿安危也忘掉,不由笑道:"星空幻变,浩瀚之极,岂可一言说清?至于星斗挪移演行,不外乃按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宫龟蛇、南宫朱雀的基本轨迹罢吧了!其实也并无甚奥秘之处。"

就在此时,昆仑奴的身前,已突然飘落一位少女,原来竟是垂危的袁紫衣。

娃娃髻老者一见,一步抢到袁紫衣面前,仔细地审视。他终于确定,袁紫衣不但已然康复,且周身洋溢一股奇妙的"灵光",不由喃喃道:"奇迹!奇迹!当真是大大的奇迹!紫衣呵,你到底有甚奇遇了?"

袁紫衣俏目忽瞧了昆仑奴一眼,这一眼意思极其复杂,喜、羞、奇三味 俱有,然后灵秀的脸上忽地闪出一阵光彩,含羞带笑地道:"爹爹啊!哪有 如此当众夸奖自己女儿?其实这全因这傻小子忽然降临绝谷,碰巧遇上女儿 与那独角怪蟒对峙。后来女儿被毒昏了,傻小子舍命救我,我才苏醒,不知 如何,那独角怪蟒被他震飞人洞,引起山崩地裂!再后来,他把那株奇幻龙 星花,不知以什么功力,化龙脉之花为汁液,喂女儿服下,后又以真气化奇 花汁液为气,输入女儿的丹田,此时女儿但觉浑身冰冻入骨,刺入心肺,不 由便昏迷不醒了,往后的事,女儿便不知道了!"

此时,对面山崖的两位老者李药仙和太乙笑仙,呵呵怪笑一跃而下,向 娃娃髻老者拱手道:"神相袁天纲老兄,别来无恙乎?"

娃娃髻老者——神相袁天纲微哼一声道:"哼!李药仙、太乙老儿!你两人上此峰作甚?以为袁某不知道?必是垂涎华山绝巅的奇幻之花!不然为甚只作壁上观,不施援手救我乖女儿!"

笑太乙怪笑道: "袁老兄,二减一等于几?你知道么?"

袁天纲怒道:"二减一不就等于一么?太乙老儿问这怎的?"

笑太乙大笑道:"是极!是极!一加一等于二,就如我太乙老儿与李药仙,加起来是两人同来,但却是各自为政,各占其'一',互不相连,反正我太乙老儿无觊觎华山绝巅龙脉奇花之心,他李药仙是否有垂涎之意,那便不得而知了!"

药仙李老儿却坦然一笑道:"不错,李某人的确因此峰透出灵气而寻来,但吾意乃以此奇幻之花救治千百人之生命,绝非因我自己而垂涎!不料这株龙脉奇花,却被这傻小子误打误撞,以自身纯阳无极至灵真气,助你的乖女儿化人体内,这傻小子的无极阳灵及奇花之灵,加上你乖女儿自身的阴灵,三灵汇聚于这女娃儿身上,犹如道家修炼百年,方可达至的'三花聚顶',不料却在她小小年纪身上陡现了!奇迹!这果然是当世的一大奇迹!就连李某空负药仙之名,亦仅见于此也!"

神相袁天纲一听,不由连连眨眼,也不再纠缠了, 因为他深知,假如是

药仙李老儿判定的事,那当世便决无人敢有丝毫怀疑了。

此时昆仑奴忽然接口道:"袁老前辈莫归功于我昆仑奴,其实若非李老前辈授以导引奇经八脉的大法,我根本便束手无策了!"

袁天纲一听,这才知道,自己乖女儿的生命,竟有一半是药仙李老儿救回来的,他性虽暴躁,但也异常爽快,知自己怪错了人,便不加掩饰,坦然道:"原来李老兄亦曾出手相助,倒是袁某人一时鲁莽,错怪你也!"

他一顿,又目注昆仑奴道:"你原来叫昆仑奴,老夫刚才鲁莽!有得罪之处,但请不要耿耿于怀,老夫向你赔罪便是了!"

昆仑奴本来就没有丝毫怪罪之意,他一听便腼腆地笑笑道:"袁老前辈爱女心切,这也难怪,我亦深有体会。就像我当年误入天机……那个洞中,爹娘担心我的安危,也急得半死呢。因此,我并没丝毫责怪袁老前辈你,况且你的女儿乃为了天下苍生福祉,而欲从龙星花中取出乾坤珠,此中经过十分混乱,我处事不当,几乎误送了紫衣她的性命,因此救她亦是补过而已,并不必相谢于我。"

袁天纲一听,登时连宝贝女儿的事也忘了,他目中精光一闪,落在昆仑 奴身上,焦灼的道:"如此么……那龙星花既给紫衣她吃了,但那花中之珠 却是决计吃不得的!现落于何处?你快告知我!"

昆仑奴向袁紫衣已用树叶遮掩的胸前瞥了一眼,不知如何回答,便没说话,只是无声地咧开嘴。袁天纲见状不由大惊失色,暗道:这小子难怪有此功力,原来他已把那"乾坤之珠"吞吃独占了!袁天纲不由顿足道:"哎!此乃拯世之物,足以成就拯救世人,你虽有拯世之心,却并无统制天下的莫大气运,独占吞吃,只是大材小用,绝难成全天下升平的大气候,可惜!可惜!"

昆仑奴身负"天机谷"绝学,自然亦知"乾坤珠"的威力,袁天纲的判断,他自然亦十分赞同,他不由呵呵笑道:"袁老前辈,可惜什么?你若有所谋划,请勿迟缓,可立刻施为啊!"

袁天纲又急又气道:"为什么?目下尚可有作为么?"

昆仑奴笑道:"因为我并没独占吞吃,你那千年宝贝尚完好无缺啊!"

袁天纲登时大喜道:"那现在何处?"

昆仑奴向袁紫衣望一眼,却笑而不答,袁天纲不由又大急道:"你娃儿

俩捣什么鬼啊?"

此时袁紫衣俏脸一红,轻声道:"爹爹,你冒冒失失地追问什么?我告诉你,昆仑奴他说的没错,那见鬼的'花中之珠'便在女儿身上,这总可以吧?它有什么好处?几乎把我活生生烧死啦!"袁紫衣说罢,目光往自己的胸前溜了一眼,俏脸更红得犹如玫瑰花。因为那"见鬼的乾坤珠",此时仍牢牢的粘在袁紫衣的玉胸上面,若叫她当着众人面前开怀取珠,对一位女儿家来说,只怕比杀了她更难受。



袁天纲身负"神相"的名号,自然非同凡响,他目注女儿一眼,便立刻明白了,暗道:难怪紫儿忽然有"三花聚顶"之"灵象"了,原来她竟已沾了"乾坤珠"的"龙气之光",她从此便变成金刚不坏身的"地仙"体,料不到她与"乾坤珠"竟有此等绝世奇缘。

他既知"乾坤珠"仍完好无缺,藏于女儿的身上,神色不由一松,便向 昆仑奴拱手道"昆仑少侠义勇双全 更成就了小女一番奇缘 见宝不贪 遇 弱无欺,当真大仁大义,十分可贵啊,袁某这里再谢过了!

他一顿,又向昆仑奴似解释道:"昆仑少侠,实不相瞒,袁某于三年前,便已发现华山绝巅,已孕育一株'龙脉之花'了!吾深知此花若与天机相汇,则必惊天动地!因此亦不敢疏忽大意,将此讯息传知吾师弟李淳风,以便共商万全之策。"

"等一会儿!"此时昆仑奴忽然沉喝一声随即肃然道"袁老前辈你的师弟是否即当朝司天监李淳风李大人呢?"

袁天纲见昆仑奴忽地如此凝重,不由微吃一惊,忙道:"吾师弟的确是身任朝廷司天监的李淳风!但吾师弟出仕朝廷,倒非为贪图荣华富贵,乃是隋文帝以诚相待,邀他共商国事,师弟为了设法消弭隋杨氏的戾气,为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才答应出任此逍遥官职。因他淡泊名利,与朝中权贵鲜有交往,倒也并无结怨仇家。昆仑少侠难道与吾师弟竟有过节吗?"

昆仑奴听袁天纲口气,知他十分维护他的师弟,便不动声色地笑笑道:"我与他是否有过节,是敌是友,目下尚难下结论,一切且待我查明再说吧!"他不想详说下去,便话锋一转道:"那袁老前辈与你师弟商议之后又如何呢?"

袁天纲见昆仑奴不肯吐露详情,虽感惊奇,但他身负"神相"的绝学,深知昆仑奴与师弟李淳风,均绝非奸佞邪恶道中之人,心道:两人就算有所误会,只要弄明白彼此便会释然了,因此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他的心思又转

回他最感焦切的话题上了:"吾与师弟商议,决定由我密切监视华山绝巅'龙脉之花'的演变。于是吾便与小女紫衣,日夜守于华山绝巅,至三日前,终发现'龙脉之花'上迎'天机'的异兆!于是吾令紫衣在此守护,自己则去传告师弟李淳风,准备合二人之力,谋取这'天机龙脉之珠',亦即昆仑少侠助取的这颗'乾坤珠'!"袁天纲因心情激荡,说到此处,不由微喘口气,似乎"乾坤珠"这颗稀世奇珍,连他亦不胜负荷。

昆仑奴却只淡淡一笑,随又问道:"那袁老前辈的师弟——李淳风,他没同你上此峰么?"

袁天纲摇摇头道:"没有啊!吾赶去都城司天监府,但司天监府中人说,李师弟奉旨赴东面审察天兆异象,早已离开都城半月了!吾亦不知他审察什么天象异兆,寻不着他,又担心紫衣她会出事,只好先行赶回!也幸亏小女她遇上昆仑少侠你,否则只怕为求这颗'乾坤珠',须赔上小女的一条性命矣!

他一顿 又有点担心地对昆仑奴道": 老夫已在司天监府中留下口讯 李师弟只要获悉,便必定赶来。昆仑少侠若与他有甚误会,彼此见面解释清楚不就行了么?昆仑少侠身负绝顶神功,理该留着有用之身,为天下百姓福祉效力啊!

昆仑奴听说李淳风或会赶来此地,便改变了欲立刻离去的打算,不动声 息地淡然一笑道:"是么?但只怕人各有志,勉强不来的吧!到底如何,我 自会弄个明白,未见李淳风之前,不说也罢!

袁天纲眨了眨眼,正欲再追问什么,他的女儿袁紫衣却忽地格格一笑,抢先道:"是啊!爹爹,既然昆仑哥哥打算先弄明白再说,那见到李师叔自然会一切清楚,何必先替李师叔开脱呢?就如爹爹最初也对昆仑哥哥有所误会。但解释清楚,彼此不就和好了么?既然如此,爹爹又追问什么!不如邀昆仑哥哥上我发现的灵芝洞,请他饮一杯迎客茶好么?"

袁天纲见女儿似在用计化解昆仑奴与李淳风的什么误会,心中大喜,便 立刻欣然点头道:"好!好!请啊!

随即便与昆仑奴、紫衣姑娘、李药仙和太乙老人一起向灵芝洞走去。

灵芝洞原来在落雁峰的东南面,那株龙脉之花的后面有一座小山岗,山 岗后面是一片伞状植物——灵芝。灵芝洞的左面,便是一个洞口甚阔的山 洞,山洞前面亦长满了灵芝,果然是名副其实的灵芝洞。

灵芝洞深入一重,赫然是另一个洞中之洞,阳光从东面的岩壁处折射而进,一片光明。洞中有石床石椅石凳等物,更有一道小小的洞中溪流,水清见底,冒着热气,原来是一道地下温泉。

昆仑奴一见,心中便一动,暗道:按此洞的地理形势,寒中有热,热中 有灵气,长居此洞之人,必定可获益匪浅。

此时袁天纲招呼各人坐下石凳,袁紫衣已捧出一壶石造器皿的东西,给 李药仙和太乙老人各斟了一小杯,给昆仑奴斟时,却故意斟满一杯。

这杯之物非酒非茶,色清带灰,人口甘甜,充满玄秘灵气。

李药仙不必入口,仅用鼻子一闻,便叹道:"袁姑娘盛情十分,竟以灵芝汁来奉客!这一小杯灵芝汁喝下去,便是抵常人苦练一年的功力了!

太乙老人却眼利,一眼瞥见昆仑奴那一杯满满的,便怪笑一声道:"李老兄不必多谢袁姑娘,只需谢过昆仑奴小兄弟便了!"

李药仙道:"袁姑娘以灵芝汁奉客,不谢她谢谁?"

太乙老人道: "李老兄呵李老兄你只需看着昆仑少侠的那杯灵芝汁 与我俩老不死的有甚不同,再想一想,袁姑娘因为谁的缘故,肯以灵芝汁奉客,便不难明白矣!"

李药仙果然瞧一眼昆仑奴面前的那一杯灵芝汁,见比自己的真是满了不少,再瞧一眼袁紫衣,只见她此时已把血污衣换去,又洗了脸,不知是以温泉洗浴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她两腮俏红如脂,娇俏之极,瞟看昆仑奴的眼神,喜悦中又带点羞意,不由在心中暗笑道:原来这小姑娘的心,已牢牢地系于昆仑奴的身上了!

李药仙心中好笑,知道袁紫衣以灵芝汁奉客,却是另有女孩儿家别种心思,正欲向她笑说一句什么。

不料袁紫衣聪慧绝顶,见李药仙神色古怪,欲笑不笑的,便知他必在算计她了,连忙格格笑着抢先道:"李伯伯,不许你胡说八道,不然紫衣不许你喝灵芝汁了!"

李药仙一听,大笑道:"好!好!乖侄女,不说,不说,不说你与昆仑 少侠的心事!不然,岂非白白丧失了一杯大补灵气的灵芝汁了?呵呵!"

袁紫衣一听,吓得不敢做声了。

袁天纲此时忽然神色凛然的道:"昆仑奴,知否袁某人为甚与吾女儿枯 守于此落雁峰?"

昆仑奴一听,这才仔细的瞧了袁天纲和袁紫衣一眼,他的"人间道"绝学不由浮上脑际,便朗声道:"袁老前辈必中年丧妻丧子,更惹上血光之灾,因此而颠沛流离,灾难不断,以至终生坎坷不平。"

袁天纲和袁紫衣一听,均不由失声叫道:"你!你如何得知?且如此准确无误!

昆仑奴微笑道:"并没什么,我见袁老前辈鼻准头左面谏台青黑之气已 然凝固不动,此乃当时曾发生血灾之兆,且青黑之气向子女宫伸延,血灾必 累及子女也。又谏台属人寿数恰届四十九,由此可以判断矣。"

袁天纲一听,眼神不由一亮,忙道:"小兄弟如此妙法承自何人?"

昆仑奴淡然一笑道:"此乃吾于昆仑山腹地,误入一绝谷偶悉此人间道学问,也并无什么稀奇之处。"

昆仑奴此言一出,不但袁天纲目中精光大炽,就连李药仙、太乙老人亦不禁惊讶失声道:"吾等曾闻人闻道绝学,得之一二即可得天下,乃天地乾坤至宝,世称天机秘诀,不料竟为小兄弟尽得其中的精义,真乃不世奇缘也!

袁天纲本就有结交昆仑奴之心,此时不由更为强烈,他想了想,便坦然 地长叹一声道:"小兄弟,实不相瞒,袁某人乃文帝杨坚的重臣,曾助文帝 杨坚平定天下,又辅其一统。不料隋朝误被隋炀帝杨广篡位后,吾即遭奸佞 陷害,被抄家灭族,吾妻与子皆遭杀害,只侥幸救了小女紫衣出来,可怜她 当时仅得三岁,便要随吾浪迹天涯了!吾曾一度心灰意冷,因此带紫衣潜入 华山绝巅,不再过问世情,后来得师弟李淳风设法为吾洗脱冤情,隋炀帝欲 再任我官职,却被吾坚决拒绝了!

昆仑奴微笑道:"那袁老前辈为甚仍对朝廷国运事如此焦虑呢?"

袁天纲长叹一声,慨然道:"吾本欲不再过问世事,但如今眼见隋杨氏子孙昏败,朝纲不振,天下黎民百姓如悬水火之上,吾心又岂会安乐?再者吾当日助文帝杨坚平定南北之乱,一统天下,目的亦不外为天下百姓能过和平日子,不受战乱之苦而已。如今吾之理想被毁,心愿未了,又怎能坐视不理,置诸脑后?虽事出无奈,非欲有所作为也!

昆仑奴道:"那袁老前辈意欲何为呢?"

袁天纲决然地道":昆仑少侠 实不相瞒 吾曾查看隋杨氏先祖地脉 发觉其龙气地力甚弱,因此才造成隋杨氏子孙昏弱腐败,因此欲以此千年奇珍'乾坤珠'助其重振气运!

昆仑奴闻言沉吟不语,似在思忖,他忽然笑了笑道:"此事牵涉天机大势,此时尚未到夜间,难下判断,待今晚子时,观天如何?"

昆仑奴刚才露了一手"天机秘笈"绝学,连袁天纲亦大感佩服,李药仙太乙老人鉴于"无字天书—— 天机秘笈"的名头,自然也无异议。袁紫衣的俏目连转,急欲见识一下昆仑哥哥的绝世天机神通。

当晚午夜时分,华山落雁峰上,现出一个灿烂的星空。

昆仑奴此时霍然而起,依"天机道"的所示,站稳方位,仰视星空。

袁天纲、李药仙、太乙仙、袁紫衣四人则分站昆仑奴左右。

昆仑奴目视星空,依"天机道"所示方位,分星空为紫微、太微、天市 三重要星象,默运元神,凝聚无为真气于双目,此时他的目力所及,已远胜 常人百倍了。

忽然,昆仑奴但见星空中紫微星区十星摇晃不定,当中一颗最亮的紫微星星光暴炽,灼灼耀于天际。昆仑奴心中忽然一动。

此时袁天纲亦留意到星空之变,忙道:"吾听说紫微乃帝星所居,紫微星大炽,是否预兆当今隋杨氏国运将重振?"

昆仑奴微一沉吟,便道:"不然,紫微星虽属帝星居,但其光当以柔和绵长为佳,主为帝者心平气和,国运绵长。若其光忽然暴炽,则乃光之将灭,余热大炽,绝非长久之兆也,此犹如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精神大旺之兆。因此表面乃旺象 其实乃凶兆。紫微既现此凶兆 则帝星将倾 势难挽回矣。"

袁天纲一听,神色不由一变,忙又道:"现下乃隋炀帝当位,朝政却由 奸佞把持,然则帝星将倾,朝廷之气数又如何了?"

昆仑奴沉吟不语,再目视星空之太微、天市,但见太微十星各自摇曳,并射寒光,无休无止。天市七星则晦暗不明,更有水圈蒙罩,如妇人盈盈欲泪。不由长叹口气,喃喃地道:"天下果然已届八十年大乱之期,苍生百姓只怕要经历一场残酷浩劫了!国将不国,天下势将四分五裂,民不堪活命,更遑论及隋朝之气数矣!

袁天纲一听,心中如遭雷殛,不敢亦不愿相信地急道:"小兄弟为甚有 此判断?"

昆仑奴道:"太微乃主天下之三公九卿,亦即朝廷之臣僚,太微十星寒 光四射,摇曳不定,乃主朝臣乱政,各自争权残杀,无休无止,天市七星乃 主天下苍生国运,天市七星被水圈所罩,盈盈欲泪,乃天下苍生苦不堪言, 血泪连绵之兆。紫微、太微、天市三处均现此不祥之兆,隋朝之气数如何, 当不言而喻矣!唉,天机已现,大势如此,夫复何言!"

袁天纲不由咬牙道:"既如此说,袁某人复振朝廷之壮举,岂非如流水, 徒劳无功么?"

昆仑奴叹了口气,苦笑道:"不但徒劳无功,若顽固而为,只能令天下 徒增杀戮而已!"袁天纲恨恨地道:"袁某人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助 隋杨氏子孙振兴,死而后已!"

昆仑奴一听,深知袁天纲乃磨劫之命运,他的血劫之灾势必缠绕不休,绝非人力所可能改变,便不再与他争辩。但心中却不由更添对李淳风的怀疑,暗道:李淳风就算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但他如他的师兄袁天纲一般,对隋杨氏死心塌地,为保其国运因而不择手段,劫我爹娘,逼我为其效力,嘿嘿,这也太小觑我昆仑奴了。

袁紫衣一直在昆仑奴身边细看细思,她聪慧绝顶,察言观色,便知昆仑 奴所判,乃据天象而论,绝非虚妄之言,相形之下,爹爹袁天纲因忠于先帝 杨坚的心结太死,未免太固执了。而更令她担心的是,昆仑奴与爹爹袁天纲 以及师叔李淳风,彼此的目的虽同是"济世救民",但方法及所行却截然相 反,说不定日后彼此将有激烈的冲突,这叫她如何是好呢?她女儿家的心思,不禁柔肠百结,左右均十分为难。

她女儿家的心思,因昆仑奴义勇,芳心已飞出一缕情丝,牢系于昆仑奴这傻小子身上了。她因此决计不欲他与爹爹以及师叔反目,甚至成为仇敌。她忍不住向袁天纲轻声道:"爹爹啊!你不是老在私下慨叹,当今皇帝杨广十分昏败么?若然无可救药,那爹爹欲助隋杨氏子孙振兴之志,岂非绝无成功之望吗?爹爹为甚不三思而行呢?"

袁天纲心中正感烦躁,他虽然不得不承认,昆仑奴这小子一番妙论天 机,确有其独到之处,且十分精辟,绝非他的"神相"绝学所能企及。但另 一面又极不服气,他袁天纲素以"神相"之学自负,难道竟比不上一位年仅 弱冠的无名小子么?而在他心中更深的意念下,却是极不甘心,因为他十分 感激隋文帝杨坚对他的恩遇,他决计不能坐视隋文帝杨坚的子孙沉沦,以至 万劫不复,他因此便明知事不可为而偏要为了。

袁天纲一听袁紫衣之言,便借题发挥地怒道:"紫衣,先帝杨坚待吾袁家恩重如山,吾袁家若不思图报,为先帝的子孙尽一份心力,如何对得住先帝?岂不是不义之辈么?紫衣,除非你不是袁家的血脉,否则振兴隋杨氏国运的大业,便决不容你推辞!哼!

袁紫衣见爹爹发怒,吓得吐了吐舌头,不敢做声了。李药仙和太乙老人相视,无声一笑,也没理会袁天纲的怒气。昆仑奴却忍不住微哼一声,冷冷地一笑,因为他越发怀疑,那朝廷的司天监李淳风与这固执的袁天纲,是同一类顽固不化之士。

众人的冷笑,令袁天纲心中更急,他狠狠地盯了昆仑奴一眼,忽地厉声道:"袁某人便决不信,凭老夫之力,不可逆转天机,挽狂澜于既倒,哼,老夫这便径赴都城,先把朝中奸佞除掉,再与吾师弟李淳风合力,助隋杨氏子孙重振气运,必可保先帝的基业千秋万世!

他一顿,目光霍地转到女儿袁紫衣身上,口气仍严厉十分,道:"紫衣,你在此等爹爹回来,不许擅自离开,小心保护'乾坤珠',吾之大事,便着落于这颗千年奇珠上面,决不容疏忽大意。"

话音未落, 袁天纲已呼地掠出洞外去了。

众人不由面面相觑,好一会儿均默然不语,袁紫衣心中又急又难过,终于忍不住向李药仙、太乙老人顿足嗔道:"好啊!李伯伯、太乙伯伯明知爹爹此行十分凶险,却不加劝阻,袖手旁观,哼,枉紫衣一番心意,捧灵芝汁招待你二人了。"

李药仙苦笑摇头不语,太乙老人却怪笑道:"你这娃儿,没法阻止袁老怪的鲁莽行径,却借吾等老不死来消气么?嘿嘿,吾等岂有不知,他死心眼起来,只怕你用刀架在他脖子上,亦决难令他改变心意,既然如此,吾等又何必白费说话的力气?"

袁紫衣一听,登时做声不得,她自然知道她爹爹的脾性,要令他改变心意,休说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就算要他上刀山下火海,只怕也难令他回心

转意。李药仙、太乙老人是爹爹的多年知交,他二人如何不知爹爹坚硬如钢铁的脾气,但到底父女情切,她担心爹爹的安危,情急之下,不由尖叫道:"两位伯伯,难道便真的见死不救爹爹了?"

李药仙、太乙老人互视一眼,目光溜到昆仑奴身上,忽地呵呵一笑,不约而同地齐声道:"紫衣啊紫衣!放眼当今之世,能救你爹爹的,只怕惟有一位妙人儿了。"

袁紫衣一听,不由大喜道:"这妙人儿是谁?快说啊!"她一顿,忽见李药仙、太乙老人的目光停留在昆仑奴身上,她绝顶聪慧,登时醒悟,不由含羞带嗔道:"两位伯伯是指昆仑哥哥吗?为甚不坦白道出呢?是啦,昆仑哥哥,你莫怪爹爹的固执脾气,求你救他一救,你可愿意?"不知为甚,袁紫衣的口气显得有点犹豫不定,也不知她是担心爹爹的安危,还是怕万一昆仑奴答应了会遇上凶险,女儿家的心思当真复杂之极。

昆仑奴一直默不作声,凝注袁天纲掠出的洞口出神,此时却忽然问袁紫 衣道:"紫衣妹妹,你以为袁老前辈是否可与你师叔李淳风相遇呢?"

袁紫衣决然的点点头道:"当然可以,爹爹与师叔感情犹胜亲兄弟,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若要相会,总有妙法施展呢!"袁紫衣忽地又摇头道:"但这也没用,师叔和爹爹一样,均是死硬脾气,若真与朝中奸臣闹翻,有师叔他相助不但无益,反白多送一条命而已!

昆仑奴一听,便忽然爽快地道:"那好吧!我便尾随袁老前辈走一趟都城!且看如何吧!"昆仑奴欲说什么,但到底没说,只见他的身形一晃,便已如光闪电划,射出洞外去了。

昆仑奴掠出灵芝洞,他的身法快如鬼魅,眨眼便向落雁峰的西面掠出十 里路。西面是下山通向隋都城的路口,亦即西赴京城的必经之路,昆仑奴若 真的尾随袁天纲,便非往西面下山不可。

他向西面掠行了一段,眼见下山的峰顶小路便在前面,他心中却忽然一动,身形立刻顿住了,暗道:不对,袁天纲果然是从西面山口下山,直奔隋都城去了。但他不是说已在都城司天监府留下口讯,叫他的师弟李淳风前来华山绝巅相会,共商助那隋杨氏子孙重振气运的么?哼,那李淳风既然对隋杨氏的朝廷如此死心塌地,他接此讯息,还不火急急地赶来吗?那袁天纲又怎可能在都城与他相遇?这分明是袁天纲不欲找寻他的师弟算账,故意布下

的声东击西迷魂网,哼哼,你以为昆仑奴会轻易上当吗?

昆仑奴心念电转,又暗道:那李淳风若要勘察"天机异兆",虽然必上华山之巅,但也并非落雁峰不可。落雁峰虽然是华山顶峰,但其贵在于"地脉",因此而孕育出千年奇珍的龙脉之精"龙星花";而当今帝皇之都位于华山西面,欲察"天机国运",便非上西面的莲花峰不可,那李淳风既然是朝廷的司天监,他如何会不明白如此显浅道理,看来他若真的欲察"天机异兆",便非上西面的莲花峰不可。

昆仑奴心中判断,脚下也立刻移形换位,身子猛地一施,不再尾随袁天 纲从落雁峰下山,反而呼地向西面十里外的莲花峰射去。

不一会,昆仑奴便已掠上莲花峰巅,但见峰顶有巨石数方,形态各异,石上布满彩纹,花瓣片片,恰如水面莲花盛放,天造地设,惟妙惟肖,昆仑奴心道:这大概便是世人称为"莲花峰"的由来了。

他挺立于莲花峰巅,向四下凝望,但见脚下的白云缭绕,如站云端,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黄河、渭河犹如两条彩带于天地间蜿蜒飞舞,他心中不由暗道:这果然是洞天察地的最佳之所,那李淳风又岂会错过呢?

昆仑奴心念电转,身形一晃,便开始在莲花峰巅周遭搜索。他于峰巅, 一连搜索过舍身岩、公元洞、莲花洞等华山胜景,但却无李淳风的踪影。

他从莲花洞中掠出,抬头一望,忽见峰顶四面,有一块如柱状之石,屹立于上,高达数十丈,直插云端,柱巅白云缭绕,当真有如"摘星之石",十分奇幻。心中不由一动,暗道:假如说华山莲花峰是观察当今"天机国运"的最佳之所,那此摘星之石,便是莲花峰上最佳的"观天台"了!若李淳风会错过,那他便非朝廷的"司天监"大人了。

昆仑奴毫不犹豫,也不顾整日奔波的疲累,展动身形,便向那"摘星之石"掠去。掠近一看,只见"摘星之石"四周光滑如削,高达五十丈,直插云际,顶部隐于云中,径围不及一丈,往上越细,犹如一根"定山神针",直插天际,十分奇幻险峻,心道:如此天险,犹如"天关地轴",能上得柱巅的,绝非等闲之辈,那李淳风未知是否有此能耐?昆仑奴心中转念,身形却绝不停顿,这根"定山神针"虽然险峻之极,犹如"天关地轴",却也难不倒昆仑奴,因为他独创的绝世轻功身法,恰好是"天关地轴",只见他猛吸一口真气,双足一顿,身形便飕地贴柱上窜,犹如一头"飞天神鼠",吱

溜溜的眨眼便窜上三十丈了。

他的身形,此时已没入云中,再窜上十丈,闪眼一瞧,只见宽不及三尺的柱巅,隐约正盘坐一人,于白云缭绕中仰视天际,凝然不动,昆仑奴心中猛地一跳,因为他的目力超卓,透过云雾的掩映,已瞧清此人是谁了。

"嘿!果然是你,李淳风,你好卑鄙!为甚劫我爹娘,却躲在此察什么 天机,勘什么国运了?"昆仑奴一跃而上,右足轻踏柱巅一角,身形仿如柱 上之柱,凝然屹立,巍然不动,口中却大喝一声。

柱巅盘坐仰天之人,果然是当今朝廷的司天监李淳风!他虽然亦能上此"天关地轴之台",但须盘坐以稳身形,昆仑奴却仅以右足轻踏便凝然不动,相形之下,昆仑奴的轻功内力,便犹胜于李淳风了。

李淳风一听,便知是他正急于寻访的"玄幻神童"昆仑奴!心中不由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东行审察"天机异兆",所遇所见均暗符他与昆仑奴于"富贵楼"的"推断暗喻",天机大势果然已届剧变之期,他对昆仑奴的神通,不由越发佩服,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位龙脉之母的"昆仑山"孕育的"玄幻神童",他正急欲与昆仑奴会面,此时乍然相遇,自然十分喜悦。

但惊的却是昆仑奴语气极不友善,也不知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更惊闻他的"爹娘被劫",不由大吃一惊,身形亦微一晃,忙道:"李兄弟,何出此言,是谁把你爹娘劫走了?"

昆仑奴见李淳风吃惊的模样,心中不由更添怀疑,暗道:你暗中干出此 卑鄙行径,以为我查探不出,好慢慢以此来要挟我昆仑奴,如今乍然遇我, 失了计算,自然惊慌失措,哼哼,此事怎容你抵赖推搪?

昆仑奴冷哼一声,道:"哼!你不知道么?那我问你,半月前你是否曾 到李家村,向一位采药老人打探我爹娘的下落?你说啊!"昆仑奴牵挂爹娘 的安危,又恨下手的人手段卑鄙,心中已被怒火充塞,语气便恶狠狠了。

李淳风一听,不由更感吃惊,他点了点头,坦然地道:"不错,我此行的确顺道欲拜访十八年前有一面之缘的同宗兄弟,亦曾于都城东郊山上,向一位老人打探李南生、燕红玉夫妇二人的下落,但不知为甚,那采药老人不肯泄露李南生夫妇的行踪,反而指我走了一条冤枉之路,因此到底没能见着李南生夫妇啊!李南生夫妇既然是你的爹娘,武功修为自然极高,怎会被人劫走了?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

昆仑奴冷笑道:"我爹娘遭人暗算,武功再高也难防!暗算之人口称乃朝廷司天监府中之人,你是朝廷的司天监,那等朝廷鹰犬,不是你差遣又是谁!哼,亏你还自认是我爹娘的同宗兄弟,竟干下如此卑鄙勾当!你好好交出我爹娘犹自可,不然休怪我昆仑奴把你个大隋朝廷闹得天翻地覆!哼哼哼!"

李淳风见昆仑奴气恨相逼,与他于都城"富贵楼"初遇时简直判若两人,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按吾所察,这小子是心性至孝之人,若非他的爹娘被劫亦决难令他如此失却常态其"玄幻"之性,竟一转而"恨怒攻心"!看来他的爹娘遭人暗算了!但暗算他爹娘之人,为甚又自称是来自吾之司天监府呢?这里面到底隐伏什么阴谋诡计?

李淳风毕竟阅历深厚,他立刻便意识到此事必另有内情了。他想了想,便微微一笑,镇静地道:"李小兄弟,你爹爹乃吾同宗兄弟,他遇难老夫又岂会独善其身,但总要查究明白才好行事解救啊!你莫心焦气躁,此事是否吾之所为,在未有真凭实据之前,老夫便如何解释你也不会相信的了。但老夫反问一句,假如老夫真的是劫持你爹娘之人,会愚蠢至此,自报名号吗?"

昆仑奴微一摇头,道:"或许不会!但为了某种目的,这样布局也未必不可!因为布局之人,或以此来要挟我就范也!"

李淳风一听,心中不由一动,暗道:不错!若受暗算者如此怀疑,则说明布局陷害我李淳风之人,极工于心计了。因如此一来,我与昆仑奴便必然势成水火,彼此冲动之下,大打出手,必两败俱伤,届时吾与昆仑奴这"玄幻神童"不但不可以共探"天机奥秘",反而被逼卷入一场仇杀风波!布局之人用心何其歹毒!

李淳风心念电转,便肃然地对昆仑奴道:"李小兄弟,此时无论我如何解释,你亦不会相信的了,因此我也并不打算解释什么。但请仔细想想,假如我李淳风如此施为,对我有什么用处?目的何在?你的爹娘与吾有一面之缘,并不陌生,此事怎能隐瞒?你又怎会因此向我就范呢?你再仔细想想,此事除了我李淳风,是否另外有人从中渔人得利?你只要想通了,也便可以冷静下来了!"

昆仑奴一听,晶亮的眼珠闪了闪,心中亦不由一动,暗道:此事果然大 有蹊跷!因为李淳风如此施为,果然毫无益处,不但不能令我就范,反而会 惹起杀身之祸,他亦精于神算之术,岂会这般愚蠢?但若非他所为,从中得益的会是谁呢?嘿嘿嘿!他心中冷哼一声,脑海中不由一连闪过几大人物的身影,先是他夜闯隋炀帝禁宫"迷楼"时,恰好遇上的当今皇后娘娘萧氏,萧后的确求他相助扶持隋炀帝的国运气数,被他一口拒绝,萧后是否因此派出朝廷高手,劫持我爹娘,以逼我就范呢?嘿嘿,此其一也!

其二是欲阻我退路,更欲将我生擒活捉的朝廷国师萧吉!此人利欲熏心,为保其荣华富贵,即不择手段,逆天而行,欲保腐败朝廷的根基国运,比之袁天纲、李淳风"愚忠"之辈,显然又更卑鄙可憎十分。而且萧吉似乎已窥悉"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奥秘,又知我本姓李,李淳风又恰好姓李,萧吉为剿除一切姓李之人,布下陷阱,诱我与李淳风仇杀,如此岂非既可趁机除去他心中的"朝廷隐患",又可阻止我昆仑奴去导引天机运行吗?嘿嘿!这倒当真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啊!

昆仑奴思忖片刻,渐而冷静下来,因而对李淳风的敌意不由消减三分了,但口中依然没好气地盯着李淳风道:"哼,除你李淳风外,的确尚有二人有可疑!这二人一是当今萧后娘娘,二是朝廷国师萧吉!"

李淳风一听,不由大吃一惊,忙道:"噢!李小兄弟,你认识萧后娘娘和国师萧吉么?你又怎会怀疑他们与你爹娘被劫之事有关连呢?此事非同小可,李小兄弟切勿胡乱猜测啊!

昆仑奴微哼一声,道:"我爹娘被劫之事,你李大人既然自认无关,那值得嫌疑的,自然便只有这二人所为!我曾夜闯禁宫迷楼,先是遇上巡夜的皇后萧氏,她亦求我助与大隋国运!然后又被萧吉和他的师弟余法善,率两大高手叫什么'乾天笔'、'坤地杖'的 阻我退路 欲逼我为他萧吉效劳!"

李淳风一听,不由又大吃一惊,道:"那李小兄弟是否答应了?你若不答应,在当今四大高手手下,你又如何可以全身而退?"

昆仑奴傲然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区区禁宫迷楼,四大高手便困得了我么?且目下天机大势已同剧变之期,已势无可逆转,我又怎会答应这逆天机违民心之事?因此萧后娘娘和萧吉之求,均被我坚决拒绝了!

李淳风想了想,他毕竟阅历丰富,比昆仑奴强多了,立刻便意识其中隐 伏的危机凶险,他不由微叹了口气,道:"若然如此,便难怪会发生你爹娘 被劫持,又有人欲嫁祸于我之事,而令李小兄弟向我寻仇,令你我二人自相 仇杀的危机了!哎,李小兄弟毕竟阅历尚浅,未知人世这凶险,你爹娘被劫之事,只怕因你而起的呢!"

昆仑奴不由怒道:"我视爹娘如生命,怎会令他们被暗算!哼,你最好 解释清楚!"

李淳风镇静地一笑道:"李小兄弟且少安毋躁,此事的幕后主使人,已昭然若揭了!你试想想,若非当今皇后、朝廷国师这等权贵之人,谁有此本事在禁宫迷楼出现,又与你相遇相交锋呢?你当时必露了一手绝世神通,令他们既惊且佩,因此求你相助振兴隋朝国运,以助他们保住荣华富贵。不料被你一口拒绝,他们为了逼你就范,便向你爹娘下毒手了!同时,那国师萧吉,与我素来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只怕已暗中嫉恨于我,便趁机嫁祸,令你我仇杀,两败俱伤,主使之人便可坐收渔人之利也!由此可见,李小兄弟亦是这场危机的肇事人之一!"

李淳风一番辨析,不由令昆仑奴做声不得,因为他不得不承认,他爹娘被劫持之事,比他所想像的复杂得多,甚至牵涉到朝廷"保皇人马"的一项大阴谋,而矛头所指对象,除他自己外,的确尚牵连李淳风在内!既然如此,若依然缠住他不放,岂非缘木求鱼么?而且亦可能中了真正行凶者的阴谋诡计!

昆仑奴有了这般转念,便欲离去,另行追索。

此时李淳风却忽然道:"等一等!李兄弟,吾倒有一法,助你查索爹娘 的下落!"

昆仑奴因爹娘的被劫,不由被弄得有点心浮气躁。他一听,便猛地顿住身形,盯着李淳风道:"噢!李大哥!你到底有何妙法?"昆仑奴此时对李淳风的敌意已减缓,他的口气,已逐渐回复于都城"富贵楼"初遇时一般了,只是他对李淳风仍有怀疑,语气便有点游移。

李淳风微一沉吟,便决然地道:"李兄弟,此事已把我李淳风牵连进去,我又岂能独善其身呢?而且据你辨析,不幸曾在萧后娘娘和萧吉国师面前显露神通,他们必对你十分留意,你爹娘被劫之事,他们有甚大嫌疑。因此此事便直接牵涉当今朝廷,绝不可鲁莽行事!否则不但救不了你的爹娘,只怕连你我亦同遭不测之祸!"

昆仑奴微哼一声道:"哼!管他什么朝廷不朝廷!谁暗算我爹娘。我便

决计找他算账,把此昏败朝廷闹个天翻地覆!

李淳风微叹口气道:"不然,李兄弟,当今朝廷固然昏败,甚至已无可救拯。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偌大朝廷之力呢?因此若不寻思妙策应付,必白送生命,从而亦必赔上你爹娘的性命也!况且当今天下大势,已届大乱之期,李兄弟一身天机神通本事,正宜为拯救天下苍生出力,怎可以此有用之身,去作此有害无益的白白送死之事呢!

昆仑奴登时做声不得,他虽然焦虑爹娘的安危,但亦不得不承认,李淳 风所论述的完全正确,别的不说,单是萧吉等四大高手,昆仑奴便自知极难 应付,何况朝廷中高手如林,况且还有百万大军,任何人有本事洞天彻地, 单枪匹马只怕也难逃毁灭之厄!若对方挟持爹娘的目的,是逼他就范,那他 一死,爹娘便立刻失去利用价值,性命必立刻完结,如此岂非因他的鲁莽, 误送了爹娘的性命?

他心念电转,终于亦微叹口气,无奈地道:"如此,李大哥又有何妙策 救我爹娘呢?"

李淳风道:"按目下的辨析,劫你爹娘之人,陷我于不义的人,必然是朝廷中的某一人物,因此势必先从朝廷入手查探不可!李兄弟敢随我入都城一行么?"

昆仑奴傲然地道:有甚不敢 哼 禁宫迷楼 亦任我来去自如也!"他一顿,忽地忆起,那袁天纲不是已赴隋都城,欲行什么"振兴大隋国运"的大业么?那李淳风此举,是否急于回去与他的师兄袁天纲会合?他心中转念,便盯着李淳风,很认真地问了一句道:"李大哥,假如朝廷要你助其振兴国运,你将如何处之?"

李淳风微一沉吟,便知昆仑奴对他的戒心未消,他微叹口气,道:"李兄弟,你的天机绝学犹胜老夫一筹,那你以为,当今朝廷气运,尚可以以人谋去振兴逆变吗?"

昆仑奴一听,便知李淳风已认同那"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演行大势,不至于"逆天机违大势"而行事,心中这才增了一点好感。他呵呵笑道:"天机大势已开始演行,势格所趋,又岂能以人力去挽回?走呵!昆仑奴这便随你闯一闯帝都龙潭虎穴吧!



李淳风和昆仑奴下了华山,向西掠行,不到半日,两人便进入帝都大兴城(今西安城)。李淳风是朝廷的司天监,官位不高,却地位超然,守城官兵多半认识他,因此由他引领,昆仑奴进城自然毫无阻碍。

李淳风亦不敢大意,把昆仑奴悄悄带返他的司天监府,又特别安排了一个密室给他居住。然后李淳风才安排好行事的计策,上朝向隋炀帝秦报。

隋炀帝杨广在禁宫内苑,正为天下频生的异变惊骇,他接报东行"审察 天机异兆"的司天监李淳风求见,不由大喜,也不理会国师萧吉原来的安排, 命李淳风先赴国师府报告,立即下旨,于偏殿赐见李淳风。杨广自然深知李 淳风的"天机玄学"高强,比之萧吉有过之而无不及,见他如此卖力,刚回 来便向他秦报,心中不由十分高兴。

李淳风由御前太监引进偏殿,但见隋炀帝杨广已高踞殿中龙椅上面,惟已急着等他的奏报。李淳风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你隋炀氏的"昏腐血煞"之气,已令天机大势加速演行,到此时尚欲凭人力去谋逆天机大势吗?哎!这只怕是"与虎谋皮"之举也!他此时心中另有打算,因此这话是决计不会泄露的。他走上前去,依常礼叩拜道:"司天监李淳风叩见皇上!"

隋炀帝见李淳风一派仙家般的飘逸,心中不禁又添了点欣慰,他欣然地 向李淳风招手道:"李司天平身上奏吧!"他微一顿,立刻便迫不及待地道: "汝奉旨东行,审察天机异兆,可有甚吉祥之兆?快奏朕知!"

李淳风在心内无声一笑 口中却道: 启奏皇上 淳风此行奉旨东察 的确目睹不少天象异兆!淳风料此必与朝廷国运有甚深渊源!"李淳风说到此处,忽地故意一顿。

这登时令隋炀帝急不可耐,厉声道:"是甚天象异兆,有甚渊源,汝快秦朕知,为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李淳风惊恐的道:"淳风该死,有负皇上所托!因淳风虽然目睹,亦推 判出与朝廷国运有甚深干连,但淳风学有未逮之处,事关重大,不敢妄下判 断,其具体细微之处,一时间尚难下定判!"

隋炀帝一听,怒火便忍不住上冲,厉声喝道:"李淳风!你既说目睹天象异兆,又说与朕之国运有所牵连,却又难下判断!这到底是何居心?有何用意?汝欲犯欺君灭族之罪么!"

李淳风此时却从容地微笑道:"皇上息怒。淳风虽学有未逮,但幸而托皇上的洪福,得过一位'玄幻神童',其'天机绝学',当世无出其右,假如邀得此人为朝廷效力,一切天机疑难,必可迎刃而解也!"

隋炀帝不由又转怒为急,忙道:"此人比之国师萧吉、李司天你,其技 又如何呢?"

李淳风微笑道:"国师萧吉大人,莫测高深,淳风不敢妄下判断。至于'玄幻神童'与淳风相较,他犹如天上的朗月,淳风不外是一点萤火之光罢了!"

隋炀帝的心神,被李淳风逗引得痒急难熬,他的身子于龙椅上虎地一挺,厉声道:"此人到底是谁?汝快奏朕知!朕以倾国之力,还怕不能令他为朕效劳么!"

不料李淳风却微一摇头,道:"不然,皇上,据淳风所知,此人性子十分玄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若以强相压,只怕因而误事。"

隋炀帝不由又急又喜,连声道:"此人如此么?此人如此玄幻那朕须以何法,方能令他为朕效忠呢?李司天快想办法!若能成事,便是汝一大功劳!朕必重重有赏!"

李淳风在心中无声地一笑,这才朗声道:"皇上,据淳风所察,此人须待之以至诚之礼,方能令其心悦诚服!"

隋炀帝急道:"如何方为至诚之礼?"

李淳风道:"须待之以国之上宾,并不以臣子视之,或许可令他心动。" 隋炀帝闻言,大笑道:"此人若肯为朕效忠,保朕之江山国运,朕便待 之以国礼,亦有所值,有何难哉?朕这便传旨,由朕于朝廷赐见,以国宴相 待,再着朝中大臣相陪于他,这总算得上至诚之礼了吧!"

李淳风一听,欣然笑道:"皇上,若如此待他,必会令其心动矣。皇上亦可趁机向他询以天机疑难,如此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么?"

隋炀帝大喜道:"不错,朕这便传旨,明日中午,于朝廷赐见此人便是

了!

李淳风心中欣然一笑,暗道:吾此举乃让昆仑奴能面见隋炀帝,隋炀帝 赏识之下,由他下旨查索,救人之难题,便可迎刃而解了。他见计策进行十 分顺利,隋炀帝的主意已定,便借口急于前去引领此人入京,向隋炀帝拜辞 而去。

李淳风离开内宫仅一会儿,国师萧吉便匆匆地急奔偏殿而来。他已接报,司天监李淳风东察天象异兆,已平安返都,而且并不立刻到他国师府呈报,反而径赴内宫,直接向隋炀帝奏报。萧吉不由一惊,又恨又怒,他本已安排妥当,布下天罗地网,教李淳风此行有去无回,不料他却安然归来了!不但如此,李淳风甚至抢先向皇上争功邀宠,直接报奏隋炀帝,简直视他国师萧吉如无物,萧吉差点被气疯了。

他接报后,立即入宫而来,他决定非要立刻谒见隋炀帝,把李淳风已占的上风抢夺回来不可!

萧吉抵内宫午门时,刚好碰见从偏殿出来的御前太监,正匆匆奔向朝廷的礼部尚书的府第。萧吉一见,便问御前太监道:"公公行色匆匆,有甚要事?"御前太监见是国师萧吉,隋炀帝又有旨意,任萧吉自由进出宫中,极为宠信,因此也不敢开罪,忙向他拱手道:"原来是萧国师驾临,奴才见过萧国师。"说罢,御前太监又匆匆欲离去。

萧吉一见,顿感疑惑,他盯着御前太监,毫不放松,沉声道:"公公! 莫非是奉了皇上旨意,急着办事么?是甚要事?吾正欲前去谒见皇上,公公 若有疑虑,吾倒愿替你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萧吉言下之意,是假如你不 告知皇上的意旨,那便休怪他在皇帝面前"恶言"其之短处了!

御前太监深知萧吉极得隋炀帝的宠信,对他言听计从,他决计惹不起他,便无奈顿住脚步,悄声道:"奴才正替皇上向礼部尚书传旨,准备明日中午,在朝廷大殿摆设盛大国宴,款待御前太监李大人带回的一位大贵宾呢!详情不及细谈,请萧国师见谅。"

萧吉一听,却依然毫不放松,反而更狠狠地盯着御前太监,沉声道:"有这回事,公公可知李司天带回的人姓甚名谁?皇上为什么如此隆重?此事关乎朝廷国运,请公公切勿瞒我!"

御前太监一听,不由十分惶恐,忙道:"不敢!不敢!萧国师有洞天彻

地之能,奴才怎敢隐瞒?据奴才所知,李司天带回之人,叫什么'昆仑奴', 外号又称为'玄幻神童'!请萧国师参详一二。"

萧吉一听,心中不由突突一跳,目中精光暴炽,暗道:果然这见鬼的昆仑奴小子,吾布下之天罗地网,竟被这小子识破了,又胆敢联合李淳风,径赴朝廷向吾兴师问罪。哼哼,这便休怪我萧吉辣手无情了!他心念电转,便若无其事地笑笑道:"若此人真有本事,肯为朝廷效力,倒是皇上之福啊!不敢阻公公贵步,请自行办事便了。"

御前太监一听,暗松口气,连忙向萧吉告辞,传旨去了。

萧吉眼中精光闪烁,加快脚步,直奔内宫偏殿而来。

隋炀帝果然尚留在偏殿,心中又惊又疑又喜,暗忖:李淳风引介之人, 是否真有此回天倒海的通天本事?恰闻报国师萧吉求见,正合朕意,连忙 道"快传!

萧吉进殿,参拜毕。隋炀帝迫不及待地道:"国师来得正好!朕正有事 欲召你晋见呢!

萧吉佯装惊奇状,道:"皇上有甚要事,微臣洗耳恭听!

隋炀帝道:"司天监李淳风已回朝,他此行收获甚丰,还带回一位大能 人呢?朕十分高兴,已传旨明日赐午宴,以邀此人为朝廷效力!国师明日记 得赴席,替朕审察分析此人的神通本领!

萧吉也不置可否,反问了一句道:"噢?明日的午宴,皇上打算安排什么人陪席呢?"

隋炀帝兴奋地道:"司天监李淳风对此赞誉有加,并力言此人只能以诚之礼相待,方可令他甘心为朝廷效力。此人既有如此无上神通,可保朕之国运绵长,朕因此打算隆重其事!除了朝中丞相、尚书等大臣外,朕尚下旨着太子、皇后、公主等皇族陪宴!朕如此安排,总算得上是至诚之礼了吧?"

萧吉一听,心头不由如遭电殛,他浑身微微一抖,一股强烈的恨意袭上心来。他狠狠地咬牙暗道:若然如此,吾之"一石二鸟"妙计,岂非弄巧成拙么?不但不能令李淳风与那小子反目成仇,自相残杀,反而因此而引他入朝,与吾争锋!昆仑奴这小子的本事,吾亦曾亲眼目睹,其天机绝学、武功招数,比之李淳风犹胜一筹,他若存心卖弄本领,还怕不把隋炀帝哄得昏头转向么?皇上大喜之下,必加重用,届时这小子与李淳风联成一线,便十分

可怕,连我萧吉的超然地位亦必被取代了。嘿嘿!我萧吉又怎会如此愚蠢, 束手待毙哉!

萧吉在霎间心念电转,他目中精光忽地一闪,已有了巧妙的主意。

只见他忽地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道:"皇上,请问尚记得'杨花败李 花开'的异兆么?"

隋炀帝一听,如针刺心,脸色不由倏地一变,厉声道:"如此恐怖之兆, 朕又怎会忘记,国师,你此言是何用意!

萧吉毫不畏怯,又逼进了一步,道:"那皇上又是否忘了皇城之上,木子滴水,淹没皇城之异梦呢?"

隋炀帝几乎按捺不住恨怒,破口大骂萧吉当面吓唬于他!但他毕竟十分 聪明,很快便醒悟,萧吉的言外之意,便虎着脸盯着他,厉声道:"此兆此 梦日夜令朕困扰,朕怎会忘记?你到底有甚话向朕奏知?不必吞吞吐吐,如 实奏知吧!

萧吉亦知隋炀帝喜怒无常,且十分多疑,在他面前玩火务须小心翼翼, 万一玩过了头,便会有"玩火自焚"之厄了!他于是连忙俯身向隋炀帝下拜, 这才道:"臣忠心于皇上,为保皇上国运根基,必死而后已,决无异心,望 皇上体察臣之一番苦心。"

隋炀帝脸色这才一缓,道:"国师对朕忠心耿耿,朕岂会不知?否则刚才便已治你欺君犯上之罪矣!你有疑虑只管奏上,朕不怪责便了!

萧吉心中不由暗暗冷笑,心道:这皇帝喜怒无常,应对稍一不合其意,便立有杀身之祸!既然如此,吾计必成矣。萧吉也不再犹豫沉声道:"皇上,异兆怪梦果然十分可怕,但亦有所启示,即但凡'李'姓之人,其中特别是有能者,均是威胁皇上江山国运的隐患也……,且水淹皇城,木子滴水,臣早就向皇上辨析,此乃'李姓带水'之人作怪之兆,望皇上深思!

隋炀帝吃惊道:"国师有话直奏无妨,不许掩饰吞吐!

隋炀帝的紧张虚怯,正合萧吉的心意,只见他微叹口气,忽地肃然说_{道:}"皇上因李司天引进能人,正好兴致,臣本不欲令皇上扫兴,但臣自忖此事关乎皇上的江山国运,弥大于天,不敢不大胆进言。"他一顿,偷瞥一眼隋炀帝,见他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心中一声冷笑,这才决然地沉声道:"皇上,李司天之名为'李淳风',而'风'字只是作配,'淳'字方为其正名,加上

其姓,岂非'李姓带水'之人么?皇上不能不善加提防啊!

隋炀帝脸色一变,厉声道:"这李淳风胆敢图谋不轨吗?"他一顿,却又皱眉道:"但李淳风此人平日深居简出,淡泊名利,鲜与朝中大臣交往,似并无甚野心异志啊!况且他又不辞劳苦,为朕引介神通之能人,保朕之江山,与那异兆似有不合之处也!

萧吉一听,不由暗自庆幸,心道:这李淳风在皇帝的眼中,果然甚有斤两,若非在此时将计就计,只怕撼其不动反而招祸也!但此时萧吉却绝不犹豫,立刻回道:"是否相合,一试便知。再说皇上知否他引进的人,到底是甚来历?"

隋炀帝道:"朕尚未赐见,怎会知悉?那此人到底是甚来历?"

萧吉意味深长地笑笑道:"皇上,据臣所查实,此人叫'昆仑奴',但并 非其真名实姓。他本姓李,名昆仑,乃都城郊东面李家村人也!臣为此已彻 查多时矣!"

隋炀帝一听萧吉所言,李淳风引见的能人,原来是李姓,又来自东面的李家村,神色便不由沉了下来,他盯着萧吉,道:"噢,果真如此?那你还查悉什么?"

萧吉道:"皇上,此人确然姓李,臣为此已做了许多工夫,查悉此人生 父为李南生,其母为燕红玉,均武功高强之辈,不能不慎防也!

隋炀帝犹豫地道:"此人虽然姓李,但其名为'昆仑',则以'大石'为根基,与'水'恰恰相反,显然并非'带水'之人也!况且他既然肯跟随李淳风入朝见朕,足见其有为朝廷效力之意,若此人真有本事,保朕之江山国运,朕若拒之,岂非错失千载良机吗?如何处之,须有一个妥善之策!国师,你有何主意告朕?"

萧吉心中此时不由更添嫉恨,他料不到隋炀帝竟对昆仑奴如此着迷,以至连那"异兆怪梦"亦难令他决然改变心思!他自然亦知隋炀帝十分固执多疑,他此时若再坚持,便会弄巧成拙,令隋炀帝生疑。萧吉心中转念,便微笑道:"皇上,臣有一两全其美之策,让皇上既不会错失获能人的良机,又不会被图谋不轨的奸党阴谋得逞!"

隋炀帝一听,不由大喜道:"如此甚妙!国师快奏朕知!

萧吉心中冷笑,却趋前一步,靠近隋炀帝的身前,悄言密语好一会儿,

这才微笑道: "如此,岂非两全其美之计,万全之策么?

隋炀帝杨广此时亦抚掌呵呵笑道:"不错,不错,国师之计果然天衣无缝,朕便依此而行吧!

第二天早朝后,隋炀帝下旨摆起盛大的国宴。隋炀帝和萧后娘娘并肩坐于上席,阶下是两长列的酒席,右面为首的皇族中人,包括太子杨昭、昭仪公主杨玉兰、昭阳公主杨玉华等,均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亲生儿女,再下在一席空着座位,似正等待什么贵客驾临,再下面,以及左面一列,才是楚国公杨玄感(杨素之子)、大将军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丞相苏威、国师萧吉等朝中文武大臣。此时众大臣均甚感奇怪,暗道:虚悬以待的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贵宾?但谁也不敢询问,因为谁也不敢冒犯隋炀帝喜怒无常的"天威"。

隋炀帝杨广今日却一反平素的阴沉脸色,与萧后嘻哈谈笑,其状甚为欢 欣。昭仪公主、昭阳公主是一双感情十分亲密的姐妹,姐姐杨玉兰年方十七,妹妹杨玉华年仅十五,丽质天资,十分美丽,更特别的是,姐妹二人虽贵为公主,但崇尚祖父杨坚的节俭美德,赴此盛大国宴,亦只是淡妆素抹,显得十分清丽脱俗。

不久,礼部尚书兼内史侍郎虞世基向隋炀帝道:"启禀圣上,御宴午时已届。"

隋炀帝一听,欣然下旨道:"宣司天监李淳风,及其引介之'玄幻神童' 昆仑奴进殿见驾!"

在锦衣卫一连串的呼喝声中,御前太监引领二人进殿。跟在御前太监后面的是司天监李淳风,李淳风后面便是被李淳风加添了一个名号的"玄幻神童"昆仑奴。李淳风到底是朝廷中人,因此依例低首垂目,紧随御前太监而行,神态恭谨。但昆仑奴却一派"玄幻从容",他游目四顾,但见两排酒席后面,是刀枪森寒的锦衣卫,目露精光,但身子僵立不动,犹如泥塑木雕。昆仑奴心中不由暗笑,这如此排场,岂非神庙中的猫阿虎护卫将军么?他因此脸上似笑非笑,神情奇幻地从容而进,就如步入森森神殿,虽然好奇,却又不屑一顾。

御前太监引到阶下,便退开了。李淳风跪下奏道:"臣李淳风参拜皇上, 昆仑奴已引来见驾了。" 隋炀帝杨广向阶下一看,只见李淳风身旁,挺立着一位年仅弱冠的少年郎,长相十分清秀,脸上似笑非笑,十分奇幻,果然是一位"玄幻神童"!此时不但隋炀帝心中惊奇,他身侧并坐的萧后娘娘,亦心中突然一跳,暗道:原来是哀家在迷楼曾遇的"神通小子",也不知是否曾闻其人其事,萧后的两位公主昭仪杨玉兰、昭阳杨玉华,此时亦不禁目注昆仑奴,俏目中闪出一缕惊喜的光芒,就如目睹一颗奇幻华星,忽然天际降落。

隋炀帝杨广心中惊奇,因此也不介意昆仑奴挺立不跪不知天高地厚,他目注昆仑奴一眼,忽然莫名其妙地呵呵笑道:"好!好!果然是一位玄幻神童,不怪,不怪,你不知礼仪,朕不怪你,朕以如此盛大御宴待你,可算至诚之礼了吧?啊啊,昆仑奴!"

昆仑奴受此"浩荡皇恩"竟若无其事,只见他似笑非笑,似不欲说话,但又非说不可,只好按李淳风事先的安排,向龙案上的隋炀帝微一点头,道: "昆仑奴谢过皇上的礼待,祈祝皇上龙体安康。"

隋炀帝一听,不由大喜,把昆仑奴的不敬傲慢也忘掉了,他呵呵笑道: "好!很好!昆仑奴,你且与李司天入席,先享受朕所赐之御宴,待会朕尚 有话向你宣示。"

昆仑奴无声地一笑,也没再说话,与李淳风一道,坐上紧靠皇族的御宴 贵宾之席。

隋炀帝杨广今日的心情特别好,只见他呵呵一笑,向下面的司宴官虞世 基摆一摆手,便欣然道:"排宴!

皇帝一声令旨,盛大的御宴也便开始了,当下成百的御厨,先捧出御宴的主菜,分别是龙肝、凤髓、麟脯、豺胎、熊掌、鹿尾、猩唇、鹑羹、龙鲤、海蚌、锦鸡、鹿舌等等的山珍海味,然后是集天下之大成的美酒佳酿。

御宴的酒菜摆上了,但面对这等山珍海味,殿中不论皇族、大臣谁也不敢擅自举筷,似乎这仅仅是御宴的"起首式"而已。

这等排场阵势,昆仑奴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特别是席上的"山珍海味、美酒佳酿",单是那等异香,便已令人垂涎欲滴。不过昆仑奴却微笑叹口气 因为他忽然眼前浮出"鸟啄人肠衔挂枯枝"的图景 面对着"御宴",便一点好感也没有了。

司宴官虞世基此时却大声唱道:"第一杯酒~~~ 唱歌、奏乐、献舞、祝

颂。"

随即便有笙歌妙乐唱了起来,数十美女涌进,向皇帝献舞、祝颂,于是 殿中充斥了一片"笙歌妙舞、万寿无疆、国运昌隆、千秋万岁"的歌颂。

接着由皇帝带头,再到皇族,再到贵宾,再到众文武大臣饮了第一杯。此时,御宴才算正式开始了。

到第三杯饮过,龙案上的隋炀帝忽地呵呵一笑,目注阶下贵宾席上的昆仑奴,道:"昆仑奴,朕闻说你身负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乃当世奇才,未知是否确有其事。"

李淳风一听,连忙以目向昆仑奴示意,务必妥善应对,争取皇帝的好感, 心道:助救你爹娘脱险的机会,就看你的表现了。

昆仑奴对李淳风的安排,本抱着姑且一试的念头,因此直到此刻,他尚算不过不失,并无闯祸之举。李淳风此时的暗示,他亦十分清楚,但不知为甚,他的神色却越来越不安,坐在如此"皇恩浩荡"的御宴上,如坐针毡,若非李淳风在他身旁拼命示意,他早就按捺不住,连向皇帝祝颂的酒杯也不举了。因为"鸟啄人肠衔挂枯枝"的惨象,已令他心神震荡,以至对这"皇恩盛宴"也失去任何兴趣。

他此时一听隋炀帝的发问,他的玄幻根性不由又发作了,若有所思地 道:"嘿什么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也难于改变世间的惨酷景象,这 岂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吗?吾之所学,于世间又有甚益处?"

昆仑奴的话音虽然不高,但他身边同席的李淳风,却不由大吃了一惊,暗道:不好,这"玄幻神童"的玄幻根性又发作了,幸亏他说的声音甚微弱,隋炀帝未必能听到,不然凭隋炀帝的聪明,必定立刻领悟这话中含意,这还不把隋炀帝惹怒吗?

果然隋炀帝脸上一转而为迷惑,沉声道:"昆仑奴!你说什么世间惨酷景象,哼,朕之皇恩浩荡,臣民安享太平盛世,有甚惨酷之象,汝到底欲说什么?"隋炀帝虽然仅听到话中的一半,但已足够令他惊疑了。

李淳风一听,心头大骇,正欲冒死出面替昆仑奴掩饰,不料国师萧吉却已抢先了一步。

只见_。 吉冷笑一声,紧随隋炀帝的发问,立刻道:"启奏皇上,臣料这 昆仑奴必定不敢重复他刚才所说也。" 隋炀帝的脸色更阴沉了,他盯着萧吉,道:"国师为甚如此判断?

萧吉心中冷笑,暗道:昆仑奴这小子果然不知死活,竟于朝廷御宴上胡言乱语,单是这一点,便足以治他的死罪,也免了吾之一番工夫。萧吉心中转念,也就毫不留情,口奏道:"皇上,因为昆仑奴刚才所言,已犯下欺君逆上的弥天死罪,试问他又如何敢再重复!

萧吉无论武功、玄学均冠绝朝中,因此他此言一出,举座均大感震骇。假若萧吉此言属实,那刚被隋炀帝待为上宾的"玄幻神童"昆仑奴,立刻便惹上杀身之祸了,朝廷已难得一见今日般的盛会了,因此朝中大臣,多半不愿坏了兴致。

果然隋炀帝的痛处立刻被萧吉触着了,他心性孤傲,平生最恨臣民对他不敬,假如昆仑奴当真于朝廷之上,竟敢欺君犯上,隋炀帝必定毫不犹豫痛下杀手,只见他冷哼声,道:"昆仑奴,你是否心虚?是否不敢重复你刚才的失言乱语?哼哼,你最好如实道出,否则休怪朕辣手无情。"

李淳风一听,正欲抢先出面替昆仑奴求情掩饰。不料昆仑奴却当真不知 死活,闻言竟霍地站起,朗声道:"皇上,昆仑奴乃有感而发,绝无虚言,有 甚不敢再次重复,若皇上欲听,昆仑奴自然敢说。"

昆仑奴竟如此公然顶撞隋炀帝,且神色从容,丝毫不惧,简直不知死活, 萧吉心中暗暗冷笑,李淳风心中却连连叫苦,暗道:昆仑奴今番真的闯下弥 天大祸了。

但出乎李淳风和萧吉的意料,隋炀帝此时微微一怔,却没有立刻发作,也许是近年他听的尽是阿谀奉承的"马屁"及"歌颂",此时骤然遇上异音,不由令他一阵惊愕,而因此竟忘了震怒。只见他忽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道:"好!很好!朕近年已鲜见如此对朕说话之人了,昆仑奴啊昆仑奴,你可是千百人中最独特的一个。好,既然是据实有感而发,你且说出来让朕听听!"

昆仑奴也不犹豫,朗声道:"是!昆仑奴刚才有感而发,说的是:什么 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也难于改变世间的惨酷景象,这岂非天时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么?便是此言,皇上!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族中的太子、公主,均大吃一惊,意料必惹隋炀帝雷霆震怒了。

不料隋炀帝的反应却有点出人意外,只见他冷哼一声道": 昆仑奴 朕之天下太平盛世,何来什么惨酷景象,你想必是瞧差看错了吧! 朕为天子,自然得天运之顾,国运绵长,千秋万载,说什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哉,你所说岂非一派胡言么?"近年来,隋炀帝沉迷于温柔乡中,日夜荒淫,早已昏头转向,他又喜怒无常,胆敢说真话的大臣,早已被他杀光了,因此他听到的,便只剩下那些"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奏报,也因此他才说得如此断然绝对。

昆仑奴一听,他心中的隐痛猛地被触动了,目中精光闪灼,沉痛的道: "真的如此么?但我曾亲眼目睹幕幕人间惨象,那不过是半年前秋天的事, 千千万万饥民百姓,逃离荒废的家园,身穿百结鹑衣,手提瓦罐荆篮,背负 稚子弱儿,如蚁聚集,结成前不见头后不露尾的求食长流,淌过东西,流经 南北,途中树皮、草根、泥土食尽,更同类相食,人食人肉,恶鸦饿狼沿途 窥伺,争吃饿殍腐肉,鸟啄人肠,衔挂枯枝,惨不忍睹,这又何来'太平盛 世、千秋歌颂'!

昆仑奴慷慨激昂,朗朗痛述,殿中之人,个个失色,人人动容,均知今日之御宴,必成死亡宴会了。

果然隋炀帝杨广已按捺不住,猛地厉声喝道:"昆仑奴,你胆敢如此妖 言惑众么?简直一派胡言,你所说只是一人之见,谁敢认同,哼哼,若然无 人敢于认同,朕必治你欺君犯上弥天死罪。"

朝中的文武大臣,均知杨广嗜杀成性,谁敢于此关口挺身而出,拿自己 脑袋去与刀口相碰,因此殿上竟鸦雀无声,一片死寂。

隋炀帝杨广嘿嘿冷笑道:"如何?无人会认同汝之胡言了吧?昆仑奴, 朕叫你死而无怨。"眼见杨广便要下旨杀人,殿上更陷入一片死寂,就如九 层地狱,突然浮了上来,把满朝文武均扯吸进去。

昆仑奴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为君昏腐,为将怕死,为臣谀奉,如 此朝廷,尚有振兴之望么。

此时在昆仑奴身边的李淳风,脸色连变数次,终于猛一咬牙,霍地站起,沉声道:"启奏皇上,淳风近日东行查察,果然亦目睹民间百姓逃难惨况,因此臣以为昆仑奴所言,或有偏激之处,但也确有其事,请皇上明鉴。"

李淳风此言一出,萧吉便不由心中冷笑,暗道:你李淳风当真活得不耐

烦了。

不料就在此时,皇席上的昭仪公主杨玉兰,忽然站起,向杨广俯身一拜, 道:"启奏父皇,儿臣数日前西郊出游,亦亲眼目睹民间难民,扶老携幼,逃 难求乞,其情令人怜悯,请父皇下旨赈济。"

昭仪公主进奏之言,令满朝文武均大感震骇,但亦有良知未泯的大臣暗感汗颜,身为朝廷大臣,其勇气胆识竟比不上深宫女子,昆仑奴闻言心中亦不由一动,暗道隋炀氏一脉已昏腐将毁,为甚竟尚有如此侠骨仁心之人?昆仑奴对昭仪公主顿生好感。

隋炀帝对昭仪公主似乎十分宠爱,任何人出言附和昆仑奴,他本已决定必杀无疑,但昭仪公主竟如此表态,便令隋炀帝大感为难,因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前,他若要下旨斩杀昆仑奴和李淳风,则昭仪公主亦难于偏袒,但若斩昭仪公主,却又叫隋炀帝无论如何难下狠心。隋炀帝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变白,终于莫名其妙地呵呵一笑道:"好!既民间或有艰难之事,朕姑且不向你昆仑奴追究失言之罪吧!"

李淳风一听,紧绷着的心才稍微放松一点。李淳风正欲开口代为说什么。 么。

昭仪公主已再奏道:"请父皇赦免昆仑奴直谏犯颜之罪。"

隋炀帝一顿,李淳风沉重的心儿未及松缓,只听隋炀帝立刻续道:"昆仑奴,失言之罪朕虽然不加追究,但司天监李淳风在朕面前,把你吹捧得天花乱坠,说你是当世'玄幻神童',你须证明给朕看看,是不是有其实,否则,哼哼,这欺君犯上之罪一样难逃查究。"

李淳风一听,心中这才微松口气,暗道:若论神通本事,又岂能难得倒 昆仑奴这"玄幻神童"呢!但愿他那玄幻根性别再发作,不然吾之救人大计 便必全盘落败!且后果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李淳风转念之际,昆仑奴却已呵呵笑道:"噢?皇上打算如何考究我昆仑奴呢?"

隋炀帝杨广脸色一沉,接而又满怀希望地盯着昆仑奴,似十分渴望从他口中道出令他宽慰的回答,紧张兮兮地道:"昆仑奴,朕且问你,朕之国运气数正隆,必可保千秋万世!你又如何判断?哼哼!可不许胡说八道,妖言惑众!"

昆仑奴一听,便知隋炀帝心中矛盾之极,他既欲知自己的帝运气数,但 又极怕听到不利于他的断判,稍一不合其意,立刻便有杀身之祸了!

昆仑奴心中冷哼一声,从容地一笑道:"若论国运气数,须先考究天运大势,而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集天莲变化之大成。岂会一成不变?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所生日蚀三十六,彗星三度出现,至宋襄公时星殒如雨,即主天子势微,诸侯称霸,齐、晋、楚、吴、越等更替。而后则由秦、楚、吴、越诸夷狄之国主霸中原。再进则为战国争雄,天运急剧骤变,秦并六国,汉取代秦而兴,汉微则三国鼎立,三国归晋,而成一统。不久又逢中变之期,于是五代十六国、南北朝纷现,又至隋方为一统。是故天运之变,不可抗逆,国运之长短亦如是。仅可力求化小为中,化中为大变而已,此亦即国运之三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之演变势格,无可逆转。"

隋炀帝一听,神色不由一变,暗道:隋朝自父皇杨坚开国以来,迄今已三十二年,岂非正逢小变转中变之期么?若能化小变为中变,则吾之国运尚有六十八年,若不能化,则是已届应变之期了!隋炀帝心中凛然不安,无奈只好挤出笑意,和颜悦色地对昆仑奴道:"既然如此,昆仑奴,你可有妙法替朕之国运演化,化小变为中变,再化中变为大变,以至可保朕之国运千秋万世呢?你若有妙法达此目标,朕必令你享尽人世间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亦任你拣选!如何?"

昆仑奴心中不由微哼一声,暗道:人间惨象你尚不思谋变,却竟欲求国 运演变势格逆转吗?你这皇帝老儿也未免太痴心狂妄了!他心中转念,他那 玄幻根性不由又发作了,竟答非所问地喃喃道:"天运主国运,国运以民心 为根基,所谓小变、中变、大变,皆由此而主导演化也!嘿嘿,目下民间之 煞气,已足以令天运之变加速,还奢求什么国运千秋万世呢?"

隋炀帝一听,勃然怒道:"昆仑奴!你这话是甚意思?竟敢当廷妖言惑 众,怀疑朕之国运长降吗?"

昆仑奴毫不畏惧,朗声道:"我说的乃是:天运乃主国运,而国运乃以 民心为根基,若根基摇撼,国运又岂可兴旺昌隆?又谈什么去求国运千秋万 世的妙法哉!

李淳风一听 心中不由一凉 暗道: 坏了,这小子的玄幻根性又发作了!

人世间的惨酷图像,不料如此牢牢盘绕他的脑海,以至连救人之大计也忘却了!

果然隋炀帝冷笑一声道:"区区贱民,朕有四千七百多万,便死掉三几十万,又算得什么?岂能摇撼朕之根基国运!哼!国师萧吉所言果然不错,朕惟一须严加防范的是,有尔等自负不凡之人,处心积虑图谋朕之江山也!朕有萧国师之助,又何足惧哉!

昆仑奴也再没答话,默默坐下,似在思忖什么。李淳风此时心中惴惴不安,也不知往下的后果将会如何。

就在此时,却见国师萧吉忽然站了起来,向隋炀帝意味深长地笑笑道: "启奏皇上,今日欢宴,不宜尽谈国事,且让臣向贵宾敬献一杯美酒如何?"

隋炀帝此时也毫不犹豫,把手一摆,便断然地道:"准奏!便依国师之 意而行吧!

萧吉微微一笑,随手从酒桌上抄起他正饮用的酒壶,离席而出,他先按例走到皇族席前,替太子、公主等三人斟满了酒杯。然后即走到昆仑奴和李淳风的席前,笑道:"李司天、昆仑奴,两位皆酒宴的贵宾,吾代皇上敬两位一杯,切勿推辞!

萧吉也不待李淳风、昆仑奴二人答应,即替二人斟满了一杯。再走到公、相、将军席前,各斟满了。他返回自己的席上,以刚才的酒壶,为自己满满地斟了一杯。然后即捧举起来,道:"各位,且让吾等代皇上向贵宾敬上一杯吧!

席上中人,包括皇族中的太子、公主、公、相、将军等,见萧吉捧出皇上的名号,谁敢怠慢,便纷纷捧杯站起,向李淳风和昆仑奴道:"两位贵宾请!

李淳风眼见满朝文武大臣如此盛意,也无法推辞,伸手捧起一杯,塞到昆仑奴的手上,然后又悄拉他一下,一同站起,与众文武大臣一道,把萧吉代皇帝斟的美酒,一口气饮了,竟丝毫不加怀疑其中有甚古怪。事实上也根本不值得疑惑,因为萧吉用同一壶酒,先替皇族中的太子、公主斟满,再替他二人斟酒,直到众文武大臣,以及他自己,亦均用同一壶酒。萧吉就算有甚奸计,也断不敢向皇族中人下手,也决不会连自己也赔了进去,因此一切均令人十分放心。

李淳风见气氛较缓,正欲趁机奏请隋炀帝下旨查证,以便营救昆仑奴的 爹娘——李南生、燕红玉夫妇。

不料就在此时,李淳风忽感腹中一阵绞痛,随即浑身发软,竟连一口真 气亦无法凝聚!李淳风心头大骇,正欲向昆仑奴暗示已中计,要他快逃,不 料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时,又听萧吉哈哈大笑,道:"皇上!妙计已成,谅他二人决难为祸了!

隋炀帝脸色立刻一沉,厉声喝道:"昆仑奴!朕早已知汝本姓李、汝父李南生,与李淳风乃李姓同宗!哼哼!果然心怀异志,欲图不轨,幸亏国师早已洞悉汝等二人阴谋诡计,布下妙局,令汝等不能反抗!汝二人可知罪?"

昆仑奴此时亦开始浑身发软,但他内力极深,犹胜李淳风一筹,因此尚可发声说话,只见他淡然地道:"我昆仑奴就算姓李,何罪之有?"

萧吉冷笑道:"汝早知天机异兆,有'杨花败李花开'之说,'李花'即李姓之人,均有造反之嫌,汝还不知罪吗?"

昆仑奴暗运真气,但竟然已无法凝聚,心知已中朝廷暗算,生命已危在 旦夕了。他怒视萧吉一眼,道:"萧吉!你为何暗算我昆仑奴?"

萧吉大笑道:"你这小子,胆大包天,竟私隐姓氏,又胆敢夜闯禁宫迷楼,欲图不轨,吾亦知你武功甚高,更与李淳风串谋联合,吾虽然不惧,但恐怕会惊扰圣驾,因此早已伏下天罗地网也,你这小子怎能脱身?哼哼!果然乖乖就擒!"

昆仑奴道:"我知必是那杯酒作怪!但同一壶酒,为甚其他人并无中毒?"

萧吉冷笑道:"若非如此,你这小子怎会中吾圈套?此时也不怕实说,吾用的是同一壶酒,但内藏机关,只要运内力逼开机关隔层,毒酒便会淌出,再运内力封闭,便与普通的酒壶一般无异也!若非如此,你这小子奸诡十分,怎会轻易坠吾圈套?"

昆仑奴一听,不由微叹口气道:"如此朝廷,重用如此奸恶之人,其国运又岂会长久?一切的努力,恐怕亦属徒然也!"

隋炀帝一听,大怒道:"朕之国运在吾手中,岂容你胡说八道!朕于国

运未衰之前尽情享乐,做一日天子胜于别人十年,朕之十年八年天子国运, 岂非胜于别人千秋万世么?此亦足令朕决计无憾也!

昆仑奴听了,不禁摇头苦笑,再没说话,因为身为人君,竟当廷之上,面对自己的皇族子孙、文武大臣,说出这等"昏败之语",还有甚可说呢? 萧吉心中却十分得意,正欲趁机依计下令擒杀昆仑奴和李淳风二人,以除他的心腹之患。

不料隋炀帝此时却嘿嘿冷笑道:"这两人心怀不轨,不是说什么洞悉'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么?朕便不杀此李姓之人,让你们睁大眼睛瞧着,到底是他'李花败'还是吾之'杨花永远不谢',哼哼!锦衣卫,把此二人押入天牢,永不放生!

锦衣卫奉旨扑了出来,十分轻易便把昆仑奴和李淳风擒住了。事实上昆仑奴和李淳风也失去任何反抗的能力,因为就连昆仑奴此时也再无法出声说话,浑身无力,手足发软,犹如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

锦衣卫把昆仑奴和李淳风推了出去。萧吉此时心中又惊又喜,喜的是李淳风和昆仑奴从此失去自由,朝中再也无人与他争锋了。惊的是并不能一下子置两人于死地,留在世上对他终究是一大隐患。但此时隋炀帝圣旨已行,他也不敢再加异议,因为隋炀帝杨广心性喜怒无常,惹起他的疑心,可就十分不妙了。他于是哈哈一笑,向隋炀帝道:"恭喜皇上,如今又除去威胁朝廷的两大隐患了!

隋炀帝杨广大笑道:"不错!不错!国师之言甚合朕意!朕把天下姓李之人皆杀尽灭绝,又何愁什么'杨花败李花开'见鬼天机异兆!嘿嘿!"说罢,狂笑不止。

这一席"迎宾国宴",也就在众文武大臣惴惴不安中散去了。

昆仑奴和李淳风一番妙计,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中了萧吉的暗算,在酒中下毒,内力尽失,毫无反抗能力,被双双投入天牢。



天牢位于隋都大兴城皇宫禁地的东侧,外墙以巨石垒筑,厚三尺,高十 丈,四面光溜,犹如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石墙里面,禁卫森严,每人均可 力敌百人,守卫天牢的三百官卒,便等于数十万大军了。

牢房更深入地下挖掘而成,最浅的也位于地下达三丈,最深的竟达十丈,简直犹如一座阴森恐怖的"地狱",被囚于天牢的犯人,亦有如被判了死刑,仅是一具活着的"死人"而已。

昆仑奴和李淳风被囚的牢房,深入地底达十丈,是天牢中最深最牢固,亦最可怕的一个牢房。牢房的门以半尺厚的钢板造成,牢壁仅留了三个气孔通气。被囚此牢房的人,除非是曾施展大挪移神通、飞天遁地之法的神仙,否则只怕连一只苍蝇也休想逃脱。更何况昆仑奴和李淳风二人,此时内力尽失,根本毫无反抗能力,两人若想逃走,只怕上天入地也比此容易。

李淳风待锦衣卫离开,目视一眼牢中的情景,他不禁长叹一声道:"哎! 今回当真是自投天罗地网,自陷阴森地狱了!昆仑奴呵昆仑奴,枉你空负一身本领,只怕须在此终老矣!

昆仑奴默然不语,他目注李淳风一眼,忽然微笑道:"不然,我等在此, 绝不会超过三个月!

李淳风一听,不由惊道:"昆仑奴!你千万别再发作那玄幻根性了!否则只怕连半分的逃生机会也被断绝了!你凭什么判断吾等在此不会超过三个月?"

昆仑奴道": 李大哥" 混仑奴至此 已确证李淳风绝非陷害他爹娘的凶手了,因此对他的仇恨已云散烟消,不但如此,他对他的气节高尚更添感佩,重新称他为"李大哥"了,"你今年是否刚交五十一之年岁?"

李淳风点点头道:"正是,吾今年刚交五十一岁。"

昆仑奴微笑道:"五十一寿数之命宫乃'人中'也,目下李大哥之人中命宫位隐隐带青,此乃青煞之气,主牢狱之灾。但其青气不长,仅及延向五

十二命宫位'仙库'之四分之一,而一年之四分一,岂非三个月之数么?因此可以判断,李大哥的牢狱之灾,必不出三个月之期也。若李大哥能安然脱困,则我昆仑奴又岂会例外呢?因此亦可确信,吾等被困之期必十分短暂。"

李淳风亦精于神相之道,他一听便不由笑道:"李兄弟果然是一代玄幻神童,天大的疑难在你面前,亦可迎刃而解。枉吾虚度半生,于此天机学上,尚需向李兄弟求教呢!三月之期说短不短,说长不长,未知李兄弟是否肯趁此良机赐示一二天机之秘?"

昆仑奴想了想,便坦然地点头道:"李大哥果然是天机道中之人,我于 昆仑山腹天机谷中所学,自然可向李大哥泄漏一二,但凡识天机而导引天机 演行,便即顺应而非逆反。"

昆仑奴说罢,即坐了下来,随手拾起地上的一块碎石,在牢房的泥地上 画了一个古怪的图案,然后对李淳风道:"李大哥,这便是我在昆仑山腹天 机谷中所见,'天机国运演行图'之第一幅也!"

李淳风一听,不由耸然动容,他也浑忘了天牢被囚之苦,连忙盘膝而坐, 肃然地道:"李兄弟,这第一幅图案,是两圈相交,当主什么天机异兆?"

昆仑奴意味深长地笑笑,随即隐敛笑容,肃然地念道:"茫茫天地,不知所止,乾坤万象,不知所终,日月循环,周而复始……此即天机演行之大势格也。"

李淳风心中不由一阵急跳,他深知昆仑奴此时所述,乃隐于"天机谷"的万世奇秘,若非有缘,决难目睹,于是连忙屏气凝神,留心聆听昆仑奴的解说。

昆仑奴很快便把第一幅' 乾坤演变大势图'擦划去 转而绘了第二幅' 奇幻李子图"。李淳风但见地上现出一个圆盘, 盘上盛满状如李子的水果, 他用心细数, 发觉盘上的李子恰好二十一个。

李淳风心中不由一动,他忽然忆起昆仑奴在城中"富贵楼",与他妙论"杨桃、李子"的兴衰好坏的情形,登时醒悟昆仑奴所述之兆,便是源自这一幅"李子一盘"的"天机国运图"。他连忙道:"李兄弟,照此图观之,目下大势,'李子'当兴旺之期,已是必然的了,而'杨桃'之败谢,亦势无可逆转。因此当今国运之变,已十分清晰,隋杨氏江山,必由李姓之人取代。不过,盘上之二十一个李子,又暗喻什么呢?"

昆仑奴忽然念道:"万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实。一统定中原,阴盛阳必衰。李子满盘,其数廿一,一果一君,朝代廿一。此乃天机国运图第二幅之偈语也。"

李淳风一听,豁然而悟,暗道:原来天机国运图尚有偈语,如此揭示,即日后李姓江山,必历二十一代,即是计二十一位李姓君王也。但其中"阴盛阳必衰"一语,又作何解释呢?他心中转念,不由便问道:"原来如此!但所谓的'阴盛、阳衰',又有何喻示?"

昆仑奴微笑道:"阴者指阴性之人,阴性之人岂非女子么?阳者自然乃 指男子,若妇人主政,则男子自然受压制而衰弱也。"

李淳风心中暗道:若然如此,则日后的"李姓江山",必经历一场残酷的"阴阳之斗"只是未知发生于何年何月而已。他也不再追问这第二幅'天机国运图"的疑惑,转而再凝神探主下的"天机秘密"。

昆仑奴很快又把第三幅"天机国运图"画绘于地上,那是一位手执金刀的妇人,妇人头戴皇冠,衣饰十分华贵,神态威严,犹如一位手执生杀大权的女皇帝。

李淳风凝神目注地上的图案时,昆仑奴已轻声念道:"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文即武。参遍空王绝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遗技拔尽根犹在,喔喔晨鸡孰是雄!李大哥,你明白了么?"

李淳风心中暗道:此乃"天机国运图"之第三幅,亦即发生于李姓人一统天下后,而第二幅已隐示其中有"阴盛阳衰"警兆,那第三幅之"女皇",莫非便是此警兆之应验么?他心中转念,便若有所悟地道:"李兄弟,依此图及偈语所示,李姓人的江山,似乎会出一位女皇帝,手执生杀大权,杀戮男子,十分残酷,尚幸李姓人子孙虽然被杀殆尽,却留下血脉之根,最后终能重掌江山。未知是否如此?"

昆仑奴微微一笑,心道:这李淳风果然不愧为"司天监",于玄机之学,造诣甚深,略展示,便即明白,他微一点头,道:"的确如此,但李大哥尚领悟出什么?"

李淳风沉吟道:"按'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文即武'四句偈语所示,图中女子,其名上有'日月',下有'空'字,合起来岂非一个'明空'字么?而'空'即'日月当空'之意,岂非'照临下土'吗?至

于其姓,则'不文即武'之偈已十分清楚,此女必然是武姓之人,合而推之, 其姓氏'武明空'便十分明白了!又据'参遍空王色相空'一句,此女子必然曾入空门,然后才'一朝重入帝王宫',自此即一飞冲天,其运势已旺如 日月,不可阻逆矣。李兄弟,依你所见,是否如此推断呢?

昆仑奴微一思忖 即断然地道": 不错 摩大哥果然是天机道中之人 悟性奇高,令人佩服!但吾等在此地相聚,时日无多,而'天机国运图'共有六十幅,演绎费时,须加紧进行,不必再执著于其中的支流末节矣!"

李淳风此时亦已确信 混仑奴果然是来自"天机谷"的"天机神童"他所判断,必有其依据,也不再有任何异议,只是用心留神领悟"天机国运图"揭示的无穷奥秘。

第一天的"天牢日子",昆仑奴已向李淳风演绎了三幅"天机国运图",第二天又再演绎三幅。到半个月后,已演绎到第十五幅了,李淳风虽然十分留神聆听,用心思悟,但越往下却越深奥,到第十八幅,似乎已跨越"李姓人江山",进入另一个朝代内,因此李淳风此时亦只能领悟个大概。他深知若要彻悟,势必下一番艰苦工夫,因此也并不焦躁,能领悟多少便先悟解多少,一切只能留待日后去参悟。

昆仑奴和李淳风被困天牢,眨眼已过去一月,两人所中的"毒"十分厉害,虽说一个月的时间,两人每日除了演绎"天机国运图",便是运功调息,但凭昆仑奴的盖世神功,亦仅以勉强凝聚一分内力,李淳风则连一口真气亦无法凝聚。若想凭此些微功力,逃脱天牢,那间直是白日做梦。

李淳风渐渐焦急起来,暗道:按"天机国运图"所揭示,目下天运、国运皆已届剧变之期,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吾道中人,正该为百姓苍生福祉尽力,如今吾与昆仑奴却被困天牢,空有一身神通本领,却无从施展,真把人急煞了!但又知天牢犹如钢墙铁壁,别说两人此时内力尽失,就算武功仍在,只怕亦难撼动分毫,欲逃出生天,简直是镜中花水中月了!李淳风越想越急,但亦越发无奈,他甚至怀疑,昆仑奴所判断的"三个月牢狱"之期,只怕是一场幻梦而已。

不过,昆仑奴却一派从容镇静,这阴森天牢,在他眼中就如避世的乐土似的,这令李淳风不由又好笑又好气,心道:这玄幻小子当真玄幻之极,世上能令他动心焦虑的事,只怕已与他永世无缘了!哎,但愿他断判的牢狱之

期,真的应验吧。

隋炀帝杨广依萧吉的妙计,在酒宴中下毒,令李淳风和昆仑奴失去武功,囚入天牢,他一下子除去两位"李姓异人",不久前又杀了不少李姓大臣,自料已足可防患"李花开"的惊人异兆,心中这才稍感安慰。

不料三个月将届的一天傍晚,隋炀帝杨广忽然接报,说宫中侯夫人悬梁 自尽,还留下一个锦囊,遗言说要呈送君王。杨广起初尚不以为意,只道是 寻常妃子死便算了。他见侯夫人临终却留下锦囊,这才暗感奇怪,便在沙夫 人的面前,把锦囊拆了。原来里面是一首凄怨的"自伤词",写得十分幽怨 凄酸。

自尽的妃子侯夫人写道:"初入承明殿,深深感未央。长门十八载,无缘见君王。春守入骨软,独坐愁空房。凤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思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北方无翼羽,何计出高墙?生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梁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词末了泪沾素笺,十分凄伤。

杨广不禁泫然泪下,道:"是朕之过。朕素以爱才自负,不料竟痛失宫中才女啊!

杨广即站起来,与沙夫人一道,前去拜祭侯夫人的遗体。杨广亲揭白布,只见侯夫人乃是廿岁女子,虽然已香消玉殒,但颜色如生,腮红颊白,犹如一朵不幸夭折的含露鲜花。

杨广也不怕污染,以手抚尸,放声痛哭道:"朕这般爱美之才,从未错杀一位美人,不料偏失了爱妃,空负了爱妃对朕一番情意!可哀呵可伤……"杨广哭一声道一句,十分凄伤。

杨广正哭诉哀情 皇后娘娘萧氏忽地匆匆而进 向杨广奏道":皇上 宫外有奇女子求见,说有稀世宝物晋献皇上。请皇上裁决,是否召此女进殿?"

杨广一听,不由哭声立止,满脸希冀地道:"皇后,此女样貌如何?向 朕晋献什么宝物?快奏朕知!

萧后道:"臣妾听御前太监奏报,说那女子自报姓袁,名紫衣,她所穿亦是一身紫衣,十分奇特。更称所献宝物,关乎皇上的祖宗风水气运呢!"杨广一听,不由耸然动容,也不假思索,立刻道:"传朕旨意,于偏殿

召见此女吧!

隋炀帝杨广与萧后一道,移驾宫中偏殿,传旨赐见献宝之女。

不一会儿,御前太监便把一位少女引领而进。少女向杨广参拜道:"民 女袁紫衣,叩拜皇上、皇后娘娘!

杨广但见这位自称"袁紫衣"的少女,果然一身紫衣,样貌美而清奇, 犹如一朵不沾人间烟火的仙界"紫罗兰花"心中就一荡连忙含笑道"紫 衣姑娘不必多礼,平身说话便了!

少女果然是曾与昆仑奴相遇的袁紫衣,只见她盈盈站起,浅浅地淡淡一笑,神态清丽脱俗,与世间俗粉女子有天壤之别。

杨广心中已急不可耐,因为他虽然御女无数,后宫佳丽成千上万,却从 未遇上这等形如"天外之仙"的奇女,有如百花丛中的一朵"异兰",简直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杨广又喜又奇。

杨广急不可耐,也不待袁紫衣开口,便问道:"紫衣姑娘有甚宝物向朕 晋献?快秦朕知,朕必重重赏赐!

袁紫衣微微一笑,也不作声,探手入怀,忽地手心中捧了一物,原来竟是那千辛万苦得回的稀世奇珍——"乾坤珠"然后才向杨广含笑道"皇上,民女所献,便是此珠。"

杨广定睛一看,他的眼神与那"乾坤珠"的光华相触,便感一股热气,透眼而入,心神一阵激荡沸涌,几乎令他按捺不住,从龙椅上一跃而出,把此珠夺到手中!幸而他身边的萧后见状,伸手把他轻轻一按,这才令他勉强按捺心性,不致有失帝皇的"威仪"。

杨广勉强稳住心中的激荡,目光灼灼地盯着袁紫衣手中的"宝物",道: "袁紫衣,此珠可有名堂?"

袁紫衣微笑道:"此珠上来自天,下源自地,因此得名为'乾坤珠'。" 杨广又急道:"好一颗乾坤珠!却有甚妙处?"

袁紫衣道": 此珠既为'乾坤珠'亦即孕育于天地乾坤 集乾坤之气而凝结成珠,得之如得乾坤,有如得天运佑荫,上可保国运兴隆长盛,下可令穷困者大富大贵,当真妙不可言!

杨广也不问真假,因为他的视线与乾坤珠的光华相触,一股热气竟透眼而入,心神已被此珠的"灵气"攫住,犹如世人之着迷中邪,为之神魂颠倒

了。他心中已抛弃一切念头,只剩一个强烈之极的欲望,便是无论如何要把此珠据为己有!它甚至比他最珍视的"美女"更宝贵十倍!美女虽然可贵,但并非绝无仅有,但此珠却来自天地乾坤,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广已被此珠深深迷住,心中已无一丝一毫的怀疑了。

杨广神魂颠倒的连声道:"袁紫衣!袁紫衣!你献此珠有甚要求条件? 快奏朕知!朕除了江山外,任何要求皆立刻答应,你快说吧!

袁紫衣一听,心中不由微叹气,暗道:这颗"乾坤珠"当真神妙无比, 试问这皇帝什么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却竟被此珠迷得如此魂摇魄荡!此珠若 落在他手上,未知会有甚后果?若真的大有裨益,岂非白白便宜了这位一代 昏腐之君么?

袁天纲在华山落雁峰灵芝洞含怒而去,整整三个月,竟毫无音讯,袁紫衣以为爹爹必定是自投虎穴,落入朝廷的毒手中了,她为了救父,便秘藏那颗"乾坤珠"潜入都城,以献宝为名,设法救父脱险。她进城之后,却打探不着爹爹的下落,反而惊闻她的师叔李淳风,以及她芳心所牵的昆仑哥哥被朝廷暗算,武功尽失,已如活死人一般。袁紫衣心中又痛又恨又悲,便毅然入宫献宝,打算以此稀世奇珍,设法打动隋炀帝杨广,伺机救走李淳风和昆仑奴。

她本来对此也不抱多大希望,只是欲先察环境,打探准确天牢的所在, 然后再不惜冒险出手救人。不料此珠乍一露眼,竟有如此威力,令隋炀帝深 深着迷,答应除了他的江山外,其余任何要求也可答允。

袁紫衣此时已身骑虎背,虽然并不甘心让此乾坤珠落在隋炀帝手上,但此时已露眼,决计不能收回,而且她牵挂她的昆仑哥哥安危,为了救人,她也不及细思,便冲口而出道:"皇上,我袁紫衣并非要求甚赏赐啊!

杨广一听,他竟比袁紫衣更着急,忙道:"那你欲求什么?除朕之江山, 任何要求朕皆会答允,你快奏朕知。"

袁紫衣此时已毫不犹豫,毅然地道:"皇上,听说民间有'杨花败李花 开'的异兆,皇上为此而困扰,已囚杀不少李姓之人,未知是否如此?"

袁紫衣此言一出,皇后萧氏神色不由一变,她深知此乃犯了杨广的心腹 大忌,必招杀身之祸,便连忙抢先替袁紫衣缓解道:"紫衣姑娘小小年纪,怎 知此等天机之兆?快别孩子气,妄议如此犯上之语了。" 不料杨广此时的心神像已不属于他自己似的,只见他闻听"犯上之言",却并不恼怒,反而迷惑的喃喃道:"这又如何?这又如何了?难道就不可挽回这等凶兆吗?"

袁紫衣微笑道:"可以,当然可以,眼前便有一大妙法,足以化解此等 不祥之兆。"

杨广一听,不由心痒难熬,也不知是受了"乾坤珠"的"迷惑",还是他的隐衷被袁紫衣触着了,迫不及待地追问道:"袁紫衣,是甚妙法?你快奏朕知,无论你有什么条件,朕均会答应。"

萧后也眼神一亮,因为她不料眼前这奇女子,竟有如此魔力,令隋炀帝 乖戾的心性亦改变了。她目注袁紫衣 忍不住插口道"是啊 紫衣姑娘 假如你有妙法匡扶朝廷国运,那不但皇上感激,哀家也向姑娘你诚心拜谢。"

袁紫衣含笑道:"皇上、娘娘,其实这方法亦很简单,我手上的这颗宝珠,既源自天地乾坤,集天地乾坤的灵气,自然可助朝廷大旺国运,国运既旺,任何凶邪异兆自然均退避三舍,如此说来,岂不可化解,挽回颓势了吗?请皇上、娘娘三思!"

萧后尚未及有所表示,杨广已迫不及待地抢先笑道:"不错!不错!此 珠既为乾坤之物,自然集天地乾坤的无上灵气,有它留在朕的身边,朕有如 喜获天运之助,区区天机之兆,岂能撼我大隋江山?朕从此可保国运稳固, 兴隆长盛矣 余则又何足惧哉!他一顿 又焦急地追问道"紫衣姑娘 你 献此奇珍于朕,必有所求,快奏朕知,到底欲求何事?"

袁紫衣见隋炀帝竟比她更焦急,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暗道:这"乾坤珠"当真神妙之极,竟连堂堂帝皇亦迷得如痴如醉了。

她心中转念,也不再犹豫,决然地道:"皇上,袁紫衣只求朝廷放出四人,未知能否答应?"

杨广一听 哈哈笑道: 朕之天牢 所囚者何止千万 便放三数十人 又有何难哉!你快说,到底欲求朕释放何人?"

袁紫衣道:"皇上,但这四人均与李姓有甚大渊源,皇上肯轻易释放 么?"

杨广迷惑道:"你到底欲求朕释放何人?未得此奇珍,朕因那'杨花落 李花开'可怕凶兆,但与李姓人沾边,朕果然决计不会放生,如今朕得此_新 坤之珠,必可保朕之江山国运千秋万世,什么天机预示、可怕凶兆,根本难 撼朕之根基,朕还担忧什么呢?袁紫衣,你不必吞吞吐吐,欲求朕释放何 人?快奏上来吧!

袁紫衣含笑不语,神色从容,十分洒脱,这不由逗得杨广更心痒难搔, 几乎按捺不住,欲跃下龙椅,把这位清丽如仙的美人抱住。

萧后见状,她心性聪慧,想了想,便知袁紫衣欲求释放的人是谁了。只见她微笑向杨广道:"皇上,紫衣姑娘所求,似乎与皇上欲收为朝廷所用的玄幻神童有关呢,若然如此,皇上肯放人么?"

杨广不由微一怔道:"咦!那昆仑奴果然是姓李,加上一个李淳风,那两个姓李之人,还有二人是谁呢?"

袁紫衣此时也毫不迟疑,朗声道:"皇上,另外二人,便是昆仑奴的爹娘李南生夫妇,昆仑奴的爹娘受朝廷奸人所害,昆仑奴自然心怀不满,他心性至孝,父母被囚,他又怎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劳?昆仑奴此人,性极玄幻,绝不冀求荣华富贵,仁侠之心极重,他又怎会有图谋不轨之意呢?望皇上降恩,让其父子一家团聚,他感激朝廷大恩,说不定会回心转意呢!"

杨广沉吟道:"是啊!昆仑奴此人果然不愧为玄幻神童,极精于天机之道,他又姓李,朕因此不得不防也,朕原有意聘他为朝廷效力,特设盛大国宴相待,不料他竟不领情,反而当众辱朕,桀骜不驯,才招牢狱之灾,这也怪不得朕也!

袁紫衣道:"不然,皇上,据民女所知,昆仑奴的爹娘被国师萧吉大人 暗算,掳入都城,秘密送回京,欲以此要挟昆仑奴就范,为萧大人一己私利 效劳。昆仑奴心性至孝,他救父救母心切,又误会此乃皇上旨意,因此言语 上便有所冒犯冲突,望皇上谅其一片孝心,赦其犯上之罪!"

杨广仍在沉吟,萧后忽然接口道:"皇上,紫衣姑娘所奏甚有道理,昆 仑奴因误会而生怨愤,言语冒犯,但其情可悯,况且此人身怀绝世神通,若 能令其感恩,他日终会为皇上效力,此实施小恩而得大惠啊!"

杨广此时的心思本就急痒难熬,神思恍惚,他一听不由冲口而出_{道;}"不错!此事看来是那萧吉误朕也,朕即下旨,释放天牢中的李昆仑父子三人,以及司天监李淳风,让其重获自由吧!"杨广一顿,忽然又目注袁紫衣,心神迷幻的笑道:"朕如此宽容,紫衣姑娘却如何谢朕之恩?"

袁紫衣一听,不由微吃一惊,道:"皇上要民女如何谢恩,只要皇上下 旨放人,紫衣便献上这颗稀世奇珍是啦!

杨广色迷迷地笑道:"紫衣姑娘,朕既得此奇珍,江山国运已稳如泰山,再无忧虑也。但朕后宫佳丽三千,独缺一位如仙美女,若紫衣姑娘肯留在宫中陪朕,则朕此生无憾矣,未知紫衣姑娘是否答允朕之所求?"

袁紫衣一听,不由心中一凛。她虽然年仅十七,但在其父袁天纲口中,已早知隋炀帝杨广是一位极喜美色的好色荒淫之君,此时乍然与他相对,不料竟惹发他的色心,奇珍固然欲得,连她自己亦成了他渴求的珍品,留在深宫,陪伴这位好色之君,这对袁紫衣来说,简直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她少女的芳心,此时此刻,已被昆仑奴这"玄幻小子"盘踞,根本便再无任何一丝一豪的空隙了,又怎会愿意留在深宫,陪伴如此俗不可耐的帝君?

袁紫衣心中为难之极,她自然明白隋炀帝杨广话中的含意,便是若要他放人,那便不但要献珠,而且要献人,两者缺一不可。若袁紫衣不答应,他便决计不肯放人了。

袁紫衣心念电转,她虽然决不会答应隋炀帝留她在深宫的要求,但又知 决不能在此关键时刻跟他闹翻脸,她深知君王如虎,稍一不慎,便不但救人 不成,自己也成了牺牲品了。

袁紫衣忽然微笑道:"皇上的好意,紫衣心领了,但紫衣自知草野之身,不懂宫中礼仪,且别无所长,琴棋书画,花红女艺一无所精,平生仅学了一种功夫,倒叫皇上见笑了。"

杨广一听 却兴趣不减 哈哈笑道:"这有什么要紧 不懂宫中礼仪 自有皇后悉心指导。至于那琴棋书画,朕愿亲自教授,还怕不精,倒是紫衣姑娘学了一种什么功夫,快使出来让朕知悉。"

袁紫衣微笑道:"紫衣所学的功夫,使出来只怕令皇上也惊扰,皇上若要紫衣施展,便请皇上先行赦免紫衣或有冒犯的死罪,而且请皇上切勿忘了刚才放人的承诺。"

杨广心痒难熬,忙道:"放心吧!你但有任何犯上之处,朕一概赦免便了,至于那放人之事,朕这便先行下旨,发往天牢,叫狱官和萧国师放人就是。"在奇珍美女面前,隋炀帝变得十分平和,他话音未落,果然向御前太监下旨道:"传朕旨意,着国师萧吉释放被囚的民间草野李南生夫妇,并令

天牢禁卒把李昆仑、李淳风二人放了,李昆仑若不肯留在朝中,任其离去, 李淳风官复司天监原职。"

御前太监领了旨意,匆匆出宫去了。

袁紫衣确信救人大计已完满达成 这才欣然而笑道":皇上宽容大量 紫衣拜谢。但我所学功夫,不便于殿中施展,请皇上、娘娘移驾御花园如何?"

杨广大喜道"好啊 朕正欲见悉紫衣姑娘的功夫 皇后 传朕旨意 召 众妃到御花园,一同观赏。"

不一会儿,隋炀帝杨广已由萧后率一群后宫妃嫔、夫人美人,簇拥着来 到宫中的御花园。

杨广笑哈哈地问袁紫衣道:"紫衣姑娘献技,可需什么器具?"

袁紫衣心中微微冷笑,她似乎已打定主意,欲以此来慑服杨广,因此毫不迟疑,应声答道:"紫衣所需,乃两柄上乘之剑。"

杨广一听,心中不由一凛,暗生怯意,惟恐出刀弄剑对他不利,但他又不甘在众妃嫔面前示弱 只好硬着头皮笑道": 紫衣姑娘 如此良辰美景 若弄刀剑凶器,岂不有坏雅兴?你若要舞剑,何不以别物替代,朕只怕吓着了众美人啊!"

袁紫衣从容地答道:"既然如此,袁紫衣便以柳枝代剑吧!但演舞之时,柳枝即剑,剑即柳枝,皇上及众位娘娘不必惊疑。"

袁紫衣话音未落,俏影一晃,又一掠而回,她的手中,已捏了两根柳枝。 只见她柳枝轻扬,犹如舞剑,不时飞射出两点绿光,犹如万紫从中一点绿, 令人睹之眼花缭乱,神飘魂荡。在场的众美人,有的咬指微吟,有的眼波媚 荡若不胜情,有的弄裙带,心神似已飞进万紫丛中一点绿的幻景中了。

杨广此时心荡神迷,摇头晃脑,连声赞道:"妙!妙!仙女之舞,妙之极了!"袁紫衣的身形却于此时骤变,两根柳枝,仿佛已化作两柄宝剑,寒光闪闪,犹如两尾绿龙上下盘旋,渐而"绿剑"已失踪影,人也不见了,只剩一团绿光,寒森逼人,摄人心魄。

众美人有胆小的,已掩胸呻吟,有的更俏脸发白身子摇摇欲倒,有的赶紧闭上眼睛,不敢与那团寒光相触,有的浑身抖颤,犹如寒谷中的俏鹤儿。

杨广此时心神凛然,但感一团寒气透胸而入,十分凛烈,几乎连热血也 冻凝了,哪还有半丝的色欲绮念? 袁紫衣自己也不知道,她身上的"灵气"与"乾坤珠"的刚烈阳气,以及昆仑奴的"无为真气"已然汇聚化合,她的内力已突飞猛进,"无为阴阳真气"随心而发,可刚可柔,可热可寒,热则炽烈如炉,寒则凛冽如冬,如此威力,隋炀帝的身子已被色欲淘空,哪还禁受得住,早就把他心中的"欲念"融化了。

袁紫衣此时身形一旋,犹如一团寒光,滚到一棵坚硬的枣树前面,绕树身一匝,只听"砰隆"一声巨响,枣树已倒折下来。

隋炀帝心道: 若是人的腰身脖子被这团寒光触及,半截身子、偌大脑袋, 岂不立刻便掉了下来,他脸色倏地一下发白,留袁紫衣在深宫作乐的念头, 立刻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人的脑袋若然不保,那什么美女色欲还会存在呢?

"皇上,袁紫衣技仅止此,祈为见谅。"就在此时,袁紫衣的娇俏身影, 已立在杨广面前,俏生生地含笑道。

隋炀帝杨广不由后退一步,他似乎已被袁紫衣的"寒气"震慑住了,他 连忙摆手摇头道:"够了!够了!你再演舞下去,只怕连朕也吓煞了!果然 是身怀绝世奇技的女子!

袁紫衣心中微哼一声,却故意笑道:"既然如此,皇上是否欲留紫衣在深宫,天天为皇上舞剑呢?"

杨广一听,连忙摇头摆手道:"不必了!不必了!紫衣姑娘既一番心意献宝,那留下宝珠,朕便送你出宫去吧!朕再重重封赏你便了!"此时在杨广心中,袁紫衣有如一股"杀气",令人望而生畏,什么"天外仙女",什么"千娇百媚",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但失去任何一丝一毫留恋之意,反而巴不得她早点在他眼前消逝。

袁紫衣欣然一笑,道:"皇上,封赏大可不必了,只是祈望皇上莫违背 了放人的诺言!

杨广连忙摆手道:"朕已下旨放人,岂会违背?"

萧后也接口道:"放心吧,紫衣姑娘,你为朝廷献上奇珍,保朝廷国运长盛,皇上已再无疑虑,又怎会再为难李姓之人呢?皇上旨意已下,那李昆仑只怕已放出天牢,你快点前去与他会合吧!"萧后一顿,忽然加了一句道: "紫衣姑娘,请你向李昆仑解释一二,今番误会,乃因天机异兆而起,并非朝廷有意为难于他。" 袁紫衣眼见救人的目的已遂,便不再纠缠下去,向隋炀帝和萧后盈盈一 拜,身形滴溜溜的一旋,御花园中,已失去她的俏影。

袁紫衣风驰电掣,掠出宫外,因有皇帝的旨意,不许拦截,沿路十分安全快捷。袁紫衣掠出宫外,身形一转,却绕到天牢这面来了。忽见她的师叔李淳风,正伴着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迎面而来,独不见昆仑奴的影踪。袁紫衣心中大急,连忙掠上前去。

袁紫衣道:"李师叔,怎的不见昆仑哥哥他?皇帝不是已下旨,把你和 昆仑哥哥一道释放了么?他在何处?李师叔快告诉我!

李淳风微叹口气道:"难怪世人说女心外向了,在你的心目中,师叔的 分量到底比不上一位昆仑哥哥呢!紫衣,你可知道这两位是谁?"

袁紫衣又急又气,忙道:"什么时候了?李师叔竟吃起师侄的醋来啦?师叔现下不是好端端被释放出来了么?既然如此,紫衣自然放心,又何必多问什么。咦!这两位大叔大婶到底是谁?莫非是昆仑哥哥的爹娘么?"

李淳风不由笑道:"紫衣,你既然知道,怎的不上前拜见你那昆仑哥哥 的爹娘?"

袁紫衣果然走上前去,向中年男女盈盈拜道:"袁紫衣拜见两位前辈两位前辈无恙,紫衣便安心了!但怎不见令郎李昆仑呢?"袁紫衣抑止不了心中的焦急,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这一双中年男女,果然是李南生、燕红玉夫妇,袁紫衣这般一答一问,李南生登时大奇道:"原来你是李大哥的师侄女紫衣姑娘,你认识仑儿么?他到底如何了?听李兄弟说,仑儿不是已安然脱险了么?哎,仑儿也太鲁莽了,为救爹娘,竟孤身冒险,闯上朝廷这等龙潭虎穴的地方!李大哥,仑儿他到底如何啦?"

燕红玉冰雪聪明,她见了袁紫衣的情状,立刻便想到这少女的芳心,牢牢地系于仑儿身上了。又见袁紫衣清丽脱俗不似人间之女,却似仙宫来客,心中不由一阵喜悦,暗道:仑儿生而奇,所遇亦千怪百奇,他遇上袁紫衣这么一位玄幻少女,恰好是一双玄道伴侣啊!燕红玉心念电转时,便一手把袁紫衣拉到身前,柔声地解释道:"紫衣姑娘,我夫妇二人,被神秘高手掳入朝中,却并没受苦,只是囚于密室,失去自由而已。为甚掳吾夫妇,目的是什么?吾夫妇百思莫解!突然今日正午,有人走进密室,把吾夫妇释放出来

了,走到半路,却又遇上李淳风兄弟,才知李兄弟和仑儿,为救吾夫妇,竟孤身独闯朝廷,仑儿与隋炀帝有所顶撞,隋炀帝竟下旨把李兄弟和仑儿囚于 天牢。但不知为甚,却把他二人释放出来,可惜仑儿没与李兄弟一道,也不 知他到何处去了!哎,仑儿他玄幻之性太重了!"

李淳风本不欲说,但此时无奈不得不解释道:"吾与昆仑奴果然同囚于大牢,昆仑奴却十分从容镇静,他所言不出三个月,吾等必可脱困。到今日正午恰好是第三个月天牢岁月的最后一日,皇帝的旨意忽然飞下,把吾二人释放了!当真奇哉怪也!"

袁紫衣忙道:"李师叔先别'奇哉怪也', 快说昆仑哥哥到底下落如何? 他不是与你一道释放出来了么, 怎的不与你在一处呢?"

李淳风被袁紫衣连珠炮似的追问得直眨眼,他无奈地回答道:"哎!那李小兄弟果然十分玄幻,他的心思鬼神莫测!他判断吾二人牢狱之灾绝不超过三月,但又判断他自己的命运气数与爹娘相冲相克,因此决计不肯与他爹娘会合!他出了天牢,便求我护送他爹娘出城回家,并要我转告他爹娘,说目下天运剧变将届,不可再抛头露面,返家后尽快隐居避祸,亦不必寻他,他自会照料自己的行止与安危!说罢,他便独自离开出城去了,也根本不容我有任何的机会劝他!"

袁紫衣一听,便明白昆仑奴必定是不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连累父母,因此不肯与爹娘在一起了!她想了想,便决然地道:"李师叔,爹爹亦正寻你商量朝廷大事呢!你正好东行与爹爹会合。顺路把两位前辈送返家中!昆仑哥哥的下落,便由我去打探吧!好么,李师叔!"

李淳风尚未及答话,燕红玉已目注袁紫衣,含笑道:"紫衣姑娘为甚如此热心助我仑儿呢?"

袁紫衣俏脸一红,掩饰地格格笑道:"昆仑哥哥曾不顾性命,救我袁紫 衣,我若不为他出点力,岂非忘恩负义之徒么?"

李淳风神秘地笑笑道:"看来师侄你绝不仅仅报恩这般简单吧?呵呵, 必有你不可告人的隐衷,你快说清楚啊!"

袁紫衣羞得跺脚道:"李师叔!你到底答不答应护送两位前辈返家?" 李淳风故意逗她道:"答应如何?不答应又如何?"

袁紫衣尖叫道:"你若不答应,紫衣以后也不当你是我的师叔!但你若

答应了,紫衣向你拜谢,称一声好师叔,日后更要多敬奉一杯灵芝汁给你作酬报,这样好了吧?"

李淳风一听大笑道:"你这古怪女娃,一切既已安排好了,还容我李淳 风拒绝吗!"

袁紫衣一听,大喜道:"好啊,如此便一言为定啦!"话音未落,她的身形一旋,已如飞燕般向城门方向掠去了。

袁紫衣掠出隋都大兴城北门,但见一条石砌的大道一直向东北面伸延而去,也不知这大道有多长,有多远。她微一顿,试试按爹爹袁天纲所授的"心灵感应"的妙法,身子向四面东南西北缓缓旋转。蓦地,她的心儿微微一动,她连忙睁开俏目,向前一望,令她心动的,竟然是条一直向东北面延伸的大道。

她毫不犹豫,即沿这条石砌大道向东北面掠去。她前行了约莫十里,便忽见一个她十分眼熟的背影,正缓缓的在天高云淡的天际下向前移动,她的心中不由一阵吃惊,暗道:按这背影似是昆仑哥哥无疑,但为甚他的身形如此迟缓,竟如毫无内力的凡夫俗子呢?

袁紫衣心中一种惊疑,连忙猛吸口气身如飞燕,呼地掠上前去,惊喜地低叫了一声:"昆仑哥哥,果然是你!你,你怎的了?"这缓移向东北面的身影,果然是"玄幻神童"昆仑奴,但此刻他双眉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哪有半分"玄幻神童"的影子。

昆仑奴闻身后少女的叫声,他也不回头,便微叹口气,喃喃地道:"是 紫衣妹妹么?哎,吾之命运正逢逆劫,你又何必追踪而来呢?"

袁紫衣一听,呼地掠到昆仑奴的前面,俏眼一旋,俏目定定的落在他的身上,焦切地道:"果然是你!昆仑哥哥,你为甚变得这般憔悴不振呢?快说,你是否被人暗算了?"

昆仑奴心中微微叹口气,暗道:我此刻内力仅剩一成,那萧吉的"软骨酒"太厉害了,连我亦难于抗拒。何况你一位女儿家,告知你又有何益处?他心中转念便淡然地道:"紫衣妹妹不必惊疑,此乃吾之运劫而已,强求化解有害无益,你也不必追问了!"他一顿,又微感惊奇地道:"咦?李淳风不是你的师叔么?我早已断定,他的牢狱之灾不超过三月,不料竟因紫衣妹妹你而应验了!但你到底用甚办法,令那昏腐皇帝改变杀尽天下李姓人的歹

毒旨意?

袁紫衣得意地格格笑道:"我自然有我的妙法啦!咦?昆仑哥哥,你既 然算出你和李师叔的牢狱之期不超过三月,又是否可以推算出我用甚妙法救 人呢?"

昆仑奴微一沉吟,此时他的内力虽仅剩一成,比凡夫俗子不如,但他的"天机谷绝学"仍在 这小小的难题 自然难不倒他 昆仑奴微微叹口气 道:"隋炀帝既因天机异兆而杀人,那必定亦因天机之兆放人!他确信自己的帝位国运稳固长久,自然肯卖个人情下旨放人了!不过,按此推算,隋炀帝所得的便绝非等闲之物,而必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千年奇珍!

袁紫衣不由格格笑道:"昆仑哥哥 虽然如此 但若与你的性命比较 那什么千年奇珍,紫衣不过视如泥尘之物也!"

昆仑奴一听,便知自己的推算不幸而言中了,他不由失声叫道:"这便坏事了!紫衣妹妹莫非已把那'乾坤珠'献给隋炀帝了吗?"

袁紫衣见昆仑奴如此失惊,不由又好笑又好气,嗔道:"昆仑哥哥的性命几乎不保,还去挂念甚天机异兆、乾坤珠呢!就算如此,用一颗乾坤珠,换来四条人命,这也十分值得啊!昆仑哥哥为甚如此惊慌?"

昆仑奴微一摇头,道:"不然,乾坤珠虽小,却牵涉天下的安危,关乎 千百万人的性命!紫衣妹妹,你且随我上一处地方。"

昆仑奴说时,向四下一望,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土丘,突出地面近百丈。 他毫不犹豫,领先向山丘走去。袁紫衣也不追问,在后面紧随而上。山丘虽 然不高,若在平日,昆仑奴只消一二个回旋,便掠上去了,但此时他的内力 仅剩一成,比凡夫俗子亦有不如,因此便显得十分辛苦,上了山丘,竟大口 喘气,袁紫衣见了,心中不由一阵隐痛。

昆仑奴却神色泰然,毫无自伤自哀,他挺立于山丘的一块巨石上,向虚空凝视,此时他的内力不足,视力亦自然大为减弱,于星空物象,便只能依稀辨出梗概,与他功力未减前大为逊色。虽然如此,但因他生性玄幻,绝无自伤自哀的心绪,故尚能保持心境的平静,对那等"星空物事",便依然能察辨清楚。

此时天色已近傍晚,太阳早已隐落,虚空中透过云气,细心辨察,竟可瞧见星斗的隐约闪烁。

昆仑奴伸手向虚空一指,道:"紫衣妹妹,你的根骨清奇,亦是吾道中上乘人才,我便先授你目观天象之天机大法,以便你领悟辨察天机大势!

昆仑奴说罢,便先向袁紫衣指示了"三垣",又遍分二十八宿。袁紫衣十分留意,忙问道:"昆仑哥哥,何谓三垣呢?"

昆仑奴道": 三垣者 乃'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也。'紫微垣' 主人间帝皇所都之宫,'太微垣'主帝皇出政号令天下之所,'天市垣'即帝 皇治理天下之中枢都城也。若星明气清,则主国家昌隆和平,若彗星犯三垣, 则主天下之大变乱大动荡也!

袁紫衣绝顶聪慧,她自少耳濡目染,在爹爹袁天纲处,已窥测不少天机之学,根基甚深,此时一听即豁然而悟,只见她微一点头,即道:"是,昆仑哥哥!则二十八宿亦各有所兆么?"

昆仑奴见袁紫衣果然极有慧根,竟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心中不由十分欣喜,便不厌其烦的解释道:"二十八宿环绕天下,分管天下,人间吉凶祸福,莫不有兆。而引发异兆者,乃金、木、水、火、土五星,亦即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填星五星也。五星生变,或干犯二十八宿,则天下必然剧变。"

袁紫衣忙道:"如何辨察五星与二十八宿之变?"

昆仑奴道:"若观兵战之事,则以察太白金星为主。若观岁收谷物之事,则辨木星岁星。观旱,则由火星荧惑所主。观土,则审土星填星。观水,则非水星辰星莫属。五星自身之色,亦各有所主,如果其色黄则主喜,其色赤则主兵,其色白则主丧,其色苍则主忧,其色黑则水患降临矣。若五星犯二十八宿,则主天下之变,大犯大变,中犯中变,小犯小变。"

袁紫衣点点头,又问道:"那主帝皇之星位于何处?"

昆仑奴伸手向天际北面指去,道:"紫微垣中,一连五星,前首之星主 太子之象。第二星赤色独大者,即帝皇之本命之星也。"

袁紫衣仰视审察,果见北面紫微垣中,有一星赤而独大,却摇动不已, 忙问道:"为甚赤星如此摇动不定?"

昆仑奴不由微叹口气,道:"帝皇摇动,乃主帝皇好游好色好动,劳民伤财,残虐百姓,其根基岂能稳固?又岂能不摇不动呢?"

袁紫衣不由点点头道:"果然如此呢!然则那紫微垣又为甚如此晦暗不

明?"

昆仑奴微哼一声道:"如此帝君,如此国运,尚敢奢求本命星座大放光明吗?咦!紫衣妹妹快仔细辨认,东北面有异兆生矣!"昆仑奴忽地低叫一声。

袁紫衣闻声,连忙闪目向东北面望去,只见极遥远的天角,一道紫色烟云,腾空而上,十分耀目。袁紫衣忙道:"昆仑哥哥,此乃何征兆?"

昆仑奴沉吟道:"紫乃奇贵之气,起自东北面,即主东北面隐有王者之气也!此紫气三番数次而升,我正感奇怪,因此欲从此地细察!咦?紫微垣怎的忽现如此强烈的赤紫之气?"

原来就在此时,北面天际的紫微垣星座,忽地于旁边冲起一道赤中带紫烟气,把晦暗不明的紫微垣星座照得一片光明!尚不止此,这一道赤紫之气,十分威烈,竟于天际疾射而下,飞向东北面天角,与那道升起的紫云碰撞回击,天地间忽然响起一阵惨厉啸声,刺人心魄,闻之悚然而惊!

袁紫衣浑身一抖,她连忙定了定神,惊道:"昆仑哥哥!这是什么恐怖 之兆?"

昆仑奴肃然的道:"此乃'王者之气'激撞之兆也!东北面本有大地贵气升腾,主出一统天下的新帝王者。紫微垣本亦晦暗不明,乃至将灭之象,若保持两大异兆不变,则天下大势必和平演变,减少民间大量战争杀戮。可惜紫微垣星座,突然获得外来助力,一转而为亢烈,与新帝王者之气猛烈碰撞,则天下必大增杀戮,鬼哭神嚎天下苍生危矣!"

袁紫衣骇然道:"昆仑哥哥!那'外来助力'源于何处呢?"

昆仑奴微叹口气,苦笑道:"除了那汇聚天地灵气的乾坤珠,还有什么 奇珍异宝有此威力!此珠误打误撞,竟落入隋炀帝手中,其偌大天机地脉龙 气,犹如千年人参,必令垂死之人回光返照,且更加强烈!如此一来,天机 势演行中的'新旧碰撞',必定十分激烈,亦即荼毒生灵的战祸必将十分惨 烈矣。哎,天意!天意!可怕!可怕!"

袁紫衣不由跌足叫道:"都怪我一时鲁莽轻率,让乾坤珠落在这昏君手中,惹来天下残酷杀戮!为救四人,却白白牺牲天下千百万人性命,果然大大不值!紫衣该死之极!"她一顿,忽然十分认真地咬牙道:"昆仑哥哥!有办法补救吗?"

昆仑奴沉吟道:"办法倒有一个,但十分凶险!可惜我一时又难于助力,你孤身一人,只怕万难进行呢!

袁紫衣咬牙道:"紫衣不怕!你只管说出来,是甚办法可补救呢?"

昆仑奴沉吟不语,暗道:紫衣妹妹既能打动隋炀帝的心,令天子下旨放人,隋炀帝自然对她另眼相看,她倒可安全接近深宫禁地,而且目下亦只有她有此能耐了!他心念急转,便微一咬牙,决然地道:"紫衣妹妹,补救的办法便是令昏君得而复失。只要把隋炀帝身边的乾坤珠重新盗出,则昏君虽已稍沾乾坤珠龙灵之气,令其稍延时日,但终究难保气运亢盛,荼毒天下更加惨烈,此乃釜底抽薪之法也!但此行十分凶险,九死一生,紫衣妹妹孤身独闯龙潭虎穴,且三思而后行!

袁紫衣咬牙道:"这是紫衣惹出来的弥天大祸,自然得由我自己去化解!什么龙潭虎穴、深宫禁苑,也不见得便能把我袁紫衣困住了!而且我尚可借助李师叔在朝中的暗势力,必可把乾坤珠重夺回来!"袁紫衣一顿,又忽然道:"但昆仑哥哥此行何去呢?"

昆仑奴一听,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目下我已如废人一个,自身难保,又怎有能力助你盗珠?但此话又决计不能向她直说,否则令她分心之下,盗珠之事更无成功的可能了。昆仑奴想了想,便道:"我此行缓缓向东北面审察,也不知目的地是哪里,紫衣妹妹若成功得手,也不必寻我,速回华山灵芝洞,隐居潜伏为妙。"

袁紫衣一听,知昆仑奴不想她留在他的身边,心中便微哼了一声,暗道: 昆仑哥哥呵昆仑哥哥,你以为你三言两语便可把我袁紫衣撇开了么?待我先 行把见鬼的乾坤珠盗回,哼哼,届时还怕你不乖乖现身见我么?袁紫衣暗暗 打定主意,便不再追问。向昆仑奴格格笑道:"腿长在我身上,寻不寻你是 我的事啊,待我先行把奇珠盗回再说吧!

袁紫衣说罢,身形一掠,便向来路的隋都大兴城飞掠而去。她的动作轻 盈如燕,神态却十分决然,根本不由昆仑奴有任何异议。

昆仑奴目送袁紫衣的俏影南去,他不由微叹口气,暗道:目下的连番祸劫,皆因我而起,我已累李淳风大哥丧失功力,又怎能再连累紫衣妹妹你?哎,我昆仑奴尚有一宗心愿未了,若完成了,只怕我便须重返昆仑山腰"天机谷",此后也不再重涉人世了!

由于袁紫衣的出现,昆仑奴忽感有点哀伤的味道,因为他忽然浮现出一个奇想,假如他的功力未失,与紫衣妹妹一道周游天下,寻龙堪地,察天知机,为天下苍生造福,那也十分美妙!但此时眼见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他不禁有点惋惜。

不过,他心中那宗强烈的未了之愿,却立刻把他的惋惜哀伤挤掉了!昆仑奴恨恨地暗道:当今皇帝隋杨氏,果然是荼毒天下的元凶祸首,若此人不除,人世间将永无宁日!但新的不来,旧的难去,诚如"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异兆。看来,助"李花开",促"杨花败",是目下顺应天机大势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东北面的紫气腾升,亦恰恰应了此"新帝星将降"的天兆啊!

昆仑奴心念已决,便再不犹豫,一路向东北方向走去。此时他的功力仅剩一成,犹如残弱的草野村夫,因此走得十分辛苦。不到十里路,便连连地大口喘气了。但他绝不停顿,咬紧牙根,誓要达成这宗未了心愿。



昆仑奴一路向东北面而行,渐渐他已远离隋都大兴城有百里了。他沿路 打探,姓李之人的来龙去脉。

终于打探到唐国公李渊。

某日,有苍松二株,挺立于山口,右面一株盘曲纠缠,形如苍龙;左面一株婀娜多姿,拱似翠凤。

昆仑奴心中一动,仰头望去,但见山势巍峨,山上峰峦突兀,沟壑纵横,山林繁茂,溪水萦绕,白云变幻,蔚为奇观,昆仑奴暗道:莫非这便是"天机谷绝学"所载"地脉道"所指,山藏真龙,口吐白雾么?

此时昆仑奴并非独自一人,他的身后尚跟随了一班人。为首的竟是世袭 唐国公,现任晋阳"太原"留守的李姓之人——李渊,以及他的四位儿子, 大子李建成、二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元霸。在李世民身边的是李 元霸及他的未来舅兄长孙无忌。在李建成身边的,却是三弟李元吉,而在李 渊身边的,便是他的心腹谋士刘文静。这一家李姓之人,按平日的交往习惯, 各有其伴。再后面,便是太原留守府中的一众亲兵。

原来昆仑奴一路东北而行,抵晋阳(太原)地域时,乃与一少年人相遇。 少年人自称姓李名世民,是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的二子,又知李世民的祖父 名李闼,曾祖父李虎,是北周朝八大柱国之一。更知李虎、李闼父子二人, 死后均下葬于祖籍地赵郡(今河北降尧县)的祖陵。

昆仑奴但见少年人——李世民,身修长七尺寸,须眉优美,隆鼻大口, 印堂呈紫,横贯日月两角,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这岂非"人间道"所论, 帝皇形象的"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么?但不知其心性如何?

昆仑奴心中转念,便故意试探地道:"李世民,你父亲既为朝廷唐国公, 又兼太原留守,位高权重,皇恩浩荡,必定誓死效忠当今皇帝了,是么?"

但见李世民虽二十不到,但神思十分迅捷决断,他不假思索,便决然地道"不然小恩小惠不算明君,但能惠泽天下,方能令万民拥戴!

昆仑奴微笑道:"然则何为贤明之君呢?"

李世民一听,亦不假思索,便朗声道:"但凡贤明之君,必有天资,能 驭属下,善辨贤愚,能克身养民,清心寡欲,能纳谏如流,不护己短。如此, 臣属才能知无不言,犯颜直谏,竭尽才智。不然,怯弱之人,虽有忠心而不 敢言。位尊之人,恐失位而不敢辩。群臣相与缄默,俯仰过日,有过而不能 匡正,有弊而不能消除,有利而不能兴建,怎算明君,怎能治理天下!

昆仑奴在心中欣然而笑,暗道:就凭少年人之一番见解,便比当今皇帝 杨广强胜百倍了!由此而推断,那"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异兆,绝非虚妄 怪诞之事!当下昆仑奴也不再犹豫,便要求李世民带他到太原家中。

昆仑奴与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见面后,心中再无疑虑,决心助李世民成其 反隋救世大业。他在李渊面前纵论天下大势,又隐示"杨花败李花开"天机 之兆,李渊被他说动,终于答允由昆仑奴相助,寻一龙穴,先行移葬李家祖 骸。李渊又不辞劳苦,亲率李家上下,随昆仑奴入山寻穴。

此举牵连重大,李渊虽不懂寻龙点穴之术,但于风水龙运之说,却也深信不疑,再加搬动祖骸如此大事,李渊岂敢轻忽怠慢?因此他不但自己亲随,连四位儿子,以及李府的重要幕僚,均召随左右,以便届时详加审度。

此时李渊见昆仑奴驻足山前,久伫不动,沉吟不语,便走上前来,道: "李兄弟甫抵此峰,便面露惊疑,久立不前,莫非此峰有甚奇妙之处?"

昆仑奴沉吟半晌,方道:"此峰果然隐露龙气,但气势如此,是否足以成其大业,则未可遂下判断。"

李渊一听,忙道:"如何方可定夺?"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龙山,岂获龙穴?" 李渊一听,连忙抬眼一望,但见山势陡峻,峭壁耸立,仅有一条山径可 上,真有一夫当开,万夫莫挡之险,当下不由眉头深锁,道:"此峰险峻如 此,猿猴难攀,人如何上得去?"

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忽然接口道:"爹爹,李兄弟所言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龙山岂获龙穴?况且李兄弟乃为我李家着想,他尚且不畏艰险,身为李家子孙,又岂可退缩?依孩儿之见,此峰无论如何险峻,到底还是要上去!"四儿李元霸亦应声附和。

李渊无奈瞧了李建成、李元吉一眼,道:"你两人意见如何?"

李建成想了想,道:"若爹爹要上,孩儿亦只好跟随!"

李元吉道:"大哥若上,小弟便舍命相陪便是了。"

李渊眼见李建成、李元吉均瞧自己脸色行事,犹如把火球又踢回自己身上,心中不由一怒,无奈盯着昆仑奴,神色不快道:"李兄弟敢断定,此山真有龙穴?"

昆仑奴知李渊心中犹豫,便微笑道:"唐国公何出此言?等闲富贵龙脉已极难寻获,更何况荫生帝皇之穴么,若在山下便可断定,又何必千辛万苦爬上山去?"

李世民一听,亦插口道:"李兄弟所言不错,此事关连我李氏一脉千秋 大业,我等李家子孙,又岂可见难而退平?"

李渊无奈苦笑道:"好!好!既为孙子的亦如此坚决,若我不上,倒显得我这个为人子的怠慢了。"

昆仑奴闻言一笑,不再停步,领先向山上的小径走去。

李世民的未来舅兄长孙无忌,这时忽然抢先一步道:"山路陡峻,李兄弟不宜冒险,待末将引路便是了。"

李世民知长孙无忌武功甚高 便点头微笑道:"这便有劳舅兄了。"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氏,此时与李世民有婚约,因此李世民称长孙无忌为舅兄。

长孙无忌见李渊亦点头称许,当下便率领亲兵,在山径前面开路。昆仑 奴与李世民随后并肩而进,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则由其余亲兵扶持跟 进。李渊的四儿李元霸武功最高,在后面徐徐而进,以作后援。

李家父子五人,李世民显得最为热心,在四兄弟中,他的武功技艺亦仅次于四弟李元霸,因此攀爬起来,毫不逊色于他的舅兄长孙无忌。

昆仑奴见了,不由暗暗点头,心道:要成大业,除了学识运气,亦须筋骨强健,方能胜任于逐鹿征战,看来李世民是李家父子五人中,惟一合此三大条件之人。他悄声问李世民道:"二公子曾修习内功心法么?"

李世民笑笑 亦悄声道":实不相瞒,世民少时甚多病痛,身子虚弱。一次远游,失足摔下山崖,眼见必死无疑,却有一头白虎,把世民救出山崖,骑我到一位僧人面前,僧人传我以强身健体心法。后来我便日夜勤加练习,渐感身轻体健,平日只可拉十石之弓,如今已可力挽五十石强弓了。"

昆仑奴心中欣然一笑,他向李世民点头微笑道:"天下行将大变。身骨

强悍,方能应付长期征战,如此看来,病患降临于公子,倒非祸害,而是得益了,亦由此可见,祸福原是不可截然分开。"

李世民心性聪慧,他略一沉吟,便明白昆仑奴话中含意,点头道:"李兄弟之言不错,挫折与成功只是一线之隔,若无挫折,又何来成功?因此欲成大事者,首须一条,便是百折不挠了!"

昆仑奴一听,心中大感欣慰,暗道:李世民果然隐隐已见王者之气度 矣!

当下众人历经千辛万苦,其中的难处也不必细述,整整半日工夫,众人才攀上山峰。

众人举目一看,均心神一震,果然是不识险峰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峰中。 但见主峰对面,另有一峰,南北对峙,壁崖如峭,南峰耸然笔立,犹如 大臣朝君手持的臣笏,向主峰的帝君朝拜。

众人不明底蕴,但均觉心头一震,不明白眼前景物到底隐示何兆?

昆仑奴一见 心头一震 猛然忆起 天机地脉道 "上道"如臣南山 如君北峰,南勠北拜 穴聚天龙。不由暗道:眼前所见 岂非南笏北拜之异象么!"

李渊气喘吁吁道:"李兄弟,山峰终究攀上了,但到底有没有龙穴?" 昆仑奴与李渊见面后,便知此人并无天龙根基,虽可勉沾其边,但运势 必极短促,因此便微微一笑道:"请问唐国公,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

李渊微喘口气,冷笑道:"若有龙穴,足证李兄弟果有真才实学,为李家出了力,李某人自然重酬相谢。但若无龙穴,显见你之寻龙之术未够斤两,白累本座辛苦一场,本座虽不致治以重罚,但小小惩戒,却势所难免,嘿嘿,李兄弟好自为之了。"

昆仑奴一听,朗声大笑道:"吾辈人若为求重酬,又何必千里迢迢,赶赴李府?吾辈人壮举,不外上应天机,下体民意,绝非一己私欲,试问又岂会妄下判断?"此时李渊的太原留守幕僚刘文静,亦忽然插口道:"据在下所知,此山原名孟山,因当地士人每见山上雾凝云聚,疑是仙人法力,收而聚之,因此又叫藏山,看来倒大有名堂。"

李渊一听,大喜道:"有甚名堂?"

刘文静于天文地理甚有见地,闻言便朗声道:"据在下所闻。当城人有

诗形容藏山之貌,道:藏山藏在九原东,神路双松谡谡风。雾嶂岂层宫霍鲜,霜台三色绿黄红。当年难易人徒说,满壁丹青画不空。忠在晋家山亦敬,南峰-笏面楼中。藏山之胜,大致已包含其中矣!

李渊不甚明了,又道:"何谓南峰一笏?"

刘文静道:"南峰形状似甚?"

李渊向对面南峰一看,沉吟道:"乍一见,平淡无奇,但细看却似朝臣之物,持之而向君王朝拜之状。"

刘文静微笑道:"南峰向主峰作臣拜之状,主峰的地方雄厚,由此足以 明证。"

刘文静此言一出,不但李渊等心头一震,便连昆仑奴亦暗暗点头,暗道: "刘文静果然不失为李府谋士,于地理势运之学,竟也大有见地,他方才一 言,虽嫌粗浅,但已隐隐点出其中精义矣!

李渊一听,又惊又喜,连忙转向昆仑奴,道:"原来李兄弟果然慧眼独 具。此峰既有如此异象,必然隐有真龙之穴,一切尚请兄弟仔细寻觅,有劳 兄弟了!

昆仑奴微笑道:"是否可获龙穴,一看机缘,二看李家是否有此福气,三看吾辈人是否有此功力了。"

刘文静笑道:"李兄弟神知卓识,显见已是得道之人,又身负寻龙穴识 天机之异能,这真龙之穴,必获无疑。"

昆仑奴肃然道:"刘先生亦是此道中人,何出此谬夸之言,吾亦不过是 凡夫俗子,又岂有仙家未卜先知之能,一切但凭随缘而定便了。"

昆仑奴说罢,转身向北,仔细察看一番,但见正北山峰侧面,隐隐腾升 一股淡淡紫气。昆仑奴心中一动,忙道:"速往北寻,或有所获。"

话音未落,昆仑奴已如飞地向北面奔去了。李渊、李世民等人,见状亦 连忙跟了上去。

众人向北面跑了一段路程,突见前面的昆仑奴已蓦地停了下来,怔怔地仰望前面,一动不动,似乎有甚惊人发现。

众人顺着昆仑奴的目光一瞧,只见一道溪流,从山顶上面淙淙而下,似挂起的一幅瀑布 倾泻下来,下面是一条山溪,山溪之上,烟雾弥漫,一片空。 众人不明所以,但昆仑奴却已窥破此乃瑞气千条,紫霞隐现。 他心中不由大喜,连忙跑到溪边,施展绝学,测定方位,再向四周端详一番,才扭头对李渊等人道:"这山溪之上,紫气隐现,若小弟所测不错,龙脉必在山溪上游无疑。"

昆仑奴说罢,也不待李渊等答话,便又沿山溪一直向东面上游如飞奔 去,他的惊喜之情,犹如一位喝奶的娃娃,见了亲娘一般的高兴万分。

这也难怪,因为这是昆仑奴自离昆仑山天机谷后,第一次实地查勘寻龙,却机缘巧合,甫一出面,便被他窥破天龙穴的迷踪,岂不大喜若狂。

天龙穴出天龙,天龙便是千年一逢的"真命天子",江湖上有等风水术士,即使穷其一生,亦难见到"天龙穴"的形踪,更遑论寻获了,因此昆仑奴甫一施为便遇天龙奇穴,由此足见他承纳的"天机谷绝学",委实是一部惊天至宝。

昆仑奴领头,一众人等,沿山溪东面,一直向上游急奔。

不知不觉,已是近晚时分,山峰之上,月亮升得甚早,夜幕尚未降齐,那如盘大的一轮明月便冉冉地升了上来,山峰上,月色如银,光洒山野,一片银光。

众人虽然奔波终日,但此时竟然不觉疲困,山风吹来,反而神清气爽。 此时昆仑奴却忽然停下,他足踏一块溪中白云石,扭头向众人道:"各位!仔细了,龙脉应该就在此地不远矣!

李渊一听,喘了口气,连忙道:"龙脉在何方?"

昆仑奴牢牢踏住云石,一动不动,道:"龙气已现,龙脉聚穴,自当不远,但尚需唐国公助我一臂之力。"

李渊忙道:"李兄弟既为我李家出力,李某人岂可袖手旁观?李兄弟,我 等应如何助你,便请直道。"

昆仑奴道:"天龙聚穴,非同小可,不动则已,一动惊天动地,而且稍 纵即逝,各人务必小心在意,文静兄及长孙无忌将军,请紧守小弟身边,随 时候命。"

刘文静、长孙无忌各瞥一眼李渊和李世民,见他二人均点头示意,便连忙走上前去,向昆仑奴俯身道:"谨遵李兄弟令旨。"

昆仑奴点点头,又道:"请唐国公传令,但凡李氏一脉,均请沿山溪中 走动涉水一趟,当有所发现。" 李渊又惊又奇道:"有甚发现?"

昆仑奴肃然道:"天龙之穴,非比等闲,若非根基深厚,足以承纳之人, 便难激活龙脉,龙脉不经激活,便千年潜伏不出矣!

刘文静一听,惊道:"依兄弟之言,岂非但能激活天龙脉的人,便是承纳天龙穴的主人么?天龙穴的主人,又岂不千年一逢的真命天子?"

昆仑奴一听,忙肃然道:"不知者不轻言,既然知道又何必问?文静兄 务请慎而重之!

刘文静暗道:若真能凭此判断谁是真命天子,那当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了,稍一不慎,便是一场残酷杀戮,在如此惊人的引诱面前,父子、兄弟之间,亦一样翻脸无情,拼死争夺。他因此亦吓得不敢做声,只在心内暗察动静。

李渊眼见昆仑奴肃然而论,知其中必有深意,便不敢怠慢,扭头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儿道:"既李兄弟这般说,为父就先涉水走一遭,然后你等四人,也不必按大小次序,随意各走一趟便是了!

昆仑奴一听,便知李渊必定自忖自己乃必然的天龙穴主人了,而四位儿子,不外是随便应景罢了!可知重利当前,便连父子间亦无亲情可言!

但昆仑奴此时亦不敢断定,李氏一脉中,到底谁是足以激活天龙穴的真命天子,因此只好笑笑道:"唐国公之言甚是,便请唐国公先走一遭便了!

李渊满怀希望,脱下长靴,挽起裤脚,果然领先走进山溪,郑而重之地沿昆仑奴指示的路向,走了一趟。

李渊返回原处时,四野间却毫无异象。

此时李元吉抢先站出来,朗声道:"既无分次序,那小弟便先走一趟了!

李元吉说罢,也不待昆仑奴有所表示,即依样脱鞋挽裤,小心地沿山溪 走了一遭。

山溪之中,依然毫无动静。

李渊和李元吉父子面面相觑,均觉不是味道。李元吉一向偏向大哥李建成,便向他笑道:"大哥乃李家长子,若有所获,必属大哥无疑,大哥走一次便是了!

李建成也不推辞,微笑一下,便充满自信地走下山溪,他走的步子很慢,

似乎若不激活龙脉,便决不甘心似的。

众人亦暗道龙穴既属李家,那李渊已显然无缘,李建成乃李家长子,龙 穴必属他无疑。

但世事玄妙,李建成走得虽极缓慢,但山溪四周,依然毫无动静。

李建成走回原处,李元吉悄声道:"若连大哥亦无缘,那李家便只剩二 哥他了!

李建成不由又羞又气,他盯着昆仑奴,道:"这臭道士存心袒护世民,便暗中作法,令世民方能激活龙脉!

李元吉道:"是啊,若真个被二哥激活,那他在李家便有真命天子的美 營! 这口气如何忍得下去?"

李建成冷笑道:"这全是昆仑奴臭小子搞的鬼,如何可以作准?我总不信,李家便只有他方能激活龙穴!

李元吉道: "那我等大可出言反对再试下去了!

李建成却微微冷笑,悄声道:"千万莫过早惊动世民他!因为如今连父亲亦被昆仑奴迷住,若在此时出言反对,父亲必定大怒,这对我们并无半点好处!

李元吉恨道:"那就任由二哥他夺得真命天子称号么?"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什么龙穴荫生真命天子,我总不信这等鬼蜮伎俩!一切事在人为,我倒要看看,到底谁是李家的真命天子!但暂时切莫轻举妄动,知道么?"

李元吉素来佩服李建成的智计,闻言便一笑道:"大哥放心,一切看你的主意便了!

李元霸见大哥、三哥试过毫无动静,他亦依样脱鞋沿山溪走一遭,仍旧 丝毫不见动静。

此时李渊见李世民不动,便向他道:"世民,为甚不涉溪一试?"

李世民微笑道:"孩儿见父亲你亦不能激活,世民非嫡非长,又岂敢僭越?"

昆仑奴这时忙道:"不然,唐国公既已有言,李家子孙不分先后次序,皆可一试,李公子该走最后一趟试试。"

李渊闻言便无奈道:"世民,既李兄弟这么说,你便走一遭吧。"李渊

显得有点勉强,因为他自己无缘,他不相信偏李世民有这根基福缘。

此时刘文静和长孙无忌亦催道:"李公子莫失了这千载良机呵!"李 世民笑笑,便迈步上前,依昆仑奴的指点,沿山溪的东面方向走了一趟。

四野依然毫无动静。

昆仑奴眼见李世民快走回原位,心中不由惊奇,暗道:若李世民亦非'真命天子",那李氏一族,谁可激活龙穴?

眼见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脸有喜色,昆仑奴不由又暗道:李氏一脉,尚未建基业,兄弟三人便已萌争夺之意,看来日后一番残酷厮拼,已势所难免了!

就在此时,昆仑奴转念间,他忽感脚踏的云石似乎微微一动,他暗吃一惊,连忙低头一看,他脚踏的云石竟幻出七彩光华,而且晃动得越来越厉害。

昆仑奴猛吃一惊,暗道:我所踏的是龙脉的穴眼,龙眼已动,龙穴亦必随之跃动!他不及细思,连忙一屁股坐了下去,端坐云石之上,又连忙取出四根铁钉,对长孙无忌、刘文静二人道:"快!铁钉四口,按东南西北四角钉下去!快,迟则恐怕白费心血了!

昆仑奴说罢,把四根铁钉掷了出来,他自己却死死地坐镇云石,动也不 敢稍动。

说也奇怪,昆仑奴坐下这座云石,竟呜呜地啸叫起来,又浑身摇晃,似欲把昆仑奴震开,它自己再冉冉升上!

昆仑奴急得满头冷汗,一叠连声地喝道:"快!快!把铁钉依吾言速速钉牢!"

刘文静、长孙无忌二人见状不敢犹豫了,连忙捡起铁钉,果然依言,在 云石的东南西北四角钉了下去。

昆仑奴这时才松了口气,他一步跳了开来,盯着这块云石,目不转睛,神色紧张之极。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眨眼的工夫,这块云石竟霍地射出一道紫光, 强烈得令人目眩,射得人连眼也睁不开了!

此时,众人均成了睁眼的瞎子,天地万物什么也瞧不见了。

昆仑奴在强烈的紫光中,却依然凝神静气,眼睛眨也不眨,他见云石的 紫光越来越强烈,把四周均罩住了。 云石下面,也响起了如雷鸣的隆隆声,眼看便要腾空飞去!

昆仑奴一见,额上立刻渗出冷汗,他连忙高声喝道:"在场众位,谁可见四野物事?"

众人均睁不开眼,谁也不敢做声。

昆仑奴心知不妙,连忙又大叫一声。

就在此时,一声清脆的话音响了起来,从容不迫地道:"李兄弟,我可以瞧见物事了,此石端的稀奇!李兄弟有甚差遣吩咐?"

昆仑奴一见是李世民应声而出,心中一喜,以手加额,暗庆自己毕竟没 白费一场心血,这少年人果然是千年一逢的人选!

李世民甫一涉溪而过,龙脉便被激活,众人均被紫光迷惑,独他神清气 爽,由此足见他的根基福缘深厚之极!

昆仑奴心中大慰,却也不敢怠慢,立刻在衣袋中拿出一道纸符,递给李世民,道:"李公子速持此符,跳上云石!切记牢牢站稳石上,若被抛离,那便前功尽废了!"

李世民甚为信服昆仑奴,便接过纸符,肃然道:"是!谨遵李兄弟吩咐!"

李世民持符走上前去,轻轻一跃,便跳上云石,此时他身负异人所授的 内功心法,内力已有一定根基,因此这一跃数尺,倒也并非难事。他的双脚 甫踏上云石,立刻便感脚上犹如奔雷,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突地,云石又猛烈地跃动,东摇西摆,似极欲把李世民摔下石去。李世 民手持纸符,连忙屏神静气,运起僧人所传的内功心法,牢牢地站稳云石上 面。

就在此时,四野突然炸响一声惊雷,雷声甫过,李世民脚踏的云石,竟如一匹癫马,上下左右猛烈摇晃起来,李世民拼命往下踏,但眼看也摇摇欲坠,站不稳了。

昆仑奴一看,立刻发声道:"李公子速把纸符贴于云石中!"

李世民闻声,便连忙把手持的纸符,往云石的中央贴去。

说也奇怪,纸符贴下后,片刻间,云石就好像被重物所压,冉冉地静了下来。不久,云石下面的虎啸龙吟声也渐渐地沉寂下去了。

直到此时,昆仑奴才卷起衣袖,擦了一额的冷汗,连声道:"险极!险

极!几乎被它遁去矣!"

李世民跳了下来,不解地道:"李兄弟,你说是甚遁去?"

此时众人眼前的紫光亦消失了,才敢睁开眼来,人人均满脸惊疑,不知 发生了什么惊人异兆。

昆仑奴这时已镇静下来,他微微一笑,瞥了众人一眼,这才欣喜地向众人解释道:"云石之下,便是龙脉之眼!方才现出紫气,发出雷鸣,便是龙穴激活之象。此其时若不以大法镇之,或是无福无缘之人碰之,龙脉便必然逸遁无踪,之后又须经历千年岁月,才会在世上惊鸿一现!天幸吾以大法镇锁,又遇上千年一现根基福缘深厚之人,才侥幸把它留住!各位可仔细瞧瞧,这处龙脉,端的气派非凡,不同凡响!"

众人抬眼望去,但见山溪正中云石位置,恰处四周高峰的正中,四周峰高插入云端,其形似笔。两面又各耸起一座座石壁,似屏障拱卫。四周云雾弥漫,夜月之下,紫气郁郁,恰似骄龙在吞云吐雾,蜿蜒起伏。更奇的是,云石之上,不时幻变七彩,恰似巨龙之眼,闪烁光华!

众人一见,均又惊又喜,忙道:"请问李兄弟,此乃什么龙穴?"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此乃文笔冲霄汉的大贵龙脉!此穴名天龙穴,日 后必然荫生一代天龙!"

刘文静一听,便向李渊恭贺道:"恭喜唐国公!今日蒙李昆仑之助,得此天龙之穴,从此建基立业,犹如天龙行空,无往而不利矣!"

李渊听刘文静之言,欣然而笑。

李建成却忽然微微冷笑道:"依建成之见,刘大夫之言,只怕言过其实!"

李渊不悦道:"建成何出此言?"

李建成微笑道:"家父乃李家之主,理所当然乃承纳龙脉之人,但为甚一应异兆,均应在二弟世民一人身上?这其中必有蹊跷!"

李渊一听,半信半疑,道:"有甚蹊跷之处?"

李建成道:"江湖有等不良术士,每喜妖言惑众,更以妖法迷惑人心,稍有不察,便被其欺瞒了!就像家父身为李家之主,却不应异兆,偏偏尽数应验在二弟身上,天下间哪有如此巧合之事?"

李渊一听,猛地忆起李世民四岁时,有方士前来拜访,当时李世民尚未

取大名,那方士见李世民的相貌,便向他拱手贺道:"此乃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届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而从此之后,才有"李世民"这个大名。

李渊忽然转念道:"世民今年行将十八,便迭遇异兆,莫非'二十济世安民',真的在他身上应验?那我在李家的位置,又将如何处置?"

李渊这般思忖,脸上的欣然神色便不觉失去了。他对刘文静恭贺之辞, 竟不置一语。

昆仑奴见状,知李渊有点妒忌李世民的福缘,便连忙道:"天龙穴出天龙,毕竟归李氏一族,李氏在唐国公这一代宏屹于世,无论李氏谁人承受,均是唐国公的莫大荣耀!"

李渊一听,心道:昆仑奴之言不错,若李氏一族,在自己这一代果然出了一代真命天子,那自己无论承纳与否,均是皇祖的身份了!这一想,才转忌为喜,含笑向昆仑奴道:"李氏但有所成,全赖李兄弟鼎力相助,此恩此德,李氏一族,将永志不忘。"

昆仑奴不以为意地微笑不语。

不久,昆仑奴就亲自择定良辰吉日,把李氏的先祖遗骸,移葬于藏山峰上。 上。

在下葬时,昆仑奴又悄悄用符写上李世民的生辰八字,连同李世民的头发,附于李家先祖遗骸,一道放入棺木,葬于墓中。

说也奇怪,自李家先祖移葬藏山峰后,李氏一族在太原,虽迭遇凶险而 安然无恙。

先是流寇魏刀儿,率十万贼兵,联结突厥兵,侵袭太原。太原隋朝守将 潘长文战死,太原危在旦夕。

此时李渊掌握的太原留守兵马仅得五六千人,与魏刀儿的十万大军相比,简直是以卵击石。

隋炀帝拒不派兵相救,原因是他日渐怀疑李渊有反心,正好借流寇的兵马,把李渊除掉,李渊自知已势难幸免了。

此时李世民挺身而出,率五千骑兵,突围而出,又冲杀而进,反复数次, 所向披靡,把魏刀儿弄得胆战心惊。

李渊趁机率太原城守军及兵民二千人,冲杀出来,与李世民的轻骑里应

外合,一举全歼了魏刀儿的十万贼众。

这一仗令李渊和李世民声名大噪,因此也更惹隋炀帝的猜忌。

李渊亦自知难容于隋炀帝了,于是开始秘密募兵,以作起义的准备。

隋炀帝的心腹,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知李渊图谋作反,便暗中策划 晋祠祈雨大会,把李渊诱骗赴会,然后诛杀。

但李氏洪福齐天,王、高的心腹,竟把这密谋告诉李渊。李渊与李世民、 刘文静商议后,决定先发制人,由李世民伏兵于晋祠外,然后于会中突然发 难,指王威、高君雅谋反,把二人杀掉,李氏一族,终能逢凶化吉。

更奇的是,自李家祖骸移葬藏山峰后,李世民便脸现紫气,双目炯炯, 不怒而威,与先前判若两人,大有王者之风。

此时不但李建成、李元吉嫉恨攻心,图谋不轨,就连李渊亦暗暗不安,暗道:世民莫非真应了"二十而济世安民"之兆么?若真如此,自己的命运 又将如何呢?

李建成见李世民自遇上昆仑奴,便诸事无往而不利,特别是先祖遗骸葬藏山峰后,李世民便简直脱胎换骨,判若两人,莫非这当真是"天龙穴"的威力么?若是,为甚李氏一族,却只有李世民一人应验?这是李世民的福缘,还是昆仑奴这妖人偏爱他而暗中捣鬼?

李建成这般思忖,便与李元吉密谋,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再来对付 李世民。

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妥当,便向李渊诡称出城上山狩猎,李渊对李建成 素来有点偏爱,见他崇尚武勇,便欣然答允了。

李建成、李元吉率数十亲兵骑队,除携带狩猎的弓箭等物外,还偷偷带 备锄铲等挖土工具,至于是甚用途,谁也不知道。

李建成、李元吉率亲兵出了太原城,便向西郊驰去。在半途又突然折向 北面,骑队奔驰了小半日,竟驰抵藏山峰。

李元吉此时有点心怯了,悄声向李建成道:"大哥,真要动手么?私开祖坟,这是大逆不道的事,若被父亲知道,他必定把我二人杀掉!"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事情到了这地步,也不容你我退缩了!你试想想,若李昆仑的妖法果然成功,世民他做了真命天子,还有你我的位置么!轻则流放朝外,重则生命难保,惟先发制人,才是自救之_道!"

李元吉仍心惊道:"话虽如此,但万一被父亲发觉,我等私挖祖坟,怪 罪下来,却如何是好?"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我自有主意,一切且待开坟查看再作打算!"

李元吉无奈道:"小弟但依大哥便了!只是日后大哥你得了好处,可切 莫把小弟抛开不顾,小弟从此便与大哥同坐一条船了!"

李建成微笑道:"三弟放心,大哥日后与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是。"

李元吉这才转忧为喜道:"那好呵!希望大哥莫忘今日的诺言!走,上山去,无论如何要查个水落石出,昆仑奴这妖人到底作了什么手脚!"

当下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不再犹豫,率众亲兵攀上藏山。

在藏山峰李氏祖坟前面,李建成命令亲兵挖开坟墓,亲兵皆是精壮之士,不消片刻工夫,便把墓穴挖开了,露出一副新葬下不久的棺柩。

李建成命令亲兵退后二里,他自己与李元吉走上前去,亲自动手撬起棺

棺盖掀起,两人一看,均猛吃一惊。但见先祖的遗骸,葬下时尚是灰白 死沉,但此时却光泽灼灼,犹如生人的骨骸。

李元吉见了,心中惊惧,忙道:"这墓穴果然邪门,连近百年的骨头也被熏陶成生人骨似的!大哥,不要查了,只怕妖法厉害!"

李建成却极不甘心,暗道:若是墓穴之力,那为甚自己和三弟毫无好处?一切的功利都被世民他占尽了!这分明是李昆仑暗中偏袒于他!不然,他绝对没有如此洪福!

李建成越想心中越气,忍不住便伸手进棺内,拨开先祖的骨骸,逐一察看。突然,他的手触着一包软绵绵之物,但却是用纸包裹住的。便把包裹抽出来,一看之下,不由连声冷笑道:"原来如此!怪道好处都被世民他一人占尽了!"

李元吉忙凑过来,道:"怎么了?"

李建成把那用纸包住的包裹递给李元吉,冷笑道:"你自己看看便明白了!"

李元吉接过来一看,只见纸是黄色的,上面写了一行数字,仔细一看, 竟是二哥李世民生辰八字!

李元吉不由目瞪口呆,捧着包裹,喃喃道:"就这么一包头发,便可以

令人一跃而成真命天子么?若非亲眼所见,便杀了我,也不会相信。"

李建成冷笑道:"不信也得信!据说江湖中真有一种法术,专门在先人墓穴上做工夫,可以令人起死回生,由贫变富,由贱变贵,法力通天!看来昆仑奴暗助世民的,便是这种法术!

李元吉道:"这却如何是好?若我等把这盗走,昆仑奴这妖人日后知觉, 向父亲禀报,我二人可吃罪不起!私挖祖坟,这是杀头的死罪!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放心!就算父亲知道,亦只会暗中称许,而决不会公开降罪!

李元吉迷惑地连连眨眼,不知李建成有甚惊人妙法,竟可令父亲不但不 降罪,反而暗中称许?

只见李建成微哼一声,伸手接过包裹,便把包住李世民头发的包裹,随 手抛到棺柩外,又另外写了一张黄纸,包上自己头发,投回棺内。

李元吉见李建成所写的,竟是父亲李渊的生辰八字,便又惊又奇地道: "你把父亲的生辰八字写上去,虽然取代了二哥他,但为甚不写大哥你自己 的生辰八字,这对你岂非很吃亏么?"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换纸符之事,昆仑奴这妖人既有如此法力,他必然会惊觉,但父亲开棺验证时,见世民的生辰八字被弃棺外,棺内的生辰八字却是他自己,便必定心中喜悦,暗中大赞我二人忠心他,岂会再降罪?如此私挖祖坟之事既可免罪,又绝了二弟独占龙脉的洪运,岂非一举两得么!

李元吉恍然大悟地一笑,但又奇道:"这等大法看来非同凡响,大哥把二哥的生辰八字换成父亲的,这于大哥并无好处啊?大哥应该换上自己的生辰八字才是。"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你有所不知,三弟,父亲的权欲甚重,他在世之时,岂容我等去图谋他的权位?若被他发觉包裹的生辰八字换了我的,他必定认为我有心僭越他,他一怒之下,便有借口把我杀了!再说他年正老迈,就算日后得天下坐江山,也不过是短暂的光景,那时长子继承父位,天公地道,朝中再无人敢说半句闲话,那时一统山河,岂不唾手可得么!

李元吉一听,这才知道李建成的心计厉害之极,心中不由又佩又惊,却也不敢乱说什么,连忙助他把棺盖重新盖上。

然后李建成下令亲兵动手,重新填土筑坟,把祖坟恢复原状,竟然神不 知鬼不觉。

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率亲兵下山后,随便打了几头野兽,便返回太原去了。一众亲兵均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而且他们也不知其中的详情,因此李建成、李元吉私挖祖坟的事,李府上下谁也不知道。

过了半个月,李建成在李渊与他单独相对时,忽然笑着道:"二弟世民近日气色绝佳,人人都传说他大有王者之风,有人甚至说,连父亲你也被比下去了!

李渊一听,脸色一变,沉声道:"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如此胡说八道!

李建成微笑道:"是谁说的那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真有其事!父 亲你以为如何?"

李渊狐疑地瞥了李建成一眼,道:"那你以为呢?建儿!

李建成笑笑道:"二弟的气色,近日果然大佳,与先前相较,果然判若两人,其中必有原因。"

李渊道: "你知道是甚原因吗?"

李建成微笑道:"二弟自从遇上昆仑奴后,行事便无往而不利,虽然他是为李家做事,但二弟的声名,却几乎盖过父亲你了,父亲难道没有怀疑, 昆仑奴在暗中助他么?"

李渊一听,疑心大起,不由点头道:"不错,当日在藏山上,我就有所怀疑,为甚一切异兆,皆应验在世民身上?如今看来,其中果然大有文章。"

李建成道:"父亲知道是甚跷蹊么?"

李渊摇头道:"我怎知道,我相信世民对我还是忠心的,所以也没再去细想。"

李建成一听,忙道:"二弟虽然无心,但难保其他人不会从中捣鬼,以 挑起我李家的自相争斗,好坐收渔人之利。"

李渊一听, 怒道: "是谁如此斗胆, 敢离间我父子的感情?"

李建成微笑道:"二弟素好结交朋友豪士,这些人亦大有野心,均希望 扶持二弟他建功立业,日后一统山河,便有他们的莫大好处。"

李渊咬牙道:"放着我李渊健在,他们敢么?"

李建成冷笑道:"他们有甚不敢,就算明里不敢,暗中算计。却也防不

胜防。"

李渊恨恨道:"你是指昆仑奴么?"

李建成点点头道:"昆仑奴的确很值得怀疑,他与二弟的关系非比寻常,若昆仑奴有心扶他登基立业,好求取功名富贵,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是否如此,总要有真凭实据,才好下确证判断。"

李渊眼神一亮,道:"依你之见,从哪儿入手求证?"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二弟的洪运,既从藏山 开始,为甚不从藏山查起?"

李渊一听,心中一动,但却不想在李建成面前太露形迹,便淡淡一笑道:"此事为父自会酌情处理,今日所说的,切勿在任何人面前再提及了。"

李建成亦知其父生性素来狐疑不定,闻言便忙点头道:"请父亲放心 孩 儿知道了。"

李建成走出去后,李渊又秘密把刘文静召来,要他去替他办一件事。

几天后,刘文静风尘仆仆地赶返太原府,马不停蹄,又赶着前来留守府, 向李渊密报。

李渊见刘文静到来,便把左右摒退,才低声道:"那事如何了?"

刘文静往四周一瞧,确证并无第三者,才低声道:"在下刚从藏山返回,便马上赶来见唐国公了,已经开棺验证,在下发觉,昆仑奴果然有偏袒世民之嫌。"

李渊一听,神色倏地一变,道:"你快叙来,文静!"

刘文静道:"在下在棺内发现一包头发,外面有黄纸包裹,黄纸上写有生辰八字,在下仔细分辨,原来却是唐国公你的生辰八字。"

李渊迷惑道:"那头发是甚东西?是凶邪之物么?"

刘文静微微一笑,道:"非也!非也!其实经在下仔细辨析,确证不但不是凶邪之法,反而是大吉大利的风水妙法,虽然在下一时难以断定到底是甚妙法,但可断言,此法对唐国公血脉必定有莫大好处。"

李渊一听 更奇道: 包裹头发的黄纸 上面所写既是我的生辰八字 显见对我有所好处,为甚却道昆仑奴偏袒世民?"

刘文静沉吟一下,不敢隐瞒真相,便据实道:"唐国公有所不知,在下 在棺外又发现另一张黄纸符,纸符上所书,却是二公子世民的生辰八字,两 张黄纸的字迹显然不同,应是出自两人的手笔。"

李渊惊道:"有这等事,说这明什么了?"

刘文静道:"这证明原来包裹头发的黄纸,是写上二公子世民生辰八字的那张,而唐国公的那张,是后来有人掉换的,昆仑奴偏袒二公子世民固用心不良,但后来私自开棺的人,其用意显然也别有图谋。"

李渊却不以为然地一笑,道:"私自开棺,固有不是之处,但却是对我 忠心一片,否则,便不会以我的生辰八字换上去了。"

刘文静道:"不然,私自开棺,未向唐国公你禀明,显然事前别有用心, 唐国公不可不细察之。"

李渊呵呵一笑,道:"可矣!文静,此事我已有主意,但勿声张,一切 由我全权处理便是了。"

刘文静已知李渊决意偏袒私自开棺之人,他要处置的,仅是偏袒李世民的昆仑奴了,便不敢再表示什么,告辞而出。

刘文静的用心很复杂,一方面他妒忌昆仑奴的惊人才识,极不愿意他留在李世民身边,但另一方面刘文静又确信李世民有"真命天子"的福禄根基,他自己日后亦必然要投在李世民一边,所以又不想因此而惹怒李世民。

刘文静极工心计,他反复思量,便暗道:何不卖个顺水人情,一方面可以逼走昆仑奴,另一方面也示意于李世民,如何处置,自己当可立于不败之地。

刘文静盘算妥当,便把此事私下告知李世民,道:"看来李昆仑会有杀身之祸了,但他到底是一位人才,而且本心也是为了二公子,文静不忍心坐视不救,拼着惹怒唐国公,亦觉必须告知二公子一声。"

李世民一听 吃了一惊道":李兄弟忠心为李氏一族 并无任何私心 父亲亦不能容他么?若把李先生杀害,岂非令天下豪士寒心?李兄弟决计杀不得。"

刘文静苦笑道:"但唐国公已把一切查明,李昆仑的确在祖坟中做了手脚,偏袒于二公子你,因此你若替李昆仑向唐国公求情,只会火上加油,李昆仑决计不能幸免。"

李世民沉吟道:"然则如何救得李兄弟?"

刘文静道:"为今之计,惟有通知李昆仑,速离太原城。待唐国公的火

气下了,再缓缓进言解释,如此便可既存朋友之义,又可免却忤逆不孝之 名。"

李世民为难道:"李兄弟心胸坦荡,并无任何私心,不畏艰险,忠心为李氏基业出力,试问怎好开口要他出走?"

刘文静微笑道:"来日方长,二公子若与他有缘,日后尚有机会重逢,但若不走。便生命难保,日后连相见的一线机会也没有了。"

李世民一听,恍然悟道:"文静兄所言不错,暂时作别,于我于李兄弟 他均有好处,我有主意了,多谢文静兄一番好意。"

刘文静忙道:"二公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日后必然大放异彩,切望 善自珍重,有需要文静效力之处,文静万死不辞!"

李世民见刘文静意态恳切,心中对他的好感不由又添了几分。

李世民深知父亲的脾性,他的狐疑心一起,便会一意孤行,李昆仑目下 的处境已很危险了。

但李世民又深知,昆仑奴决计杀不得。

李世民与刘文静分手后,不敢再有片刻犹豫,便马上赶去昆仑奴下榻的 驿馆。

幸而驿馆四周静悄悄的,并无任何异象。李世民匆匆走进去,只见昆仑 奴安然地稳坐椅上,正向他微笑,李世民才暗地松了口气。

未等李世民开口,昆仑奴已微微一笑,道:"李公子神色仓皇,所报莫 非乃凶兆么?"

李世民一怔,奇道:"李兄弟怎的知道?"

昆仑奴道:"我刚才偶卜一卦,乃坎上乾下卦,卦文道:需有孚,光享, 贞吉,利涉大川。坎者,险,陷也。乾者,刚正坚强也。孚者,信心也。综 而推之,吾便已将有凶险,陷害之兆临身矣。

李世民大惊道:"然则往下又如何?李兄弟可有生命之危么?"

昆仑奴道"但只需有信心 刚正坚强 便可越过陷阱 前途依然光明。" 李世民又忙道:"但目下危机果然将至,可有解救之法?"

昆仑奴道:"这便是利涉大川矣,看来已注定吾势须冒险涉水渡过大 川。"

昆仑奴话音未落,驿馆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吵,立刻又有驿馆的杂役颱

进来通报道:"李先生,大事不好,唐国公已差陈将军率兵前来,说是唐国公之命,捉拿李昆仑归案,李先生快作打算。"

杂役话音未落,陈将军已率近百兵众,冲了进来,陈将军当先而进,手握的大刀已直指昆仑奴胸前。

李世民一见,大怒道:"陈将军,世民在此,你敢对李兄弟无礼么?" 陈将军是李渊的贴身侍卫,他见了李世民,并不以为意,朗声道:"李公子,末将军令在身,恕不行礼,唐国公有口喻,若有任何人敢阻拦擒拿李昆仑,皆以同党论处,格杀勿论,得罪之处,请李公子见谅。"

李世民一听,便知李渊对他亦暗怀不满了,因此特地差遣陈将军执行逮捉昆仑奴之令。李世民见是李渊令旨,心中又急又气,不由厉声道:"陈将军,李兄弟忠心一片,为我李家效力,其心可鉴日月,岂容如此待他,不怕天下豪士寒心么?"

陈将军亦有点怯于李世民的声威,他无奈把大刀抽回,向昆仑奴拱手 道:"末将军令在身,实在无奈,请李先生随末将往见唐国公便是了!"

李世民见陈将军虽客气了点,但口气依然强硬,丝毫不肯放松,简直视他如无物,心中又急又气,按捺不住,倏地拔出佩剑,厉声道:"谁要带走李兄弟,先问问李世民手中之剑。"

陈将军神色一变,沉声道:"那二公子是存心阻拦末将执行唐国公军令 了?"

李世民怒道":李兄弟忠心为我李家 父亲只是一时糊涂 误信妖言 降罪于他,就算要捉拿,亦须等我禀明父亲,再作处置。"

陈将军微微冷笑道:"可惜唐国公事先已料到此着,他吩咐末将,如果李世民敢出面阻拦,便连他也捉拿绑去见他,若敢反抗,格杀勿论。"

李世民气得满脸通红,他手中的佩剑一扬,直指陈将军的咽喉,厉声_{道。} "狗奴才!竟敢不分青红皂白,以下犯上么?"

陈将军坦然一笑,毫不动容,道:"若二公子敢出手伤末将,那才是以下犯上!因为末将乃奉你父唐国公之命,你身为儿子,竟敢逆你父旨意么?"

李世民气极,怒喝道:"狗奴才休仗势欺人!我便把你伤了,看能把我怎样了!"李世民说着,手中剑锋,猛地向前一挺,竟欲立毙陈将军于剑下。

昆仑奴一见,猛吃一惊,深知李世民这一剑刺下,便须负上忤逆不孝的罪名,他的命运,因这一剑的血光,或许冲得支离破碎,心中惊怒之下,连忙大声喝止道:"李公子且慢!"但他出声制止已稍不及,因为李世民的剑锋已抵陈将军的咽喉了!

眼看这一剑刺下,太原李氏一族,立刻便有自相残杀之祸。

就在此时,馆内众人但觉眼前银光一闪,视线不由一花,到定眼瞧清时, 众人均目瞪口呆,犹如乍现鬼魅。

原来此时李世民的剑尖,已被一位紫衣少女,以二指挟住,任李世民如何用力,剑尖抵住陈将军的咽部,休想再往前半分,但也不能退缩半寸!少女清丽如月的俏脸上,露出微微冷笑。

李世民吃了一惊,盯着少女,沉声道:"姑娘是谁?敢来太原府捣乱么?"

少女微微冷笑,傲然不语。

昆仑奴一见,却又惊又奇又喜,忙叫道:"袁紫衣姑娘,手下留情!他便是太原李世民公子!

少女果然是入宫盗珠的袁紫衣,一番历练,她此时已变得精练多了。袁紫衣这时才向昆仑奴点点头,又微微一笑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你刚搬入太原驿馆,一切就已落入我眼中了!嘿,为什么我碰上的,尽是姓李的大傻蛋!"

李世民才知原来是昆仑奴相识的,便暗地松了口气,心道:这位姑娘的 武功如此了得,李兄弟有救了!

李世民微微一笑,道:"我李世民与袁姑娘素不相识,怎的也成了大傻蛋了!"

袁紫衣见李世民少年英俊,心胸又宽广,脸上的冷傲便不由一敛,微笑道:"昆仑奴先前碰上什么姓李的,乃十足十的大傻蛋!你既然姓李,自然也是大傻蛋啦。而且你竟敢违抗父旨,大逆不道,为救这姓李的傻瓜,惹怒你那父亲唐国公,于你的前程并无半点好处,明知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蠢事,你也敢做,这不是大傻蛋又是什么?"

李世民肃然道:"李兄弟于我李家有功无罪,若横加杀戮,如何服众?因此世民虽明知自惹杀身之祸,亦不得不出手相阻!

袁紫衣点头微笑,却不再理会李世民,转向陈将军道:"这位将军,既李公子这么说,你便卖个人情,把姓李的傻蛋放了吧?

陈将军的咽喉仍被剑锋抵住,袁紫衣只需运力一送,他便十条性命也没了,他无奈苦笑道:"姑娘就算把末将杀了,末将也不敢放人!而且李先生就是逃得出驿馆,也决计出不了太原府!"

袁紫衣道:"为什么出不了太原府?

陈将军苦笑道:"实不相瞒,唐国公亦并非要取李先生的性命,他令末 将生擒活捉,带去见他,但也不能被他逃跑,因此早已传令全城兵马戒备, 姑娘虽然武功厉害,但独自一人,试问又怎抵挡得住千军万马?因此这逃走 一途,姑娘也不必费神了,以免枉送了生命!"

袁紫衣傲然一笑,道:"你知道本姑娘刚才是如何闯进来的么?" 陈将军摇头道"末将不知。"

袁紫衣嘿嘿一笑道:"不怕告诉你,本姑娘刚才所使的功夫,便是李昆 仑授教我的无为神功!本姑娘凭此出入隋炀帝禁宫,如入无人之境,你小小 太原城,能困得住本姑娘么?我只问你一句,放是不放?"

陈将军无奈地叹了口气,道:"末将放是死,不放亦死,落得做个人情, 姑娘请先把末将杀了,那时再救走李昆仑吧!"

陈将军说罢,把眼一闭,只等受死。

袁紫衣微微冷笑,左手突起一指,向陈将军胸前点去。

昆仑奴忙大叫道:"陈将军亦是忠为其主,紫衣切勿伤他性命!"

袁紫衣出手却不停,这一指疾点下去,陈将军应声倒地。

袁紫衣又向在场的军兵喝道:"谁愿意反抗的,只管出手攻我!"

果然不敢违令的军兵拼死向袁紫衣攻来。袁紫衣身形一变,突走无为神功的玄妙身法,人如转轮,银光灼灼,绕众军兵一转,只听"噗噗"的数十轻响,地上早躺下了一大片。

其余的军兵吓得不敢上前了。

袁紫衣这才向李世民微微一笑,道:"众军将亦非抗命放人,而是不敌,你既是唐国公的二公子,自然可以作证!"

李世民亦微微笑道:"不错,众军将在陈将军率领下,已英勇拼杀,但不支倒地,并非抗命放人,只是对手太厉害,众军将委实不敌罢了!"

众军将一听,登时明白李世民的用意,不由拜伏在地,道:"多谢李公子大仁大智!"

李世民呵呵一笑道:"你等不必谢我,全是这位女侠神勇惊人,李世民 亦受制于她罢了!"

袁紫衣微笑一下,执住昆仑奴的手,便欲飞掠而出。

李世民忙道:"李兄弟,今日被逼逃走,不知何日可再见?"

昆仑奴微一沉吟,便道:"杨花败李花开,天道行将大变,小弟正好趁 此时机出去行走江湖,替李公子你物色天下豪杰,李公子宜暂时稍敛锋芒, 待李家义旗一举,便是你大展雄才之日,亦是你我相逢之时!"

李世民依依不舍道:"李兄弟一切善自珍重!"

昆仑奴不由被李世民的真情所动,正欲再提示什么,袁紫衣却按捺不住了,"要走就走!婆婆妈妈的,成何男子汉大丈夫了!"

话音未落, 袁紫衣已拽着昆仑奴, 闪电般地掠出馆外去了。

李世民不由感叹道:"如此神功,难怪她敢独自出入大隋禁宫如入无人之境啊!李世民若得此大智大勇之士相助,何愁大业不成哉!"但又知这等绝世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根本难于相留,只好无奈地微叹口气,先行设法向父亲李渊解释交代去了。

嗤!嗤!嗤!快如闪电,疾如箭矢,两条身形直向太原城外掠去。



仑被困天牢。李淳风更坚定促李花开的决心,找到唐国公李渊,结识李世民,将天机奥秘坦陈李氏,劝其起兵。

李淳风将导引历史巨变的应机之人李昆仑引见给隋炀帝,国师萧吉惟恐他的地位受到威胁使出毒招令李淳风、李昆



太原城高五丈,等闲人休想一跃而过。但袁紫衣拖着昆仑奴,竟纵身而上,一跃便掠过五丈高墙。

驿馆外面不远便是城墙,城墙特别高,防守也比别处松懈,而且袁紫衣的轻功身法快得匪夷所思,远处巡城的兵士只觉眼前一花,也不知是猫跃还是鸟飞,倒省却了袁紫衣一番厮杀的力气。

袁紫衣心中忽感惊奇,忙向昆仑奴悄声道:"昆仑哥哥,你的内力不是已受损,仅剩一成不到,比凡夫俗子还不如吗?怎的却依然身轻如燕,倒令我为你担心得要死。哼,你这是存心戏弄紫衣么?"

昆仑奴闻言不由一怔,直到此刻,他才忽然醒觉,在太原为李氏父子奔波,寻龙点穴的这段日子,他的内力竟不知不觉已恢复小半了。昆仑奴身负他据有"无为内功心法"而独创的"八方归元神功",虽仅恢复小半,却已十分厉害,足可与武林中一等一高手并列了,而因此令袁紫衣十分惊奇。

两人于苍茫暮色中,又向西南掠行了一段。袁紫衣原来担心昆仑奴的内力未复,全力助他向前飞掠,所耗内力甚巨,此时不禁娇喘吁吁,见昆仑奴一直默然不语,似存心占她的便宜,不由娇嗔地把手一摔,嗔道:"昆仑哥哥,我对你无话不说,并无隐藏,为甚你却存心骗我?哼,早知如此,我便任由你被李家一剑刺死,何必不远数百里赶来救你?"

昆仑奴此时才猛地回过神来,他的手虽然已被袁紫衣摔开,全凭他自己的力气掠行,这并不太快的掠行,自然已难不倒他。昆仑奴心中一动,不由失笑道:"是啦!必定是那'天龙龙脉'的地力十分雄厚,连我这寻龙追脉,偶尔踏足之人,亦沾了龙脉地力之福了。"

袁紫衣又嗔又奇,急道:"昆仑哥哥,什么天龙龙脉?什么沾了龙脉地力之福,你快说清楚啊!"

昆仑奴微一思忖,忽然若有所思地笑笑道:"紫衣妹妹,你欲知此中奥 秘,且随我去一处地方便了。" 话音未落,昆仑奴身形一转,从西面转向北面,疾掠而去。

袁紫衣俏目一亮,亦随后飞掠。昆仑奴的内力,原来高出袁紫衣一大截,但此时他的功力仅复小半,恰好与袁紫衣的功力拉平,两人便恰好可以并驾齐驱。

向太原城北郊掠行约二十里,便见一座雄伟的山峰气势磅礴地屹立着, 再掠近一看,惊见有苍松二株,挺立于山口之上,左面一株盘曲 虬屈 形如盘龙,右面一株俏立婀娜,形如翠凤。

袁紫衣身负家传绝学,对大地潜龙地力之论并不陌生,见状心中不由一动,她仰头望去,但见山势巍峨,山上峰峦突兀,沟壑纵横,山林繁茂,溪水环绕,白云变幻,蔚为奇观,袁紫衣心道:莫非这便是爹爹常说的,山藏真龙,必口吐白雾么?

她正要开口询问,昆仑奴却不迟疑,展开身形,掠上山去。袁紫衣无奈只好紧随而上,她心中好奇,不知昆仑奴的内力到底如何恢复,同时她也有点担心昆仑奴这大傻蛋的安危,他虽然身负天机谷三大绝学,当世无人能及,但心性玄幻,不知何时又闯出大祸来,在袁紫衣的心中,昆仑奴的分量,简直有如她爹爹袁天纲一般重了。

昆仑奴掠上峰巅,又一路向一道山中溪流掠去,忽地,在溪流环绕中, 露出一座土岗,岗上耸着一座新筑的坟墓。

昆仑奴毫不迟疑,涉水渡过溪流,攀上山间,他忽地浑身一抖,随即盘膝而坐,并运功调息起来。

袁紫衣一见,心中不由猛吃一惊,连忙叫道:"昆仑哥哥,你怎的了?你的毒性又发作了么?"一面亦飞掠而上,她刚踏上土岗,忽地又尖叫一声道:"不得了,这是烈火岗吗?还是内藏烈焰。老天,似这般炽热啊,只怕寒冬雪天也不必穿衣啊!"

就在此时,袁紫衣耳际忽地传入呼唤声道:"紫衣妹妹,此乃'天龙龙脉'之地力,非同凡响,重则可令人起死回生,轻则可助人疗伤复原,无伤则可大增功力,切勿轻视大意,错过此千载良机!快就地坐下,运气调息,当可抵寻常人苦练三十年之功力也。"

袁紫衣知是昆仑奴以"腹音传话",他既然连这等玄奥功夫亦运用自如,可见他的功力已尽复了。而这等可令人起死回生的"龙脉地力",简直匪夷

所思,闻所未闻,因此袁紫衣不敢怠慢,果然盘膝坐下,运功调息起来。

过了约莫一个时辰,袁紫衣但感身下强大热力,自足底"涌泉穴"贯入, 运走周身奇经八脉,再聚于丹田,如此运行三周天,她的任督二脉,竟豁然 而通,她的内力,已抵武林中人苦练五十载的境界了。

袁紫衣但感内力充盈,不可压抑,不由一跃而起,格格大笑道:"奇迹! 奇迹!昆仑哥哥,这天龙龙脉果然了不起啊,咦!你怎的不再运功疗伤了?"

原来此时袁紫衣但感眼前一花,原来在三丈外盘膝而坐的昆仑奴,已忽 地挺立在她的面前。

昆仑奴含笑道:"我的内力已尽复,为甚尚要运功疗伤?"

袁紫衣惊骇地笑道:"昆仑哥哥,万料不到,这龙脉地力,竟有如此威力。"她一顿,忽地想起什么,忙道:"这天龙龙脉既如此厉害,未知昆仑哥哥打算勘点给谁人呢?"

昆仑奴伸手一指五丈外的土坟墓碑,含笑道:"谁是天龙龙脉的得主 紫衣妹妹看看便知道了。"

袁紫衣此时内力倍增,目力亦十分超卓,她向五丈外的土坟墓碑略瞥一眼,便惊奇地叫道:"墓碑上书:并州李虎之墓。那不是太原李氏家族吗?不料这天龙龙脉,昆仑哥哥竟点给了那忘恩负义,欲杀你而后快的李渊家族,岂非白白便宜了这李家父子么?"

昆仑奴微笑道:"吾之生死,乃一己之事,但帝王之选,却事涉天下百姓苍生。相较之下,个人恩怨又算得什么,因此天龙龙脉之归属,当以天下百姓安危祸福为准则。"

袁紫衣一听,不由大奇道:"昆仑哥哥,这般说啊,那将来李氏父子,岂 非必有一人作帝王么?"

昆仑奴点点头道:"地力所然,果然如此,你所言不错。"

袁紫衣不由又咬牙道:"李氏父子五人,从李渊到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兄弟四人,到底谁为帝王之选?在昆仑哥哥的心目中,断不会是欲杀你之李渊吧?若非李渊,便必定是李家长子李建成了,那二公子李世民身为李家次子,帝王之位,大概绝不会落在他的身上也,是么?"

昆仑奴此时尚未知道,李氏祖坟已被李建成挖开,破了他预伏的玄机。

他微微一笑道:"此乃帝王龙脉,其地力之宏厚,不容置疑。至于李氏父子 五人,到底谁能承纳此天龙龙气,日后便有分晓,也不必去胡乱猜测了。"

袁紫衣见昆仑奴如此判断,知他身负"天机谷"三大绝学,比她的爹爹袁天纲及师叔李淳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能不信,因此也就不再为此纠缠追问下去了。袁紫衣想了想,忽地失笑道:"昆仑哥哥,你的布局只怕有差啊!

昆仑奴微一怔道:"有甚差错?"

袁紫衣格格笑道:"自古说天上无二日,人间无二皇,是么?"

昆仑奴点点头道"是 确然如此。"

袁紫衣又笑道:"天龙龙脉可荫生帝皇,此乃昆仑哥哥的布局,是么?" 昆仑奴道"这也不错。"

袁紫衣大笑,她伸手往怀中一拍,道:"这也不差,那也不错,那你可知我怀中内藏什么?便是那足可令人由乞丐变巨富、草野变帝皇的乾坤珠啊!若此珠寻得人选,加上你那天龙龙脉荫生的李氏帝皇,那天下岂非上有二日,下有二皇吗?届时只怕不但难达昆仑哥哥欲寻求的天下太平岁月,反而弄得人世大乱也!你说这如何是好?"

昆仑奴沉吟不语,"乾坤珠"的威力,他亦亲历其境,如何敢轻视?如此一来,若"天龙龙脉"与"乾坤珠"得主相异,果然潜伏引发天下大乱的重重危机。但"乾坤珠"非同小可,等闲之辈,决计难于近身,因此亦决计不能贸然留赠李氏父子,若贸然行事,只会令李氏父子血脉沸腾、爆裂身亡,十分可怕,这其中牵涉的天机,确然太复杂了。

昆仑奴不由微叹口气 沉吟道":天下于同一时间 现出'天龙龙脉'与'乾坤珠',两者皆可荫生帝皇之身,为甚却同时现世?这其中到底隐伏什么 天机兆应呢?"

袁紫衣一听 不由吃惊道"这等天机之兆 若连昆仑哥哥亦参不透 那天下便决计无人可以参透了,既然日后有危机隐伏,这'乾坤珠'不如便将其抛弃,或深埋渊谷,令其永不现世吧!

昆仑奴却忙道:"紫衣妹妹,万万不可,岂可如此草率鲁莽?"

袁紫衣道:"为什么?将乾坤珠抛弃,岂非一了百了,消除日后天下大 乱的祸根么?" 昆仑奴道":不然 天机演行有其轨迹 决不能妄行逆之,'天龙龙脉'与'乾坤珠'即同时现世,其中必隐伏深奥天机兆应,眼下虽未能参透,亦不可贸然逆天机而行也。"

袁紫衣不由笑道:"昆仑哥哥,你越说便越玄奥啦,依你之意便是啦!她一顿,又随即问道:"但你的主意到底如何呢?若乾坤珠不加隐匿,却如何处置,留给谁?谁是乾坤珠的得主?"

昆仑奴微一沉吟,即决然地道:"眼下'杨花败李花开'天机兆应已露端倪,亦即当今杨姓朝廷已时日无多,日后一统天下之新帝君必属李姓之人。既然如此,吾等便先行深入民间,仔细访查,且看除太原李氏父子外,尚有甚李姓之人,足以承纳此帝皇之珠吧!

袁紫衣笑道:"是!昆仑哥哥,你说如何便如何吧!

昆仑奴与袁紫衣一道,掠下藏山。此时昆仑奴内力已尽复,区区百丈山峰已不复在他的眼内。袁紫衣心中被昆仑奴牢牢盘踞,只要能与他一道同行,她便心满意足,又怎会怕了那山路的崎岖?而且她自得"天龙龙脉"的炽热龙气人体,内力大增,足抵武林人士一甲子功力。她的轻功造诣,几乎可与昆仑奴并驾齐驱了。

下了山,二人一路向东而去,不久便转入一条直通隋都长安的京郊大道。

昆仑奴忽觉这条京郊大道十分眼熟,他微一沉吟,即猛地醒悟,原来这便是他和叔祖于附近山上俯瞰时,曾见万千逃荒难民"鸦啄人肠、衔挂枯枝"惨状的地方。昆仑奴心潮一阵激荡,不由喃喃地道:"如此朝廷,如此暴政,岂有不亡之理?天机既然已露兆应,吾又岂能坐视不理?虽然艰困,亦须力加导引,促其激发……"

昆仑奴感触之际,袁紫衣心中大奇,不知昆仑奴为甚如此感慨,正欲询 问。

此时京郊大道的东面路口,忽地奔出一头黄牛,黄牛背上骑着一位相貌 奇俊的少年。黄牛的角上,却悬挂着一卷书,少年人目视书卷,似在阅视, 其状十分怪异。

昆仑奴与袁紫衣见了,不由甚感惊奇,但仍不敢妄下判断,便故意只作不见,随后跟踪而去。

只见黄牛背上的少年,骑着黄牛,目视牛角上悬挂的书卷,读得十分认 真。黄牛走了十里长路,少年的视线竟亦注视书卷十里长路,片刻也没移开。

袁紫衣见少年人相貌奇俊 又十分好学 心中不由大喜 她蓦地想起'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兆应,便再按捺不住,也不理昆仑奴有何主意,一掠而上,落在黄牛前面,伸手一拍,便把黄牛拍停了,随即问道:"喂!少年人,你姓甚名谁?快报我知!

牛背上的少年人不由一愕,眼前的俏丽女子,竟有如此神力,一掌便把力大无穷的黄牛拍停,不由也大奇,亦不敢大意怠慢,忙道:"姑娘是谁?为甚问我名姓?"

袁紫衣格格笑道:"你莫管我是谁,我只是问你,你是否想当那威风八面的大皇帝呢?"袁紫衣也不知天高地厚,亦不知少年人的来历,一句足以"抄家灭族,犯上作乱"的话儿,竟便冲口而出了。

少年人听了,却神色不变,就连眉毛也没跳一跳,神态就如他于"牛角挂书"一般,从容之极。他也没正面回答,只是呵呵一笑,反问了一句道: "噢?那想又如何,不想又如何呢?"

此时昆仑奴亦飘然而至,他目注少年人一眼,却沉吟不语,似在思付什么。

袁紫衣却急不可待,立刻道:"好啊!你如此好学,若有此意,便坦白 直告名姓!若无此意,我便不再拦你,你只管拍牛就走便是!

少年人一听,也不假思索,立即道:"我姓李,名密,家父蒲公李宽是也!

袁紫衣一听,不由大喜,格格笑道:"你既报名姓,便即有当大皇帝之意也!你又恰好姓李,大合天机兆应,看来吾之乾坤珠,当非你这李哥儿莫属了"袁紫衣说着,竟欲探手入怀,摸出乾坤珠,赠予少年人李密。

昆仑奴见状,立刻以"腹音"传话道:"紫衣妹妹,切勿轻举妄动!

袁紫衣不由一怔 亦用'密音'回道":为什么 这少年人'牛角挂书',如此好学,相貌不凡,胸怀大志,且又恰好姓李,岂非天子人选吗?"

昆仑奴道:"不然,是否天子人选,目下尚难下判断!乾坤珠非同小可, 绝不能轻易现露,稍一不慎,便令天下陷入大乱之局也!

袁紫衣道:"那现下如何是好?"

昆仑奴微一沉吟,道:"眼下吾正思忖,如何顺应天机演行大势,因此不宜轻举妄动。且先把此人打发走,容后再作打算。"

袁紫衣一听,她知昆仑奴于天机绝学的造诣之深,当世无出其右,便不再纠缠,格格一笑,便对少年人李密道:"李哥儿,你此行何去?"

少年人李密笑道:"我本为隋炀帝杨广近身侍卫,但为隋炀帝所忌,险遭杀身之祸,无奈离宫出逃。日前闻京郊有异人现世,有洞天彻地之能,欲前去拜访,又恐其考究我的学识,才于牛角挂书,沿途研读也。"

袁紫衣正欲说什么,昆仑奴忽然接口道:"李哥儿,既然如此,那你便 先去拜求异人吧。你若有闯大业之志,半年后可上华山之巅,届时自有分 晓。"

李密此时尚不以为意,因为他并不知在他面前的青年男子,便是世人皆欲拜求的"昆仑之子"。李密听了不以为然地呵呵一笑,随即拍牛前行,竟连头也不回顾,很快便骑牛远去了。

袁紫衣目注牛背上李密的背影,怔了怔,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连忙对昆仑奴道:"这李哥儿白日见鬼了!他难道不知道,昆仑哥哥你是天下一等一的昆仑之子吗?他尚巴巴地去拜求什么'京郊异人'?活该他白白走宝也。!

昆仑奴微笑_{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处此山中,识我者焉知非祸? 不识我者焉知非福?一切皆由其本命运格而定,既然如此,又怎可强求?"

袁紫衣不由又好笑又好气,嗔道:"昆仑哥哥啊昆仑哥哥!不料你的心思竟如此玄深!你既如此藏头露尾,不肯现身,为什么又要这李哥儿半年后上华山之巅……"袁紫衣说到此处 忽地一顿 她聪慧绝顶 忽然已有所悟,忙悄声道:"咦?昆仑哥哥莫非已预伏'辨天子,赠龙珠'之惊天大计么?"

昆仑奴微笑道:"不错,吾正有此意,但须紫衣妹妹配合而为。"

袁紫衣心性好奇,一听便大喜道:"好啊!这大合我的口味啊!但不知要我如何配合?只要与你一道行事,便刀山火海紫衣也绝不皱眉。"

昆仑奴却微一皱眉,道:"可惜却恰好要分头行事,吾计方可顺应天机演行轨迹,亦可收'察天子,定天下'之奇效!"

袁紫衣一听,便不太高兴,俏目一转,嗔道:"为什么非要分头行事不可,与你一道,彼此有个照应,不更好吗?"

昆仑奴道:"乾坤珠威力非同小可 因此其得主人选万不可轻忽大意 万一落入心性奸诈之人手中,必引发一场惊天大浩劫也!就像刚才所见的李密,此人表面看来十分好学,亦有王者之相,但此人枕骨呈'上'字形,乃主小贵,志高而胆大,成败反复无定之夭折格也。有此'上'形枕骨之人,若萌帝王之志,则此人为求达到目的,必不择手段,且心胸奸狭,性情乖戾,暴戾有余,仁厚不足,绝非一统天下之天子人选也!乾坤珠若落入此人手中,必引发天下大乱,后患无穷,因此万万不能轻忽。"

袁紫衣不服气道:"就算如此,却又如何可以避免察辨之差错呢?"

昆仑奴决然的道:"惟今之计,只有设法挑起江湖民间各等心怀帝王之志的人士的兴念,令他们为争夺乾坤珠而群集华山,再由吾等仔细审辨,才可保万无一失……"

袁紫衣一听,不由大吃一惊,却又抑止不住好奇心,忙道:"不得了! 昆仑哥哥,你可知此举会引发什么后果?令人成帝为王之珠,谁不想独占? 若此讯息放将出去,这江湖武林岂不立刻便乱腾腾了吗?再说天下群豪云集 华山,必各怀异志,争斗之下,必引起腥风血雨!届时将如何收拾?"

昆仑奴断然地道:"此小乱乃为防止大乱而生,不得不为也!吾亦担心 凭我一人之力,恐难控制,因此须由紫衣妹妹分头行事,一面放出华山之会 讯息,引发天下群豪的兴趣,另一面设法传知你爹爹袁天纲,以及你师叔李 淳风,请他二人齐集华山,以助吾一臂之力!只要安排妥当,吾计必可收奇 效!"

袁紫衣见昆仑奴神色决然,便知他主意已定,决难改变了,她不由微叹口气,很为此事惹发的凶险替他担心,同时又不由格格一笑,暗感此事虽然十分凶险,但届时天下群豪云集华山,也不知有几许热闹,如何好玩!袁紫衣惊喜参半,终于无奈地苦笑道:"昆仑哥哥,亏你想出如此可怕的大主意啊!好,去就去吧!不过你需答应我一个条件!"

昆仑奴微笑道:"是甚条件?只要是顺应天机大势之事,你但说无妨。" 袁紫衣嗔道:"我也不管你什么天机,什么大势!我只是担心你一个人 面对天下群豪,独力难支,叫那等凶恶之徒把你生生吃掉了。因此,你须答 应我,在我爹爹与师叔赶来与你会合之前,你决不可独自行事!若你不答应 啊,哼! 昆仑奴见袁紫衣娇嗔美态十分动人,心中不由一荡,便故意逗道:"若不答应,又如何?"

袁紫衣气道:"你若不答应 我便死死缠住你 绝不离开 而且……而且必在你背后捣乱,好叫天下群雄夺珠之心平复!如此你的大计施展不起,你也就不会有凶险啦!"

昆仑奴一听 不由呵呵笑道: 放心 放心 乾坤珠依然留在你身上 我若独自行事,也是无米之炊,怎做得成功啊!"

袁紫衣见昆仑奴这般回答,知他其实已答应自己的条件,芳心不由大感 欣慰,娇憨的格格笑道:"好!这才是紫衣的好昆仑哥哥!"她一顿,也不 再犹豫,向昆仑奴深深地目注一眼,便折转身,向另一方向掠去了。

昆仑奴目送袁紫衣的背影远去,他若有所思地微叹口气,似亦不舍与袁 紫衣分开,但仅一霎间,他又欣然一笑,决然地继续向东面掠去,实施他的 "辨天子,赠龙珠"的大计去了。

七日七夜后,与昆仑奴奔掠的同一方向,有一位英气勃勃的少年,姓李 名靖,亦在此京郊大道路向东面奔去。原来他是新科举人,刚被朝廷派封为 知县之官,但李靖却十分讨厌这七品县官的繁文缛节,上任不久,即挂印私 自出逃。为躲避官府的追缉,他一路上平装便服,隐姓埋名,狼狈万分。

不久李靖便闯进距隋都百里外的一座叫川汇的大镇中来了。

李靖神思恍惚,忽然便撞在一位行人的身上。那是一位中年男子,气得哇哇大叫,用本地话骂道:"冒失鬼!赶去投胎么?"

李靖被他骂得莫名其妙,不由亦苦笑道:"那你又赶着去干什么?"

那人一怔,自忖自己也太匆忙,便不再骂人,语气一松道:"你不知道 么?今早镇东来了一位占卜大师,灵验极了!"

李靖苦笑道:"那你大概是赶着去占上一卦了?未知灵验如何?

那人耸然动容道:"那占卦大师竟能把人的骨缝也瞧透了,失踪了二十年的儿子,亦被他一卦相中,天幸寻回!你说,你说,这岂非当世的活神仙么!不说,不说,我有要事去求他一卦!你如不信,去镇东瞧瞧便知道了!"这人说着,早已鬼赶似的向镇东走去了。

李靖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心道:若真有人一卦便可替人寻回失踪二十年的儿子,那专干替人寻妻觅儿子的营生也大可发财了!天下间哪有如此奇妙

之事?

他心中好奇,不由便折转身来,尾随那人向镇东走去。李靖忽然有一丝 侥幸,若那占卦大师真有寻人的能耐,或许可请他查一查小菊失踪的线索。

镇东原来是一处市集,在街道的最阔处,摆满了各等出售的货物、食物。 在靠近一座观音庙的侧边,摆了一张便桌,便桌折叠起来便可挂在身旁,十 分便利。

便桌上面,挑起一幅白布,上书"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八个大字,白布下面,便是一位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前面已有多人围着。

李靖远远地站在对面,心道:这黑胡子大概便是那占卦大师了,他倒十分坦白,摆明是靠此占卦赚钱生活,这比有等假惺惺的虚伪相士,显见坦白多了。

此时那匆匆赶路,几乎被李靖撞倒的中年男子,已飞快地挤到那占卦大师面前,道:"活神仙!你若相准了,我甘愿给你十倍价钱!"

李靖虽站在十丈开外,但凭他的耳力,就算是耳语他也可清晰听见。只听那黑胡子相士眼皮微一抬,盯了那中年男子一眼,便冷冷地道:"凡事总有先后,你就算再出高百倍价钱,也不能越位而占!

在黑胡子身前等候的人,顿时响起赞叹声道:"先生处事果然公道!先到先占,理该如此!

黑胡子也不理会众人七嘴八舌,嘴角微微一笑,便把目光放回排在最前的一位妇人脸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妇人,忽然微微一笑,道:"大嫂欲占甚卦?"

妇人道: "占一卦自身命运吧!

黑胡子笑笑,也不替她占卦,便道:"大嫂唇翘观露骨骼粗,额凸目陷鼻勾曲,唇倾牙偏毛发旺,必然少时克夫郎!龙宫冲破三阳陷,人中偏斜横纹加,腰折声嘶头倾侧,孤独无子终生忙!如此刑夫克子之相,不算也罢!

黑胡子话音甫落,后面排队候相的人均脸色诧异,有的忍不住便替妇人 抱不平道:"普天下的相士,均是好话道尽,坏话深藏,此人怎的出言如此 恶毒?他相的想必大大的不准。"

岂料那妇人瞪了发话的那男子一眼,不但不怒,反而泪流满脸,向黑胡子深深一揖,谢道:"多谢大师指点,小妇人没齿难忘!

黑胡子自己亦有点意外,不由一怔道:"你谢我什么?"

那妇人哀声道:"小妇人十五岁嫁人黄家,不料不出三年便夫郎夭丧!十九岁再嫁入陈家,一心只盼早生贵子,但苦候十年,竟一无所出,后夫亦不幸早亡。这岂不果然是刑夫克子么?小妇人尚望再嫁良人,但听大师这般判断,已知此生无望,绝了那嫁人受折磨的苦难,前半生糊涂受罪,后半生岂非可以稍享安乐么?因此感谢大师指点迷津,小妇人委实感激不尽!

妇人说罢 在卦桌上放下二钱银子 便欲离开。黑胡子一见 忙道"贫 道并未替大嫂占卦,大嫂付相金怎的?"

那妇人扭头道:"大师不是说,相金先惠,格外留神么?你既如此用心替小妇人指点迷津,且灵验奇准,这酬金是必定要付的了!

此时李靖不禁又惊又奇,暗道:这黑胡子果然有点本领,乍睹之下,便 把家人十几二十几年的往事亦挖掘出来了!

黑胡子见那妇人不但不因他的直判恶言动怒,反而千恩万谢,心中亦不 由暗奇,便忙把她喊住,道:"大嫂既执意付酬,这卦便破例为你一占吧!

那妇人苦笑道:"小妇人已然认命,这卦占与不占,也无甚相干了。"

黑胡子不由点点头,道:"大嫂其实也不必太过灰心,自古有道三分天命,七分人为,命虽天成,但运则可以凭自身努力冲破,贫道有一言赠予: 莫道铁树不开花,莫道铁棒不成针,诚之所至石亦化,坚之所致泥成金。大嫂务请谨记!

那妇人低头默记一遍,终面露欢容,道:"大师之言不错,小妇人命虽 刑夫克子,但大可发奋做人,以余生之力,收养天下孤儿寡妇,日后岂不儿 女成群么!"她说罢,向黑胡子千恩万谢,然后便神色泰然地告辞走了。

李靖此时不由暗暗佩服那妇人心胸的豁达,心道:若这妇人真的照其所言去做,彼此相依为命,岂非各得其所吗?看来这黑胡子凭一把神算铁嘴,倒着实可以造福人间啊!李靖对这黑胡子不由顿生敬佩之心。

眼见那黑胡子一连又替数人占了卦,均见欢天喜地离去,大概均奇验无 比。

李靖心中一动,心道:何不上前一试?或许可能释心中的疑难也说不定。

待黑胡子的人客稍疏,李靖便走上前去,向那黑胡子俯身一揖道:"大

师卦术高明啊!

黑胡子目注李靖一眼,神光忽地一闪,但随即又敛去,似已有所判断,但又不欲贸然决断,神色一舒,微笑地道:"小兄弟有何指教?你欲求前程祸福之卦么?"

李靖向四下一瞧,见绝没人留意他的动静,才悄声道:"寻人!在下欲寻一人,未知大师是否能指点一二?"

黑胡子微微一笑,道:"兄弟欲寻之人,是父母么?兄弟姐妹么?妻子 儿女么?"

李靖脸上一红,悄声道:"在下自幼父母双亡,哪来爹娘可寻?爹娘只 生在下一个,兄弟姐妹自然亦无从寻起。至于妻子儿女,在下尚单人一个, 何来妻子儿女去寻呢?"

黑胡子呵呵一笑,道:"既非父母,又非兄妹,更非妻儿,小兄弟到底 欲寻何人?"

李靖脸又一红,悄声道:"朋友!在下欲寻朋友,可以么?"

黑胡子又微微一笑,道:"是男朋友?女朋友?"

被黑胡子这般一问,李靖脸色不禁倏地涨红,一副少年人似羞欲喜的脸色,他欲寻之"朋友"与他的关系,已不喻而明了。黑胡子见状也不再追问,微笑点头,目注李靖,等他微妙的心绪平复再说。

终于李靖咬咬牙,道:"是.....女朋友!

黑胡子此时不由一笑,点点头,道:"这自然可以!但兄弟你没瞧见上面那八字么?"他手朝上一竖,指向那幅白旗。

李靖点点头,道:"瞧见!瞧见!是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八字么!

黑胡子呵呵一笑,道:"是极!是极!兄弟果然耳目伶俐,一下子便瞧清了!既然瞧清了,难道尚无半点表示么?"

李靖一听,不由一怔,道:"什么表示呵?在下不是已说要寻人么?" 黑胡子一见,不但不怒,反而乐得呵呵一笑,道:"好!好!果然尚是一块璞玉!虽不懂世故,却更觉可爱!好吧,你我相见,亦是有缘,贫道便破例一次,未收相金,先占灵卦便了!

李靖这才明白黑胡子是开口先索酬金,他不禁叹了口气,暗道:这世道当真复杂之极,世人见钱眼开,竟连这等世外活神仙亦在所难免,看来我李

靖若缺了银两,在这世上当真寸步难行!他心中不由一阵惆怅。

黑胡子见状 不由微微一笑 道"兄弟想必为相金犯愁了 好 好 既 是有缘,贫道一发好人做到底,若兄弟诚心,这相金么,呵呵,就免了也!

李靖奇道:"如何方算诚心?"

黑胡子微笑道:"这容易之极,但凡贫道所问的,兄弟你均须坦白直道,不得有半句虚言,这便是诚心了,若兄弟有任何隐瞒之处,贫道当可立刻判出,这卦相不但不灵,那相金么,呵呵,便须加倍收取了!

李靖无奈点点头,道:"在下有求于大师,自然坦诚相告。"

黑胡子一听,便微笑道:"兄弟欲寻的女朋友,是否兄弟你的心上人?" 李靖脸色不由一红,怔怔地道:"什么心上人?她曾救过在下一命,在

下也曾救过她,她待在下也算不错,在下自然牵挂着她的安危,这又算不算是心上人?"

黑胡子也不由一怔道:"她救过你,你又救过她,她待你不错,你牵挂着她,这到底算是女朋友,还是心上人?哎呀呀,连贫道也弄糊涂啦!好,这话题不算数,贫道再问你,你欲寻之人,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又如何?"

李靖一听,不由苦笑道:"在下与她相处不足一月,如何知道她的生辰 八字?"

黑胡子道:"那她的姓名呢?"

李靖道:"在下只知道她叫小菊,曾被一户姓陈的人家收为义女,但她 的本名本姓,在下便不知道了!

黑胡子一听,不由又一怔道:"那你还知道她一些什么?"

李靖道"不知道。"

黑胡子叹了口气,苦笑道:"你什么也不知道,便欲寻她?你以为贫道 当真是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么?"

李靖一听,便泄了气,亦苦笑道:"在下亦知道仅凭片言只字,便欲算 其下落,的确是强人所难,既大师如此说,在下只好另行设法打探了。"李 靖说罢,站起身来,便欲告辞离开,他不想在川汇镇虚耗时间了。

黑胡子却忽然把他喊住,他目注李靖,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急什么? 虽然是片言只字,却也可从中推出一点线索。"

李靖一听,不由蓦地停住脚步,忙道:"大师可以推断出什么线索?"

黑胡子略一沉吟,便道:"依兄弟所言,贫道惟有从一个'菊'字推算。 菊者,花中之隐逸者也,此女必定是久已隐姓埋名之人,且心性高洁,不喜 趋炎附势,更不喜荣华富贵,乃女中隐士。又菊者乃米上之草,米乃富贵之 象,草乃贫贱之象,因此,此女必然出身富贵之家,但如今已沦落草野,犹 如浮萍弱草,境况凄凉,再者菊中有曲若枷锁,当主此女命运坎坷,受人羁 困,身不由己,今生只怕难以挣脱出枷锁网困。"李靖越听越感到稀奇, 暗道,他从一个小小的'菊'字,竟隐隐指点出小菊的出身秘密,果然大有 见地,但未知他所推算小菊的命运,当真今生难脱枷锁网困,悲惨如此么? 这般转念,李靖便不由急道:"大师说的当真?大师还推算出什么?"

黑胡子叹了口气,苦笑道:"仅凭一个小小的'菊'字,兄弟还嫌知道得不够么?贫道已竭尽所能,还能推断什么?"他一顿,又叹了口气,道:"单从这一个字'菊'字,便知此女命运坎坷,灾劫重重,又岂是兄弟你所能解脱,你若听贫道之言,便趁早死了这条牵挂之心,今生今世休再提起,如此或可过得逍遥快活,否则,只怕连兄弟你也被卷进她的命运灾劫中去了。"

李靖一听,却嘿嘿一笑,道:"实不相瞒,在下已九死一生,这小小凶险灾劫,倒也吓不倒在下,在下可惜的只是不知她被困之处,否则,在下早已决然卷入她的命运灾劫中去了,大师若以此相劝,只怕徒费唇舌。"

黑胡子一听,不禁微微一笑,道:"兄弟如此牵挂于她,为了她,竟甘愿卷入灾劫危凶险,她在你心中的分量,还不算是心上人么?"

李靖被黑胡子说得脸上一红,便不想再与他虚耗时光了,他在怀中摸出 一两银子,掷在桌上,便欲离去。

黑胡子见李靖去意甚决,便又呵呵一笑,道:"小兄弟留步,请问小兄弟贵姓呢?"

李靖一听,不由微微一怔,心道:这算卦道士打探我的姓氏干么,他莫非已知朝廷通缉我李靖的榜文,欲拿我去换官府赏金么,若然如此,便枉我对他一片敬佩之心了。黑胡子却似乎一眼便窥破了李靖的心思,含笑道:"小兄弟欲要寻你那心上人,若不坦白告诉姓氏,贫道又怎能推算准确,我并无他意 放心好了。"

李靖对黑胡子非凡的目力不由更感惊奇,由于他牵挂那"小菊"的安危,

终于坦然悄声道:"实不相瞒,我姓李名靖,乃新科举人,被朝廷封为县官,却挂印出逃,现在正被朝廷通缉呢!

黑胡子一听,目中神光又一闪,却悄声道:"如此,此地非说话之所,且 到镇上聚仙楼等我,记住吾叫昆仑奴。"

李靖赶到醉仙楼,见状却暗道:大概选错了地方,如此热闹之所,哪能 保住我的行藏。

李靖要了一壶碧螺春茶,便独自浅尝起来。碧螺春是此地名贵的茶种, 茶色碧绿,人口香滑,轻斟慢尝,最能解愁消困。

刚喝了半壶碧螺春,"昆仑奴"便悄然赶到了,而且很快就寻到李靖。他 此时又换了另一副面容,非黑胡子,亦非"道士",而是一位一身白衣素服 的武林侠士,英气勃勃的昆仑奴。

李靖待他坐下,不由又惊又奇,悄声道:"大师啊,你到底可变几副面孔?"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随机应变,因势而定,多多益善,小小无拘。" 李靖道:"昆仑大哥原来精于变形术么?"

昆仑奴低笑道:"李兄弟,这不叫变形术,该叫易容术,在江湖行走,若 没几套功夫,那便寸步难行了。"

李靖替昆仑奴斟了一杯碧螺春,昆仑奴却另叫了一壶千日醉,道:"若入醉仙楼,不叫千日醉,岂非入宝山空手而回么?"

李靖道:"大师上此醉仙楼,乃为饮酒么?既然如此,又何必刻意掩饰 行藏?"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李兄弟若不饮千日醉,进醉仙楼干吗?不说别的,单凭此点,人家便立刻知道你另有目的的了,你又如何可以掩饰行藏?"

李靖道:"如此喧哗热闹的地方,如何可保行藏不露?"

昆仑奴道:"李兄弟有所不知,越是喧哗的地方,越是方便说话地方。" 李靖奇道:"为什么?"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你我的声音只是千分之二,欲在千中寻二,李 兄弟以为这很容易么?"

李靖一听,不由一笑,心道:昆仑奴不愧惯走江湖的,世人的弱点都被 他瞧破了。 李靖忙道:"昆仑大哥,请问你既摆开门面占卜挣钱,为甚又神神秘秘, 刻意掩饰行藏,莫非另有目的么?"

昆仑奴闻言,不由微微一笑,暗道:这姓李的少年果然绝顶聪慧,虽然未涉天机神算之学,但却把吾之心思亦窥破了,他心中甚为欣赏李靖的奇格,知他日后必为一位将帅之才,其命运乃"左青龙、右白虎"之大格,就算"真命天子",亦须"左青龙、右白虎"的扶持,方能"龙跃九天"呢!因此昆仑奴也不想隐瞒他的行藏,微笑点头道:"李兄弟果然聪慧,吾于川汇镇,的确另有目的。"

李靖忙道:"昆仑大哥有甚目的?"

昆仑奴微一沉吟 目注李靖一会 确定此人的确乃具" 左青龙 右白虎",辅助"真命天子"得以"龙跃九天"的奇格,才坦然地道:"李兄弟,依你之见,当今天下大势如何?"

李靖果然文才武格兼备,他微一思忖,便断然地道:"国非国,君非君,孽龙在上,虎狼当道,民不聊生。地火奔腾,沉雷阵阵,天下大乱为期不远矣,但未知如此惨烈血劫,何时发生而已。"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果然如此,而且天机已现异兆,乾坤动荡已为期不远矣!

李靖大奇道: "是甚天兆?"

昆仑奴目注李靖,暗道:他乃运数中人,向他略示一二,倒也无妨,便 微微一笑,道:"当今皇帝姓甚名谁?"

李靖道:"当今皇帝姓杨名广,乃一等一的暴虐皇帝。"

昆仑奴又微笑道:"杨花败,李花开,兄弟领悟其意么?"

李靖略一沉吟,便恍然道:"杨花自然并非垂杨之花,当指当今皇上杨 广,李花自然亦暗喻有一李姓之人,将取杨广以代之,这岂非暗示天下行将 大变的世局么?"

昆仑奴一听,不由暗暗点头,心道:李靖果然不愧乃运数中人,天机略示,便即悟醒。当下他微微一笑,道:"李兄弟所言,千万莫轻易泄之,隐藏心中便是。"

李靖此时已明白昆仑奴的一番苦心,不由苦笑道: "昆仑奴大哥欲以天机去屠龙,以拯救天下苍生,其志可嘉可敬,但凭大哥你孤身一人,如何斗

得过杨广的千军万马?"

昆仑奴猛一咬牙,决然道:"斗不过亦要斗,目下天机已现,天罗地网已露缺口,只要真命天子现世,振臂一呼,天下群雄自会依附,集天时、地利、人和,则暴君必除,暴政必去。"

李靖道:"大哥你不畏艰险,现身江湖,原来胸怀大志,欲结集天下有志之士,可敬可佩。可惜小弟区区微力,也难助大哥你什么。"

昆仑奴微笑道:"欲救苍生,欲除暴君,欲去暴政,武功固然必备,但才智亦不可缺少,若吾判断所料不差,兄弟你日后必成气候,武略才智兼备,前途成就必将无可限量,但切勿急于求成,一切随机应变便了。"

李靖苦笑道:"小弟目下危机四伏,性命朝晚难保,还敢奢望什么成就前途么?小弟但能救出小菊姑娘,便心愿已足矣!"

随后,李靖把他师门的事略略说了,至于他在师门中的历练,他心想便 说出来昆仑奴也不会懂,便略去不说。

李靖所说的,却已足令昆仑奴大感兴趣,急道:"照兄弟所说,你怀疑 寡妇村一百零八位男丁,均被某个诡秘帮会练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杀手?"

李靖点点头,道:"不错,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昆仑奴不敢置信道:"你是说,那是一批尚有生命,但精神被制,身硬如钢铁,以杀人为惟一目标的可怕怪物?"

李靖苦笑道:"这是先师药典中曾有记载的,是也不是,小弟眼下尚未 敢断然确定。"

昆仑奴沉吟半晌,又道:"依你估计,那幕后主人,练就这批钢铁杀手的目标是谁?"

李靖又苦笑摇头 道"不知道。"

昆仑奴急道:"武林中除李兄弟和你那位小菊姑娘外,尚有谁见过这类怪物?"

李靖依然摇头道"不知道。"

昆仑奴叹了口气,道:"那你知道什么?"

李靖道:"我只知道这批钢铁杀手一旦现身江湖,那就必然掀起一场腥 风.血雨。"

昆仑奴沉吟不语,好一会儿,才忽然道:"小兄弟之言不错,怪物现身

江湖之时,便是武林大乱之日,这幕后主人便呼之欲出了。"

李靖一听,大奇道:"大哥你已知幕后主人是谁?"

昆仑奴微笑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若武林一旦大乱,只对两种人有好处,第一种是当今朝廷,武林大乱,他便可以乱中取胜,各个击破。第二种人是力量弱小,但野心奇大的人,武林大乱,他便可以火中取栗,控制武林,实现其惊天野心。"

李靖苦笑道:"大哥你之言自然不错,但到底是谁?何方人,藏身何 处?"

昆仑奴叹了口气,道:"我怎知道,你以为我真的是活神仙么?"

李靖又好气又好笑,道:"那大哥你替小菊所测的,是否真有其事?"

昆仑奴点点头,正言道:"吾所判断,句句属实,当时我已瞧出你运格 奇而贵,只是不敢贸然相信罢了!实不相瞒,这小菊姑娘吾虽未见过,但依 此字相测,的确身世神秘莫测,且处境凶险,终生坎坷,兄弟你救她一次, 岂能救她百次、千次?此事务必慎而思之。"

李靖淡淡一笑,决然道:"小弟并无笑傲天下大志,于生死更不甚看重,我只知道小菊姑娘身世可怜,且有恩于我,若她有难,小弟不去救援,岂非猪狗不如?莫道救她十次、百次,便是千次、万次,只要小弟知道了,便决计不能坐视不救!"

昆仑奴一听,知李靖乃大智大勇运格,他的脾性一发作,便有十条大汉 也拉他不动,不由微微一笑,道:"兄弟对这小菊姑娘果然梦挂魂牵,但你 的师门红拂女,兄弟便忘记了么?若她有难,又将如何?"

因昆仑奴已知他师门往事,所以如此发问。

李靖脸上一红,冲口而出道:"若她有难,李靖自然舍身以赴!"

昆仑奴叹了口气,苦笑道:"哎呀我的好兄弟,你倒有几条命了?又能救得多少位有难的姑娘?"

李靖脸色涨红,道:"有什么多少的?不外是红拂女和小菊两位姑娘吧了!"

昆仑奴目注李靖,呵呵一笑,道:"并非大哥我有意取笑,李兄弟命带 桃花,日后尚不知有多少姑娘钟情于你,届时就看你如何处置了」

昆仑奴一言 把李靖弄得耳根红了 他急道"我……我岂是那等见色心

喜的采花大盗?"

昆仑奴乐得哈哈大笑,道:"命带桃花,那是李兄弟你的艳福,又岂可与采花大盗相提并论?好,好,不说了,大哥我且问你,兄弟日后有甚打算?"

李靖想了想,不禁苦笑道:"小弟弃官私逃,为朝廷不容,下榜文通缉, 江湖虽大,又何处可去?何处可容,小弟打算先设法救出小菊姑娘,若能够 的话,查清寡妇村男丁被害的秘密,还他们一个公道,从此便隐姓埋名,周 游天下,终此一生便了!"

昆仑奴见李靖如此灰心,不由一怔,但随又悟道:他自小即饱受人间苦难折磨,又不通世务,更被朝廷通缉,一时间灰心泄气,那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过干执著。

他心中转念,便向李靖含笑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兄弟虽不容于朝廷,但天下者民之天下,海阔天空,何处不可去?何处不可往呢?何必因一时一事而心烦意乱?"

李靖一听,心中一动,暗道:是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虽然不容于腐败朝廷,但天下乃百姓之天下,只要能为天下百姓尽一分余力,也就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师门了!

他转念又暗道:眼前这昆仑大哥,神算之术十分惊人,他既判断天机已现"杨花败,李花开"之兆,那便绝非虚言的了,因此看来隋炀之天下已难长久,不久将有新帝君现世,我弃官出逃,恰恰是顺应了此天机之兆啊!

李靖这般转念,心中不由又高兴起来。李靖虽然已练成文才武略大本领,但他初涉江湖,于人情世故,江湖风险浑然无知,仍犹如一张待写文字的上佳白纸。

昆仑奴见李靖默然不语,脸上忽红忽白,知他正处心神交战的境地,又 知他悟性甚高,只需略加提点,便足以领悟。昆仑奴于是微微一笑,也不去 打扰他,独自浅酌起千日醉美酒来。

就在此时,忽然一句话传进昆仑奴的耳内,他不由凝神捕捉。

"老子骗你便是狗熊!老子的确亲眼目睹那!则髯怪人,手中挟着一位少年人,竟向海心的船上凌空跃去!老天,那船距岸上竟达数百丈远呵!"

说话之人,是一位粗眉大汉,脸色黑红,一望便知是一位久走海上生涯

的汉子。

粗眉大汉身边,坐着两位劲装男子,目中精光烁烁,不必细看,亦知是 武林中人,而且身手不弱。劲装男子一蓝一灰,那灰色劲装的男子一听粗眉 大汉的话,不由呵呵一笑,道:"苏二!你绰号乃浪中蛟龙,久走海面,竟 也相信,隔了数百丈,还挟着一人,从岸上凌空跃到船上!你那时必定是白 日做梦,以梦境当真了!

粗眉大汉怒道:"老子那时清醒得很,如何是白日做梦了?"

蓝色劲装男子亦笑道:"休说他不信,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信。凌空飞渡数丈,那也不难,小弟自信亦勉强可达。飞渡数十丈,那已是武林绝顶高手,当世之中,只怕少之又少,若飞渡数百丈,那岂不成了腾云驾雾的活神仙么?那是决计难以相信的!

那粗眉大汉苏二叹了口气,苦笑道:"当时我也不信,只见那虬髯怪人挟着一人,向数百丈外的海心一跃,竟已达十数丈,这时他的身形一沉,他便向海水突拍一掌,海水登时沸腾起来,他的右足猛地一点浪花,借着一点浪花的托力,竟又向前飞掠十丈,就这般连拍十数次,连点十数浪,他的身形便已抵那海心之船不远,此时他突然连拍数掌,海浪激涌,他竟然踏浪而行,犹如天兵神将现身海上,到得船边,海浪突然升高,虬髯怪人便一步跨上船上甲板去了!我当时清醒得很,但也以为自己在做梦,连忙狠狠地扭了腿一下,大为疼痛,显然并非做梦了!

那蓝色劲装男子也听得入了迷,忙道:"不错!若是疼啊,那便并非做 梦了!

粗眉大汉苏二却又道:"但接着我又以为自己在做梦了!因为我只听后面风声乍响,扭头一看,原来是一僧一俗两位老人降临海边。那僧人一见,便摇头苦笑,表情极为钦佩的样子。那俗家打扮的老人却恨得咬牙哇哇大叫,随手向海中乱指,指风到处,岸边巨石为之断裂,海水飞腾而起,隆隆作响,犹如赤红铁棒射入海水之中!想必是欲追那虬髯怪人,但隔了数百丈远,显然力有不足,却不甘心,借海水泄愤!我一看,几乎吓得昏了,心道那指风若射到人的身上,那岂不立刻被戳穿数十个大焦洞么!

那粗眉大汉说到此处,似乎心犹有余悸,突地戛然而止。那蓝灰劲装两位男子,也怔怔地发呆,犹如听到鬼魅活生生的出现似的。

昆仑奴心中不由暗道:若这两武林中人,所闻所见非虚,那的确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别的不说,那虬髯大汉的"击浪渡海"神功,当世便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转念又暗道这虬髯大汉神功盖世,他所挟持的少年人是谁?他又为什么要如此下作,挟持一位看似毫无武功的少年人呢?还有那一僧一俗二人,其武功亦十分惊人,虽较虬髯大汉的"击浪渡海"神功稍逊,但以指力射气怒击沧海的功夫,在当今武林中只怕已绝无仅有了!这三人若在陆上较量,也不知鹿死谁手呢?

李靖此时亦默然不语,当他听到那"怪老人"以指力射击沧海时,却不由微微一笑,目中神光大炽,似乎"怪老人"与他有极深渊源,其关系绝非等闲。

昆仑奴已察觉李靖神色有异,他微一思忖,也不问李靖,反而站起身来, 向那粗眉大汉苏二走了过去。

他向苏二作了一揖,低声询问了几句,那苏二似不大乐意。昆仑奴便忙 从袋里摸出占卦挣来的银两,放了一锭五两的在苏二面前。苏二这才哈哈一 笑,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昆仑奴凝神细听。

末了,只听那粗眉大汉苏二道:"你好意请客,老子自是却之不恭,因此当知无不尽,都告知你。这惊人一幕,竟如此价值,就只说说,便值五两银子!但老子奉劝你一句,你打探只管打探,但若想去追截那个怪人,那就当真是痴人说梦了!"

昆仑奴笑笑,便走了回来。他也不及向李靖细说,赶快招呼店小二结了 账,便扯着李靖走出醉仙楼。

李靖不禁微笑道:"大哥,你打算下海去么?"

昆仑奴一听,不由一怔,道:"兄弟你怎知道?"

李靖道:"刚才那粗眉大汉已把下海的路径,向你细说了,你自然是急着下海追那虬髯怪客不然你打探得这般详细干什么我还知道那粗眉大汉道,租一艘船下海,起码要二百两银,大哥你哪来这大笔银两?"

昆仑奴又惊又奇又喜,道:"好啊!李兄弟!原来你的耳力甚佳,显见 武功很高强!若蒙兄弟相助,这追寻之事,便方便多了!

李靖笑笑,道:"小弟又并没答应与昆仑大哥一道下海追踪!" 昆仑奴一听,不由叹了口气,苦笑道:"为什么?" 李靖道:"大哥你下海,乃为那天机异兆和那什么真命天子,凭大哥之力,就算加上小弟,区区微力,欲行此'辨天子,助李花开',那岂非真个白日做梦么?二来小弟并无大哥旋乾转坤的大志,就算那数人中果然真的有真命天子,也与我无干,犯不着去为他卖命!三来小菊姑娘已失踪一日一夜,若不尽快救她出来,只恐有甚不测,教小弟如何心安?因此,这下海之事,小弟是决计不去的了!

昆仑奴一听,嗔道:"区区一位小菊姑娘,难道重于堂堂一位真命天子 么!

李靖凛然道:"就算这位真命天子日后必为帝皇,那又怎样?皇帝是人, 难道草野民女便非人么?若大哥你要小弟趋炎附势,那就恕小弟不从了!

昆仑奴一听,这才知道自己情急之下,竟惹翻了他这位小兄弟的牛脾气,心中不但不怨,反而暗暗喜道:"吾,果然没瞧错,此人委实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浑金璞玉!若能结集多几位李兄弟般的人才,天机屠龙便大有希望了!"昆仑奴心中这般转念,不由便微微一笑,道:"然则李兄弟如何才肯随我下海?"

李靖想了想,道:"若把小菊姑娘救出来了,小弟虽不大乐意,但碍于 大哥你的脸面,无奈便随大哥你走一遭便是!

昆仑奴呵呵一笑,道:"李兄弟刚才已听清路径,下海之途是否向西而 行?"

李靖点点头,道:"不错!

昆仑奴微笑道:"假如我说,下海之途便是追寻小菊下落必走之路,兄弟你信不信?"

李靖一怔,道:"真的么?大哥你没骗我么?"

昆仑奴呵呵一笑,悄声道:"大哥问你,小菊姑娘的'菊'字,向哪面 开口?"

李靖想了想 道"上北下南 右东左西 ,' 菊'东、北皆封闭 南也有相挡 ,惟向西方有出口 ,这与人有甚关系 ?"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东、北二面皆闭,即毫无生路可出,向西开口, 西面即为'菊'字的生门,由此,李兄弟明白了么?"

李靖略一吟 即恍然悟道:"昆仑大哥是说 向西而行可救出小菊姑娘!

而下海的途径恰恰向西,寻真命天子与救小菊的方向,竟不谋而合?"

昆仑奴点点头道:"李兄弟所言不差,但世事多变,何况天运?能否救 出小菊姑娘,吾亦委实并无多大把握。"

李靖一听,喜道:"但有一线希望,小弟自然不会错过,大哥原来计划周详,倒是小弟鲁莽冲撞了!大哥休怪。"

昆仑奴呵呵一笑,道:"不怪你,不怪你,只怪大哥刚才情急之下,未及细说。李兄弟既无异议这便成行了!"昆仑奴一顿忽然又皱眉道"此地西行,距海边尚有百里,沿途使用花费不少,租船又需二百两银,尚不包船上食用,这花费的银两,倒需事先筹谋。"

李靖笑道:"银两之事,不必昆大哥费神,小弟得物无所用,这便拿去便是!"李靖说着,在身边摸出一张二千两银票,递给昆仑奴。

昆仑奴一见银票是二千两,不由一怔,道:"李兄弟,你出身穷苦,何 来如此大笔银子?怎的如此阔绰,出手便是二千两?"

李靖笑道:"此乃小菊所赠,今日用以救她,只怕连她自己也想不到。"他便把小菊典当玉钗之事,向昆仑奴说了。

昆仑奴心中又惊又奇,不由道:"这玉钗乃南朝后主宫中之物,莫非小菊与南朝陈后主有莫大牵连么?这与吾所判测字,倒不谋而合了,而且这姑娘连家传之宝亦肯慨赠,她对兄弟你的用心良苦,已绝非普通朋友可比,兄弟倒真的不可辜负她的一番心意。"

李靖苦笑道:"眼下时势 岂能顾及其他 这等儿女私情啊 只好先开一边,且先把她救出来再作打算吧!"



昆仑奴与李靖,走出醉仙楼,一路向西面而去。此时李靖已知昆仑奴的本名叫"李昆仑",因此分外觉得亲切,这"昆大哥"三字,倒喊得十分亲切了。

昆仑奴也终于探清了李靖的师门来历,原来他的授艺恩师,竟是江湖中传闻的隐宿——大龙潭老人,龙潭老人一生只收了两个徒弟,除李靖外,便是小师妹红拂女了。大龙潭老人的名号,昆仑奴曾于爹爹李南生的口中听过,不料世间果然隐藏着降龙伏虎的奇人。

两人一路而行,眨眼便走了近百里,再向西行十里,便是茫茫的大海。

李靖越来越担心,暗道:假如再向西行,眼见便是海边,若一旦下了海,追寻那等什么真命子,十分凶险,能否返回,机会甚微,如此一来,小菊姑娘岂非长困绝境?

昆仑奴见李靖渐而默默无言,似有满腹心事,知他必因小菊之事焦虑, 却也不去理他。

这天傍晚,两人只顾赶路,当两人走完一条大道时,却见前面一片密林, 密林广布近数十里,若要西行,势必要穿林而过。

昆仑奴心中一动,暗道:此时已近傍晚,入林未出,黑夜便已降临,漆 黑之中,处身密林,岂非凶险得很?

李靖一见密林,却心中一喜,暗道:我替小菊疗伤便在密林,此时密林 突现,莫非果然有她的踪迹出现?

李靖这般转念,他的傻气又来了,扯着昆仑奴,便向密林走去。

昆仑奴故意道:"漆黑之中,身处密林,若逢巨蟒猛兽出没,我二人岂不成了它的点心?"

李靖决然道:"是福躲不过,是祸逃不脱,怕什么的?走啊!"李靖说着,已大步向密林走了进去。

昆仑奴被李靖扯着,他并未运功相抗,因此竟被一股浑厚无比的力度牵

扯,不及细想,便被扯进密林中了。原来李靖不经意间,已发动他的师门内功秘法——大龙潭真气。昆仑奴虽然神功超凡人圣,但骤然之下,亦无法加以抗衡。而且他已十分喜欢李靖这位"同姓兄弟",绝不能贸然运功相抗,否则便会把李靖误伤。

不过李靖此际所握的,却恰恰是昆仑奴双手腕的太渊穴,他的"乾坤无为神功",又恰好与李靖的"大龙潭内功心法"一样玄幻,因此昆仑奴的手腕太渊穴被激撞之下,他的"乾坤无为真气"竟被发引,催激而生。不但如此,"乾坤无为真气"的要旨乃"坚则毁、锐则挫",对手越强,抗衡反击力便越大。

李靖但感右手腕一麻 他身不由己",大龙潭真气"又被催发了一层 对方反击的力度越大,李靖的"大龙潭真气"也越发激荡。

一时间,两人竟僵住了,谁也不敢贸然挣脱。昆仑奴不由暗道:"李兄弟若把此大力气投于天机屠龙上,辅助真命天子,他日封王拜将,简直易如反掌!可惜他的心却放在一位姑娘的身上……

昆仑奴转念未毕,在此时,却突感手腕一热,有如火灼,热气腾腾上升, 竟沿手臂,再入胸肺,只感热气攻心,甚感难受,但手腕被握,却越来越紧。 昆仑奴猛然醒悟,李靖的内功手法,竟与自己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靖与昆仑奴此时身不由己,不知如何解脱,如此下去,不消一个时辰, 李靖必然真气泄尽,虚脱而死,昆仑奴则如火炉入胸,非死即伤。

此时天色已渐暗黑,密林之中更已漆黑一片,伸手难辨。

两人心中均仍清醒,皆暗道:怎的了?莫非这密林隐了鬼魅,入林便皆中邪而死么?昆仑奴空有一身绝世神通本事,但此时却决计难以施展,心中不由暗暗叫苦。

就在此时,在两人对面的一棵树上,一团黑影被惊动了,便向密林深处 跃去,中途却飞越两人顶部,但黑影刚欲掠过,却身不由己,掉了下来,又 恰恰落在昆仑奴和李靖手腕相搭的中央!原来是被强烈的吸力扯下。

昆仑奴本已寻思助李靖脱身之法,只要李靖反激的力度稍弱,他便可以 趁热收摄,两相减弱之下,便可平安无恙。

不料此时那黑影呼地砸压下来,昆仑奴不由大吃一惊,他深知此时李靖 的内力真气腕上,已与自己的"无为真气"僵持,再无力抗衡任何外力的撞 击,否则必手腕折断,而落下之物,亦会被两股强大之极的阳刚真气撞伤! 他再不敢犹豫,左掌猛地一翻,向落下的黑影猛地拍出一掌。

黑影登时被反撞而起,弹射出三丈之外,砰地掉到地上,一动也不动! 昆仑奴趁此一击势,已反弹而出,脱离了与李靖僵持的困境。

李靖怔怔地呆立,一脸迷惘。

昆仑奴知李靖尚未明白刚才的险境,不由微叹口气,道:"李兄弟,你的内力极高,刚才若非那黑物突然掉落,你必定被吾之真气困锁!李兄弟啊李兄弟,你那大龙潭内功心法,果然十分厉害!

李靖一听,未及答话,却突然想起刚才掉落被震开的黑影,心中不由一惊,失声道:"是啊!若非刚才那黑物掉下,我俩怕要当场命丧了!可怜那黑物却成了我等替死鬼了……"李靖说着,便翻身向那黑物奔去。

昆仑奴见了,心中不由又好气又好笑,暗道:李兄弟这般柔软心肠,却 如何去干反隋的惊天大事。

"李大哥!你快来看,原来那黑物是一只猴子……"

李靖在那面忽然大叫道。昆仑奴怔了怔,便向李靖那面走过去。

在黑暗中,只见李靖将那只猴子靠树放下,伸掌抵住猴子的胸口,竟然以真气替猴子疗伤!昆仑奴不由失笑道:"哎呀,我的李兄弟,普天下不幸而伤的人何止千万,你又救得多少?何况这不过是一只顽猴!

李靖却道:"猴子也是生物啊,怎忍心眼瞧它就此死去了?况且它曾救了我等一命,我略耗气力,救它一救,也是应该的。"昆仑奴一听,登时做声不得。

昆仑奴眼看李靖不把猴子救治,是决不罢手了,便走到另一面,捡了一堆树枝,抱回来放在地上,他身上带了火种,便把树枝燃着,成了一个照明的火堆。昆仑奴决定,无论如何不走了,先在此地歇宿一宿,待天明再作打算。

过了一会儿,李靖终于把手掌收回,松了口气,道:"猴子的体质果然与人不同,刚才它受伤甚重,但小弟以真气输入它体内,助它疗伤,不大功夫,它的心脉便正常了!它待会自会苏醒离去,不致白白枉死林中。"

昆仑奴不由微微一笑 道":李兄弟啊李兄弟 你若非生逢大乱时世 倒真是一位大圣医大药师!仁心妙术,万人尊崇!

李靖苦笑道:"什么大圣医大药师?小弟绰号李药师,其实不过略懂皮毛!咦?这猴子怎的了?"

昆仑奴闻声一看,只见在火光下,那猴子苏醒过来,却不离开,反而一步一步,向李靖走过来,犹似感激般跪了下去,口中吱吱地乱叫。

李靖奇道:"猴子啊猴子I你已平安无恙了,你还不离去?跪下干什么?"

那猴子依然跪着, 吱吱地叫嚷着。

李靖不明所以,昆仑奴不由呵呵一笑,道:"这猴头见兄弟你心肠太好, 似向你再有所求哩!"

李靖一听,果然向猴子点点头,道:"你有甚相求?只管细说便了……" 李靖一想不对,猴子又怎会说话?不由笑道:"你不会说话,便打手势罢 了!"

那猴子一听,果然伸出手爪,向自己的肚腹一指,又向脑袋一指,向李 靖扮了一个鬼脸,似暗示因腹中之事,弄致头痛不止,痛苦万分。

李靖不由大奇,他向猴子走过去,伸手摸摸它的肚腹,不由又惊又奇,暗道:这猴子肚腹之内,果然生出一块硬物,便如人体内的肿块,岂有不头痛欲裂?欲要根治,惟有取去肿块,方可痊愈。

李靖转念又暗道:自己虽精于医道,但替人开刀切腹疗伤,却从未真正动手施为,若趁此实习一下,治好猴子,倒也是好事一桩。

这般转念,李靖便向猴子俯身一揖,道:"猴子啊猴子,若要替你根治,便须替你切腹取物,但这是我第一次施为,万一有甚不测,你可莫抱怨啊!"

李靖说着,便把在药店买来的刀针取了出来,凑近火堆,用火烧灼刀与 针。

猴子眼见刀针银光闪闪,吓得吱吱乱叫手爪乱摇。

李靖微笑道:"你不必惊慌,我这是替你开腹取物治病,并非杀你。"

李靖捏着银针,用手在猴子的臀部、腹部一摸,便微微一笑,道:"这 是止痛穴,我只需用针扎下,你便不觉痛了。"

李靖说着,手起针落,先向猴子的手臂天府穴扎下去,又向它腹部的冲门穴扎下,猴子的经脉与人大致相同,李靖这两针扎下,猴子的腹痛便立刻消失了。

猴子喜得吱吱大叫,居然平躺下去,任由李靖向它的腹部下刀。原来李靖这两针扎下,便是以针麻醉的惊人绝技,猴子尝到甜头,竟乖乖地躺下。

李靖微微一笑,昆仑奴心中大奇,便自告奋勇,替李靖当起助手来了, 此时昆仑奴已把银刀递了过来。

李靖接过银刀,用手指向猴子的腹部一量,测准部位,便疾速一刀切下, 登时把猴子的腹部切开,猴子居然毫无痛楚,甚至连血也没流出来。

李靖伸手入腹内,在里面仔细搜索一会,忽然面露惊疑,探手取出一块并无血脉相连的肿块,血淋淋的,甚是吓人,李靖随手把肿块放在一旁,连忙吩咐昆仑奴把药末拿过来,撒在猴子的腹内。

李靖然后又用穿了猫肠子的银针,一针一针的,犹如缝衣,把猴子的腹部切口缝合了。

李靖微微一笑,把猴子身上的银针一拔,拍了拍猴子的手掌,轻声道: "好了,你从此便痛楚尽消了。"

猴子翻身跃起,以手爪按一下肚腹,果见完好如初,体内的疼痛已无影 无踪,欢喜得凌空打了个筋斗,呼的一声跳走了。

昆仑奴不由失笑道:"这只猴子,人家替你医好心腹大患,竟不多谢一声,便跑了么?"

李靖收拾好刀针,笑道:"猴子心性好动,它一高兴,自然便不停地跑跳了,其实要谢的,倒是猴子。"

昆仑奴道:"为甚要谢它?"

李靖道:"实不相瞒,针刺麻醉,切腹开刀,此等手术,小弟乃平生第一次,猴子对我信任,才任由我施为,小弟因此便可实习,这不该多谢它么?"

昆仑奴一听,不由做声不得,心道:你连一只猴子也不肯埋怨,这心肠 也未免太软了。

就在此时,两团黑影突然又呼地降下,原来是刚才那只猴子和另外一只 母猴,两只猴子的手上均捧了一个硕大的桃子,双双跪在李靖面前,连叩三 个响头,放下手捧的桃子,这才又呼的跳走了。

昆仑奴目睹猴子如此 不由心中一动 李靖不禁笑道:"这两只猴子"想 必是一对夫妻,妻子眼见夫君康复,便结伴赶来献桃致谢,果然甚有情义。"

昆仑奴叹了口气 道:是极 是极 岂料猴辈之中 亦知感恩图报 显然畜牲的心性亦与人差不多了。"

昆仑奴拾起地上的两个桃子,仔细一瞧,不由"咦"了一声,道:"桃子上面,有人咬的破口,显然这是那顽猴报恩心切,把人家嘴中的食物也抢来了。"

李靖没做声,原来他此时却在仔细的端详刚才取出的那块肿物,竟怔怔 地瞧得出了神。

昆仑奴不由微笑道:"如此污秽之物,兄弟你瞧它怎的?"

李靖却奇道:"不对啊,这并非体内长出的肿块,因为根本没有血脉相连,倒似是被什么人恶作剧,把一包东西塞入猴子的腹内似的,久而久之,这包东西才被血肉包裹住了。"

昆仑奴不由一怔道:"有这等怪事?"

李靖取过银刀,朝肿块上面轻轻一刮,包住的果然是一层腐烂的血肉, 刮开血肉,竟然是一个用油布包住的小包卷。

昆仑奴大奇道:"是啊,这油布包卷显然并非猴子腹中之物,必是有人 与猴子开玩笑,放进去的了。"

李靖却摇摇头道:"不对,若是开玩笑,何以花这么大气力,用如此精巧的油布包裹?这油布里面,或许是什么惊天贵重之物,它的主人在危急之时,不愿被人夺走,但又不忍毁掉,便把它塞入猴子腹内,日后是谁得之,他便没去细想了。"

李靖说着,用银刀把油布割破,油布包住的,竟然是卷小书,油布密不透水,小书竟然保存得完好无缺。李靖把小书凑近火堆一瞧,不由惊奇的嚷道:"'寻龙大真经'!这是何门何派,何种惊天武功秘笈?"

李靖话音未落,原本不大留意的昆仑奴忽然一跃而起,大吃一惊,急_{道:}"李兄弟,你说小书上面有什么寻龙字句么?"

李靖随手翻了翻 也看不懂 便把小书递给昆仑奴道": 小弟看不懂 李大哥你自己瞧瞧好了。"

昆仑奴把小书凑近火堆一看,但见小书扉页上书五个略大的墨字,曰: "寻龙大真经"。昆仑奴不由心中突突狂跳、忙翻了开来,一页一页地瞧下去, 他忽然把小书珍而重之地捧还李靖,道:"此乃不世奇学,李兄弟务请妥为 保存。"

李靖不接 笑道: 这小书我也看不懂 若李大哥喜欢 便归你所有了。" 昆仑奴郑而重之的道:"此书价值连城,李兄弟这般轻易便赠人么?"

李靖苦笑道:"就算它值黄金万两,也买不到朋友间的情义,李大哥怎 的怀疑小弟了?"

昆仑奴叹道:"李兄弟,实不相瞒,此物比万两黄金更贵重呢!"昆仑 奴身负"天机谷"三大绝学,他自然知道"寻龙大真经"的妙用。

李靖却甚感惊奇,笑道:"龙乃传说之物,岂可寻哉?因此这'寻龙大真经'之论,只怕属玄幻之学罢了,李大哥为甚如此珍视?"

昆仑奴道:"不然,此龙非真龙也。此龙乃指大地潜龙,亦即山川|地脉之气,若运用得法,可朝贫夕富。若与本命相辅,甚至可令草野变帝皇呢!"

李靖不由呵呵笑道:"此书若有此神力,大哥你何不了而习之,用以替 天下穷苦百姓效劳,做一位万人敬仰的救贫大师,岂非比什么天机屠龙的大 业更实际么?"

昆仑奴道:"李兄弟所言,救苦救贫,乃寻龙道中之小者,而靖平天下, 消除暴政,令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方为此道之大者也。"昆仑奴一顿,又道: "李兄弟知道世上寻龙点穴么?"

李靖点点头,道:"这倒听说过,因为当日爹爹死时,娘亲说:有位怪人忽降临,说是替爹爹择一处好居所。当时小弟不明所以,如今看来,爹爹既已死了,他的居所自然就是葬他的墓穴啊,莫非怪人说的,便是寻龙点穴之术么?但也不见得有甚好处,因为爹爹死后下葬不到两年,娘亲便也去世了,独剩小弟留在世上,所受的苦楚,却也甚多。"

昆仑奴一听,心中一动,忙道:"此事容后再说,我问你,当日那怪人 姓甚名谁?"

李靖一怔道:"当日小弟年仅四岁,哪晓得大人之事,只知道那怪人来自昆仑,自号昆仑老人而已。"

昆仑奴一听,不由击掌长叹,道:"世事当真玄妙,果然是他现世了。"

李靖奇道:"什么玄妙?他是谁?"

昆仑奴道:"刚才那本小书有没有署名?"

李靖道"没有啊!"

昆仑奴道:"起首那句诗你记得么?"

李靖悟性奇高,过目不忘,刚才虽匆匆而阅,不甚明了,但起首那几句却也记住了,他一听便点点头道:"记得!昆鹏欲展翅,仑峰不算高,老逢时缘好,甘作万人道.....就是这几句么?"

昆仑奴点点头 道: 不错 正是这四句 其中已隐含了此人的名号 便是'昆仑老人'四字啊!

李靖一听 不由恍然悟道": 李大哥自号'昆仑奴' 那怪人原来叫'昆仑老人'! 如此, 岂非李大哥的奇学, 与这位昆仑老人有极深渊源么?"

昆仑奴神思悠悠,似在思忆,好一会儿才微叹了口气道:"李兄弟,实不相瞒,追根溯源,吾之授业恩师,便是这位大地潜龙—— 昆仑龙脉老人啊!只是吾当年不知天高地厚,竟称其为'龙脉大哥'而已。"

李靖不由大奇道:"李大哥,这'龙脉'亦可作人形出现吗?这岂非成了神仙一类的物事了?"

昆仑奴微笑道:"何谓之龙脉?只因龙脉乃山川大地之精魄也,又龙乃变化之物,活泼矫健变化莫测,忽隐忽现,忽大忽小,忽尔潜藏深涧,忽尔飞腾云霄,忽尔现首不现尾,忽尔兴云布雨,风云变幻,旋乾转坤,是故以'龙脉'作地力之喻也,那'昆仑老人',亦即山川地力,无形化作有形,偶尔现世罢了。"

李靖道:"大地龙脉,当真如此玄妙吗?"

昆仑奴道:"龙脉老人当年替你李家堪点龙脉,按兄弟你的形象而推断,你家祖坟龙气,已渐入后人血脉,亦即已届旺发之期。因此李兄弟你四岁即 巧遇大龙潭老人,授你绝世神通。李兄弟日后的成就,封侯拜相,仅是咫尺 之间罢了。"

李靖苦笑道:"什么对侯拜相?小弟视荣华富贵如浮云,已不欲求,何 降于身。"

昆仑奴微笑道:"李兄弟乃天机屠龙势运中人,身不由己,岂能置身事外,只怕不久便必牵扯入此大漩涡之中了。"

李靖又惊又奇,忙道:"李大哥如此说,那小弟岂非无暇解救小菊姑娘的危难吗?这绝非李靖之本意也!

昆仑奴此时不再犹豫,决定把自己的"天机屠龙"大计。向李靖坦白道

出。他目注李靖,肃然地道:"李兄弟之运合大格,已入天机屠龙大势之中, 因此兄弟的儿女私情、个人恩怨,只怕亦须于此天机大势演行中运转矣。此 即大势所趋,决不能违逆。"

李靖不由吃惊道:"那李靖岂非势必参与李大哥的'天机屠龙'大计了么?"

昆仑奴断然地道:"果然如此!"

李靖一听,不由微叹口气,他在短短半年中,迭遭奇变,对昆仑奴之判断,亦不能不信了。终于,他苦笑道:"既然如此,那小弟是否可以预知李大哥你的'天机屠龙'大计一二呢?"

昆仑奴欣然一笑,正欲把他的"天机屠龙——辨天子,赠龙珠"大计略 不一一。

就在此时,在十丈远处,一团灰影忽地从树上摔了下来,竟一动不动。

昆仑奴深知江湖险诈,正欲劝李靖绕道而过,莫多管闲事。李靖眼尖,一眼望见,便已向那灰影跑了过去。昆仑奴不由叹了口气,暗道:李兄弟心肠这般柔软,见一个救一个,却如何到得了命运大势格中?

但李靖已跑了过去,昆仑奴无奈,也只好跟上前去。只见一位灰衣老者, 横躺在林中的路上,纹丝不动。

李靖俯下身去,用手一探老人的鼻息,便猛地怔住了。

"怎的了?"昆仑奴见李靖模样,吃了一惊,忙道。

李靖叹了口气,苦笑道: "死了,这老人大概饿急了,上树摘野果充饥, 不慎失足摔下,竟一命呜呼了!太可怜了!"

昆仑奴点点头,道:"眼下暴政肆虐,民不聊生,这等无辜惨死的百姓, 又何止千万?李兄弟,你说如此暴政,如此暴君,还不该除去么?"

李靖不答 却"咦"了一声 道"不对啊!这树上距地面不足二丈,且是泥地,碰撞力想必不太强烈,这老人这肌肉尚有弹性,按而不陷,未到油尽灯枯之期,怎的如此不经跌,摔下便死去了?莫非他仅是片刻窒息么?"

李靖这般转念 便伏在老人身上 以手指敲击他的胸口 这是李靖从"大龙潭老人"处学来的急救妙法,若是窒息,只需叩击数下,便会清醒过来。

但李靖连叩数十下,灰衣老人依然一动不动,直挺挺地躺着,心不跳, 气也不出,显然是死定了。 李靖无奈,只好爬起身来,向灰衣老人俯身一揖,道:"老人家啊老人家!在下也不知你家在何方,无法送你回去,只好就近把你葬了,你老人家安息吧!"

"臭小子!老子尚未死透哩!你葬我怎的?"

李靖耳边忽然传入一丝微音 他不由吓了一跳 放眼回望 除了昆仑奴,他自己和那灰衣老人的尸体,林中小路上鬼也不见一个,心中大骇之下,不由失声道:你,什么叫尚未死透?"

昆仑奴见李靖失声大叫,惊道:"兄弟,你瞎嚷什么?"

李靖不答,因为此时丝微声音又在他耳内道:"臭小子!尚未死透便是阴魂不息啊!"

李靖一听,忙道:"那.....那你的阴魂如何方可安息?"

昆仑奴一听,心中更惊,连忙用手掌在李靖眼前晃了晃,失声道:"李兄弟!你怎的了?什么阴魂息不息的?"

李靖浑然不觉,他耳内听到的只是那微丝声音,那微丝声音又道:"臭小子,你口袋里不是藏着一个甜桃子吗?那是老子生前之物,被那恶猴夺走了!老子饿急了,才上树摘野果,不幸摔死了,如何可以安息?你若想叫老子阴魂安息,除非你把甜桃子还给老子,老子或许立刻便死得透彻了!"

李靖一听,不由点头苦笑道:"你老人家果然阴魂不息!在下身上果然有那桃子,这这是在下打算送给一位姑娘的,她过得很苦,权作安慰罢了!不料因此连累老人家一条性命,这桃子啊,在下还给你便了,你死便死了,莫再阴魂不息,四处害人啊!"

李靖说罢,果然在身上掏出那个甜桃子,轻轻地放在灰衣老人的尸体上面,又向他俯身一揖道:"如此,你老安息去吧!"

昆仑奴耳中只听到李靖喃喃地自语,手舞足蹈,此时又见他把心爱的桃子亦献了出来,放在灰衣老人的尸体上,不由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咬牙顿足道:"老人家你死便死了,为何把我这兄弟弄得疯疯癫癫的,若是不放过他,吾必会叫你虽死也不得安宁哎哟,李兄弟,你疯便疯了,怎的打起人来了?"

昆仑奴迷惑地说着时,忽然屁股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气得连忙转身, 问李靖道"你踢我何来。" 李靖一怔,道:"我哪里踢你来了?"

昆仑奴叹了口气,苦笑道。"此地除你我两个活人,难道还有第三者么? 不是你踢我,难道是我自己踢自己么?"

"臭小子!怎的只有两个活人?老子难道不算数么?"这次,却是昆仑 奴耳内听到微丝声音了!比之昆仑奴的"腹音"更尖而锐。

昆仑奴知道这并非李靖的声音,而除了李靖和自己外,便只有那具灰衣 尸体,心中不由大奇,暗道:怎的了,这林中竟真的有阴魂出现么?他倒不 怕鬼魂等类之物,他自有办法应付,但像这等人刚死去,鬼魂会发声,却是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昆仑奴心中暗奇 便故意道":你……你已经死了 怎算活人 想必你生前必定吝啬之极,气不过我身上尚留了你一个桃子,心有不愤,不肯死透!好,好,我还你便是!"

昆仑奴说着,亦解开包袱,把桃子放回灰衣人尸体上面。他本来欲把桃子留作纪念,舍不得吃。但他知道鬼魂轮回之道,惟恐灰衣人的阴魂缠着他和李靖,无奈亦只好放弃了。

鬼魂出现并不足奇,但刚死了的人,他的阴魂竟可以说话,打人,这可 是天下少有的事,不由令昆仑奴不得不半信半疑。

昆仑奴这时才知李靖并非疯了,他不由苦笑道:"李兄弟!走吧,此人 阴魂不息,生前想必威猛极了,莫惹他了!"

李靖犹豫道:"难道便任由他暴尸荒野?"

昆仑奴苦笑道:"此人连两个桃子亦从死里追讨,如此小性子,你乱动他的尸身,谁知他是否高兴?走啦,再不走,那便连你那小菊姑娘亦救不了啦!

李靖一怔道:"为什么?"

昆仑奴叹了口气 道"他的阴魂如此猛烈 说不定死活把你缠住了 你如何去救小菊?"

李靖一想,昆仑奴之言亦甚有道理,便把葬人的念头作罢了。

两人转身跨过灰衣人的尸体,也不敢再去瞧他的脸容,急急地向西面走去。 去。

两人走了不到半里,忽然呼的一声,有一团白影在两人身后掠过。两人

同时觉得脖子一凉,立刻又闻到一股甜桃子的香味,再一看掠过的那团白 影,已远在数里之外了。

这到底是人还是猴子?但猴类断不会一掠而过,而是不停地纵跳。可若 是人,那此人身法之快,却连猿猴亦望尘莫及,简直不可思议,而且显然连 绝顶的昆仑奴亦自叹不如!

李靖与昆仑奴不由面面相觑,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此时,后面又呼地追上一个人来,哇哇地大叫道:"白老猿!你竟 连死人的东西亦偷去!"

李靖与昆仑奴扭头一看,更惊骇万分,原来大叫着追上来的人,竟是刚才已摔死的灰衣老人!

李靖大惊之下,不由伸出手去,把一掠而过的灰衣老人抓住了,灰衣老人哇哇叫着,欲拂袖而去,竟连挣三次,亦没法挣脱。原来李靖情急之下,"大龙潭真气"自然而激发,手腕上竟聚注了四成内力,因此灰衣老人竟挣不脱。

灰衣老人神色一凛,不由惊讶地"叹"了一声,叫道:"臭小子!你打哪儿偷来这种古怪内力?"

李靖失声叫道:"你……你不是死了么?你是僵尸作祟么?"

灰衣老人一听,大怒道:"你这臭小子!连番咒我死了,老子尚未跟你 算账!怎的又咒老子是僵尸,僵尸的样子好看么?难道老子的模样便不好 看?"

李靖此时已确信灰衣老人是人并非鬼魂了,心中一松,道:"原来老人家方才只是诈死呀?"

灰衣老人怒道:"是睡觉!老子正在睡觉!偏被你吵醒了!"

李靖又好气又好笑,道:"在下并非存心吵醒老人家你,只是老人家梦中发话,要讨回那个甜桃子,在下一时惊慌,才以为是老人家阴魂出现了!"

灰衣老人一听,突然哎呀一声,急道:"是呵!那甜桃子不幸落入那贼老猿手中,完了!甜桃子完了!他若再拿老子的桃子去献给那个她,讨得她的欢心,岂不活活气死老子……"

灰衣老人一急,被李靖扯住的手腕突然一抖,李靖但觉一股回旋的内力 撞了过来,身不由己,便陀螺般急转起来!他抓住灰衣老人的手掌早就被逼 松开了。

灰衣老人也不理会李靖,哇哇地大叫着,竟呼地一声掠了上去,发疯般的追赶前面的白影去了。

李靖的身子呼呼的急转,灰衣老人传来的那种回旋掌力委实厉害之极,李靖拼命想停下,但体内的回旋掌力形左实右,明前却后,忽而向南,忽而向北,渐渐向上,随又旋下,根本无从捉摸,欲制无从。

李靖身不由己,便随之旋走起来,但见他手舞足蹈,犹如疯子般团团飞 舞,但其步法却根本无从捉摸。

昆仑奴依他的"乾坤无为内功心法"仔细审察,甚感惊奇,便发声替李靖指路,免他一头撞上硬物,活生生撞死。

"哎呀!兄弟,那是巨石,你冲去怎的?咦?非也!非也!你怎的却撞向大树?"但喊得一会儿,连昆仑奴亦瞧得眼花缭乱,头昏目眩,几乎连李靖的身形也瞧不清了!

昆仑奴不由叹道:"李兄弟啊李兄弟!你今番只怕凶多吉少了,这般疯狂旋走下去,便是神仙也被累死了!"

"这臭小子好深的内力!哪会轻易死去?嘿嘿!兰陵老鬼今日总算碰上 一位不死的人了……"忽然有人在昆仑奴身后发话道。

昆仑奴蓦然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不由又一阵惊奇,暗道:李兄弟是怎的了?碰上的尽是形如鬼魅的老怪物?

"乞丐伯伯!我就要死了,如何不死?你老人家只怕看错人了!"

李靖忽然大叫道,他在发疯的旋走中,虽不能抑制脚步,但他内力原极深厚,就算转上三天三夜,只怕亦旋他不死,但此时他大骇之下,心神慌乱, 其力便难以发挥,因此便渐露疲态。

老乞丐定睛一瞧,便呵呵一笑,道:"你这小子,空有一身内力,怎的如此不济?先就心怯起来了你心怯便神乱神智一乱再强的内力也发挥不出,你果然死定了!

李靖急道:"如何可以不死?"

老乞丐道:"你怕不怕死?"

李靖道:"死倒不甚可怕,只是在下尚要救人,因此暂时不想死啊!"老乞丐大笑道:"你心急救人,便不想死,不想死便即怕死,你若怕死

便神仙难救!这样吧,臭小子,你要救谁?说出来,老乞丐替你救了,你心 无牵挂,便不怕死,若不怕死,便不会死了?"

李靖心道:今日碰上的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这老乞丐想必也不例外, 他不过拿自己消遣寻乐而已,便闷声不响,不再答他。

昆仑奴微一思忖,却心中一动,他已窥透老乞丐的心思,便又道:"老前辈,实不相瞒,这位小兄弟欲救的是一位姑娘,这姑娘是一等一的好女子!身世可怜,悲惨之极,万望老前辈大发善心,救她一救,等这位兄弟安心,或许不会就此夭折呢!"昆仑奴故意大声求这老乞丐,以便诱发老乞丐内心深处的弱点。

原来昆仑目注老乞丐,见他的"男女宫"位十分复杂,青红紫蓝交集, 纠缠不清,便知他与女人有极深渊源,但又矛盾之极。爱中有恨,要共对亦 难,分也不可,极之复杂,十分可怕。于是便攻其弱点,以便利用他化解李 靖的危机。因为李靖此时所走的步法,与昆仑奴独创的"天关地轴"玄门轻 功,竟截然相反,一走玄幻,一师法自然,因此就连昆仑奴亦破解不了。

昆仑奴自涉足江湖,迭遭奇遇,他越发确信,江湖浩瀚,卧虎藏龙,真 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绝不可等闲视之,他亦因此而变得更沉稳了。

果然老乞丐一听,吓得直跳,拼命地摇头道:"不救!不救!决计不救!

昆仑奴微笑道:"为甚不救?"

老乞丐咬牙道:"老乞丐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救女娃儿 是那等娇滴滴、悲凄凄、惨切切,便吓也把老乞丐吓昏了!你这小子,存心不良,把这烫手山芋抛给老子,老乞丐怎会上当?要救便让这小子自己去救?这烫手山芋老乞丐决计不接的了!

昆仑奴又微笑道:"但我这小兄弟被困旋阵,不能脱身,如何救人呢?" 老乞丐咬牙切齿道:"老乞丐千救万救,决计不救女娃儿!你这小子休要浪费唇舌了!嘿,老子自有办法让这臭小子自己去救那女娃儿……"

老乞丐话音未落,身子忽地一旋,转到距李靖不到三丈之遥,屏气凝神, 仔细瞧了一会儿,又目注李靖旋走的身法方位,忽然叫道:"喂,臭小子! 你内力如此深厚,怎会如此不济?坠入兰陵老鬼的可怕秃龙旋?"

李靖此时虽然手忙脚乱 十分狼狈 但神智却十分清醒 闻声忙道"老

前辈,什么叫兰陵老鬼?什么叫秃龙旋呢?好古怪的名堂啊!

老乞丐道:"你见过秃龙搅起的旋风么?"

李靖道:"见过啊!那是一种威力极强的旋风!就连屋宇、巨石,亦被 卷上半空!

老乞丐道:"你当时如何没被卷上半空?"

李靖道:"小子当时顺着风势,随风而转,与旋风浑然一体,因而可以 抵抗住!

老乞丐大笑道:"你既明理,此时为什么不能破解这秃龙旋?"

李靖悟性奇高,他一听,心中便不由一动,心道:是啊,当日既可以随 风而转,抗御秃龙旋风,此时为甚不可以随力而移步,抵抗这见鬼的秃龙 旋?

李靖心思一动,便果然试行随力而移步,力左向左,力右向右,力上走上,力下坠下,渐渐他的步法已与秃龙旋力浑为一体,但见他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形左实右,明上却下,明前实退,明实却虚,于二人眼中,他的身法神秘莫测,飘幻无方,竟有如秃龙行空,摄魂夺目!

李靖走了一会,身形步法已可随心而发,体内的秃龙旋力,也渐被他的"龙潭真气"取而代之。他走出来的,便完全是他自己随意而出的步法了。他忽然长啸一声,身形突起,犹如秃龙横空,姿态神妙威猛之极,向老乞丐和昆仑奴这面旋来,然后一沉而降,稳稳地停在地上。

老乞丐不由失声大叫道:"好小子,秃龙旋弄你不死,反而助你独创了 这套惊人的秃龙步!兰陵老鬼若知道了,只怕连他亦自叹不如!"

李靖深知老乞丐其实已救了他一命,便忙向他俯身一揖,道:"谢老前 辈救命之德!"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老乞丐又没动手,如何救了你?况且兰陵老鬼的 秃龙旋,连老乞丐见了亦溜之大吉,如何救得了你?"

李靖道:"老前辈见多识广,虽未出手,但略一出口指点,便足令小子逃出困境,这救命之德,小子决计要多谢的了!"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这小子胜不骄、败不馁,悟性奇高,甚对老 乞丐的胃口!"

昆仑奴见李靖安然无恙,听老乞丐的口气,似乎他亦甚为喜欢他,这才

松了口气,走近来道:"老前辈,方才拍了兄弟一掌的灰衣老人是谁?"

老乞丐愁眉苦脸道:"是谁?除了兰陵老人,谁有秃龙旋风这等见鬼的独门武功?"

昆仑奴道:"原来他是传闻中风尘八侠的兰陵大侠!看来老前辈对这位 兰陵老人的秃龙旋神功亦甚为忌惮。"

老乞丐哇哇叫道:"谁说老乞丐怕了他?老乞丐在他的秃龙旋风中大可脱身而去!只是……若如这位小兄弟因此而悟创秃龙旋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乞丐我啊,呵呵,自问亦无法达到。喂,小子,你想向老乞丐打探武林秘密么?"

李靖一听,忙接口道:"是呵!老前辈,可以么?"

老乞丐呵呵大笑道:"好小子,你若开口向我老乞丐打探,算你找对人了……不过,不对呵!你这小子,有一句话千万别开口,万万不可求我去救你那女娃儿!"

李靖一听,便不做声。

昆仑奴忙道:"除了女娃儿事,别的便可以么?"

老乞丐转愁为喜,道:"自然可以!不过老乞丐历来有个规矩,谁要向 老乞丐打探,谁就要在烧鸡的手艺上胜过老乞丐!小子,你有这本事么?"

昆仑奴一怔道:"为什么要胜于你?"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老乞丐炮制的'叫化鸡'独步天下,连皇帝老子亦大赞味道好之极了,但老乞丐却吃腻了,小老儿我欲转换口味,极欲打败自己,可惜打遍天下无敌手,这'叫化鸡'的口味,是决计无人胜过的了!因此老乞丐无奈之下,惟有自订条件:但凡有人胜于'叫化鸡'的口味,老乞丐不但不怒,反会大喜,决计要替他办一件事,作为奖品。你欲打探武林秘密,这容易极了!但小子你有这本事么?"老乞丐满脸希冀道。

昆仑奴不由又一怔,心道:若论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玄门之学,决计难不倒我,但烹饪之术却例外,这老乞丐千不挑万不挑,偏挑了这古怪条件,看来是决计无法胜于他,也决计无法令他开口的了!他叹了口气,无奈道:"小子没有这本事。"

老乞丐一听,登时便泄了气,满脸失落,狠狠地瞪了昆仑奴一眼,恨恨 道:"那就白说了!嘿嘿,老乞丐没空跟你两个臭小子纠缠,这就立刻告辞, 去找能够打败老乞丐的人去了!"老乞丐说走便走,身形便欲掠起。

李靖却忽然接口道:"老前辈,我有这本事……"

李靖话音未落,老乞丐欲走的身形突转,呼地掠到李靖身前,道:"是你么?你有这本事?小子!

李靖点点头,道:"且试试便知,可惜此时哪来炮制的鸡?"

老乞丐一听,目中精光一闪,似在思索寻找鸡的办法。此地距村左右尚 达数十里,一时之间,决计难以寻着鸡。

就在此时,密林上空忽然传来两声鸟儿的叫声,老乞丐眼神一亮,闪电 般拾起两粒石子,便向上面弹指一射,两粒石子疾如箭矢,向林中上空激射, 竟啸啸有声,随即传来两声鸟儿的悲鸣。

老乞丐身形暴起,呼地穿出数丈密林,他降回原地时,手上已多了两只肥大的鹧鸪。老乞丐把鹧鸪向李靖一扬,呵呵大笑道:"小子,你看!比胜的材料来了!

李靖又惊又好笑,心道:这老乞丐的功力已达超凡人圣境地,但以雀儿代替鸡,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靖不由一笑,便伸手接过其中一只鹧鸪。

老乞丐捏着另外一只鹧鸪,早就喜气洋洋地忙开了,他似乎苦苦找寻了 大段日子,今日才有幸碰上一位肯与他比赛的对手。

老乞丐随身带备炮制"叫化鸡"的佐料,此时仅是名称不同,不是"叫化鸡",而是"叫化雀"而矣。

老乞丐三几下便拔去雀毛,又把雀儿剖腹开肚,塞进了一些佐料,然后 用湿泥包住,升起火头,炮制开来。老乞丐扭头见李靖没动静,忙叫道:"小子,动手啊!一齐动手,这才有趣,否则便比不出高下了!"

昆仑奴一听,不由又惊又奇,忙低声问李靖道:"李兄弟原来尚懂炮制 雀儿的绝艺,但千万莫与这怪人开玩笑。"

李靖微微一笑,道:"放心,李大哥只管放心瞧着好了。"

李靖出身大龙潭,所有能够填肚子的食物亦炮制过,这等野外之食,自然难不倒他。他熟练地拔毛、剖腹,动作居然毫不逊于老乞丐,外表炮制好了,李靖才向老乞丐道:"佐料不必劳烦老前辈,但能否借一点盐来?

老乞丐一听,不但不拒,反而大喜道:"可以,可以,可以之极了你

没备盐 这也难怪 若缺了盐 味道再好亦大打折扣 便无法胜过'叫化鸡',不,'叫化雀'了。"

李靖取一点盐来,背转身去,在身上掏出在田林镇用剩的药包,每样沾了一点,混和了,连同盐末塞入鹧鸪雀腹内,也不用泥包,却去摘了五瓣果叶,包理妥当,便放进火中烧烤起来。那是一种叫"凤眼果"的果叶,几层包裹之下,待果叶干了,里面的鹧鸪雀也烤熟了,竟如泥包的"叫化雀"一样,无损内里的皮肉。

不一会儿,李靖炮制的鹧鸪,便先行溢出一股奇特的,闻之欲醉的异香味。这香味向老乞丐那面飘过去,连他亦情不自禁,鼻子大张,深吸了几下,目中神采大亮。

昆仑奴见状,便暗地松了口气,因为他深知这等武林怪杰的脾气,他满心盼望有人胜过他的"叫化鸡",不外是想尝另一种美味。你若胜于他,那就万事好说,若被他自己胜了,他就会翻脸了。

昆仑奴就算外行,此时亦已断定,单凭香气,李靖炮制的鹧鸪,便胜于 老乞丐了。

果然老乞丐猛吸了几下香气,先就按捺不住,也不管自家的"叫化雀" 是否炮制熟了,手起一掌,把火堆拍熄,举着泥包的雀儿,便向李靖这面一掠而至。

老乞丐定定地瞧着李靖,似乎不敢在此关键时刻打扰他,但到底按捺不住,鼻孔猛张几下,小心翼翼地道:"小兄弟,你的香气儿迷人极了!"老 乞丐的神情,就如青年男子见了美艳如花的娇娘儿一般。

李靖微微一笑,也不去理会老乞丐,管自炮制好了,才把烤好了的果叶包抽了出来,向老乞丐微笑道:"老前辈,可以上菜了么?"

老乞丐乐得眉开眼笑,一迭连声道:"可以,可以,可以之极了,你这股香味,再闻下去,老乞丐只怕就被迷死了。"

昆仑奴此时已砍了一柄大芭蕉叶回来,放在地上,权当野外餐桌。

老乞丐满心欢喜,满脸希冀,先把自己泥封的"叫化雀"一手劈开了,露出里面一只烤熟了的鹧鸪,只见皮色黄澄澄的,倒也引人垂涎。

老乞丐把雀儿撕开了三份,自己一份,李靖、昆仑奴各一份,呵呵一笑, 道:"这是老乞丐的拿手好戏,先吃为妙!呵呵,因为光凭香气,老乞丐委 实比这小子先输了一截。"

昆仑奴是第一次吃这等江湖野味,人口但觉松软香滑,味道甜美,果然不失为上佳风味,心中可就不安起来,暗道:李兄弟的香气虽然浓烈,但若味道不如,亦是空有其表,这一仗还是老乞丐胜了。

吃过老乞丐的"叫化雀",便轮到李靖的了。李靖把烤干了的凤眼果叶拆开,登时一股浓烈之极的香气扑了出来,昆仑奴初闻异味,忍不住打了个"哈嗤",几乎就此醉了。

老乞丐的双目亦变得火般灼热,盯着香气扑鼻的鹧鸪,目中的热火,几 乎跳出来了。

李靖微微一笑,把鹧鸪撕开了,先递了一边给老乞丐,剩下的一边,欲 与昆仑奴分吃了。

岂料老乞丐手中的半边鹧鸪,刚往嘴里一送,呼噜一声,便吞了进去,不见了,他怔怔地盯着昆仑奴手上捏的一半,猛吞口涎,拼命按捺,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娃娃般侧着头,求道:"好人儿,你这一小半,就让给老乞丐了吧?"

昆仑奴笑道:"但尚未分出胜负啊,这一小半怎可给你?要不然,我这 裁判便显得不公正了。"

老乞丐吞了一口唾涎,苦笑道:"老乞丐平生第一次尝到这这见鬼的美味,委实忍不住了,就算这小子胜出了吧,这可以了么?只怪老乞丐一时情急,没有尝到这见鬼的美味!"看老乞丐的神情,若不再吃上另一半,只怕他就要放声大哭了。

昆仑奴微微一笑,果然便把手中未吃的一小半递给老乞丐。老乞丐这回慢慢地咀嚼了,但见他神采飞扬,犹如真命天子终于登上了皇帝的龙座似的。

李靖见状一笑,便也把自己的一小半塞到老乞丐的手里,老乞丐乐得连声谢也忘记说了。

终于,老乞丐把整整一只鹧鸪都吃进肚子里,但却怔怔地盯着一李靖, 犹如喝奶的娃娃,见了奶汁丰富的娘亲似的。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小子半点也没吃,这裁判如何当啊?" 老乞丐眼一瞪,道:"谁要你当裁判了?" 昆仑奴笑道:"若不裁判,这优胜劣败便分不出了。"

老乞丐怒道:"谁说分不出了?"

昆仑奴微笑道:"那必定是老前辈你自负自己胜出了。"

老乞丐叹了口气,道:"错了!

昆仑奴道:"那是老前辈输了,但千万莫生气,胜败乃兵家常事。"

老乞丐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得哈哈大笑,道:"不错,老乞丐自 认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高兴极了。"

昆仑奴奇道:"老前辈输了,为什么反而高兴?"

老乞丐道:"老乞丐今日总算被人打败了,这口味终于可以转换了,为什么不高兴极了?"老乞丐一顿,不再理会昆仑奴,转向李靖道:"喂,好小子,你这鹧鸪到底是如何炮制的?老乞丐已吃出瘾来了,你若不告知,老乞丐便必定缠住你不放!

李靖笑笑道: 其实也没什么秘密 老前辈的叫化雀 用的是泥封的 虽可存气,但泥土本没香气,因此在下便改用凤眼果叶,另外,自然加了一点点佐料。"

老乞丐涎脸道:"是甚佐料?"

李靖正欲坦白道出,昆仑奴却连忙道:"老前辈已答应,若李兄弟胜了, 老前辈你输了,便任由我等发问,对么?"

老乞丐一怔,无奈点头道:"是啊!

昆仑奴道:"若李兄弟先把佐料的秘密说了,老前辈反悔一走溜之,我 等武功低微,如何阻得住老前辈你?"

老乞丐怒道:"谁说我要一走溜之?老乞丐等了二十年,今日才终于被小子打败了,你就是用刀剑架着老乞丐,也决计不走的了,好歹吃够这见鬼的美味再说,最多老乞丐不向他打探佐料的秘密便是。"

李靖见老乞丐孩子似的,不由便很喜欢上他,便坦然道:"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在下身边凑巧有乳香、芍药、川乌、草乌等香味草药,便各加了一点进去,凑巧里面又混了一点点麝香的气味,因此吃起来便令人未吃先醉了。"

岂料李靖话音未落,老乞丐却早把耳朵用手指塞起来,大叫道:"不听, 不听,老子决计不听。" 昆仑奴大奇道:"李兄弟说的乃是所用佐料的秘密,老前辈为甚不听?" 老乞丐道:"他手艺奇妙,老乞丐是决计学不会的了,要吃这见鬼的美味,便只好求他动手了,若然老乞丐听了炮制之法,他岂非便有借口推辞,因此老乞丐决计不听。"

昆仑奴一听,不由哭笑不得,心道:这些江湖怪杰当真不可思议,为了吃一顿美味,便什么手段也使出来了,若被他苦苦地缠着,定要李兄弟动手炮制那见鬼的"凤眼雀",待他吃腻了,只怕那天机屠龙大计,就不必想了。

昆仑奴不由苦笑道:"若李兄弟不答应呢?"

老乞丐道:"他为甚不答应?老乞丐武功盖世,若跟在我身边,便没人敢欺负他了,再不成,嘿嘿,老乞丐无奈答应替他跑腿办事便是。"昆仑奴道:"他若要你救他那女娃儿呢?"

老乞丐一听,吓了一跳,道:"他敢!他明知老乞丐最怕与女娃儿纠缠。" 昆仑奴呵呵一笑,道:"他有甚不敢,并非小子吓你,李兄弟命带桃花, 日后要救的女娃儿多着呢!"

老乞丐的脸色一变,欲转身就溜,但到底难以抵受"凤眼雀"的美味诱惑,猛吞了几口唾涎,终于无奈道:"这这老乞丐最多把脸蒙起来去救她便是,不然,老乞丐便把一身本领传授于他,那时他比老乞丐还强,自然不必老乞丐出手去救了,呵呵,你这道士,存心不良,想吓走老乞丐,老乞丐岂会上当。"

李靖不由一笑,道:"老前辈放心,在下怎敢勉强老前辈。"

老乞丐得意洋洋地瞪了昆仑奴一眼,道:"如何 还是这小子心眼好 岂会难为老乞丐?但无论如何,老乞丐这身本领,决计要传授予他。"

李靖苦笑道:"我不求老前辈救人便是了,你何必定要传授武功于我?"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这小子虽然心眼儿好,但你那道士却奸猾得很,万一你被他挑动,忍不住开口求我,我如何是好,不如大方些自动把我的武功传授予你,你出手便是老乞丐出手,这趟苦差老乞丐自然可以推掉了 而且 你这小子很合老乞丐胃口 老乞丐便破例违誓 传武功给你便是。"

昆仑奴奇道:"老前辈曾发誓愿了?"

老乞丐道:"老乞丐神功盖世,自然不肯轻易传授,因此立下誓言,除 非有人肯三跪九叩,拜求到老乞丐心动了才肯传授。如今这小子不但并没求 我,反要老乞丐巴巴地开口,求他接受,你说,老乞丐岂非大违誓愿?岂非吃了大亏?但为了那……那见鬼的凤眼果叶烤雀,老乞丐只好自认倒霉一次。"

昆仑奴一听,便知老乞丐已然深喜李靖,不要说肯拜他为师,就算肯与 他结拜为兄弟,他也乐意之极了。

老乞丐说罢,见李靖竟无动于衷,不由大奇道:"你见我肯答应传授武功于你,你还不欢喜得赶忙叩头?连称多谢师傅大恩大德,小子三生有幸, 没齿难忘,终生牢记?"

李靖苦笑道"我不说。"

老乞丐道:"你为甚不说?"

李靖道: "因为我根本不打算求老前辈你传授!

老乞丐不由一怔,道:"小子你已拜了师傅么?"

李靖一想自己自幼孤身流落江湖,误人大龙潭,恩师传他一身本领,便 道:"有位老人教我功夫,这不知是否算师傅?"

老乞丐一听,气得哇哇大叫,道:"谁敢教你武功呢?老乞丐赶去一掌 把他劈了!

李靖苦笑道:"我也不知他到底是谁?我只知他武功源出大龙潭,因此他自号大龙潭老人。"

老乞丐一听,不但不怒了,反而喜得手舞足蹈,大笑道:"好!好极了! 既然连大龙潭老怪物也巴巴地逼着收你为徒,可知老乞丐果然眼光锐利,到 底没瞧差了眼!好小子,那你知道老乞丐我是谁么?"

李靖苦笑道:"我哪会知道?大概是徐大哥一类的大侠吧!"

老乞丐奇道:"徐大哥是谁?"

李靖道:"他是丐帮帮主徐正天,徐大哥曾关照过我,我还没来得及去 多谢他呢。"

老乞丐一听,不由失笑道:"原来你认得徐正天这小子!那你知道徐大哥见了老乞丐会叫什么?"

李靖道:"老前辈年龄比他大,他自会喊一声老前辈了。"

老乞丐道:"错了!"

李靖奇道:"那莫非老前辈是徐大哥师傅么?"

老乞丐道:"老乞丐从未收徒,何来徒弟?而且,徐正天也还不配当我的徒弟!"

李靖道:"那到底该称老前辈什么?"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师伯祖!连徐正天的师祖亦要尊我一声师兄,那你知道我是谁了么?"

李靖未及有所表示,昆仑奴忽然想起江湖中一段多年前的传闻,不由耸然动容道:"那老前辈你定是传闻中,已失踪多年的风尘八侠之首,大乞侠任愿老前辈了!"

老乞丐一听,这才微一点头,道:"算你这小子尚有点江湖阅历,居然还记得多年前任某的大乞侠名头!"他自然不知,昆仑奴为天机屠龙,集结武林精英,对武林中的各种传闻,岂会放过?但"风尘八侠"的名头,他亦仅是听他爹爹李南生提及而已。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那刚才拍了李兄弟一掌的,自然是风尘八侠中的老二兰陵老人了?但未知抢走兰陵老人甜桃子的白影是谁?两人又向谁争着献甜桃子?"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这小子心思果然缜密,兰陵老二的行藏居然亦被你瞧穿一点!嘿嘿,那白影呵,便是江湖巨富闻之丧胆的千手大侠空空儿!但他仍需尊我一声大哥,我只需喊他一声五弟!他两人为了争讨八妹聂凤仙的欢心,已整整斗了六十四年,又把凡与八妹说话的男人都杀了,八妹一气之下,发誓世上男人谁也不嫁,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聂隐娘,以让二弟和五弟的死心,岂料两人一怒之下,亦发誓终生不娶。哎,一个终生不嫁,二个终生不娶,这三个斗气冤家难缠透了!你千万莫惹上他们!倒是八妹近日不知为甚,竟破例收了一位娇滴滴的女娃儿为徒,这女娃儿有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叫什么红拂女,聪明绝顶,难缠之极,老乞丐见了,亦只好望风而逃,溜之大吉也!"

老乞丐—— 大乞侠任愿,滔滔不绝,便把一段武林秘史抖了出来。

风尘八侠的名头,李靖在大龙潭学艺,亦曾听大龙潭老人提过,只道八侠均武功盖世,可惜已归隐了二十多年,若有幸遇上一位,传授一招半式,那就当世无敌手了。岂料今日却一连碰上三位,而且八侠中的老大便活生生地绕身眼前,居然还巴巴地求他接受他的全身本领!

李靖不由又好笑又好气又好奇,他向大乞侠任愿作了一揖,道:"原来 是任愿老前辈,小子刚才那雀儿,便当向老前辈问候的见面礼,老前辈不必 放在心上的。小子与李大哥赶着要去救人,这便告辞了!

大乞侠任愿一听,大惊失色道:"小兄弟!你这便舍老乞丐而去?不肯 再炮制凤眼雀?存心要活活馋死乞丐公么?"

李靖又好气又好笑,道:"任老前辈要吃,那也要等在下先去救人啊!

任愿摇头道:"不行!不行!你这小子内力虽然惊人,又刚刚创了一套 秃龙步,但毫无攻防的招数,若去救人,少不了要拼斗厮杀,你如此不济, 万一被人杀了,那乞丐公今生岂不活活馋死了?这万万行不得了,我的好哥 儿!"任愿说着,竟有恳求的意思了。

李靖见任愿倒是一片真诚,并无半点虚伪造作,又想起他在武林中何等身份地位,却傻气得如此可爱,不由停步,无奈道:"依任老前辈之意,却如何是好?"

大乞侠任愿叹了口气,道:"救女娃娃我是决计不去的了!你又不肯接纳乞丐公的武功,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昆仑奴忽然微微一笑,道:"任老前辈,贫道倒有一个主意,未知老前 辈意下如何?"

任愿眼一瞪,道:"你这道士,什么意下意上的?若有主意,干脆道出便是了!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救人老前辈是决计不去的了,但你又担心李兄弟去救人会被人杀死,是么?"

任愿怒道:"是啊!这还用你说么?"

昆仑奴呵呵一笑,道:"那任老前辈只需与我等一同上路,随时随地保护住李兄弟便是了!他若不死,凤眼雀儿的美味自然就跑不了啦!

任愿猛吞一口唾涎,三番数次欲想拒绝,但又寻不到其他更好的法子, 终于无奈道:"你这道士,鬼心眼儿,想把老乞丐作护身符!但谁叫乞丐公 抵受不住那见鬼美味的诱惑,无奈只好答应随你等上路!但有个条件,你等 一定要答应,否则,老乞丐说不得亦要用强把你等留下,作我老乞丐的私人 厨子!

昆仑奴深知凭任愿的本领,他真要如此。当世之中,只怕无人阻得了他。

无奈只好道:"任老前辈有甚条件?"

任愿道:"第一,老乞丐决计不出手救人,亦决计不参与任何救人的鬼主意!第二,老乞丐要保住的只是这小子的性命,别的任何事是决计不理的!"

昆仑奴笑道:"若李兄弟救人时,对手厉害之极,定要置李兄弟于死地, 任老前辈是否出手先杀那对手?"

任愿决然道:"不杀!但也不能让这小子被他杀了!"

昆仑奴又好气又好笑,道:"那对手定要杀人灭口,你不杀他,他就杀李兄弟了,小子委实想不出届时老前辈有甚妙法处之!"

任愿呵呵一笑,道:"老乞丐说不出手,便决计不会出手杀人,但不杀人,便不能逃么?老乞丐届时挟着这小子溜之大吉,只怕亦无人阻得了去路!"

昆仑奴一听 心道: 他这话倒半点不假, 凭他那手一飞冲天的绝世轻功, 只怕就连虬髯怪客亦阻不了他! 他一旦救走了李靖, 其余的事他便大可撒手不理了! 因此他虽然跟随上路, 但于天机屠龙, 其实并无多大助力。昆仑奴心下这般转念, 不由怔住了。

"走呵!呆子似的站着干么?"大乞侠任愿不耐烦地道。

昆仑奴苦笑道:"上哪去啊?老前辈!"

任愿眼一瞪,道:"你等不是去救人吗?老乞丐跟随着只是袖手旁观! 说好了就是这样,婆婆妈妈,成何样子!"

昆仑奴与李靖互视一眼,均觉无奈这大乞侠,他决定了的主意,当今世上,谁阻得了他,两人没法,只好动身上路,两人默默无言,但任愿却兴高 采烈,大概是因为自己的两全其美法子而沾沾自喜。

走了一段,走出密林,再向西行十数里,便是滇桂两州下海的必经之地 临海镇了。

距临海镇尚有五里,大乞侠任愿的眉头便忽然一拧, 道: "你两个小子! 竟敢骗老乞丐下海去么?"

任愿功力奇高,虽隔了十里八里,便已听到海浪的惊涛声。昆仑奴不敢 作声,只管低头向临海镇急走,他深知只要李靖肯随他走,那大乞侠这老怪 物就绝不会落后。 但李靖内力深厚,亦已听到涛声了,他不由叹了口气,道:"按那苏二的口吻,前面便是下海必经的临海镇了!怎的尚没有小菊姑娘的讯息?若下了海,她的踪迹就更渺茫了!莫非李大哥你的测字不准么?"

昆仑奴一听,暗道:听李靖的口气,若不能救出小菊姑娘,他是决计不 肯下海的了!心下不由一慌,无奈道:"是否灵验,稍后便知,小子亦无十 分把握,一切只能随缘便了!"

李靖心中牵挂小菊的安危,便默不做声。

大乞侠任愿耳尖,早把二人的对答应入耳中,不由一怔,怪笑道:"什么测字?什么准不准,灵验不灵验?难道你这道士尚会替人测字相命么?"

昆仑奴苦笑道:"在任老前辈面前,岂敢班门弄斧?"

任愿笑道:"班门弄斧亦好,鲁门弄斧亦好,老乞丐久欲知道一事,你 能代测一测么?"

昆仑奴无奈道:"任老前辈欲测何事?"

任愿忽然叹了口气,道:"这是老乞丐二十多年前的风流事了!说出来亦感脸红了!老乞丐当日尚壮年,不幸成了陈朝陈后主的座上客,老乞丐贪一时口福,竟答应那陈后主,向他的妃嫔传授武功,更不幸又与当时宫中的一位公子乳娘相遇,做出了那个,…不可告人之事,陈后主一怒之下,把老乞丐打入天牢,老乞丐虽大可逃走,但自知理亏,便呆在牢中不吃不喝,打算一死以了结这段孽缘。不料那乳娘却偷人天牢,以她的乳汁哺我!她又说已有了我的骨肉,着我赶快逃走,以便日后女儿有爹爹照应!老天,老乞丐怎敢不逃?"

昆仑奴一听,这才明白任愿为甚提起女娃儿便愁眉苦脸,原来却有这段 风流孽缘!他不由同情地道:"老前辈逃了之后又如何了?"

任愿叹了口气,道:"老乞丐一逃,便有二十多年,朝代翻天覆地,陈后主的江山也完了,那乳娘据说也惨遭不幸,老乞丐知道这消息后,便心灰意冷,发誓今后绝不再理会朝廷之事。但却忘不了乳娘临别那句话,她曾说怀了我的女儿啊!因此,我……我想请小子你替老乞丐算算,我那女儿尚在人世么?"

昆仑奴同情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注视了任愿会,心道:任老前辈原来 有一段凄酸的往事。 李靖一听,亦点头道:"在下亦算一个孤儿,深知孤儿的苦处,任老前辈委实应该寻回你那苦命的女儿!

昆仑奴默默地注视了任愿一会,忽然脸有喜色,道:"任老前辈眉似卧蚕,骨骼肃杀,眼带鱼尾,当主终生无妻。尚幸脸上光聚而不散,眉梢蚕眉下垂,任老前辈不日便可与女儿相聚!

任愿一听,不由大喜道:"当真么?如此说来,我那苦命的女儿尚在人世,只是苦了女儿了!"他一顿,忽然又叹了口气,愁眉苦脸道:"但老乞丐二十多年来,连女儿的模样如何亦未见过,却如何可与之团聚,你这小子莫非以好言骗我么?"

昆仑奴淡然道:"小子平生不说虚妄之言,是否如此,任老前辈日后自 然明白!"

任愿见昆仑奴认真郑重,不由呵呵一笑,道:"是也不是,那也不要紧,但能安慰老乞丐片刻欢心,也是好意!况且你又没收老乞丐相金,老乞丐倒该先说一声有劳了!

昆仑奴深知这等江湖名宿,脾性古怪,便不再多言,向前面的临海镇走了前去。

临海镇果然是滇桂两州下海必经之途,镇上酒馆街道,与田林镇大同小 异,惟一不同之处,是镇上甚多海商渔夫,经营船务生意的店铺触目皆是, 各式鱼类亦特别丰富。

李靖进了临海镇,一直闷闷不乐。

昆仑奴窥透李靖的心事,他此刻牵挂的只是他那位小菊姑娘,至于什么 "天机屠龙——辨天子,赠龙珠"大计,此时在他的心中,尚无占据什么位 置。昆仑奴心中暗暗好笑,心道:你李靖的运格,势必与天机兆应相辅相成, 共同进退,又岂容你因儿女私情而逃避呢?

昆仑奴正思忖间,就在此时,镇中的行人忽然如鸡飞狗跳,乱纷纷地在 昆仑奴、李靖、大乞侠任愿身边擦过,皆道:"不得了!镇中仙海酒馆,有 自称姓李名昆仑奴的少年人,说要杀尽普天下欲夺乾坤宝珠的武林中人。那 酒馆老板不幸是崆峒派的弟子,因此被那'李昆仑'特别选来开刀祭旗!不 得了!要出人命案了!

李靖一听,连忙猛地扯住昆仑奴,急道:"李大哥!这世上尚有另一位

叫'李昆仑'的人么?"

昆仑奴皱眉道:"世上同名同姓之人,恐怕不少,但此人既道出'乾坤珠'之事,只怕是冲着我昆仑奴而来了……"

昆仑奴话音未落,又听有人在身边奔过去,一面大嚷道:"不得了啦! 仙海酒馆,又冲进一位少年,其中一位自称姓李名靖,与那位'李昆仑'联 手,说要大开杀戒,断绝天下人夺乾坤珠之念呢!"

大乞侠任愿此时不由怪笑一声道:"好啊!你这两小子,不知惹翻了什么大仇家,竟借你等名头杀人,欲嫁祸你等!嘿,这一番热闹可好看极了!"

昆仑奴与李靖不由面面相觑,均不知为什么世间又跳出一位"李昆仑"和"李靖"来了!仅一会儿,两人心意互通,一齐拔步向那仙海酒馆奔去。

大乞侠任愿连声怪笑,在后面尾随,远远地绝不接近,他大概已定下主 意,只要李靖能保住生命,任何打斗吵闹之事,他是决计不会插手的了。

距仙海酒馆老远,便听到里面传出一阵杀猪似的嚎叫声。大概是那见鬼的"李昆仑"和"李靖",正在里面闹翻了天。



昆仑奴与李靖一齐奔入酒馆里面,两人均不由一怔。

只见酒馆里面,两位少年,均身穿男子劲装,显得英气勃勃,其中一位在侧面挺剑戒备,另一位却用脚踏住一位中年男子,把他脸上的胡子一根一根拔了下来。挺剑戒备的少年虽没动手,但格格地拍手笑着,想必瞧得十分 开心有趣。

那拔胡子的少年,每拔一根胡子,便大骂一声:"嘿!这是崆峒派!谁叫你恰好是崆峒派的弟子?怪不得我李昆仑拿你首先开刀祭旗!哼,这是全真教!哈,这是大和尚少林派!这是华山派!哟,这应该轮到乞丐帮啦!什么武林正派 欺世盗名 伪君子 假惺惺! 利欲熏心 欲夺宝珠 该死之极!"

这少年人伶牙俐齿,痛骂天下武林门派,而且越骂越开心,越骂越有劲, 手下拔出的胡子,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

那挺剑戒备的少年人,此时亦拍手笑道:"不错 怀错 这等伪君子、假好人,活该一个个杀了!拨啊,李大哥且替我李靖多拔几根,出一出这口恶气!"少年人口中虽然恶狠狠的,但却掩不住内潜的娇憨神气,显得不伦不类、不男不女,十分有趣。

昆仑奴沉吟不语,似在细察什么。

李靖却又惊又气,向那挺剑戒备的少年人一掠而去,他在情急中,不自觉便使出了刚刚悟创的"秃龙步",犹如秃龙行空,席卷万物,决计无人可以闪避,他一掠而至,伸手便把那挺剑戒备的少年人手腕扣住了,他惊怒之下,"大龙潭真气"便贯注了四成,那少年人"李靖"如何禁受得起,登时"哎哟"一声,犹如少女的娇吟。

李靖怒道:"我李靖与你无怨无仇,你为甚如此害我?"

少年人"李靖"手腕被扣,只感剧痛难挡,却拼命忍住,故作轻松地格格一笑,道:"我如何害你?"

李靖道:"我正被朝廷通缉,四处逃窜,你于江湖中如此败坏我的名声,

岂非害我连江湖也难藏身立足吗?"

少年人"李靖"俏目一转,道:"噢?那李靖真的如此好人么?但为甚有女孩子救他性命,但当那女孩子被'钢铁人'掳走,他却见死不救?如此忘恩负义,无心无肺之人,说什么江湖道义?怎容他于江湖立足?你倒是告诉我啊!"

李靖被这少年人伶牙俐齿地一驳,便不知如何应付,倒似这人满有道理,他却理亏哑口无言。他心中又急又气,手中的内力不觉又加重了一层,他的近五成"大龙潭真气",那少年人如何抵受得住?只见他浑身发抖,摇摇欲坠,此时他便想说话,也决计不能开口了!

就在此时,李靖耳际却忽然钻入一缕尖音,道:"李靖,你这呆子,再气急下去,只怕便永远见不到你那位小菊姑娘了!"这尖音似乎少女所发出,却十分陌生。

李靖不由大奇,忙道:"是谁向我示警?你知道小菊姑娘现在何处吗?" 说时,他的内力不由一松。

被他握住手腕的少年人才娇喘口气,嗔道。"呆子!怎的不分青红皂白, 便如此用力?不怕把人家的手腕捏断么?"

李靖不由又奇又急,连忙大声道:"刚才是谁以密音传话?那小菊姑娘 到底现在何处?快回答啊!"

此时,只见昆仑奴与那拔胡子的少年人"李昆仑",已双双飘到李靖面前,两人均一派欣然自得,哪有半分敌意?

李靖不由更奇,忙道:"李大哥!他便是冒充你的名头,正在捣乱的人啊。快把他捻拿问个明白!"

昆仑奴微微一笑,道:"李兄弟,你欲知小菊姑娘的讯息,为什么不把 这人放开呢?"

李靖更奇道:"为什么?只怕我一松手,便被他逃了!"

昆仑奴不由呵呵一笑,道:"李兄弟啊李兄弟,你陷于儿女情网中,只怕真有点呆了!你为什么不先问个清楚,你捉住的人到底是谁?"

李靖忙道:"是啊,你到底是谁?为甚要冒充我李靖的名号?"话虽如此,他依然扣住少年人的手腕不放。

少年人"李靖"此时俏脸一红,不由嗔道:"在生人面前。你为甚扣住

人家的手不放?就如人家是你的心上人……哎哟,羞死人啦,不说了!"说时少年人的声音竟变为少女的音调,而且是李靖心中所牵挂的,令他感到十分亲切的口音。

李靖察觉了,他不由连忙把手一缩,把少年人放开了,急道:"你!你 到底是谁?到底是男是女?"

此时,那少年人"李昆仑"却忍不住插口道: "呆子!你的心上人便在 眼前,怎的还大呼小叫?简直呆之极了!"

李靖一听,出手如电,把少年人"李靖"的遮脸小帽一摘,不由惊喜地叫道。"你……你是小菊!你怎会在此地出现?你不是被钢铁人掳走了么?"

少年人"李靖"果然便是那位李靖急欲相救的小菊姑娘,她是作男子打扮,又以小帽遮住俏脸,因此李靖一时认不出来。

小菊这时含羞带嗔地瞪了李靖一眼,"你!你还记得人家遇难么?"随 又格格笑道:"呆子,我小菊命大福大,你不来相救,便没人救我么?幸亏 半途遇上这位袁姐姐,以及她的师叔李淳风前辈,把我救走了!哼,若等你 来救,只怕我已死十次了。"小菊说着,伸手向那少年人"李昆仑"一指。

李靖不由一阵发呆,喃喃地道:"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昆仑奴含笑把其中的曲折说了。原来少年人"李昆仑"便是那位玄奇俏丽的袁紫衣姑娘。她当日与昆仑奴分手后,便去寻找她爹爹袁天纲和师叔李淳风,邀他二人同上华山,协助昆仑奴进行"辨天子,赠龙珠"的"天机屠龙"大计。不料袁天纲却要力保隋江山,一口拒绝,袁紫衣无奈,只好与师叔李淳风一道赶赴华山,中途恰好遇上绑架小菊的"钢铁人"。袁紫衣和李淳风二人联手,才把"钢铁人"击倒,救出小菊。又得知小菊的心上人原来姓李名靖 袁紫衣心中一动 他知昆仑奴正四出寻觅姓李的"真命天子"这李靖未知是否其中的人选?于是便邀小菊一道上路。

不料袁紫衣、李淳风、小菊三人,抵华山时,却不见昆仑奴的踪迹,只好在华山等待。一直等了七日七夜,依然毫无音讯。袁紫衣不由大怒,刚好小菊也气她的"靖哥哥"不来救她。于是便留下李淳风在华山山脚等候,袁紫衣和小菊假扮"李昆仑"和"李靖",在江湖中大肆捣鬼,闹得天翻地覆,以便逼昆仑奴和李靖现身出来。

昆仑奴说到此处,袁紫衣格格大笑道:"吾之妙计果然立收奇效!瞧啊,

小菊妹妹,这不就把这两大呆子逼出来了么?"

李靖又惊又喜,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昆仑奴却皱眉道:"虽然如此,但紫衣妹妹拿乾坤珠作幌子,于江湖中 到处捣乱,只怕把大事弄糟了!

袁紫衣嗔道:"我也不管你什么天机屠龙大计!谁叫你不守承诺?不依 期于华山出现啊?"

昆仑奴做声不得,暗道:世事瞬息万变,并非我不守信用。原来他自在酒馆中听闻那"虬髯客"出现,又劫持着一位少年,各地不少的李姓少年更被此人掳去,便感事态严重,断定"虬髯怪"必已洞悉天机,亦前来中原逐鹿,更不择手段,欲把李姓少年全部毁灭,以便他独占天命运数!如此一来,岂不逆反了"杨花败李花开"的天机兆应么?昆仑奴因此不得不断然决定,暂时放开"华山辨天子,赠龙珠"的壮举,先行把虬髯客的来龙去脉查个清楚再作打算。

不过,如今被袁紫衣这般大乱江湖,于华山"辨天子,赠龙珠"之事,已迅速传遍江湖,各地群雄只怕已闻风而动,纷纷赶赴华山,作"夺珠成帝皇"的美梦去了!这却如何是好!昆仑奴心中不由大感为难。

"哼,好小子!原来你便是江湖近日传闻的昆仑之子—— 昆仑奴!怪不得你凭一个'菊'字,便测出李靖这小子的心上人下落!但你可知?你这几位娃儿,已闯下弥天大祸了吗?哼!

就在此时,昆仑奴耳际,忽地钻入一缕劲音,绵长而沉稳,昆仑奴一听便知发声之人,其内力已达通玄境界,在场中人,除了大乞侠任愿,只怕已绝无第二人选了!

昆仑奴知是任愿发声无疑,又知他乃江湖隐宿风尘八侠之首,其武功、智能、江湖阅历 均已臻化境 当下不敢大意 便亦以"腹音"传声道"任老前辈,如何是弥天大祸?昆仑奴愿闻其详。"

任愿微哼一声道:"我问你,你那见鬼的乾坤珠有甚好处?"

昆仑奴坦然道:"任老前辈是世外高人,吾直说无妨。乾坤珠乃集天地 乾坤龙气凝聚,威力无比,得之可令乞丐成巨富,草野成帝皇,珍贵之极。"

任愿怪笑一声道:"如此说,连我这老乞丐得之,亦可成巨富么?"

昆仑奴道:"乾坤珠集天地乾坤千年龙气,亦即千年一现,其龙气之深

厚,当真非同小可。乞丐有幸得之,果然不难立成巨富,寻常草野之人得之, 九五之尊帝皇之位亦并非天大难事也。其中自然尚需视其根基运命而定,更 需龙虎之气交汇,方可成大业也。"

任愿冷笑道:"江湖群雄,谁不想立成巨富?谁会思想自己之根基命运是否相符!假如老乞丐忽然想抢个皇帝当当,会不会拼命争夺?人人皆萌此心,必蜂拥而至,拼死抢夺!嘿,好小子!你知否你正在掀起一场武林浩劫?你这娃儿,不知死活,简直比老乞丐更胆大妄为百倍!"

昆仑奴深知任愿所言,绝非虚妄,他不由笑道:"既然如此,为天下苍生福祉,为平息武林浩劫,任老前辈何不助吾一臂之力?只要辨出真命天子,赠予乾坤龙珠,龙珠有主,武林群雄自然心息,浩劫不就可以消弭么?

不料任愿一听,犹如见鬼似的一掠而起,眨眼便已掠出酒馆外面,远远地传了一句进来道:"你这小子,存心不良,欲扯老乞丐进漩涡么?老实告诉你,老乞丐之所以尚留在世上,不过是想寻回老乞丐的宝贝女儿罢了!其他任何见鬼的救世大事,根本与我无涉,老子亦决计不会上当,趟这等见鬼的浑水!小子,你好自为之了!"任愿的叫声忽地戛然而止,想必他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昆仑奴不由微叹口气,心道:这老乞丐想必忆女成痴了,为寻女儿,怎的如此痴迷?他可知他的"子女宫"已现此紫气,他的女儿只怕已距其不远呢?他这般一溜,离他的宝贝女儿只怕越发远了,他父女又如何相逢?

昆仑奴沉吟间,袁紫衣已忍不住叫道:"昆仑哥哥!华山之会是你一手安排的,师叔李淳风已在华山守候了,你还不快点赶去与他会合?好快点了却这见鬼的'辨天子,赠龙珠'大计么?"

昆仑奴见事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已骑虎难下,再容不得他从容行事了。于是无奈地点点头道:"事已至此 不容犹豫 吾等这便赶赴华山去吧!"昆仑奴一顿,目注李靖和小菊姑娘一眼,又道:"李兄弟,华山之会,已十分凶险,李兄弟不宜涉身其中,且善自珍重,留住有用之身,为日后的'天机屠龙'大业效劳吧!就此别过!"

李靖正与小菊喁喁悄语,闻言忽道:"李大哥!小弟决意随你赴华山之 会!"

昆仑奴微笑道:"李兄弟为甚忽然如此热心了?"

李靖坦然地道:"李大哥所判,果然十分准确!李靖的命运果然与天机 大势不可分开!我与小菊姑娘不正是于李大哥演行天机大势途中相遇么?既 然如此,我又怎能避开?小弟和小菊决定随李大哥赴华山之会!"

昆仑奴见李靖已打定主意,意志甚坚,又知他乃天机演变大势中人,决不可逃避,亦决不可置身事外,便欣然点头道:"很好!既然李兄弟主意已决,便同走一遭华山吧!"

此时袁紫衣却忽然道:"等一等!"话音未落,她已摸出一把银两,掷 于酒馆的桌上,然后向那倒霉的酒馆老板格格笑道:"老板!刚才借你之地, 拔你之胡,多多得罪!此乃五十两银子,五两一根,权当拔你十根胡子的酬 劳吧!"

袁紫衣说罢,也不理崆峒派弟子—— 仙海酒馆老板,施施然地扬长而去。

昆仑奴、袁紫衣、李靖、小菊等四位男女,从临海镇折转向西,一路赶 赴华山之会,不觉已赶了七天七夜的路程了。

这一天傍晚,四人已抵达了华山山脚的华阴镇。袁紫衣赶去她师叔李淳 风落脚的客店,但店小二说,今日一早,姓李的客官已匆忙离店,赶上华山 去了。末了店小二更道:"姑娘若无要事,切勿在此地逗留!镇中近日风起 云涌,群集了各路人马,不知有甚图谋,一场武林风暴,眼看要降临了!"

袁紫衣也不理店小二的好心罗嗦,她连忙告知昆仑奴,说华阴镇已成是非之地了。昆仑奴沉吟不语,心道:李大哥必定已察觉此地风声鹤唳,不敢大意,已抢先一步,赶上华山打探动静去了。但吾等尚未现身,这等武林群豪,纷纷赶赴华山干什么?

就在此时,一群乞丐蜂拥而来,在昆仑奴等人身边疾速擦过。

袁紫衣心中一动,便走到一旁,向一名挂了五只布袋的中年乞丐悄语了 几句什么。

中年五袋乞丐大概见袁紫衣是一位娇俏的少女,不由便被她的娇态迷住,因此乐于答话,甚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袁紫衣格格一笑,娇声道:"多谢大叔关照,华山之巅再行相会,告辞了!"说罢,袁紫衣便格格地笑着,走了回来。

昆仑奴奇道:"有甚趣事,紫衣妹妹如此好笑。"

袁紫衣忍住笑,道:"昆仑哥哥!你好大的本事!

昆仑奴道:"我有什么大本事?"

袁紫衣道:"你知道这乞丐说什么?"

昆仑奴道:"不知道,到底说什么?"

袁紫衣到底忍不住 道"这乞丐道:'谁想做皇帝 便上华山去。齐齐 走快步,若迟不如早!碰巧有缘分,光宗又耀祖!'哎呀不得了,今回当真 连乞丐也心动了!昆仑哥哥,你这本事还不大么?嘻嘻,简直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热闹极了!"话音未落,袁紫衣已笑得花枝乱颤。

昆仑奴却笑不出来,怔怔地呆住了。

袁紫衣又道": 这乞丐还说 华山龙珠之会 已传遍武林 天下群豪 為门各派,黑白两道,邪魔老怪均汹涌而出,涌上华山,抢占有利地形,炫耀自己的实力,好待龙珠露眼,便一击即中!这简直是千古盛会啊!

袁紫衣一顿,看了李靖一眼,笑道:"幸亏你不甘后人,随同赶赴,不 然便错失此千载好戏了!

李靖苦笑道:"天机大势,已成漩涡,把所有的人均卷进去了,还容我 逃避么?"

袁紫衣喜道:"这才是啊!莫像老头儿似的,壮志消沉,枉白了少年头, 走,这便赶紧上华山啊!

昆仑奴此时已知一场血腥屠杀在即,不敢再犹豫,虽然非他所愿,但这 "辨天子 赠龙珠'的华山之会 也只好顺其势提前赶赴。四人展开轻功 掠 出华阴镇,尾随前面的那班乞丐帮,一路向华山掠去。

山野间,四人刚掠过去一会儿,又忽然呼呼呼地飘落一黑一灰一白三条 人影。

灰影向昆仑奴、李靖等人掠走的方向斜瞥一眼,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显得无可奈何,连连顿脚叹道:"这小子,硬是不听老人言,他这一去啊,他死十次不打紧,就怕断了老子的命根传人也!

白影是一位老和尚,虽年近古稀,但双目精光烁烁,触之令人心荡,显见老和尚的内功修炼,已到超凡人圣的境地了。此时老和尚目注灰影,微微一笑道:"龙老兄既不想你的徒弟上山,为甚不加制止,难道当师傅的,不能管束徒弟么?"

灰影咬牙不语,十分无奈。

黑影却哈哈一笑,道:"大和尚,你是否知道,龙老哥的宝贝徒弟,脾性执迷之极,他若不高兴,连皇帝老儿给的官也可以不做,挂印出逃,甘做朝廷的通缉犯,你说龙老哥可以阻止这宝贝徒弟么?况且龙老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收得这么一位好徒儿,他早就乐得手舞足蹈,还敢去管束他的宝贝徒弟么?"

灰影—— "龙老哥"大怒道:"摧心老魔,你敢说老子管束不了李靖这 臭小子么?是否想尝尝老子的大龙潭气剑!看老子是否有能耐管束!"

黑影原来是江湖中人闻之丧胆的摧心老魔。据说他的独门神功——摧心掌,可无声无息,碎人心脉,被他击毙之人,毫无知觉,临死前的笑容仍丝毫不改,但不知为甚,他对这位"龙老哥"却十分敬佩。

摧心老魔闻言连忙赔笑道:"龙老哥,是那个以什么见鬼的龙珠引诱天下人赴华山之会的臭小子,把你的宝贝徒弟引上山去的,可并非我摧心老魔,你一口恶气,只管向那臭小子发泄,切莫冲我而发啊!"

原来那灰影——"龙老哥",便是江湖中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龙潭老人,他的真名俗姓,天下人根本无法知悉,只好给他加了一个既畏又佩的名号——龙潭老怪,而李靖恰恰便是他的嫡传弟子。

至于那白影——老和尚,名头与大龙潭老人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摧心老魔对龙潭老怪是又敬又畏,那他对老和尚,却是由衷的敬佩,原来老和尚便是少林派的一代大宗师达摩大师。

此时龙潭老怪哼了一声,气也平了,怪笑一声道:"你知道就好,华山 这趟浑水,老子是决计不趟的了。"

推心老魔却似乎硬要扯龙潭老怪趟这趟浑水。只见他呵呵一笑道:"龙老哥决计不趟浑水,果然决计无人可以逼你,但华山之上,卧虎藏龙,天下武林精英尽出,你那宝贝徒弟虽已尽得龙老哥的真传,但尚缺实战经验,谁敢保证他不会命丧华山之巅啊!"

龙潭老人一听,果然大惊道:"老子的宝贝徒弟李靖,果然尚无江湖阅历,更无实战经验,如何抵挡那等见鬼的江湖鬼蜮伎俩?但老子已发誓,决计不趟这浑水,誓诺吾决不能违,这却如何是好?"

摧心老魔大笑道:"龙老哥不能违誓,这也不错,但你可以偷偷跟踪上

去,在暗地里悄悄保护,只要你决计不出手夺宝,你就并没有违背你的誓言,却又可以保住你宝贝徒弟的性命,这岂非妙之极的两全其美的法子么!"

龙潭老人眨了眨眼,居然被打动了,但仍不放心,转而向达摩大师道: "大师,你以为如何?"他居然向人请教,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由此可见 达摩大师在武林江湖中的分量之轻重。

达摩大师淡淡一笑,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世间本无物,何 处惹尘埃?龙施主富贵不贪,荣辱皆忘,本性坚如磐石,又何惧涉足是非场 所?"

龙潭老人怪笑道:"大师休要往我老怪物脸上贴金,富贵荣华谁说我不想,只是懒得去追求罢了,但若见了那等惊天的宝贝大龙珠,说不定我龙老怪亦心痒难搔,出手争夺,岂非因此坏了誓言?不去,不去,这华山之会决计不去。"

就在此时,达摩大师的白眉毛,忽地连跳三跳。

龙潭老人目力超卓,一眼便瞧到了,他不由大惊道:"大师精于千里听音术,若有异闻,眉毛便跳动一次,你的眉毛此刻连跳三次,莫非华山之上,已发生惊天大事么?"

达摩大师点点头,面向华山凝神而立,良久不语。忽然满面肃容,盘膝而坐,双手合于胸前,张口吐出一声长啸:"啊啊啊!"其声犹如雄狮厉吼,又如惊雷滚动,啸啸隆隆,连绵不绝,直向华山之巅翻滚而去。

霎时间山鸣谷应,群山峻岭,均回响着一长串"啊啊啊!"的啸吼,近处的树叶飒飒而落,远处狮虎猛兽均蛰伏不动。

此时就连摧心老魔亦不得不盘膝坐下,运功与啸声相抗。龙潭老人却依然神色自若,无动于衷,但也不由暗赞道:"达摩这老和尚怎的了,存心露一手洗髓狮吼功示威么?幸亏老子的大龙潭真气与你的洗髓真气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然,只怕连老子亦被你'洗髓练性'了,这老和尚果然了得之极。"

幸而达摩大师的长啸只延续了一会儿,否则近处的摧心老魔只怕亦禁受不起。达摩大师双手向上一翻,作盘古擎天状,轻轻吐出一口气,长啸声鬼然而止。

好一会儿,摧心老魔才一跃而起,但额上冷汗直冒,不发一言,呆呆地 发怔,显得甚为狼狈。 龙潭老人见状猛一皱眉,身形一晃,晃到达摩大师身边,大叫道:"喂, 大和尚,徒耗真力,在此耀武扬威什么,几乎连摧心老弟的老命也吼掉了。"

达摩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龙施主言重了,老衲化外之人,岂敢 耀武扬威,方才情势危急,一触即发,才不得不破戒施为。"

龙潭老人奇道:"有甚惊天大事发生了?"

达摩大师道:"方才老衲眉毛连动三次,知华山之巅危机骤现,千年龙珠尚未现世,群豪为抢占有利地形,炫耀本帮本派的实力,争夺龙珠为真命天子,正暗地火并,已死伤不少。"

龙潭老人惊道:"如何火并?我那宝贝徒弟李靖是否遭人暗算?"

达摩大师叹了口气,道:"据老衲听声辨气,』峒、峨嵋、雪山、丐帮、全真等各大门派均已云集华山之巅,不但互相勾心斗角,更与梅花教、西毒帮、蟒蛇谷及三十六洞洞主明争暗斗,数度火并,死伤不下百众。及后不知是谁挑拨鼓动,群豪竟一齐亮出兵器,竟欲大厮杀火并,一场武林浩劫眼看不免,老衲不忍坐视武林精英尽丧华山之巅,才破戒以洗髓真气啸声,暂时震慑群豪,令彼等暂摄暴戾之性,原地呆立,反省自思。"

龙潭老人惊道:"此地离华山之巅足达十里,大师竟可大发神威,遥息 一场武林浩劫吗?"

达摩大师苦笑道:"老衲岂有如此神通,遥息武林浩劫?刚才不过有如往热锅上浇一微末冷水,令其高温稍降而已。若要制止热锅爆炸,势须抽薪治本,但却绝非老衲独力可至,因此老衲正感惊惶,不知如何是好。"

龙潭老人大惊道:"若然热锅爆炸,那班争皇夺宝之徒,倒也死有余辜,但我那宝贝徒弟却绝非贪图富贵之辈,不幸牵涉其中,未知能否保住性命?"

达摩大师苦笑道:"弥天浩劫,武林毁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怕 人人难于幸免?"

龙潭老人一听,不由手忙脚乱,扯起达摩大师的衣袍,便向华山之巅掠 去。

推心老魔被抛在后面,急得跺脚道:"龙老怪,你赶着上华山去送死么?"

龙潭老人扯着达摩大师飞掠,一面大吼道:"我那宝贝徒弟若不幸死了,

老不死孤单一人留着何用?摧心老魔,我龙老怪已决然赴会,你敢不去么?

摧心老魔一面展开身法飞掠而上,一面怪笑道:"如此盛会,千载难逢, 老魔岂敢落后?千年龙珠,如此宝贝,谁说老魔不心动,说不得瞧个清楚, 若有机缘,便来个顺手牵羊,把龙珠夺到手上,好争个皇帝老儿当当。"

推心老魔说着,身形如电,紧随龙潭老人和达摩大师,向十里外的华山 之巅疾射而去。

摧心老魔风驰电掣,向华山之巅疾射,前面的达摩大师、龙潭老人却已 失去踪影。

推心老魔心中骇然,暗道:大和尚、老怪物以气御身,当今之世轻功达 此境界者,只怕惟此二人而已,他不由催动身法,疾速向前射去。

蓦地,一道石壁堵于眼前,石壁之上刻字四行:"诸山何处有龙眠,旧日龙眠今不眠。闻道龙随云雾去,不应只雨一方田。"

刻痕犹新,而且显见是以大力金刚指所刻。摧心老魔不由一怔,暗道: 大力金刚指乃少林派秘笈,达摩老和尚的功力,当真可称超凡人圣了,知他 已抵华山之巅。

摧心老魔掠过一丛树林,忽地眼前一亮,却又令他心头猛地一震。

但见树丛前面是一片偌大的空地,山地之上是一堵如刀削的峭壁,中间 却隔了一道宽达十丈的无底深渊。

空地广场各处,已聚了不下千人,男女老少持抢佩刀握剑,均抬头仰望峭壁。

峭壁与山地隔一道十丈宽的无底深渊,峭壁之巅,此刻正挺立着一位神 采飞扬的青年人,青年人此时双手高举,十指合拢,紧握一颗形如石卵的珠 状物,在耀眼的阳光下,珠状物灼灼生辉,华彩万道,欲与骄阳争辉,睹之 令人心动神摇。

挺立于峭壁之巅的,便是那玄之幻极的昆仑之子——昆仑奴,他手擎的,便是足令山摇地动,万人垂涎的"风水乾坤珠"!

推心老魔不由一阵发呆,心中也不知是甚滋味,他再向各处扫视一匝,但见山地各个角落,几乎已群集了武林各门各派。山地西面的一块巨石上,挺立三十六位身穿兽皮,手握大刀的黑脸汉子。摧心老魔一见便喜道:"好

啊!南蛮三十六洞洞主也到了,这场热闹当真好看极了!"

山地西面,与南蛮三十六洞洞主相隔不远,站了数条汉子。摧心老魔不由暗地皱眉,似乎十分忌惮,暗道:嘿嘿,蝎子帮帮主飞天毒蝎子赤八,居然也赶来凑热闹了。

推心老魔曾与飞天毒蝎子赤八斗掌,他的摧心掌把赤八击倒,但他的掌心居然也立刻红肿,吓得摧心老魔立刻溜逃,逃到安全处,运功逼出赤八的蝎子毒,否则摧心老魔的双掌便完了。经此一役,摧心老魔才知赤八的毒蝎神功厉害,从此不敢轻易招惹赤八了。

距毒蝎帮等人不远,站了一位身躯胖大如巨鲸的大汉,摧心老魔自然认得他便是巨鲸帮帮主司马鲸,别的不说,单是司马鲸的一手鲸吞神功绝招, 摧心老魔便自认并无多少胜算。

更令摧心老魔皱眉的,是司马鲸后面不远的蟒蛇谷谷主追风九头蛇莫惊心,虽名为"莫惊心",但提起他那可怕的"蛇盘大阵",武林中人无不胆战心惊。

山地东面,与西面那等"邪魔外道"隐隐对峙的,便是武林中的各门正派。其中便有丐帮帮主徐正天,以一手龙虎掌威震天下。全真教掌门人元真子,以一手八卦神掌独步武林。峨嵋派掌门人清光道人,独创一套乾坤掌,也不知有多少人丧身于乾坤掌下。此外便是崆峒派的一众人等,但摧心老魔只认得崆峒派的掌门人余心空,余心空以一套"沾衣十八跌"掌法名闻天下。

各门正派中,独缺了号称武林第一大派的少林派。摧心老魔不由暗笑道:少林和尚自称四大皆空,空空空空!自然不好出面争什么荣华富贵、帝皇龙珠了!不过少林派大宗师达摩老和尚,却巴巴地赶上山来,未知这老和尚是否也欲夺珠求贵,争个皇帝儿当当?

推心老魔闪目向四周细察,凭他的目力,竟未能发现达摩大师和龙潭老人的隐身之所。推心老魔不由怒道,这见鬼的老和尚、老怪物,必定是嫌老子名声不济,羞与老子为伍,故而上山之后便隐身不出,故意把老子冷落!哼,若惹怒了老子,先把亮龙珠的臭小子一掌"摧心",再夺其珠,说不定争个皇帝老儿的宝座坐上一坐!也教这见鬼的"华山龙珠盛会"草草收场……

正当摧心老魔暗暗发狠时,华山之巅的群雄,却是一片死寂,静得连呼

呼的风声也变得十分刺耳。

原来此时挺立于华山之巅壁上的昆仑奴,已运功向群雄宣示了:"各位!吾手擎的,便是集天地之精华、聚千年龙气而凝结的乾坤龙珠!"昆仑奴以他悟创的"乾坤无为真气",贯于声音,远近十里,清晰可闻,比之达摩的佛门洗髓狮子吼,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群雄莫不被震慑。

昆仑奴说时,把手中的"乾坤龙珠"一晃,华光四射,更添瑰丽诡异的 气势。华山上的群雄,因此更鸦雀无声,谁也不敢错过昆仑奴的一字一句, 以免错漏了争夺龙珠的任何机会和讯息。

但仅一霎间,群豪便沉不住气了,南蛮三十六洞洞主中,有人按捺不住, 高声叫道:"这乾坤龙珠有甚妙处?竟把天下武林精英亦引上华山之巅? 嘿!你这小子,名不见经传,有甚来历?你所言若有半句虚妄,不怕立遭粉 身碎骨之厄吗!"

昆仑奴凝立峭壁之巅,巍然不动,犹如玉树临风,对群豪的吼叫,竟似浑然不觉。只见他从容一笑,便朗声道:"各位既已赴华山龙珠之会,龙珠奥秘,理当知悉……"昆仑奴故意一顿。

昆仑奴从容而道,却以真气贯音,登时便令场中群豪心头一震,吼叫之声立刻沉寂,均全神贯注,倾听昆仑奴的论述。一颗小小的石珠,竟把天上武林精英,不分男女、黑白两道、各门正派、邪魔外道,均吸引而上华山之巅,此事的本身,就足以令天下震动。因此这颗石珠的奥秘,谁不想知道?

昆仑奴略示神功,又随即_{道:}"此珠乃集千年天地乾坤龙气凝结而成 龙气宏厚之极。世人得之,当可令乞丐成巨富,草野变帝皇!"

群雄一听,均耸然动容,轰的一声于华山回响:"此珠当真有如此魔力?得此珠岂非得天下?皇帝宝座岂非唾手可得么?岂非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未知如何可得?"

有人又暗道:"如此宝贝,自然是能者居之。凭老子之声名艺业,舍我 其谁?自然是非吾莫属!"

此时又听昆仑奴朗声道:"欲得宝珠,易之极也,亦难之极,一切但凭 与龙珠是否有缘,各位切莫强求,否则得之非福,且失之亦非祸也!"

群豪听昆仑奴说得如此稀奇古怪,均暗地咬牙道:"这小子说甚惊天玄 奥?面对千百群豪,人人如狼似虎,若有心戏弄,卖弄玄虚那便当真是拿人

头作彩球玩了!"

昆仑奴却又微微一笑道:"各位欲知自身是否有缘获此龙珠,只需走近 涧边,再报上生辰八字,吾便可当面判断!"

群豪一听,又轰然地奇道:"世上真有如此通天本领吗?"

昆仑奴一顿,又微笑道:"是否如此,日后自有印证。但凡有缘者即可 上峭壁之巅接乾坤珠,而信服者可越涧而立,无缘而又不服者可留在原地。 务请各位自重!无论是否有缘,面试者均有好处,至少可以趋吉避凶,免遭 横祸。各位请!"

昆仑奴话音甫落,巨鲸帮帮主司马鲸先就按捺不住,只见他猛地一拍大肚子,哈哈大笑道:"你这小子年纪轻轻,竟出口如狂言,视天下群豪如无物,不怕老子大肚鲸口一张,把小子你连人带珠吞下肚么?"

群豪有人知道司马鲸的鲸吞神功的厉害,暗道:他此言倒并非自大,他若怒施吞鲸神功,这小子身子,果然未够他填饱肚子呢!

名门正派这一面,崆峒派掌门余心空先就沉不住气,嘿嘿一笑,冷冷地道:"当着众多武林大派,岂容你等异帮外道猖獗!别人怕你司马鲸的鲸吞魔功,于吾眼中,不外三脚猫功夫罢了。你夸什么狮子大口,竟欲独吞宝珠?"

司马鲸大怒道:"山城小派发甚狂言?你自封大派,难道上华山乃为游玩,而非夺宝吗?一般的利欲熏心,还分什么名门正派与邪魔外道!久闻你崆峒派沾衣十八跌乃本门鲸吞功的克星,我司马鲸偏不信邪!你敢与老子先分个高下,再论宝珠归属吗?"

余心空怒道:"随时奉陪!难道崆峒派怕了你小小的巨鲸帮不成也!" 眼见两人剑拔弩张,华山论宝尚未开始,二人便要先拼个你死我活!

昆仑奴见状,忙高声道:"龙山之会,非论武功,只凭根基福缘。若根基浅薄,福缘不深,便神功盖世,天下无敌,亦仅匹夫之勇,就像楚王项羽,神力惊人,却绝非帝皇之才也!两位切请自重。"

崆峒派掌门余心空一听,暗道:这小子言之有理,珠落谁家,此时尚未见分晓,若与这老臭鲸动手,岂非先挫了实力?这笔账当稍后再算便了!这般转念,余心空便把暗蓄的真气缓缓散去,对司马鲸也再不屑一顾。

司马鲸腹大胸大,倒也拿得起放得下。他见余心空闷声不响,便打个哈

哈,道:"不错,不错,欲见高下,大有机会,倒也不必急于一时也!"当下也就别转身去,不再理会余心空。

昆仑奴不由微一皱眉,他估料不着,这等武林枭雄,一言不合,便要生死相搏,若利字当头,岂非立时闹得天翻地覆?他这才明白大乞侠任愿的预料半点不差,他这回挑起的"华山龙珠"之会,委实是不知死活的玩火,稍一不慎,便会立刻引发一场武林浩劫,江湖剧斗,结果将令江湖精英尽失,不但反隋救民大志难逐,反而惹起一场残酷的江湖大仇杀!

昆仑奴心中转念,不由暗感不安。但此时他已势成骑虎,退是万万不能的了,只能硬撑下去。

昆仑奴打定主意,便又朗声道:"各位,吾邀天下群豪上华山一会,乃 出自诚意,绝非愚弄,此点务必请各位先行明白!"

群豪中有人闻言,便点头道:"他所言不错,他若无献珠诚意,大可静悄悄把龙珠据为己有,神不知鬼不觉地变作帝皇巨富,大享其福,何必巴巴地把众人邀上华山,又公然把宝珠亮相?"

又听昆仑奴朗声道:"吾在此谨事先声明,此珠龙气非同小可,有缘且 具根基者得之,际遇自然非同凡响。但无缘有根基浅薄者妄近之,则立招奇 祸,轻则折寿短命,重则立遭夭亡,应验之速,绝不可等闲视之。"

群豪中有人轰然大笑道:"原来如此,难怪小子你不敢据为己有,而公 诸于众了,原来是自身福缘根基不合也!但老子偏不信邪,此珠便让老子保 管便了。"

大笑发话之人,相貌狰狞可怕,武林中上年纪的人均悚然暗惊道:"据闻久已遁迹江湖的摧心老魔,近日又再重出江湖,莫非便是此人么?"

大笑发话的,果然是令人闻风溜逃的摧心老魔,他为了掩人耳目,特别 在脸上挂了一块黑布。

昆仑奴一见,心中暗道:此人声发震耳,可知内力已达极高境界了,但 为甚不肯以真面目示众呢?他心中转念,便微微一笑道:"老前辈欲得龙珠, 其实不难,只需依吾规矩,走近涧边三尺,再报上生辰八字,吾试观根基与 本命,便可判断龙珠的归属也!"

推心老魔一听,不由怪笑道:"小子!观吾之命运根基,要观面相的 么?" 昆仑奴正奇怪此点,便随口道:"不错,观面相乃其中一法也。"

摧心老魔嘿嘿怪笑道: "你这小子欲骗老子上当吗?"

昆仑奴微笑道:"吾如何想骗你上当?"

描心老魔道:"你知老子脸上这黑布是决计不能脱下的了,却偏要观老子之面相!观面相便非要把黑布脱下不可,这岂不想骗老子上当吗?"

昆仑奴见摧心老魔决计不肯泄漏脸上挂黑布的秘密,心中暗暗好笑,便不想为难他,从容笑道:"察形者仅得其表,观神者可得其髓。老前辈便不脱面布,吾亦可以据神而判。"

摧心老魔一听大喜,果然依言向万丈深涧这面一跃,站于涧边三尺,面 向峭壁之上的昆仑奴道:"小哥儿,老子来了,你可莫欺骗老子!"

昆仑奴道:"不骗你!不骗你!老前辈请报上生辰八字来!"

摧心老魔眨了眨眼,暗道老子这一把年纪,如何可让山上这等娃娃知悉 老子的生辰八字!他略一沉吟,便以传音入密说了一句什么,直钻入昆仑奴 的耳际。摧心老魔尚不知昆仑奴的斤两,怕他内力不济,听不清他的密语, 末了又加了一句道:"喂!小哥儿,你听到了么?"

昆仑奴身负"乾坤无为神功",他的功力比之摧心老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岂会听不清楚,但他听后,竟良久沉吟不语,不知在思忖什么?

摧心老魔反而急了,大叫道:"喂!小子,如何?你哑了么?"

昆仑奴微笑道:"已可判断,但若道真言,只恐老前辈脸上不大好看。"

摧心老魔怒道:"有甚好看不好看!老子若脱下黑布,这脸面便很好看么?你只管据实道来,就算直指老子大难临头,老子亦必死而无怨,永不言悔!

昆仑奴据其生辰八字,再察其神髓,已知此人虽然凶戾,但极重承诺, 永不反悔,心中已对他萌生同情与好感,便不想隐瞒,以便让其知彼之命, 善自应对。



昆仑奴既知摧心老魔的本性,便有心借他来向群雄示警,他声贯内力,以"一音千射"的绝顶神功,分传华山之巅各个角落,道:"依老前辈的生辰八字来看,此生劫数不断,凶灾颇多,未出娘胎,便先克死生父,甫降人世,又克死亲娘!此生坎坷不平,绝无富贵之望……"

摧心老魔此时眼中凶光四射,咬牙道:"说!还有什么!只管从实道来, 不准有半句隐瞒!"

昆仑奴深知他的判断,已直捣摧心老魔的隐痛,也已经挑起他的凶性,只要一言不合,他便会凶性大发,说不定便要发"摧心掌"杀人了。但昆仑奴却浑然不惧,继续朗声道:"因此乾坤珠与你绝无缘分!强得不但无益,反则招祸,横死山野。但若知机而退,则虽凶险不断,却可保生命,绝处逢生,危中找安!请老前辈好自为之。"

推心老魔此时目光阴沉,闪烁不定,似在思忖,又似对昆仑奴的直言恨 之入骨,欲随时发难,以泄心中恶气。

南蛮三十六洞第八洞洞主屈疯素来疯疯癫癫,极欲瞧惊天大热闹,见状便大笑道:"这小子如此胡说八道,老前辈为何不把他一掌毙了?只要摧心老魔一出手,华山之巅这场热闹便十分好看了。"

不料摧心老魔却怒道:"谁在胡说八道?"

南蛮第八洞洞主屈疯,但感摧心老魔射来的目光有如刀锋,触之遍体生寒,他虽然不知此人来历,但也深知其功力厉害,自己决计难于应付,连连吐吐舌头,讨好道:"自然是那小子胡说八道!老前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岂是克父克母,夭折横死之辈?那小子胡说八道,当真该死之极!"

摧心老魔的凶光绕着屈疯的身上乱转,咬牙道:"你可知该死之极的是你,而非那峭壁上的小子?"

屈疯吓得双腿发软,几乎一下跪倒,暗道我向他拍马屁,为何反说我该死之极 "他吓得似半疯了 口齿不清 喃喃地道:"我……我如何该死之极?"

推心老魔怒道:"谁说老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旺父旺母?老子尚未出世,老爹便已迫不及待一命呜呼。老子降生不久,老娘亦随爹而去!老子果然是克父克母凶邪之辈!你这小子胡说八道,胡吹老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岂非故意捉弄老子?还不该死千次?"

屈疯此时当真差点吓疯,他万料不到,世人喜欢拍马屁,他明明大拍特拍,却不幸拍出祸来!这老魔头凭目光便几乎可以杀人,若真的出手,小命岂不危之乎了?屈疯又惊又急,不由脱口而出道:"是……是我当真该死之极!

摧心老魔凶光一扫,道:"如何该死之极?说!"似乎他出手与否,便看屈疯如何回答了。

屈疯哀叹道:"我原意是向老前辈你拍马屁,岂料用力过度,拍马屁伤了老前辈,因此该死之极!

摧死老魔一听,却怪笑道:"不错!不错!你这小子原意在拍马屁,只是使错了力度,拍错马屁。你倒有自知之明,这便非该死之极了!你便等着夺你的宝贝吧,老子不与你计较了!

屈疯这才大松口气,但又奇道:"老前辈不参与夺宝了么?"

推心老魔怪笑道:"峭壁上那小子之判,奇验无比,老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既道老子绝非富贵人选,老子还夺甚宝?不夺!不夺!这见鬼的乾坤珠老子决计不夺了!

摧心老魔说罢,猛提真气,身形如电,一掠而越过深涧,在峭壁之下, 巍然挺立。片刻之前他还凶光大炽,片刻之后,他却隐然当起昆仑奴的护法 来了。

深涧宽达十丈,中途并无任何借力之处,若力气不足,掉下深渊,那便必死无疑。群豪中自负能越过深涧的并不多,如摧心老魔般飘忽从容,一闪而越的更少之又少。群豪中有认识摧心老魔的,对他这一手绝顶轻功以气御形,均感骇然,暗道这老魔头久已遁迹,岂料甫一露面,他的摧心神功显见又更精进一重了!他此时已越涧而立,若有心夺宝,峭壁上的小子如何避得过他的摧心神掌?

昆仑奴见摧心老魔果然言诺必行,不但不生恨意,反而抢先示服,向群豪示警之意大收奇效。然后又越洞而立,隐然当起他的护法使者,不由心中

十分欣慰,便向峭壁下的摧心老魔拱手道:"多谢老前辈相助之德!

推心老魔却嘿嘿怪笑道:"老子从不无酬助人,因此也绝非助你!只是老子既已信服,这场游戏便要依照规矩玩下去,谁若违反规则,老子决计不许!否则,岂非太委屈了自己?"

昆仑奴微微一笑,也不说,心道:这等武林怪杰脾性古怪,不可理喻,不必执著。可只要他表示信服,那便决不反悔,这显然又比那等自号名门正派的伪君子容易应付多了。

当下昆仑奴又朗声道:"妙极!这场华山游戏便依原定规则进行下去! 各位欲得乾坤珠,只管上前面试!

当下群豪中又有数人越众而出,但均非乾坤珠的人选,却无能越涧而过,表示信服,皆默默无言地站于原处。

推心老魔不由暗笑道:"这小子所订的规则太苛刻了,这深涧宽达十丈,掉下去必粉身碎骨,就算站于涧边之人,亦必胆战心惊,没此胆量,就算服与不服,都只好乖乖退回原处。嘿!老子虽无缘入选,但也因此显得与众不同,老子今回认输信服,倒也大大不冤!"

就在摧心老魔自想自赞时,一度与巨鲸帮主司马鲸剑拔弩张的崆峒派掌门余心空 已忍不住漫步而出 距涧三尺而立 傲气十足地向昆仑奴道"邪魔外道自然非帝皇之选,余某身为名门大派掌门,谅不致空手而回吧?"

昆仑奴于峭壁之巅,凝神向余心空一望,微微一笑道:"是否有缘,余 掌门又何必急在一时?"

余心空一怔 道"·乾坤珠既有如此神力 自然该落入名门正派手中。若落入邪魔外道,助其成帝为皇,那天下岂非大乱么?"

昆仑奴微笑道:"入选之人,谈何容易?一须根基深厚,二须形髓兼备,二者相符,方可望于万中挑一。若二者皆缺,这便如隔千里之遥,更无登堂入室之望了!"

余心空满脸希望道:"然则余某必定二者兼备了?"

昆仑奴断然道:"绝非如此!

余心空怒道:"刚才你判断邪魔外道,尚要问尔等生辰八字,才作定夺。 余某身为名门大派掌门,你竟草率而判?"

昆仑奴大笑道:"吾之所判,不问名门正派与邪魔外道,仅依形神而直

道罢了!余掌门额尖眉短耳小,当主性喜钻营,心胸狭窄,因而福薄寿夭, 此形象只宜偏安山鸡一角,岂可望坐镇天下哉?形格如此,更遑论神髓?是 故吾不必细究余掌门生辰八字,便可大胆直判。得罪之处,幸勿见怪。"

余心空一听,双目凶光一闪,便要发作。但转念暗道:小子挺立峭壁之上,隔了一道十丈宽深渊,若要出手夺珠,势必飞越深涧,那飞深涧已属不易,更何况老魔头在对面虎视眈眈?若在平地,本座未必怕了老魔的摧心掌,但他趁本座越涧之际,突然偷袭,那便大大不妙!看来倒要先谋定而后动也!待会必然大乱,趁乱之际,再伺机而动便是。

余心空这般转念,便咬牙退了下来,也不越涧而去,以示信服,亦不站 于原地,以示不服,以免打草惊蛇,反为不美。

群豪眼见堂堂崆峒派掌门,被昆仑奴出言折辱,竟哑然而退,默不做声, 不由大感惊讶不解。

摧心老魔忍不住怪笑道:"余大掌门好大的气度!既不服气,又不做声, 哑口无言,心怀鬼胎,这等本领,果然不愧名门正派,好不叫人佩服也!"

推心老魔言中嘲弄之意,在场群豪谁不心知肚明?暗想崆峒派掌门余心空,如何忍得下这口恶气?

不料余心空居然咬牙不语,只当不闻。

昆仑奴知群豪已在暗地蠢蠢欲动,连忙大声道:"各位!均勿心灰意冷, 百步之内岂无芳草?深山之中岂无卧虎藏龙?各位且大胆上前,吾当公正评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吾盼尽早得到乾坤珠的主人之选!"

接着,各门正派中峨嵋、全真、丐帮等堂门人纷纷上前面试,却皆与乾坤珠无缘。

随即,各派中的弟子,亦纷纷上前参选。峨嵋第一代大弟子玉虚真人, 全真派的大弟子元贞子、三弟子元霄子等先后上前,但均被判定与珠无缘。

玉虚真人冷笑一声,回头向峨嵋派掌门清光道人询示,见清光道人冷笑不语,便一言不发,退回清光道人身边,以示不服。全真教的三弟子元霄子虽感信服,但却无法飞越深涧,只好退回全真教中。

全真教的首徒元贞子站在涧边略一犹豫,扭头向掌门人元真子询示一眼,见元真子含笑点头,便不肯堕了本派名头,猛地咬了咬牙,再退后一丈,突然全力冲前,在涧边猛地一踏,身子凌空飞起,向深涧对面掠了过去。

元贞子这拼力一纵,凌空飞渡八丈有余,但距涧边尚有二丈之远,元贞 子不由向下面一望,但见深涧下面云雾茫茫,根本不知深浅,摔下去必粉身 碎骨,心中不由一寒,一口真气顿泄,身形猛地向下沉去。

群豪中有眼利的,早已失声叫道:"哎呀不好,这小子不知死活,逞什么强?这摔下去啊,只怕连骨头也粉碎了。"

全真教掌门人元真子见状不由大吃一惊,他原来估料凭元贞子的功力, 足可飞越十丈深涧,因此答应他越涧而去,用意是向群豪示意,他全真教并 非无力夺宝,而是不屑为之,不料元贞子临阵经验尚浅,中途下望,心中一 怯,真气顿泄,身形下坠,眼看万难幸免,就算元真子自己出手相救,因相 距太远,也根本来不及了。

推心老魔挺立深涧对面,距元贞子最近,不足五丈,凭他的功力,倒可相救,但他却嘿嘿怪笑道:"这深涧是好飞越的么,若老子出手把你救了,你这小子便可与老子并肩而立,老子这名头岂非被你映低了,不救,不救,老子决计不救,咦!这小子怎的了?忽然竟有如此功力,凌空停住下坠身形?"

推心老魔忽然低叫一声,他正疑惑间,忽然又见元贞子浑身一振,竟于虚空中奋力踢腿提臂,他似乎已有借力之处,因此这一发力,便又向这面飞渡二丈,终于稳稳降落涧边。

推心老魔深知有异,连忙运目向对岸一扫,但见一堆岩石后面,一只灰 色袍袖闪电般一闪即逝。

推心老魔登时恍然大悟,咬牙道:"难怪这小子有此凌空借力的功夫原来是有人出手以真气凌空相助,当今之世,能隔十丈之遥,以真气凌空救人,除了达摩老和尚和大龙潭老怪物二人外,便砍了老子的头,亦决不相信尚有第三人选了。老和尚既隐身于此,那龙老怪亦必在他身边,可笑两个老怪物,藏头露尾,成何体统,哼,老子非迫你二人现身示众不可。"

推心老魔在这面咬牙暗恨,那面群豪中,却无人窥破当中的奥秘,暗暗惊赞道:"全真教果然不愧为武林之大派,内功心法之高,独步天下,八卦掌亦天下闻名,就连首徒元贞子,亦竟有此凌空发力飞越深涧的绝顶轻功,当真不可轻视。"

除摧心老魔之外,峭壁之间的昆仑奴,他的目力超卓,又站于高处。场

中百丈之内的物事,决难瞒过他的耳目,因此他亦发觉对面岩后,有人以真 气遥隔 十丈救了元贞子一命,他不由暗道。当今之世,谁竟有如此通玄功力, 为甚此人隐而不出,莫非意图乱中夺珠么?

全真教掌门元真子却有自知之明,而且心胸豁达,他目睹爱徒死里逃生,暗地松了口气,忽地向四面拱手一揖,高声道:"贫道自忖本教并无此绝顶神力,未能遥发真气相救,是哪位高人出手相救敝教门人,贫道在此先行谢过,并请现身相见。"

元真子以真气送音,轰然四射,于四野中回响,群豪中不但名门正派方面茫然回顾,邪魔外道亦人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谁也不敢相信,当今之世,有人竟如此绝世神通。

元真子正欲再问,就在此时,他耳中忽然传入一缕尖音:"道长心胸如此豁达,又何必苦苦追索此中缘由呢?自古佛道本是一家,老衲念在武林一脉,偶然出手,举手之劳,何足道哉!群山之会,潜伏危机重重,道长何不养精蓄锐,以待解救此武林浩劫呢?"

入耳之音尖而浑厚,显然是有人隔了数里,遥传过来,而且竟然穿越众 多高手所布人墙,单独射入元真子耳中,这一份超凡入圣的功力,就连元真 子亦自叹弗如。元真子不由又惊又佩,暗道:江湖中有此功力者寥寥可数, 岂料华山之巅竟把如此不世高人亦吸引来了,华山之会果然凶险重重。

此时,华山之巅,十丈宽深涧两岸,昆仑奴高站于深涧彼岸的峭壁之上,下面是表示信服者,虽寥寥可数,却混杂了正、邪、凶武林三大类人物,同站信服者彼岸,其状令人惊疑,亦十分有趣。此岸是不信服及无力越深涧者,人数众多,混杂了名门正派和邪魔外道。单是这一点,便显见华山之巅果然隐伏重重危机了。

因元贞子刚才惊险一幕,华山之巅,群豪不由沉默了片刻,但仅一会儿, 南蛮三十六洞洞主便依次上前试相,结果倒有大半退回原地,仅得第八洞洞 主屈疯,勉强越涧而立,以示信服。

摧心老魔见了,嘿嘿怪笑道:"你这束兽皮的怪物,刚才挑拨老子杀那小子,怎的此刻也越涧而立,以示信服?"

屈疯笑道:"我虽然是束兽皮的怪物,但亦知天高地厚。眼见老前辈如此高人亦心悦诚服,越涧而至,我这束兽皮怪物自忖连老前辈一招也接不

下,用强打斗夺宝是决计不行的了,既然如此,何不先示拜服之意,以图苟存?好死不如歹活。"这话儿说得妙之极了。

摧心老魔见屈疯虽然疯疯癫癫,但疯得十分老实,倒也大合他的脾性, 而且他能越十丈深涧,显见轻功也有两下子,心中一喜,也就不再为难屈疯。

此时,华山之巅,群豪中有胆及愿意上前试相的,剩下已不太多。峭壁上的昆仑奴不禁暗暗皱眉,心道:偌大江湖,武林精英千万,难道竟无一位适合授予乾坤珠的人选吗?

就在此时,蝎子帮帮主飞天毒蝎子赤八突然一掠而出,于涧边三尺处屹 然挺立,盯着昆仑奴,默然不语。

昆仑奴瞥一眼赤八,但见此人眉心乌黑,双眉毛部如蝎钩,不由暗吃一惊,暗道:眉心乌黑性极狠毒,双眉尾钩如蝎子更是大恶之人,不料此人两者兼备,必定阴狠凶残之极。昆仑奴虽然武功盖世,但他吃过朝廷国师萧吉用毒之苦,对用毒之人心中十分忌惮。

昆仑奴如此判断,心中不由大为犹豫,不知应否如实直道,因此良久沉 吟不语。

飞天毒蝎子赤八见昆仑奴默然无语,视他如无物,不由大怒,暗道:这 臭小子的神气,必已视赤某人为凶残之辈,入选是决计无望的了,既然如此, 赤某便先教这小子尝尝飞天毒蝎子的厉害。

赤八蓦地深吸一口气,身子忽然蹲下,肚腹却鼓胀起来,又忽地如蝎子 般闪电转过身来,屁股高翘,迎向峭壁上的昆仑奴。

群豪中年轻一辈的均不知赤八弄甚玄虚,只道他忽然以屁股作面,向昆 仑奴试相,岂非可笑之极。

却见飞天毒蝎子赤八突地闷吼一声,原已鼓胀的肚腹一收,一团黑气竟 于屁股间尖啸而出,形如蝎子的尾部毒钩,闪电般射向峭壁上的昆仑奴。

昆仑奴虽身负绝顶神功,毕竟阅历尚浅,不知飞天毒蝎子赤八的厉害,见赤八如此动作,不由又好笑又好气,暗道;这等武功,当真不可理喻,就算你不服气,也犯不着拿屁股示人,自暴其丑。

就在此时,却突闻摧心老魔大叫一声道:"峭壁上的小子,快快伏下。" 昆仑奴尚不明所以,依然巍然不动。

摧心老魔不由叹了口气,暗道:你这小子,虽然甚有神算功力,但阅断

如此浅薄,竟敢独对虎狼群豪,当真不知死活,但此时他就算飞身上峭壁相救,也来不及了,无奈之下,只好猛提一口气,蓦地掉头,拦腰向直射昆仑奴的黑气拍去。

推心老魔的掌力何等厉害,闪电拍出,竟后发先至,登时把形如毒蝎钩 的黑气撞偏,偏离昆仑奴的方向,在他身侧一擦而过。

不料黑气却如通灵,又如蝎子复活,竟然似被激怒,掉转头来,向摧心 老魔疾射而来。

原来飞天毒蝎子赤八施放的"毒蝎神功",十分厉害,形如蝎子,稍被震动,即会改向,向偷袭它的对头疯狂反扑。

推心老魔一见,暗吃一惊,心道:这绝毒的蝎子黑气,老子未知是否禁受得住。他不敢大意,连忙又运起八成功力,呼地一掌,向射来的蝎子黑气迎头拍下。

这一掌摧心掌力,乃摧心老魔自保而发,何等威烈。但听砰地一声轻响,蝎子黑气登时被撞得粉碎。毒蝎子赤八此时心意已与黑气相通,黑气被击,他登时如被一股强大的力度撞得反弹而起,屁股向天,飞出三丈。

蝎子黑气被撞得粉碎,犹如蝎子身体爆开,毒液四溅。摧心老魔虽然应变神速,一掌拍出,身形疾退,但依然被一丝毒气钻入鼻孔,立感奇臭难当,几乎呕吐。摧心老魔连忙运气把毒气逼出,这才暗松口气,暗叫道:"厉害!厉害!这等见鬼毒蝎子神功,几乎连老子亦被暗算,老命不保。"

飞天毒蝎子赤八被摧心老魔的掌力撞飞三丈,屁股向天,其状甚为可 笑,但他形如蝎子,在半空中竟可弯身收腹,双手先行着地,再趁势反弹, 噗地又跳回原来所蹲之处,果然不愧为飞天毒蝎子。

赤八一弹而起,距深涧三尺,脸色青黑,一言不发,盯着摧心老魔,神 色可怖。

摧心老魔不由心中一寒,嘿嘿怪笑道:"喂,毒蝎子,你尽盯着老子看干么,并非老子不肯授珠于你,你有何怨恨,只管向峭壁上的小子发泄好了。"

飞天毒蝎子赤八脸上青黑之气忽然隐去,代之血红,他居然点点头,隔涧向摧心老魔拱手道:"赤某的蝎子神功,第一次无功而退,赤某佩服!佩服!"

摧心老魔怪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日后幸勿于老夫面前施展,老夫便感激不尽了,你快请峭壁上的小子替你相面啊!"

飞天毒蝎子赤八却摇头道:"不必相面了!"

摧心老魔奇道:"为甚不必?"

飞天毒蝎子道":赤某自知其短。"

摧心老魔怪笑道:"那你表示信服了?"

飞天毒蝎子居然点头道:"果然信服……"

飞天毒蝎话音未落,身形一弹,便向深涧这面疾射而来。

推心老魔一见,连忙又呼地拍出一掌,向赤八拍去。赤八身在半空,自 知无法抵御,好一个飞天毒蝎,临危不乱,半空中忽地弯身收腹,借摧心老 魔拍来的掌力,反弹而回,稳降原来涧边三尺之处。这等应变之速,身法的 奇妙,就连在场的名门正派亦感骇然。

摧心老魔不由赞道: "好一个毒蝎子反弹之功!"

毒蝎子赤八冷哼道:"赤某既已信服,为何不许越涧而去?"

"你的毒蝎子神功!万一你欲趁机杀人夺珠,或在老夫面前翘起屁股, 岂非累得老夫望屁股而逃?这恶当老夫是决计不上的!"

赤八的心事被摧心老魔一言道破,脸色一变,咬了咬牙,又冷哼一声,便退返原处不动。但深知赤八心性的人均知道,摧心老魔今回是撞上马蜂窝了,因为毒蝎子必定会向他狠狠报复,就算你神功盖世,但毒蝎神功防不胜防,偶一疏忽,便会遭其暗算。

群豪正暗自庆幸,并非自己与赤八结怨时,蟒蛇谷谷主莫惊心,忽地呵呵一笑,越众而出,掠到涧边,并不停顿,双足一踏,形如蟒蛇追风,飘落对面涧边。

摧心老魔奇道:"莫谷主为何并不试相,便越涧而来?"

追风九头蛇莫惊心大笑道:"追风九头蛇与飞天毒蝎乃同类之物,这小子神眼惊人,一望而知底蕴,老子为何还要自暴其丑?信是无缘,不信亦是无缘,既然如此,两相权衡,不如便选信之途也!"

推心老魔怪笑道:"是极!是极!就如老夫一般,信者得救,起码可以 趋吉避凶。你这小子倒也识得讲退!"

就在此时,无底深涧之下,突有一位满脸虬髯的中年男子,以足代手攀

爬绝壁已匪夷所思,虬髯男子的手更拉着一位年约二十的少年,如此功力, 更骇人听闻。群豪因此无不耸然动容,一齐盯着深涧绝壁,就连绝壁之巅的 昆仑奴也看呆了,以至他手擎的乾坤珠也忘记了。

在群豪的注目下,只见虬髯男子左足一钩绝壁,身子便已提升三丈;右 足再一钩,又再升高三丈,左右足接连交替攀钩,身子便如腾云驾雾,在绝 壁中冉冉升了上来。

虬髯男子双足刚露出深涧,蓦地一声长啸,倒挂的身子突然反弹而起, 连同手扯的那位少年,一同弹上,犹如地狱魔神,呼地钻了出来,挺立深涧 边沿,恰与峭壁上的昆仑奴成一直线相望。

昆仑奴此时神色一凛,却非因惊骇于虬髯男子的武功,凭他的"天关地轴"绝顶轻功,虬髯男子的轻功内力,亦仅彼此扯平而已。令他惊奇的是虬髯男子扯上的少年人,虽然看似武功不济,但此人的突然出现,却令昆仑奴目中精光一闪,几乎按捺不住,露出他的"乾坤无为神功",飞身扑出救人!幸而昆仑奴迅速惊觉,若贸然出手,虬髯男子必对少年人不利,说不定人未救出 便已遭虬髯男子立毙掌下了!因此昆仑奴不得不迅速收敛心神,不经意地微微一笑。

虬髯 男子见昆仑奴并没留意他的降临,相反却把全副精神放在他挟持的 少年人身上,不由微怒道:"为甚不请我上前面相接宝?"

昆仑奴被虬髯男子轰然一声惊醒过来,这才目注虬髯男子,道"这位壮士,尚未试相,为甚如此自负,便欲接宝?"

虬髯 男子轰然大笑道:"吾已得梦兆,君临天下,舍我其谁!"

昆仑奴凝神细望虬髯男子,神色先是微微一变,但随即恍然,含笑道: "不然,君只是一地之主,断非万里疆土之主。"

虬髯男子微一声,道:"为甚如此判断?哼!"

昆仑奴毫不理会虬髯男子的愤怒 担然朗声道"、观相之法 如观风水。 风水有寻龙,观相形神也。相分三停,上停为天,中停为人,下停为地。阁下'人停'现紫,主有贵气,乃一地之主。可惜'天停'乌黑,即未得天机。'地停'现青 阁下祖宗风水平平 难获地荫。天、地,人三者仅得其一 岂可妄自尊大,自称为帝为皇哉?"

虬髯 男子大怒道:"然则谁是万里疆土之主?我虬髯客相貌堂堂,大有

王者之相,神功盖世,吾不足为主,谁可为皇?"

昆仑奴不答,反而伸手一指虬髯男子身边被他挟持的少年人,道:"请问虬髯壮士,为甚要苦苦挟持这位少年人呢?莫非其欲上华山试相夺宝吗?"

虬髯 男子——虬髯客呵呵笑道:"他哪像夺宝之人?吾闻天下有'杨花败李花开'的异兆传闻,知日后得天下之人,皆为李姓,因此吾便抢先防范,把一众的李姓少年,挟持到海外之岛囚禁起来,绝了尔等帝皇之路,看他李姓人尚敢自负'李花开'么?"

昆仑奴却微微一笑,忽地目注少年人,含笑道:"这位公子果然姓李 么?"

少年人乍与昆仑奴相遇,神色欣然,似于惶然中遇上救星,但碍于身边 的虬髯客严密监视,又不敢上前相认,无奈只好点点头道:"在下果然姓李, 乃并州……"

昆仑奴只作不知,立刻接口道:"这便是了!杨花败李花开,果然是天机不可违逆也!吾踏破铁鞋寻觅乾坤珠人选,不料天机玄妙,终又落于李姓人之手!

昆仑奴话音未落,也不容他把主意亮出, _虬髯客绝顶聪明,早已知昆仑 奴之意,当即身化长虹,掠上峭壁,在昆仑奴身边一闪而过。

不但近处的摧心老魔来不及有所反应,就连武功高的昆仑奴,亦仅来得及回身一闪,想避开"长虹"掠身。但此时"长虹"已飞射而回,在李姓少年人身边掠过,少年人身不由己,便随"长虹"一道射落深涧中了!

随即一声轰然巨响传了上来:"乾坤珠及真命天子均落入吾手,这万里 江山,舍吾其谁!"声落人如飞虹倏忽不见,隐没万丈深涧之中。

昆仑奴忽然惊觉,他手上的乾坤珠已失去踪影了!这仅是电光石火的一霎,抢珠夺人跃涧,一气呵成,快如闪电,疾如奔电,简直匪夷所思!

好一会儿 华山上的群豪 才失口大叫道"乾坤珠被夺走了 快追!但说"追",却绝非等闲之举。万丈深涧,就是站于边沿,向下目注片刻,而不头昏目眩的,已甚难办到。若跃下深涧,能保存性命的,当世之中更万中无一,又何况是追人抢回乾坤珠呢?"

此时就连昆仑奴亦犹豫了片刻,不知如何应付。

群豪虽然哇哇大叫,但谁也没这般冒险的胆量。

乾坤珠虽然可令乞丐成巨富,草野变帝皇,但若因此而粉身碎骨,自家 不能享受,这只有白痴才会去干。群豪皆是精明之辈,谁也不是白痴,因此 谁也没真的跃涧去追。

但一直隐于涧边岩壁后面的大龙潭老人,却被激怒了。他忽然伸手一扯 他身边的达摩大师,竟双双向万丈深涧跃了下去!

好一会儿,群豪才听到二人的争吵声传了上来,达摩大师急道:"龙施 主胡闹,上面武林仇杀尚未平息,如何有空去追截乾坤珠?"

大龙潭老人怪笑道:"老子并非去追截乾坤珠,只是去找那见鬼的虬髯客,狠狠打上一架!谁叫他目中无人,竟视我龙老怪和老和尚你如无物!"

达摩大师气道:"他并不知你我隐身华山绝壁之中,如何可算目中无人?况且你找他打架便是,为甚硬扯老衲下来?"

大龙潭老人笑道:"老子与虬髯客决斗,若缺一位名师裁判,岂非大失 老子的身份?因此非要大师你同去不可!"两人说着,已渐而不闻亦不见踪 影了。

直到此时,与昆仑奴一同上华山之巅的李靖和袁紫衣、小菊三人,才忽 然现身,悄悄挨近昆仑奴的身边。

袁紫衣见昆仑奴神色不定,知他尚未打定主意如何应变,便微叹口气, 又如释重负地格格低笑道:"好啦!宝物去人安乐,如今两大帝皇之人、物, 皆落入一人手上,天下便太平多了!昆仑哥哥你还担忧什么?"

昆仑奴微一摇头,道:"不然,杨花败李花开天机之兆不可逆转,且天机国运图亦展示'李氏得天下'之象兆,两者相辅相成,岂能违逆?目下'帝皇之身'及帝皇之物,虽然落入虬髯客之手中,亦决不能抗拒天机大势之演行,而只会徒增残酷杀戮!天机大势若如此演变下去,天下的百姓,又不知要多经历几番浩劫了!"

李靖一听,不由耸然动容,忙道:"李大哥为甚有此惊人判断?"

昆仑奴深知李靖乃"龙星辅天龙"的运格,亦是目下天机大势演行大格中人,便不瞒他,坦然悄声道:"李兄弟,实不相瞒,刚才被虬髯客劫走的少年人,便是太原李世民,乃太原郡守李渊唐国公之二子,此人已得'天地、人'三大运格,日后必为帝皇之选!因此天机演行之三大重任,亦落在

此人身上!"

李靖道: "是哪三大重任?"

昆仑奴微一沉吟即断然地道"其一乃'天机屠龙'亦即顺应天机演行大势,克灭隋炀孽龙。其二乃靖平四方、一统天下,一跃而为万里疆土之主。其三乃重建山河,废除暴政,善待百姓,令天下苍生休养生息,奋发图强,中华民族一举而腾飞!"

昆仑奴一顿 见李靖默默不语 似在思忖其中的奥秘 便又肃然道"因此三大重任,非同小可,势须真命天子方可达成!舍此而别无此千年一现人选也!"

李靖思忖一会儿,终决然地道:"是!李大哥所言甚是,我李靖于此天 机演行大势中,既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坐视不理!小弟虽力最低微,亦愿 随李大哥一道,参与这'天机屠龙'大业!"

昆仑奴不由欣然而笑。

袁紫衣格格笑道:"昆仑哥哥!你今日终获一位上佳大助力啦!"

她一顿,瞥一眼一旁俏立的小菊姑娘,目注李靖,笑道:"只是小菊姑娘何去何从?未知李兄弟如何处置?"

李靖俊脸一红 喃喃地道": 小菊姑娘活生生的 自有她自己的主意 李靖怎敢勉强?"

小菊挨到李靖身边,情深款款地笑道:"小菊有甚主意,靖哥哥你说如何便如何好了!"

李靖心中一甜,为掩饰尴尬,连忙转向昆仑奴,道:"李大哥打算如何 行事?"

昆仑奴目注袁紫衣,微笑道:"紫衣妹妹,你又有甚打算?"

袁紫衣笑道:"我那师叔李淳风,自华山一别,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爹爹又满心要保住这大隋朝廷,紫衣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还不是如小菊姑娘 一般,昆仑哥哥你说如何便如何好了!"

昆仑奴欣然道:"很好!目下当务之急,便是拯救那少年人李世民,以及夺回乾坤珠!吾已于李氏祖宗风水布下'天龙穴',再得乾坤珠的助力,人珠合一,吾之'天机屠龙'大计必可达成!

昆仑奴一顿,又决然地道:"刚才李兄弟的师傅龙潭老人,联同达摩大

师 已下深涧追截 但此行必无所获 那虬髯客必可挟人珠重返他的发迹之地!吾等官循此点追索,以便寻回人珠。"

袁紫衣奇道:"为甚如此肯定那虬髯客必重返他的发迹之地?"

昆仑奴道: 吾观虬髯客之形神,发觉此人已得: 天、地、人; 三大格: 人格, 亦即有一地之主命运也,因此他若欲为一地之主,重返发迹之地,当世决无人可以阻止!因此吾等只需寻着虬髯客的发迹之地,便必定可以重 夺人和珠了!

当下袁紫衣、李靖、小菊三人,并无异议,四人便悄然下山,追寻虬髯 客的行踪去了。

另一方面,大龙潭老人和达摩大师,跃下深涧,追截虬髯客果然未能如愿,两人多方打探,才知虬髯客已乘船出海,返回他老家——扶鱼岛去了。

大龙潭老人决计不肯罢休,逼达摩大师一同出海,誓要找虬髯客狠狠地打上一架不可。达摩大师被龙潭老人苦苦纠缠,又知"乾坤珠"有成帝为皇的魔力,不想此珠落入。虬髯客之手,以免为祸中原,便答应随龙潭老人出海追截。

两人乘船出海,一路十分顺利,七天七夜后,便终于驶抵扶鱼岛了。

而昆仑奴、李靖、袁紫衣姑娘、小菊等四人,租船出海之际,恰好遇上"风尘八侠"中的老三水先生,水先生极精于水性,因老大乞侠任愿已传话,要风尘八侠着力保护李靖,万不可让他死掉,以免失了"凤眼雀"的美味。于是水先生居然答应亲自护送昆仑奴、李靖等四人出海赴扶鱼岛。

有水先生相助,一切便十分顺利。龙潭老人和达摩大师抵扶鱼岛不久, 昆仑奴等五人,亦在扶鱼岛出现了。老少七人,目的不谋而合,于是联袂深 入扶鱼岛,向扶鱼岛岛主虬 髯客挑战及索回人珠。

扶鱼岛岛主虬髯客,自恃神功盖世,天下无敌,果然目中无人,并不把 龙潭老人、达摩大师、水先生等中原武林名宿放在眼内,至于名不见经传的 昆仑奴、李靖等四位少男少女,他更不以为意。

虬髯 客傲然排出阵势,与龙潭老人、达摩大师等七人对峙。

虬髯客向七人傲然道:"乾坤珠果然已在本座手中,有能者得之,有何不对?至于这姓李的昆仑小子,有多大斤两?敢于华山之上,评判天下武林精英?无礼之罪,本座亦不打算计较,汝等速离本岛,吾尚可以放汝等安全

离去!否则....."

龙潭老人怒道:"虬髯客!否则如何?"

虬髯客大笑道:"否则凭汝等三老鬼之力,再加四名男女娃儿,欲争夺 人和珠,只会徒招杀身之祸而已!"

龙潭老人最恨的是别人瞧不起他的宝贝徒弟李靖,闻言不禁大怒道: "虬髯客!休得如此狂妄!就凭吾大龙潭师徒二人之力,亦足令你虬髯客降服!"

龙潭老人怒火中烧,此时忍不住便向虬髯客狠狠地反击。

此时虬髯客却居然诈作不闻,他不再理会大龙潭老人,向达摩大师道: "达摩大师此扶鱼岛之行,大概断然是来做客的了?"

达摩大师道:"老衲果然是有求虬髯施主而来,尚望虬髯施主成全一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达摩大师功力通玄,尚需低声下气求人么?" 达摩大师对虬髯客的嘲讽只作不闻,又合什道:"善哉!善哉!虬髯施 主也无谓与老衲兜圈子了,老衲只求施主爽快交出华山夺走的人和物,彼此 也免伤了和气。"

虬髯客亦知达摩大师和龙潭老人,必是为那乾坤珠和少年人而来,因此 毫不惊讶,反而微微一笑道:"人珠已属本座之物,本座为何要爽快交出? 华山夺宝,能者居之,天经地义!达摩大师又何必强人所难?"

达摩大师摇头道: 不然 当日华山之会 宝珠万人瞩目 均欲得之 但均非有缘之人,因此绝未判定龙珠归属。虬髯施主用强力夺走,天下群雄岂会心服?必然惹起残酷争夺!老衲绝非贪图龙珠,但对此武林浩劫,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惟有擅闯扶鱼岛,以求一个公平决断!"

虬髯客冷笑道:"如何方算公平决断?"

达摩大师微笑道:"从何处来当往何处去,龙珠既是李昆仑那小子展示于武林之物,那自当由他凭各人缘分判断龙珠归属!"

虬髯客嘿嘿道:"若这小子把此珠判与那弱冠少年,本座也需服从么?嘿嘿,那弱冠少年文不能治国处政,武不能统率千军夺取杨家天下,把成就帝皇的龙晶珠判与他,岂不本末倒置,暴殄天物?"

昆仑奴此时插口断然道:"不然!依小子之见,这少年人天庭广阔,已

具深厚根基,若再得龙珠之助,当可一跃而为九霄天龙!天下非他莫属!而且也惟有根基如此深厚之人,他日为君处政,方可一除当朝暴政,天下苍生得百年安宁。"

昆仑奴一顿,见虬髯客是似在沉吟,默不作声,便又朗声道:"更何况 天机已现,杨花败李花开,岛主乃人中豪杰,大地之龙,难道连天机所示亦 断然不顾么?"

虬髯客沉吟不语,脸上毫无表情。他忽然微笑一下,决然道:"既然如此,那便依本座之意,以三场比试,判断人珠归属!此乃惟一公平决断之法,亦合武林规矩!否则,嘿嘿,本座亦不见得便怕了你等中原武林名宿!

昆仑奴默然不语,他深知虬髯客乃"地龙"之格,有一地之主的命运,若不能令他心悦诚服,便有可能逆天机而动,一跃而成另一可怕孽龙,天下又必遭另一番浩劫了。但如何令虬髯客心悦诚服?昆仑奴却又无计可施。

此时,龙潭老人却忽然怪笑道:"大和尚!人家已向我等叫阵了,你敢不敢挺身应战?还是打算把龙珠就此判给他算了?"

达摩天师想了想,无奈道:"既然如此,老衲只好舍命奉陪!但未知如何比试?"

水先生一直默不做声,此时连忙插口道:"扶鱼岛主何等英明神武,他 自知力可敌千军,因此早已定出规矩,三场比试,全由他一人接了,这 是何等的豪气!

原来水先生深知虬髯客武功盖世 在场中人 决无人可以胜他 若他叫人接战,己方必败无疑,因此连忙拼命往虬髯客头上扣高帽,希望把他牢牢牵制住。

水先生的应答,有点近乎无理,龙潭老人和达摩大师居然并不反对,来个默认。昆仑奴不由又好气又好笑,暗道:自己虽然身负"天机谷"三大绝学,但毕竟并非武林中人,对武林中的种种鬼蜮手段毫不知情,看来为夺回人和珠,也只能任由这等武林人物自己去解决了。昆仑奴既有此念,他便不再表示任何主意,只是在一旁静观其变。

虬髯客虽然大可拒绝水先生的无理提议,但他心高气傲之极,对水先生 近乎奸诈的手段,竟诈作不知,反而呵呵大笑道:"扶鱼岛一战势所难免,否 则本座日后如何逐鹿中原?这三战便由本座一人接了! 龙潭老人怪笑道": 好啊! 虬髯老兄竟有这份豪气,虽然尚未知你深浅,但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大龙潭老人虽然疯癫古怪,但却绝不说违心话,他这么说,便是真的佩服虬髯客了。

虬髯客一听,呵呵一笑道:"内力、招式、兵器三阵,均任由你等选择 出战人选!达摩大师以为如何?"

达摩暗道: 虬髯客所定的比试,若非托大,便是他的武功已达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三场比试,就算由他和龙潭老人、水先生分别接战亦无多大取胜的把握,他不由沉吟不语。

虬髯客见状大笑道:"若达摩大师自忖并无取胜把握,这便大可不战而决!

大龙潭老人道:"如何不战而决?"

虬髯 客大笑道:"当今中原武林三大高手,亦不敢应战本座一人,看来中原本座可以唾手可得!既然如此,人珠的归属自然非扶鱼宫莫属,而且,你等一众人等,亦须留在扶鱼岛,为本座效力!

大龙潭老人怪笑道:"虬髯老兄竟要老子和大和尚,两小子,风尘八侠 老三,外加二位娇滴滴女娃一齐替你打天下么?"

虬髯客慨然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能者居之!本座既有此雄心实力,各位助本座一臂之力,乃天经地义,有甚奇怪?况且日后江山打下,并非本座一人独享,在座各位均享之不尽荣华富贵!

大龙潭老人与水先生相视苦笑,均喃喃道:"此人若非雄才伟略,凡间 天人,便必定是被荣华富贵权力熏心弄疯了!

此时达摩无奈地叹了口气,道:"既虬髯施主必欲一战而决,老衲大胆 作主,这一战我等接下便了!

虬髯客呵呵一笑,道:"如此好极!这便请各位步出校场,三战而决! 殿上阿猫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将军震天地呐喊道:"我家岛主,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横扫千军,势如卷席!

呐喊声中虬髯客高踞龙座,突地双掌向下一拍,借这一拍之反弹力,连 人带椅,升高近丈,呼的一声,在众人头顶飞掠而过。在大殿的门口,虬髯 客的龙座一沉,他嘿的一声,再度出掌向阶下一拍。

众人一见虬髯客露了这一手绝顶功夫,均相顾骇然。

达摩大师、大龙潭老人、水先生均此中的大行家。他们一瞧便知, 虬髯客这一手'龙座生云"比之大龙潭老人、达摩大师的'足下生云"显然更胜一筹。因为两人均是采站立的姿势,在运气吐纳上,比坐下便容易得多。而虬髯客连人带椅,等如两人的重量,而且是坐姿。这等凌空平飞而出,在内力上足见已胜两人一截。

殿上阿猫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将军,此时倒没有震天呐喊,各采各的独门姿势,如猫如猪如羊如虎如兔如鼠,从殿内飞跃而出。各人的轻功造诣,均足以跻身中原武林一级高手之列。 十大将军飞出了六个,却有四位留下。

阿蛇阿马阿猴阿鸡四将军向达摩大师等人拱手道:"各位,请!"

达摩大师向四将军合什道:"四位施主请!"

水先生笑道:"他们哪是善男信女的施主?他们是阿蛇阿马阿猴阿鸡四 位将军。"

大龙潭老人怪笑道:"阿蛇阿马阿猴阿鸡,岂非吱咕呜哇么?难怪叫得震天响亮也!"

阿蛇阿马阿猴阿鸡四将军,对策也决计不变。他们一向对主人的旨意一 丝不苟地遵行,就算虬髯客要他们赴汤蹈火,也绝不会皱皱眉头。

水先生和大龙潭老人见四将军不怒不气不闻不动,登时没了兴趣,两人 叹了口气,便领先走了出去。

达摩大师目注昆仑奴,苦笑道:"李施主意下如何?"

昆仑奴叹了口气,道:"此实乃为天下苍生而战,有劳大师了。"

达摩肃然道:"为天下苍生,为中原武林安危,老衲当义不容辞,李施 主休要客气。"

昆仑奴低声道:"此战胜算如何?"

达摩大师叹了口气,道:"招式、兵器或可一拼,但内力决计无人可以相敌。"

昆仑奴不由惊道:"如此说,未比试已输了一场,余下两场,只要一场落败,我方便输定了,届时不但人珠落入虬髯客手上,我等只怕也休想生离扶鱼岛了,虬髯客因此必然野心更炽,后果势将不堪设想!"

达摩大师苦笑道:"这些老衲亦知,但此时此地,根本别无选择,惟 依江湖规矩,与之比试。一旦翻脸,他只需一声令下,凭他扶鱼岛的实力, 要把我等消灭,倒也绝非难事。因此,你以为老衲还有其他办法可选择么?"

两人一路走出大殿,一路悄声低语。李靖、袁紫衣、小菊等跟随而出。 殿内的阿蛇阿马阿猴阿鸡四大将军殿后,与其说是相护,不如说是押送。

昆仑奴一听,登时做声不得。他虽无江湖阅历,但也深知达摩所言,乃 据实而论。凭虬髯客的实力,就算整个中原武林群起而攻,亦决难取胜,更 何况此时仅凭数人之力,虬髯客肯以武林规矩定夺,总算已留有余地了,除 此之外,还敢奢求什么?

众人出了大殿,四将军的阿猴将军,已悄没声息地一纵上前领路,身法 捷如猿猴,快如闪电,倒与他的"阿猴"名号十分相称。

阿猴将军领着众人,一路向北面而去。约走了半里路程,众人向前一望,但觉眼界一宽。只见一个广阔的演兵场,方围几近百丈,足可容纳千军万马。 演兵场四周碉楼遍布,正左面是一座高五丈的点将台, 虬 髯客依然高踞龙座,耸立在点将台上。点将台下是一座较矮的平台,阿猫阿猪阿羊阿虎阿兔阿鼠六大护卫将军,分两列挺立平台。大龙潭老人抢先走上前去,此时欲与 虬 髯客对话,便不得不仰起头来。

大龙潭老人嘿嘿道:"好一派君临天下的气派,若再陈列雄兵百万,那 就更有帝皇气势了。"

水先生亦笑道": 是啊!虬髯先生, 偌大校场为甚不排出你的十万雄兵, 未免显得太过寥落。"

高台上的虬髯客大笑道":水先生此时大概已在心内痛骂虬某人狂妄自大,若本座再排出十万雄兵,水先生岂非更认定本座虚有其表,耀武扬威么!"

此时达摩大师等已走近点将台前。达摩闻言微微一笑,道:"虬髯施主藏兵隐秘,出则千军万马,气势磅礴,藏则偃旗息鼓,鸦雀无声,进可攻,退可守,坚如壁垒,固若金汤。扶鱼岛果然不愧海外王者之岛。"

虬髯客一听,竟脸有喜色。他沉吟半晌,忽朗声道:"达摩大师目光如炬,虽未深入,却尽悉本座机关行藏,果然厉害。"

达摩微微一笑,道:"雄兵虽可隐于秘道,但杀气却溢于岛内,老衲凭 此判断而已。雕虫小技,何劳虬,髯施主如此夸奖?"

虬髯客此时一跃而下五丈高台,稳稳地立于达摩大师等人面前,微笑

道: 达摩大师目光如炬,虬某佩服,但未知于内力、招式、兵器上,是否令虬某拜服?"

虬髯客这般说,是要摆出比试的阵势了,达摩大师想了想,合什道:"既然如此,不容老衲推搪,老衲不自量力,便先接虬髯施主的招式罢!

达摩大师说罢,双脚未见迈动,便平平地向前滑行了五丈,双掌合于胸前,向虬髯客道:"虬髯施主,请发招。"

此时阿猫将军疾闪而至,手上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向虬髯客呈 奉。

虬髯客不接,却向达摩大师道:"大师用甚兵器?"

达摩大师微微一笑道:"老衲平生不沾剑影刀光,虬髯施主只需用剑刺中老衲,这招式比试,便是虬髯施主赢了。"

虬髯目中精光一闪,但又随即隐去。他把手一摆,挥退捧剑的阿猫将军,亦微微一笑道:"既大师以肉掌接招,本座岂可用剑?不然传将出去,倒似 大师在扶鱼岛受欺负了。本座便以指代剑,向大师领教佛门绝招罢!

虬髯客说罢,右手中指一并,"看招!"他微叫一声,一招"白燕击浪"发出。虽然以指代剑,但如惊涛骤起,森森剑气,便向达摩大师罩落。

达摩大师赞道:"好剑法,果然是扶鱼剑绝招!"说时身形一晃,胸前 合什姿势不变,形如闲庭信步,潇洒自如,轻巧地闪开这一招。

虬髯客微哼一声,道:"大师果然厉害,一眼便瞧出本座独创的扶鱼剑招。"说时身随剑进,中指"飞鱼插浪",快如电光石火,指尖直逼达摩大师的面门。

达摩头向后一仰,任由剑指从自己面门擦过,道:"老衲于中原武林各派武学倒也略闻一二,但从未见过虬髯施主所使剑式,因此惟有以扶鱼剑招命名罢了。"

虬髯客微微一笑 道":今日蒙大师命名,扶鱼剑法当可名扬天下。"他的招式未老,手腕一转,剑指直削而下,切向达摩大师的左耳。这虽然是以指代剑,但虬髯客已贯注真力于指,这一指切中,达摩便十只耳朵也没了。

达摩笑意不改,突地向右轻轻一纵,在绝无可能的方位,恰恰避开了虬 髯客切近的剑指,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虬髯客见自己以"扶鱼剑"绝招,连发三招,竟未能刺伤达摩。心中不

由暗暗惊奇,道:"大师为甚只守不攻,这是甚神妙步法?"

达摩大师微微一笑,双手依然合什道:"老衲走的是'佛光普照',虬髯施主只管以剑招进攻,老衲当以守招迎载,攻守之中亦可见招式的比试高下,又何必定要以生死相拼?"

虬髯客心中一动,暗道:达摩大师果然不愧为中原一代高僧,在事关生死荣辱的比试中,仍不忘"佛光普照",只守不攻。如此比拼招式,显然虬某占尽便宜了。可惜你碰上的是扶鱼岛主,本座壮怀激烈,岂会被你这一套"佛光普照"感动了。

虬髯客豪气大炽,他忽地把剑指朝天一举,作了一个古怪而奇妙的姿势,呵呵一笑,道:"好一套佛光普照身法,当真形如阳光罩地,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但亦未见得便能化解本座的扶鱼剑法。本座在五十招内,若未能击破佛光普照步法,便算本座输了。"

虬 髯客话音甫落,剑指蓦地一扬,化作一片指影,立刻把达摩大师罩住,他的身前身后,全是剑指化成的剑网,剑势的纵横,笼罩了四周一丈,这种武林的甫现的扶鱼剑法,才发挥出它惊人的威力。此时休说是人,便是一只小小的苍蝇,亦难从剑网逃出了。

此时水先生、大龙潭老人均瞧得暗暗惊心。水先生叹了口气,道:"龙老兄,依你看,大和尚能应付么?"

大龙潭老人反问道:"水兄能么?"

水先生摇头道:"老夫自问顶多只可应付三十招,你呢?龙老兄!"

大龙潭老人凝神注视比试场内,不由苦笑道: "大和尚这是怎的了?放着惊世绝学洗髓神功不出,却偏以什么佛光普照守势迎战,若要老子和他这般只守不攻啊,老子只怕连三十招也决计接不了。"

此时虬髯客的剑招,已根本无迹可寻,亦根本无法分出一招一式,变成因敌而变,奇式怪招迭出,叫人根本无法闪避,更休想出招反击,完全是一种身、心、剑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了。

但剑网中的达摩大师,居然仍能晃动身形。他的身形轻灵如烟云,已根本不成人形,试问一片烟云又怎会被剑所伤?又如光芒万丈的阳光,任你天罗地网,又怎能困住无孔不入的光线?达摩大师此时已身化佛光,普照大地,无孔不入,如影随形。

扶鱼剑法已走到第五十招了, 虬髯客目中精光暴射,身形暴起,竟身化 利剑,雷鸣电闪般向达摩大师的佛光插去。

" 御 剑 法 !"

大龙潭老人一见虬髯客使出这招 便暗叫坏了。这一招不出犹可 ,一出之下, 达摩大师决计无从闪避, 佛光毕竟强不过雷电。 达摩如果不能出手反击, 这一场招式比试便输了, 若出手反击, 他亦得冒拼着挨虬髯客的一剑危险。 大龙潭老人委实想不出达摩还有什么办法, 逃脱这非败即伤的绝境!

岂料就在此时,达摩大师沉喝一声,"此非生死斗,何必拼命了?"当即扬袖向虬髯客的身形一挥!洗髓真气骤然而发,虬髯客虽然功力通玄,但身形亦不禁一缓。"嘶"地一声,凌厉之极的剑指已把达摩大师的袍袖划破了!这一剑若直接击在达摩身上,他虽有洗髓真气护体,但亦禁受不起,必然非死即伤!但虬髯客亦难免被达摩大师的洗髓真气震断心脉而死!这必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阿弥陀佛!老衲输了!任凭虬髯施主处置便了!"达摩大师闪电般退出丈外,双手合十,坦然道。

大龙潭老人、水先生此时怔怔地不发一语。他两人均是此中的大行家,但就他二人亦决计难于想像,达摩大和尚如何想出这个避免两败俱伤的绝妙法子!

昆仑奴虽然洞悉天机,不太着意胜负,但听大师之言,便心中凉了半截, 暗道:连达摩大师这等绝世高手亦输了,那往下两场岂有取胜的希望!他不禁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也不知如何可令这等武林怪杰心悦诚服。

虬髯客此时目注达摩大师,半晌不语。

"我家岛主神招盖世,天下无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校场上,阿猫阿猪阿羊阿虎等十大将军又震天地吶喊。大龙潭老人气得连连怪笑。水先生却不由叹了口气。袁紫衣、小菊二人,早就被一场激斗弄呆了。李靖却忽然向大龙潭老人悄声道:"师傅,你老人家与虬髯客相较内力谁胜谁负?"

大龙潭老人此刻也忘了与宝贝徒弟重逢的狂喜了,因为他深知接下的两场,只要再输一场,那众人今生亦休想再生离扶鱼岛了!他一听李靖发问恰恰说中他的心事,不由便叹了口气,苦笑道:"龙潭神功全在于'神妙'两

字,若论内力,根本不必比试!"

李靖道:"那是师傅你老人家赢了?"

大龙潭老人却叹气道:"错了!是你这师傅我老人家输了!"

李靖第一次在龙潭老人的口中,听到他自认的"输"字,心中不由又惊又奇,忙又道:"虬髯客的内力这么厉害?师傅,那当世之中岂非无人可以比拟?"

龙潭老人苦笑道:"有!有之极了!"

李靖忙道:"那此人是谁?"

龙潭老人怪笑道:"在那些女娃的肚子内!因为这人根本尚未降临人世!"

李靖已知龙潭老人所言非虚,不由又惊道:"除了内力,还有什么可以 克制 划監客?"

龙潭老人苦笑道:"老子如何知道?"

李靖不由叹了口气,道:"达摩大师已输了一场,内力这一场亦输定了, 那余下的一场也根本不必比试了!我等只好乖乖做扶鱼岛囚徒了!"

龙潭老人怪笑道:"那也未必!"

李靖喜道:"师傅有把握在兵器上取胜?"

龙潭老人苦笑道:"胜负未知,处此绝境,也只好一拼!"

李靖一听,便做声不得,暗道:达摩大师已输了招式一场,内力这一场 也输定了,连兵器这一场亦胜负难料,这场比试的结果已知!

此时大龙潭老人却忽然一掠而出,在虬髯客面前负手道:"虬髯老兄! 这兵器一场比试,便由老子陪你玩玩便了!"

虬髯客一听,连忙收摄刚才一战的心绪波动,刚才一战,虽然明里是达摩大师输了。但虬髯客却没有丁点胜者的喜悦,因为他深知刚才在第五十招上的取胜,只是几近无赖的胜,他急怒之下,使出"扶鱼剑"中"鱼跃龙门"一式,犹如鱼跃龙门,跃得过去是龙,跃不过去便终生为鱼,实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招式。达摩大师固然难免被刺中受伤,但虬髯客自己亦必然被他的真气震伤心脉,那绝对是一场不胜不负、两败俱伤的局面。 虬髯客聪明绝顶,对此岂有不知。

但虬髯客此时已势成骑虎,他既震惊于达摩大师的武功超绝,且仁心仁

术,心胸之宏大,绝非他虬髯客所能企及,但他苦心孤诣多年的大业,又岂能一朝放弃?虬髯客微一咬牙,终于道:"方才一场,本座已侥幸胜了,这一场兵器之战,龙老兄有把握取胜么?"

大龙潭老人叹了口气,道:"没有,但也只好一战!

虬髯客奇道:"既然没有把握取胜,为甚尚要一战?须知刀剑无眼,比拼之下,难免死伤,实非本座所愿。"

大龙潭老人呵呵一笑,道:"那好呵,虬髯老兄就爽快交出人珠,放我等安然出岛,这一战就免了,而且老子发誓今生永不踏入扶鱼岛半步,亦决不把扶鱼岛之战视作我方之胜,彼此来个不胜不负不偏不倚,皆大欢喜,免伤了中原海外武林和气,如何?"

虬髯客嘿嘿大笑道:"龙老兄倒是风趣极了!轻轻数言,便欲化解龙珠之争,占尽便宜!但也并非不可,龙老兄只需在兵器、内力两场比试胜了本座,那一切便依你便了!

大龙潭老人叹了口气,道:"虬髯老兄已胜了一场,接下两场自然更有 把握取胜,我等看来惟有乖乖降顺,免了死伤也免伤和气了?"

虬髯客豪气万丈地大笑道:"只怕亦是如此了!

大龙潭老人叹了口气,苦笑道:"可惜龙某人对什么帝王将相荣华富贵毫无兴趣,老子闲云野鹤,扶鱼岛也决计容不下老子!因此这一战自然亦决计难免了!"大龙潭老人一顿,便决然道:"虬髯老兄,发招罢,你也不必客气,只管捧出你的王者之剑便是!"

虬髯客目中精光一现,道:"龙老兄亦知道虬某这柄王者之剑的厉害么?"

大龙潭老人叹了口气,道:"龙某人虽未目睹,但也听说过, 虬髯老兄的王者之剑,乃扶鱼剑中的精英,不出则已,王者之剑一出,日月为之变色! 乃当世无双的剑中之王。"

虬髯客微笑点头道:"龙老兄果然见多识广,此剑的威力不幸——被你 言中。既然如此,龙老兄用甚兵器与本座较量?"

龙潭老人怪笑道:"龙某人的亲爹亲娘乃大龙潭,自出娘胎,便瞧不上 普天下的兵器,因此惟有另辟一径,自创一点东西用以游戏江湖了!"虬髯 客一听,大为惊奇,他虽然聪明绝顶,却无论如何想不通那"一点东西"是 什么兵器,竟可与他的"王者之剑"较量!他不由微笑道:"龙老兄这是甚宝贝?"龙潭老人亦微微笑道:"龙某这'一点东西'创自大龙潭,饮水思源,姑且便称它为'龙气'吧!

虬髯客精通天下任何奇门兵器,但也不知这"龙气"到底是什么厉害 武器?他略带疑惑地道:"龙老兄想必已把那'龙气'兵器带在身边了?

大龙潭老人呵呵大笑道:"这'龙气'兵器无影无形,随心所欲,等闲不出,一出惊天动地,端的不得了!"他反感 髯客的耀武扬威,忍不住便着实把"龙气"吹嘘了一通。他在心内暗笑道,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么!

虬髯客果然被龙潭老人逗得心思大动,跃跃欲试。

阿猫将军灵敏异常,虬髯客的眉毛一扬,便立刻一纵上前,呈上一柄锈斑点点的古剑,虽然剑身尚被剑鞘套住,但已透出一阵肃杀之气,原来阿猫将军是专门负责掌管武库兵器。

虬髯客伸手抄起,剑未出鞘,龙潭老人便已感到剑气的逼人,他不由目中精光一现,暗道:天下竟有这等利器!剑未出鞘,剑气竟透出一丈之遥!如此威霸,什么干将、莫邪、湛卢、鱼肠、太阿、龙泉等名器,只怕也万万不及,难怪虬髯客冠以"王者之剑"的名头!

虬髯客手握剑柄,朝天一指,微笑道:"虬髯某人此剑,乃得自扶鱼岛的火山谷,经地火千锤百炼,方成此剑,实乃剑中之王、王者之剑!龙老兄小心了,若无接此利器的把握,尚望及早罢战!

大龙潭老人目睹王者之剑出现,不禁亦心痒难搔,跃跃欲试,暗道:老子的"龙气"出道以来,尚未碰上真正的对手,今日终于出现!他目中精光大炽,呵呵大笑道:"好呵!今日一战,当可知'龙气'与王者之剑谁胜谁负了! 虬髯老兄!请!

虬髯客骤见龙潭老人仰天猛吸一口真气,身周登时真气激荡,虽然无影 无形,但已感刺人脸面,知他亦决意一战,便不再发话,呛啷一声,剑鞘突 地腾空而去,向后落在阿猫将军的手上。 虬髯客手中,终于露出一柄王者之 剑!

但见剑身竟是锈斑点点,并不见得特别锋利,但识货的人便会发觉,这 柄剑最特别之处,并不在外表,而在其内涵,功力相当的人,立刻便从剑身

中感受到一股威猛之极的气势,这股气势,简直令人双膝发软,功力稍弱,必然禁受不起,身不由己跪在地上,犹如向王者叩拜!

虬 髯客微微一笑,作了一个极其古怪的起剑式,把王者之剑横架于胸前,犹如自杀的姿势。

功力稍弱的人均不明所以,但达摩大师、水先生一见,均大吃一惊,暗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起剑式!虬髯客此战必胜的信心由此可见!不由暗地替大龙潭老人捏了一把冷汗。

大龙潭老人自然识得厉害,一见这种霸道之极的起剑式,哪还敢存半点轻慢之心?他已知此战的凶险,除非两人中倒下一个,否则决计难以分出胜负!大龙潭老人再猛吸一口真气,他的大龙潭真气已发挥到极高的境界了。

大龙潭老人的灰色长袍无风自动,浑身有如风鼓,此时此刻,若是寻常的高手,任何的招式均难以穿破他的真气护罩了。

虬髯客忽然"嘿"地一声沉吼,手中的王者之剑忽地一转,剑尖缓缓地 向大龙潭老人刺来。

这一剑虽然平平无奇,但这是一柄王者之剑,再加上虬髯客的内力贯注,它的剑气其实已透剑而出,疾如电闪直射对手的胸前大穴!

多少高手就败在这一招平淡无奇的剑招之下,因为出剑慢,剑气快,到 对手惊觉时,剑气已罩住对手的心灵,根本失去反抗的斗志,随后自然是一 剑贯胸而过!

大龙潭老人幸而是此中的大行家,他骤觉剑气逼射而来,与他的护体真气丝丝相激,便知这一剑的厉害,当下微哼一声,中指向虬髯客的王者之剑剑身猛然一递,大龙潭八脉神剑的"中冲剑"向王者之剑激射。

"中冲剑"气后发先至,"嗤"的一声,与王者之剑相碰,王者之剑竟然腾起一道犹如电击的蓝烟!

虬髯客骤感手心一麻,如遭电击,若非他内力通玄,王者之剑便决计把握不住,失手射飞,心中不禁微感骇然,暗道:"龙气"竟可隔空近丈射至,与王者之剑硬碰,竟然毫不逊色!这到底是甚惊人的兵器?

但虬髯客嗜武之心甚炽,他骤逢对手的神器,心中虽然惊疑,但战意却越发激烈!只见他"嘿"的一声,招式突变,王者之剑连变三种招式,身剑合一,化作一团剑气,竟猛地把大龙潭老人罩住了。

这一团剑乃_虬髯客以王者之剑所化,威力何等强劲?这便有如雷轰电闪,当世之中,决计无人可以抵御,也决计无人可以躲闪!

幸而大龙潭老人是其中惟一的例外,因为他用以反击的兵器随心所欲,随意而发,而且无声无色,无影无形,亦只有他的"大龙潭八脉气剑",才是惟一可以克制虬髯客手上的王者之剑。

大龙潭老人此时就连是否可以自保的信心也没有,他只是为脱出王者之 剑气的罩体,心存拼死一战之念,他沉吼一声,五指在胸前猛地递出,左右 手交替,他的绝顶神功八脉气剑终于激发,少商剑、商阳剑、少冲剑、少泽 剑、中冲剑、关冲剑、阳谷剑、大冲剑八道剑气激射而出,化作八八六十四 路神剑,迎击虬髯客罩到的王者之剑。

只见" 嗤嗤嗤 "" 嗡嗡嗡 "" 啸啸啸 "八种不同的激撞之声暴起 在两人身周腾起六十四道不同颜色的烟云,令人心弦震荡,头昏目眩。

虬髯客突觉胸口一闷,他的王者之剑所化的暴雨一滞,竟反弹而回,心中不由又惊又怒。但因而拼斗之心更暴炽,他突地长啸一声,王者之剑剑身一回,左手猛地向大龙潭老人拍去!这一掌虬髯客已提起八成的功力,当世之中已绝对无人可以禁受,欲把龙潭老人立毙于掌下!

虬髯客突然以内力出掌,他的内力之强,连大龙潭老人亦禁受不起,因为一来他的大龙潭神功以灵妙见长,内力已逊虬髯客一筹,二来他刚才迎战 王者之剑,平生第一次八脉气剑尽施,内力大耗,他如何可以抵御虬髯客以 八成内力拍出的惊天神掌?

此时就连达摩大师亦不由低声念佛,因为他知道在虬髯客的掌力之下, 当世之中,已无人可以救回大龙潭老人一命了!

大龙潭老人亦自知绝难幸免,因为虬髯客的左掌虽距三尺,但威猛之极的掌力已把他的护体真气压破,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如何可以内力相抗?他不由把眼一闭,叹道:"龙潭老怪今日终能回返大龙潭了!"

岂料就在此时,忽地一条人影电闪而至,其身法的神妙,便连虬髯客亦 自叹不如,因此他很难分身阻截,身形一闪而至,竟拦腰挡在大龙潭老人的 身前喝道:"请勿伤我师傅!"

此人正是李靖!他见大龙潭老人摇摇欲倒,情急之下,便猛然走出秃龙步,电闪而至,挡在龙潭老人身前,竟对虬髯客拍来的一掌视同儿戏。

大龙潭老人突见李靖闪身上前,竟欲以死相救,不由心胆俱裂,痛切肺腑,可惜他内力消耗太多,已根本不可能逼开李靖,不由顿足痛呼道:"你这臭小子,师傅我死便死了,但还有你这小子承接老子衣钵,大龙潭神功不致灰飞湮灭,但若你死了,老子也完了,大龙潭神功从此便完之大吉了!"

"找死么?"虬髯客的目中亦闪过一丝惊疑,他委实估料不到李靖这名不见经传的娃娃,竟敢以肉体与他的八成内力相抗!而且尚敢出言斥责,这等护师之情,竟比父子情份更觉炽烈。虬髯客不由掠过一丝怜惜之念,掌下的内力不由减了二成,但仍以六成的真力,砰地拍在李靖的胸前。

虬髯客的出掌实在太快了,就算李靖当世无双的秃龙步,亦仅可赶得及 横在龙潭老人的身前,但拍来的掌力,却决计无法闪避。

只听"砰"的一声响过,接而又响起一声反撞的声音,同时是两声闷哼。 李靖和虬髯客均倒退三步,身子亦同样摇晃不定。

李靖情急飞身上前,替大龙潭老人挨了一掌,到叫虬髯客被反撞回三步,不过是电光石火霎间的事。但已足令在场中人大骇耸然了。不但达摩大师等人如此,就连虬髯客麾下的阿猫阿虎等大将军,亦不由又惊又奇又佩地"咦"了一声,均估料不着,当世之中,竟有如此不知死活的娃儿,亦竟有如此情深的师徒。更惊疑的是,凭虬髯客当世无双的内力,竟不能立毙这娃儿,反而被他反弹倒退三尺!

- "你……你是谁?竟有如此威猛的功力?嘿!"
- "臭小子!你你如何了?你若死了,大龙潭老怪岂有独存世上之理了? 但你什么时候竟练成这等见鬼的步法内力?"

几乎是同一时间,虬髯客、大龙潭老人均失声叫道。

李靖此时但感胸口沉闷,一口真气竟无法呼出,身子摇晃越来越厉害,哪还有力气开口回话?

达摩大师、水先生一见,立刻飞掠上前,各出一掌,抵在李靖的背上。 当世两大高手,达摩的洗髓真气,水先生的雪浪神功,两道浑厚之极的内力, 从李靖背部的肺俞、心俞注入,沿膈俞穴一转而向膏肓、神堂,直透膈背, 注入天突、漩玑、紫宫、玉堂、膻中诸穴,急转而下直抵鸠尾、下脘、神阙、 关元、中极,终于汇入气海。此时两人均感心头一震,神色不由一变。

原来两人运气, 欲助李靖打通任、督二脉, 以利他运气疗伤, 不致一命

呜呼。但当两道真气沿任脉直抵气海时,却突感一股强大之极的内力聚于气海,稍遇冲击,即猛烈反撞而出,就连达摩和水先生两道真气联手,竟亦摇摇欲退,欲进更决计不能!两人均感惊骇不已。因为但凡向人输入真气,若遇阻力,那就凶险非常。若遇对方内力更强反撞,那就更加倍凶险。一旦输出的真气被反撞而回,输气之人必然立刻气闭而亡!而且集二人之力,当世之中决计无人可以抵御连虬髯客亦不能,更何况是反撞?这就如一人的内力,竟比达摩大师和水先生联手的内力更强,当世根本无人达此境界,两人因此怎不大感惊骇?

原来李靖所练的"后羿干阳神功"与当世武林各派的内功心法大相径庭,其运气法门,一反各派视之为畏途的任、督二脉,把任、督二脉的通关视为起首的入门心法。

当今武林各派若练数十载方能打通的任、督二脉,李靖依"后羿干阳神功"心法,在短短数月便豁然而通,其余冲脉、带脉、阳脉、阴脉、阳维脉、阴维脉等六脉,在半年时光,亦一一贯通。

督脉乃奇经八脉之首,为人体六阳的统率,任脉则为三阴经脉的总汇, 任、督二脉先行畅通,其余六脉自然水到渠成。

此刻李靖体内的"后羿干阳真气"已达惊人的境界,但因为他是反当世 各派的内功心法,因此除非是后羿本人,方可从容运用。李靖虽迭遭奇遇, 亦不可能达到后羿当年的境界,因此他的内力固然惊人,但用于当世的攻防 招式中,便根本无法贯通。

"这小子的内力强极,也古怪极了,老夫的雪浪真气竟无法抵其任脉!" 水先生口直心快,立刻便吃惊地失声叫道。

达摩大师乃不世的武学奇才,他乍遇惊变,却心结略一摇动便安稳下来,他一面运洗髓真气,缓缓而进,试图再次闯关,但甫触之下,便发觉李靖的内力积蓄于气海穴中,坚硬如钢,其威力的强大,一旦释放出来,决计无人可以抵挡!

达摩大师心念电转,已明白大半,他悄声向李靖询道:"小施主且屏息静气,切莫惊慌,你当日练功时,是否先从任、督二脉入门?"

 激,体内的后羿真气已被激发到几达爆炸的地步,幸而达摩大师及时出言提醒,他才拼命收摄心神,安静点,否则不消片刻,他必然经脉爆裂一命呜呼!

李靖茫然地点点头,道:"是呵!大师!多谢大师能出手相救....."

达摩大师苦笑道:"小施主不必相谢,因为老衲出手,也不知是救了你还是害了你!你要保命,便全凭你自己努力了!"

李靖迷惑道:"此时只感经脉欲裂,哪还能运气疗伤啊?"

达摩大师沉声道:"小施主切勿刻意运气!否则将一发不可收拾!你试 试心意合一,随老衲的导引,缓缓提气运行!"

达摩大师道罢,向水先生略一示意,两人心意互通,便运气缓缓而退。 李靖于生死并不着紧,因此也不甚惊惶,他依言心念合一,缓缓运气,在洗髓真气和雪浪真气引导之下,后羿真气从气海中缓缓释出,跟随洗髓、雪浪真气,从气海运行至中极、关元、神阙、下脘……终抵肺俞、心俞两穴,亦即达摩和水先生输入真气的起始之处。

达摩大师已知李靖的真气终于纳入正门,心中大感欣慰,忙沉声道:"小 施主可运气速行,沿刚才路线再入气海!老袖与水先生当全力助你!"

李靖点点头,当下依言运气,后羿真气鼓激而进,后面又有达摩大师和 水先生的两股强大真气护送,直如江河奔腾,轻舟直下万重山,稳然直进, 势不可挡,眨眼而重已抵达气海。

立刻又从气海激射而出,再抵心俞、肺俞,如此反复运行三回,李靖被 虬髯客掌力震伤的心脉,已然尽愈。不但如此,他因而把"后羿真气"的奇 门心法,与达摩、水先生的正门心法融会贯通,合二为一,顿成一种旷古铄 今的奇而正的内功心法,任何奇门及正门武学,均可容纳,直如汪洋大海, 广纳百川 ,坦坦荡荡,再无半点阻滞。

李靖心性聪明绝顶,他一经领会,便立可举一反三,当下试行运气于指脉,但觉中冲、关冲、少商、大冲诸穴,一贯即通,不可抑止,不由右指一抬,中冲、关冲、少商、大冲四穴,四道激荡气流疾射而出,"嗤嗤嗤嗤"的四声破空尖啸,竟向虬髯客激射而出。

虬髯客此时怔怔地立在原地,他既震惊李靖这年轻娃儿竟有这般强劲之 极的内力,又被李靖拼死救师的真情所动,暗道:枉我虬髯客属下众多,但 要寻一位如此精灵之士,却是万万不能,到底为了什么 虬 髯客心念电转间,竟任由达摩大师和水先生出手救护,不加阻拦,心中竟有一种怜惜之心,真心希望李靖不致因他一掌而丧命。

就在此时,"嗤嗤嗤嗤"四道破空尖啸剑气已疾如电闪,一划而至,此时若换了当世任何高手,必然猝不及防,被李靖误发的剑气所伤,但虬髯客到底不愧为一代枭雄,临危丝毫不乱,仗持手中的王者之剑,立刻回剑,化作一片刀幕,把周身护住。

但听"锵!锵!锵!锵!"四声脆响,虬髯客的刀幕腾起四道金属被电 强般的蓝光,虬髯客功力盖世,亦感心头一震,"蹬蹬蹬"地后退三步,方 才勉强定住身形,手中的王者之剑亦把捏不住,脱手而飞。

虬 髯客不由脸色大变,他心高气傲之极,假如王者之剑被一名年轻娃儿 剑气震飞落地,那便犹如他的脑袋落地了。

此时王者之剑如电闪地在半空回飞,任何高手均无法亦不敢伸手去接,因为速度太快,剑气太过凌厉,肉手决计不可与其锋相撄,但若用兵器迎击,却又对虬髯客大大不敬,因此连阿猫将军亦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就在此时,却见李靖一声清啸,秃龙步突施而起,身化秃龙,腾旋半空,把王者之剑飞速抓住,秃龙旋又立刻一沉而下,在虬髯客身边略一闪,即旋开近丈,李靖依然稳稳站在虬髯客面前。

虬髯客心神受创之时,突觉李靖在身边一闪而过,快如闪电,到他略一回神时,他手中一沉,竟已多了一物,竟是片刻前被震飞的王者之剑。

这不过是电光石火瞬间的事,但这瞬间,已犹如把虬髯客失去的脑袋捧回来了,他不由又惊又奇又佩,暗道:就凭这娃儿这一手形如龙飞的身法,已足以傲视天下了,何况......

虬 髯客心念电转未毕,李靖却已向他俯身一揖,道:"小子方才误发气剑,若非前辈神功盖世,应变奇速,小子的罪孽就重大了,万望虬髯前辈原谅小子的鲁莽之罪。"李靖坦然认错,意态甚为真诚。

李靖一言一动,乃出自他的诚意,他不但捧回 虬髯客犹如掉了的脑袋,更细心抚平他的伤痕,他刚才失去的面子不但尽复,而且更令人觉得他的神功绝顶,临危不惧,应变奇速,这对虬髯客来说,简直比赋于他第二次生命更为感佩。

虬髯客目注李靖,半晌不言不语,似在沉思,又似愤恨难。

此时大龙潭老人耗去的内力已复大半,见状忙一跃上前,破天荒地向 虬 髯客拱手求道:"龙某这徒弟不知天高地厚,开罪了岛主,岛主若有气,冲 龙某来好了,求你切勿伤他性命,刚才兵器一战,只当龙某输了。"

大龙潭老人居然肯开口向人求情,知他脾性的人均大感震惊,他居然甘愿认输,那更令人骇然。达摩大师不由暗暗点头,心道龙老施主爱徒心切,竟比自己的老命更为珍惜。

李靖亦知大龙潭老人的一片心意,他心中感动之极,正欲开口说话,但 却被虬髯客的发问打断。

虬髯客并不理会大龙潭老人的求情,反而向李靖沉声道:"小兄弟方才 所用的是甚轻功身法?"

李靖苦笑道:"晚辈也不知道,那是为了逃命走出的步法,晚辈胡乱称之为秃龙步。"

虬髯客目中神光一现,点点头又道:"刚才误发的是甚功夫?"

李靖又苦笑道:"那是师父他的龙潭气剑招式,晚辈得而不敢施用,刚才运气疗伤,反而激射而出,小子鲁莽之极,望岛主恕罪!"

虬,髯客微一点头,脸上不愠不火,目注李靖,沉吟不语。

好一会儿,才很认真地问李靖道:"小兄弟所练的是甚内功心法?这与你师门的龙潭内功心法截然不同啊!"

李靖点点头,坦然地道:"是啊!岛主目力果然超人一等,小子偶尔从一位古代勇士的隐身处,偷学到这种内功心法,果然与当今武林各派的内功心法截然不同。"

虬髯客忙道:"这位古代勇士姓甚名谁,小兄弟能告知么?"

李靖毫不犹豫,坦然地道:"这位古代勇士,便是以神箭射日的后羿啊,他的内功心法,博大精深之极,小子亦仅学得皮毛而已。"

虬髯客一听,不由仰天长叹一声道:"小兄弟你仅学其皮毛,便有如此神通。那当年的射日勇士,其威力不知达至何等地步了,就算如此,后羿亦不能从中原帝王中夺去其位,我虬髯客逐鹿中原,岂非奢想么?罢了,此念从此罢了!"虬髯客一顿,忽然又向李靖含笑道:"小兄弟,愿意与吾结么?"

李靖微一怔道:"岛主为甚忽然有此雅兴呢?"

虬髯客仰天长叹一声,随即慨然地道:"在小兄弟面前,吾逐鹿中原之雄心壮志已忽然收敛了,既然如此,吾尚留着那姓李的少年人和乾坤珠干甚?但我又曾经发誓,此物既已归吾手,便决计不传于外人,因此若与小兄弟你结拜,将人和珠交还与小兄弟,那岂非两全其美么?"

李靖正感犹豫,昆仑奴连忙示意李靖答应虬髯客所求。李靖视昆仑奴如师如兄,见他如此示意,便答应与虬髯客结拜为异姓兄弟。

虬髯客也极守信诺,不但视李靖如同胞兄弟,更爽快地把少年人李世民,以及那万人瞩目的"风水龙珠"——乾坤珠,一同交给李靖,又当众发誓,只要是李靖有份参与的大业,他虬髯客便绝不会插手抢夺,免伤了彼此兄弟情谊。

虬髯客爱屋及乌,连昆仑奴、龙潭老人、达摩大师、水先生、袁紫衣、 小菊等人 亦沾光不少 受到虫 髯客盛情款待。七人在扶鱼岛上逗留了七天 七夜,才依依不舍,向虬髯客及他帐下的阿虎阿狼等十将军告辞了。

昆仑奴等人,护送李世民返中原。昆仑奴把乾坤珠交付李世民,吩咐他 从此永留身边,可助他成大业。

李世民十分聪明,当下向昆仑奴殷殷致谢,又欲留他在帐下,以师礼待之。昆仑奴大笑道:"吾非世俗中人,留在公子身边有害无益,只是你眼前便有将才,为甚不去拜求,以辅你的大业?"

李世民立刻醒悟,当下向李靖俯身拜道:"李兄弟若肯受世民一拜,从 此便是世民帐下的将军也,未知李兄弟意下如何?"

李靖见李世民其意甚诚,又知他有"真命天子天龙运格",便欣然回拜。 从此,李世民便成了李靖的君主,李靖成了李世民终生不渝的忠臣良将。